
武侠世界
第35年
3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凌翎先生撰著的「天涯浪子」。浪子江浮雲回到了暌離十二年的家鄉杭州，究竟回來的目的何在？諸天教在杭州的勢力日漸壯大，諸天教的軍師董耀爲索得神手帮秘傳「拳經」，手段卑劣之極，而身旁的王九又是何許人也？吳秀純乃神手帮拳經繼承人，結果成了焦點人物，爭奪的對象，究竟吳秀純的命運如何呢？筆鋒疊起，情節峯迴路轉，結局卻是出人意料之外，欲知天涯浪子與吳秀純的兩情相悅結局如何，請君一閱便知。

*　　*　　*

本期刊登的短篇小說，篇篇短小精幹，不容錯過，請欣賞。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紅鑼先生撰著的「金粉俠踪」，屆時請留意。

尚有一期完短篇「恩仇兩難了」，「怒海揚波」、「絕情刀斷腸劍」結局，內容豐富，結局精采，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3期

（總號175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湖海武林傳奇故事／凌　翎・文
可　飛・圖

天涯浪子



江湖浪子　扶弱鋤强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江浮雲凝目看着熟悉的城廓街道，唉，轉眼間又是睽違了十二年之久，簡直像夢中一樣的虛假不眞實。

帶着寒冷的春雨綿綿飄洒，這種時節，在江南如果不帶一把紙傘出門，這個人必是有意與自己過不去，何況雨傘有很多好處，旣可以遮雨，又可以當作趕狗棒用，有時甚至可以藉以藏起面孔。

現在那雨傘在他手中，便是用作遮雨及遮臉之用，因此人家看不見他的面孔，他也只看見別人的身子脚鞋等。

他忽然看見一隻狗貼着牆慢慢的向前走，這隻狗高而瘦，癩皮醜陋，但頭和尾巴却不垂下，雖然也不是昂豎很高，却已足以表示牠自尊自高貴。

有些狗在屋內吠哮甚至衝出來，但癩皮狗連望都不望牠們一眼，牠們必定覺得很沒趣而又驚疑，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但總之牠們總是悄然退回安全乾燥的屋內。

江浮雲跟牠走了一程，越來越有興趣，不過亦發現牠並無目的地，竟也像他本人一樣的隨意到處流浪罷了。

忽見巷口有一家小鋪子賣的是熱騰騰的饅頭，又有燒餅滷肉等北方麵食。

江浮雲已經算是半個北方人了，心頭昇起一陣親切溫暖之感，口中打個呼哨，尖銳的哨聲穿透過春雨，癩皮狗忽然停步轉頭望向他。

江浮雲招一招手，癩皮狗默默的望着他一會，似乎看清他友善的微笑，才折轉走了過來。

人和狗在雨中對視了一陣，江浮雲道：「旣然你住在江南，我叫你阿南好了。」他當然知道癩皮狗絕不會回答，便又道：「現在我請你吃飯，你等等。」

他買了六個饅頭一大包滷肉，出來看見「阿南」站在原處，寒冷春雨雖然淋落在牠身體上，却洗不掉牠尊嚴神態。

他們轉入一條僻靜的街道，江浮雲喃喃道：「我記得前面有條巷子，裡面有一間神祠荒廢無人，但十二年之後是否還是老樣子呢？」

神祠依然荒廢，只不過更加古舊殘破不堪了。

江浮雲找個沒被雨水打濕的角落坐下，將饅頭和滷肉各分開兩份，阿南似乎還考慮一下才學他大嚼起來。

他們的肚子剛塡飽，阿南就躺向一側。江浮雲喃喃道：「從前我也有一隻癩皮狗叫做老黑，我們一齊流浪了不少地方，你長得很像牠，但你年輕得多。

「老黑後來連骨頭都咬不動了，但有一次我們餓得半死，老黑還能咬到一隻肥鷄回來！」

春雨使天色迷迷濛濛，亦使人知道絕不會一天半天便停止了。

江浮雲嘆口氣又道：「但阿南你很年輕，你雖然很瘦，却很容易追咬肥鷄，你甚至可以捉野兔回來，咱們可以烤着吃，爲了生存，你可以去偸咬一隻鷄。」

「生存」有時很容易，有時很困難，世上大多數人都相信和擁護「生存最重要」的主張，這一點倒是無可厚非，雖然有些人認爲理想比生存還重要。

但如果有人僅僅爲了活得舒服一點，就毫不愧疚的侵犯傷害別人，這就很不能原諒也不能容忍了。

* * *

杭州那時候極繁華，人物薈萃，水秀山明，財富凡是奇珍異寶沒有任何城市比得上。當然衣飾書畫女人酒菜等等亦是天下第一。

費了足足五天時間，江浮雲和阿南才逛完杭州城大小角落，以及西湖和三面環抱西湖的山巒勝景寺廟等。

但是，江浮雲最有興趣的還是城內清河坊大街與望仙橋直街，這兩街交叉的十字路口。

還有城南望江門出城在江干的南星橋，是錢塘江上下游各縣運輸貨物入杭的最大碼頭。經常熱鬧得必須大聲呼叫才可以交談。否則，對方是會聽不見的。

城北則是拱宸橋，大運河終點，糧船桅杆相接，人也多得眼花。

至於前面提過的淸河坊大街望仙橋直衝交叉處，四個拐角各有一家老字號，一是翁隆盛茶葉店，專售杭茶（杭茶以龍井第一），一是專賣火腿鹹肉的老店，金華火腿全國著名，在這方家老店可以買到最好的，一是宓大昌烟絲店，烟絲最佳，還有一家就是門面氣派極大，品類無所不有的孔鳳春花粉店，女孩子未見過世面的，一進去恐怕會當場暈頭轉向。因爲好東西實在太多了，而每一樣她們都想要。

這處十字街口人潮熙攘，江浮雲走過來踱過去，眼睛耳朵都忙碌得很，但他旣不看烟絲，亦不注意那些專挑「上腰方」、「筒見骨」（這是火腿最精華的部份，杭人節省而又精於食，專揀這兩處亦表示內行。）

至於光顧花粉店的許多大姑娘，有些確實很美麗迷人，所謂「桃花雅比杭州女，洗却胭脂更耐看。」連桃花那麼嬌豔也比不上，

可見杭州女孩子多麼的迷人。

不過江浮雲亦未注意這些美麗吱喳笑語的大姑娘，他注意的是什麼？究竟尋覓什麼？

那個十四五歲，橫眉、身子結實的男孩子，雖然第二次看見了江浮雲（其實江浮雲已經看見過他七次了），男孩子一眼認出並且皺起濃眉。因爲他此時手中捏着一錠銀子，這錠銀是剛剛從一個闊少口袋摸了出來。

那闊少當然不知道，那男孩更不希望任何人看見或知道，但他却是很懷疑江浮雲是否看見或知道了？很可能是巧合偶然碰見兩次，但也可能已被盯住，甚至當時看見他下手。

他一轉身閃入一條巷子之內，一眨眼又出現，身邊多了一個十八九歲白晰秀美的少年，少年那一對眼睛宛如天上朗星，上上下下打量江浮雲。

他看什麼，莫非他暗中保護那男孩子？一有問題就出頭應付？

江浮雲喃喃的道：「阿南，咱們天天流浪不是辦法，不如休息幾天好不好？」

語聲未歇，秀美少年已站在他面前，少年起碼比江浮雲矮大半個頭，但他略略仰頭而望時一點也不畏怯，反而有挑衅意味，任何人從他銳利冰冷的眼神中，都能看得到的。

江浮雲似乎毫無所覺，親暱的用膝蓋輕輕頂了阿南一下，又喃喃的道：「阿南，世上的事要多奇怪有多奇怪，花假銀子的人往往聲音很大，好像理直氣壯，咱們前兩天晚上，居然看見兩個屍體，會從屋子跑到深山密林裡，更說不定女孩子變成男孩子，而男的會變成女的。」

秀美少年袖口已露出一截刀尖，忽然，身子一震刀尖縮回。

江浮雲又對癩皮狗阿南道：「你知不知道袖子裡面的刀只能殺你，不能殺我？因爲你是狗而我是人，這裡面學問很大的……」

秀美少年眼中射出兇光，袖口刀尖又露出一截，不過，此時江浮雲無緣無故而且恰好舉起隻手，五隻手指其中有兩隻居然可能挖掉少年的眼睛，其實江浮雲既沒有說明要挖眼睛，亦沒有當眞向他眼睛挖去，但少年却極清楚感覺得出那兩隻手指的企圖。

這時，馬上發生極大的困難，因爲他竟然不知道應該用手去擋還是用刀去架？抑是躱閃算了？

他只遲疑了一下，就已經不必艱難考慮了，因爲已錯過了刹那間的機會，現在是既無機會，又無法封架，亦無法閃避。

江浮雲笑呵呵的道：「你眼睛好看，又靈活又有神采，挖出來未免太可惜，你說是不是呢？」

說話時手指尖已幾乎碰上了他的眼皮，但他居然眼睜睜地瞪住人家手指接近他，既不能擋也不能躱，這種窩囊無比之感平生還是第一次嚐到，他的心肺都很快要氣炸。

可是他又很清楚知道只要不動彈不逞强，人家手指尖一定不會挖出眼睛，既然如此，他只好像木頭人或泥人一樣全不動彈爲妙——因爲眼珠被挖了出來，一定比現在更痛苦萬倍。

旁邊的小伙子突然就地一個觔斗翻過來，長身時雙腿一下蹬踹了一下，蹬踹阿南高瘦身上，而雙手則抱住江浮雲小腿，張口便咬。

但小傢伙之一口亦不敢當眞咬下去。他不是忽然膽小害怕，亦不是觸動慈悲憐憫心腸，而是那雙腿居然變成了一塊石頭——眞正石頭。

人的腿何以忽然變了石頭？人的牙齒又豈能硬得過石頭？

阿南原本就被他踹得滾開四五尺，却迅速立即凌空矯健撲落，雙爪擋住他身體，鋒利牙齒也已碰到他脖子，阿南的牙齒絕對比他頸子硬得多，亦保證可以咬出一個大洞，因爲他的脖子並沒有忽然變成石頭。

幸而這千鈞一髮之際，江浮雲的拳頭恰好塞入阿南嘴巴！阿南居然咬到石頭，幾乎咬崩牙齒，牠又馬上發現那是江浮雲的拳頭，牠當然決不肯咬傷江浮雲，所以嗚的一聲退開數尺。

這時，秀美少年眼睛不受威脅，（當江浮雲搬石頭代替他自己的腿時，手指已離開他的眼睛了。）立即眼射兇光，滿腔殺機，用純熟得不能再純熟的手法擊出了袖內暗藏短刀。

但這個動作又出岔子而使他完全楞住，那種目瞪口呆的樣子簡直跟白痴毫無分別。

原來他掣刀動作竟然掣不出短刀，因爲他袖刀那口短刀已經不翼而飛了。

連小傢伙跳起來見了他的這副模樣竟也忘記逃跑，大驚道：「你怎麼啦，敢是抽筋？」

江浮雲却彷彿在這個小男孩身上舉動上看見了昔年自己影子，一點不錯，當年他亦是這副模樣。也曾經做過「扒手兒」偷了人家口袋裡的銀子，也曾兇狠如豹跟人家拚命。

那時候日子過得粗糙苦澀，每天都不知道下一頓飯在何處，更休提明天將來了。

但那時候仍然有歡笑，有時笑得可以把屋頂震破。也有奇想——

有朝一日我變成很有錢的人，便如何如何的了，反正不外將大把銀子、布匹、酒肉等無限供應幾個好兄弟。

然而事實上他到了現在還未曾變成很有錢，離開杭州十二年，回來了，甚至連那幾個好兄弟也找不到，當然最使人氣餒心灰意冷的，是連「她」也找不到，不知到那兒去了？

幸好這次江南之行並非專程爲了找「她」和那幾個弟兄，否則如此失望打擊很可能令人投入錢塘江淹死餵王八算了，一了百了，餵什麼都沒有分別。

深深嘆口氣舉步走入巷子。

秀美少年和男孩子都忘記攔阻，也可能不敢以及驚訝，因爲此巷雖是很深很曲折，却是一條死巷，另一頭並沒有出路。

但他們馬上就發現情況大大不妙，只見兩名大漢分別迅速奔來，步伐矯捷，樣貌兇悍，一個拿着棍子，一個拿着鐵尺。

秀美少年和男孩，一齊拔脚鑽入巷子，順着墻轉兩個轉忽然拔開貼牆一塊三尺高石碑，此碑看來最少也有千斤之重，却無聲無息而又迅快應手移動，牆根便露出一個洞口。

他們擠進去，一下子把石碑扳回原狀，一轉眼就聽得急促步聲掠過，他們緊緊縮起身子毫不敢動，脚步聲又回到石碑附近。

一個大漢滿臉驚疑道：「奇怪，兩個小賊怎的一下子他娘的不見了？這兒的院牆我也跳不上去，他們怎能呢？」

另一個大漢道：「這兩個小賊最是滑溜的，抓了七八次都落空，可能有些陰溝他們可以鑽過去，你就算知道肯跟着鑽嗎？」

這話極是有理，回去就用這話報告，諒上頭任何人都不會親自踏勘查看陰溝。

其中一人又道：「其實他們年紀還小，咱們也不必趕盡殺絕，讓他們好歹混一口飯吃。」

另一個亦同意道：「這話也是，誰小時候家裡有錢有飯吃會出來當扒手？我們一向不管這些，但這一年來……唉！狗咬耗子多管閒事……」

他的同伴「噓」一聲，道：「少點牢騷，走吧！」

秀美少年和男孩子仍然悶聲不響，外面雖無動靜，却可能是詐語圈套，凡是熬過受苦受難的人都知道何時必須忍耐。

只過了一陣子，秀美少年和男孩子都發覺不妥，不但不妥，簡直大大有問題，因爲他們都擠在一種既堅又有彈性的物體上，由於有溫暖感以及會移動，顯然不是冷硬硬的石地。

有人低聲道：「別害怕，只要借光讓路就行了，因爲我想出去。」

秀美少年及男孩子簡直駭傻了，這人顯然就是江浮雲，而更要命的他們顯然坐在他的腿上。

那人果然是江浮雲，他道：「我聽見他們兩人脚步聲便知道他們學過武功，所以我趕快到這兒躱上一躱，誰料你們也來啦，那兩人究竟是什麼路數？何以說狗咬耗子多管閒事？他們竟然不是公門捕快麼？」

原來他們躱的不是公門捕快，這一來形勢大不相同。

秀美少年說道：「他們是諸天教教徒，戴銀鐲的是低級人物，金鐲是高級重要的人物。」

江浮雲道：「諸天教已有很久歷史，素來跟其他幫會都相處很好，你們神手幫幾時得罪了他們？」

男孩子訝道：「你怎知我們是神手幫？」

江浮雲忽然用强壯有力胳臂攬緊他們，輕聲道：「別說話，又有人來了。」

果然外面很快就有脚步聲和話聲。

天氣雖冷，但洞內沒有風，暖和得很，然而美秀少年身子却輕輕顫抖。

江浮雲感覺得蹊蹺，所以很小心傾聽外面那些人一切聲响和語言，但發現只是本巷住戶，講的是家常話，很快就行過走遠了。

男孩子忍不住低聲道：「你很冷？是不是生病？我現在熱都熱死了啦！」

江浮雲想起秀美少年那對眼睛，不覺胳臂加點力量將他抱緊了一點，希望他感到溫暖些，道：「從前我也試過，蓋幾張大棉被冷得直發抖，我叫江浮雲，你們呢？」

男孩子道：「我叫阿猛，我姓鄭，他姓吳，名叫秀純。」

吳秀純身子忽然大大震動了一下，道：「你的狗，那隻癩皮狗呢？」

江浮雲道：「你放心，牠又聰明又乖，決不會被諸天教那些王八蛋弄死的。」

吳秀純道：「我只想知道牠是不是也躱在這兒？」

阿猛雙手亂摸，道：「好像沒有？」

江浮雲的心大跳了一下，現在才想起自己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這個秀美少年吳秀純，他雖年輕還是孩子，但是……

他本來很兇悍連人都敢殺，何以忽然會怕癩皮狗，他本來的身體很好，矯捷靈活，怎麼忽然患了瘧

疾，全身發抖呢？

但江浮雲的手臂居然沒有放鬆，因爲他腦海中浮現出吳秀純面貌竟與他十二年來不忘的「她」有七八分相似。

當然吳秀純不可能是「她」，但此情此景還有摟抱在懷中的感覺，居然很微妙竟能稍稍安慰他，竟然使他心中有充實之感。

江浮雲輕輕道：「阿猛先去看看，沒有事就敲一下石碑。」

他爲何不讓吳秀純一齊出去，其實他本人出去更爲妥當。

他心中又深知自己絕對沒有任何邪念，亦沒有將吳秀純完全當作「她」。

現在他的雙臂却抱住吳秀純，感覺得出這具身體柔軟而溫暖，江浮雲自己問自己，我是不是因此想起「她」，所以特別注意，所以叫阿猛先出去看看？

石碑傳來「篤」的一聲，江浮雲只好放開雙臂，道：「出去吧，如果你有病，快去找個大夫。」

吳秀純遲疑一下，懶懶的推開江浮雲，移動石碑爬了出來，白天的光綫照出他面頰的紅暈，好可愛，好像「她」啊，江浮雲明亮而充滿野性眼光毫無忌憚凝注在這張面龐上。

任何男孩子在這種奇異目光注視中，一定會很奇怪而詢問，而任何女孩子若碰上此種眼光反應就大不相同了，她可能裝不知道，可能臉紅心跳，可能脈脈回視，亦有可能向你吐一口唾沫以及罵聲不絕。

吳秀純並沒有因爲奇怪而出言詢問。

江浮雲伸出兩隻大手掌分別摟住兩個小傢伙的脖子，道：「我們一齊去吃飯好麼？我只希望樓外樓的醋溜魚還像十二年前一樣鮮美。」

兩個小傢伙的脖子予人不同感覺，阿猛脖子短而堅實有力，吳秀純則纖長柔軟，而且滑嫩。

江浮雲微微後悔這種動作會不會太露形迹，以至小心靈會發生錯誤的反應。他當然不是杞人憂天或是無的放矢，因爲吳秀純的身子又是輕輕的發抖，他眼睛望過來時變得好奇怪，亦變得好深沉，似乎刹那間長大了好多歲。

阿猛首先拍掌歡呼道：「樓外樓的醋溜魚？太好了，我自己要吃兩條，還有蓴菜……」

阿南不知從何處跑來，牠想必也知道吃飯，所以亦連連搖尾表示高興。

那樓外樓在白堤末尾，地處孤山南麓，有三層高，登樓眺望全湖，端的是風景綺麗美不勝收，至於西湖醋溜魚亦是全國知名的，又叫「宋嫂魚」，據武林舊事記載：「宋代淳俗時，每逢德壽三殿幸遊湖山，小舟時有宣喚賜予，汴酒家婦宋五嫂善作魚羹，至是僑寓蘇堤，常經御賞，人競市之遂成富媼。」這段記載說明宋五嫂來自河南，不過今日的醋溜魚是否眞是昔年的宋嫂魚？恐怕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回答。

這頓飯阿猛、阿南都吃得很開心，江浮雲亦覺得舒暢開懷，只有吳秀純不大開口，吃得亦不多，他究竟高興與否誰都不知道。

阿猛將最後一大杯陳年花雕一口喝乾道：「江大哥，我們以後還能見面麼？」

吳秀純馬上豎起耳朵來，江浮雲當然察覺，心中歎口氣說道：「會見面，不過我在杭州也不會住太久。」

阿猛道：「你不是杭州人？但你講的話却完全是地道的杭州口音。」

江浮雲道：「杭州人也可以住在別的地方對不對？」

此時，他已感到吳秀純的震動，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太殘忍，他是否太殘忍？他應該一刀砍斷，抑或拖延下去？

* * *

地上的水雖然只有五寸，但如果春雨繼續不停的話，過一兩天必然會增加兩三寸。其實五寸深的水已經太可怕了。第一點，水很髒。第二點，水很冷。第三點，脚板已在水中泡了三日三夜之久，想想看是多麼的可怕。

這兒是一間地下室，也可以說是地牢，因吳秀純和鄭猛都被「鎖」在石樁下，雙手雙脚總算還可以移動，但範圍有限，而且一動鐵鍊就郎噹有聲。不久就會有人兇惡的咒罵，甚至開門進來表演皮鞭功夫，他們睏極而睡時，總會因爲站得太久而改爲坐姿，却因爲被冰冷的水泡在屁股上而非醒不可。

總之他們年紀雖輕，對人生對未來雖然有無數憧憬幻想，但現在却恨不得立刻死掉，免得再受活罪。

如此可怕的活罪到底還要忍受多久？爲什麼諸天教的人不把他們一刀殺死，却把他們兩個鎖囚在此？而且三天之久都沒有「審問施刑」，那兩個可怕的矮胖老傢伙會不會出現？

吳秀純心跳得很厲害，她知道是「惡夢」的開始，所以臉色變成很蒼白，眼睛的神采也已消失無踪，變成死魚的眼睛一樣。

* * *

江浮雲把一張銀票和一大錠銀子塞在他手上，深沉得可恨的眼中居然好像有痛苦神色，他說：「我走了，希望你們一切順利，更希望

你們將來生活得愉快。」

吳秀純很想摔掉他給的東西，但全身却動彈不得，最可惡的是眼淚竟然沿着兩腮直流了下來。

阿猛說道：「江大哥，你是回京師去的？」

江浮雲深深的嘆口氣，忽然伸出手替吳秀純抹拭眼淚，但馬上就放棄此舉，因爲眼淚往往是越擦越多。

他道：「我也許回京師去，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是孤獨地做事或生活。」

阿猛訝道：「你沒有朋友？」

江浮雲深深凝視吳秀純一眼，輕輕搖頭，但他搖頭的意思是表示沒有朋友呢？抑或是表示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的眼睛深沉得可怕，也銳利得明亮得可怕，他爲何要這樣子的看人？

他踏着如茵的春草斜坡，漸漸走遠。

到了很遠很遠的路上，他忽然停步回望，轉過身子，向這邊眺望了一會，然後才揮揮手的大踏步走了。

江浮雲眞的走了，他揮一揮衣袖，沒有帶走一片雲彩。

* * *

鄭阿猛向來極聽吳秀純的話，叫他往東他絕對不會往西，但這次吳秀純叫他「出動」，鄭阿孟反對得很劇烈。

不過阿猛終於拗不過吳秀純，他們在那天碰見江浮雲的小巷口，阿猛又盯住潮水般的來往人羣，找尋下手目標。

吳秀純却又發怔又發呆。

這條小巷口熟得不能再熟，老牆每塊磚頭幾乎都摸過了看過了，但何以忽然變得很陌生？變得好像有很多回憶懷念？何以內心深處騰湧着極神秘溫柔的喜悅和凄涼？

阿猛奔入人潮中，但一刹那間已奔了回來，一把抓住吳秀純膀臂，驚惶道：「快走，快走，我看見他們。」

吳秀純宛如夢中驚醒，急急奔跑入巷。

但巷子第一個轉彎處，出現兩個大漢，攔住了去路。

原來巷內已有埋伏，吳秀純掉頭當先衝向巷口跑，可是巷口也有兩個人堵住去路。

吳秀純立刻醒悟這一頭除了巷口的兩個人之外，外頭可能還有很多的人，所以唯一可行之路是躲入那塊石碑後的暗洞。

上次江浮雲也曾在這裡面躲過，把他們抱得緊緊，躲過了諸天教之人搜索，吳秀純想起這件事，忽然更感到非躲那個暗洞不可，甚至連心窩也溫暖起來。

那兩個大漢仍然是堵在第一個轉彎處，吳秀純身子一矮向左邊牆下空檔衝去。

他顯然想利用矮小身材鑽過封鎖而逃入巷內，這條小巷曲折幽深，但盡頭處無路可進，是一條死巷。不過每一次追兵追入巷內都抓不到人，所以這一回先派人埋伏巷內堵截。這種趕盡殺絕手段確實殘酷可怕之至，因爲吳秀純、鄭阿猛都只不過是十幾歲的小孩子而已。

吳秀純根本不是想「鑽」過封鎖，所以當左邊那個大漢揮動鐵尺大喝抽掃之時，他早一步改變方向撲入大漢門戶敞開的懷抱中。

這一手很像著名的招式「乳燕投懷」，但吳秀純絕對不是「乳燕」，而是吸血蝙蝠，他袖內的短刀深深插入那大漢的肚子，使他痛哼一聲向後便倒。

這一刹那，阿猛已經竄向巷內深處，吳秀純也緊緊跟上。

轉了兩個彎就要奔到那塊石碑之處，可是吳秀純和阿猛却沒有去摸那塊石碑，反而回轉身子望去。

只見兩個年約六十左右矮矮胖胖的老頭子站在七八步之處。

他們一定是兄弟，面孔很相像，神情也一樣沒有一絲笑容，任何比較敏感細心的人一定能看出，這對老兄弟必定很少笑，甚至也有可能一輩子未曾笑過。

其實他們並沒有故意裝出冷峻嚴肅表情，面貌衣着跟大多數人差不多，在大街上這種健康的老頭子多得很，誰都不會加以注意。

可是吳秀純、阿猛被他們眼睛望住之時，忽然全身寒冷難當，因而全身抖顫起來，而這時也就忽然發覺那兩個老頭子全身上下，包括矮胖身軀、四肢面孔甚至花白頭髮，都似乎射出可怕的寒冷。並不單只「眼睛」，至於頭髮或屁股怎會透射出寒冷，那就無人知道，當然，吳秀純、阿猛更不知道。

這兩個年輕人本來就是忽然感到很冷才回身觀望。而現在他們都恨透自己爲何會常常發抖？最多不過是被抓住殺死而已，豈可表現得如此膽小害怕？

吳秀純極力忍住寒冷和發抖，大聲道：「你們是誰？」

現在連聲音也很可恨，因已不像平時尖銳兇惡，變得啞澀難聽。

左邊老頭子一個字一個字說道：「我們姓包，我是兄他是弟，江湖上稱爲冰雪二老。」他說出每一個字好像是吐出一顆冰塊，使人感到寒冷。

右邊老頭子說話則像山峯積雪崩瀉，聲音既大說得又快，但同樣使人感到奇寒侵骨，他道：「你們膽子不小，很多人見到我們連屁都放不出來，你居然能開口講話，的

確是很不容易，你們叫什麼名字？」

吳秀純道：「我叫吳秀純，他叫阿猛。」

包雪道：「我聽過你們，他們都說你們兩個小鬼比泥鰍還要滑溜，隨時隨地一轉眼就找不到影子，而且你們凶得像餓壞了的野貓惡狗，敢跟大人拚命。」

吳秀純、阿猛好希望他不要再說話，因爲他的話越多，就使他們二人覺得越寒冷，現在簡直已抖顫得像秋風中的枯葉子了。再這樣下去眞可能變成兩支冰棒了，那時候當然就不會發抖了。

但可惡的包雪又說道：「剛才我們有個人被你們刺破了肚子，不知道活得成活不成。所以我會叫人將你們綁了回來處罰，你們心裡一定暗罵我冰雪二老一大把年紀還欺負小孩子，但你們錯了，你們能夠使我們二老出手，江湖上必定大爲震動，你們可以向任何人神氣一番。」

吳秀純發覺阿猛簡直凍僵，不會再發抖了，而自己也差不多熬不下去了。於是竭力大叫道：「狗屁，有什麼好神氣的？」

包雪居然不生氣，道：「你很聰明，多叫幾聲會覺得比較不冷，我們兄弟還有外號，我大哥外號是『天羅』，我是『地網』，我們出道三十五年以來，想抓任何人都未失手過，所以武林中說的人，『不怕閻羅，只怕天羅地網』。」

包冰冷冷地說道：「你們現在若是逃得掉，諸天教永遠不碰你們，連任何人都不准碰你們。」

吳秀純忽然發覺現在連叫嚷都辦不到，更莫說動彈逃跑。

包冰包雪二老轉身走了，轉眼間兩個大漢出現，先左右開弓打嘴巴，這一頓耳光是替負重傷的弟兄出氣，然後才用鹿筋索綁了起來。

這段過程吳秀純、阿猛只會呻吟，連大聲叫喊都不行，四肢完全痲木，骨髓裡仍然寒冷難當。

當他們被鎖在積水地牢時，吳秀純忽然感到萬分後悔。

如果肯聽江浮雲的話，如果肯聽阿猛的話勸阻不「出動」，就不會遇上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了，就不會連累阿猛也泡在水中囚禁三日三夜。

外面就算是春雨綿綿，但空氣新鮮景色宜人，他們亦可以縮在被窩睡覺或者做白日夢，幻想人間最美麗的事情。

可是後悔已經太遲了，如果再泡上一天半天，就算諸天教肯放了他們，恐怕也活不成了。因爲雙脚已有潰爛感覺，全身肌肉痲痺而骨節却疼痛難當。

難道我會死在此地？我永遠見不到春天的花朵？燦爛的溫暖陽光，再也喝不到碧梧軒的遠年紹酒，嚐不到杭州西湖濱的香甜藕粥？

＊　＊　＊

酒肆門口木架擺着的幾缸酒，有陳年、花雕、加飯、竹葉青等不同種類的紹興酒。

肆內固然不少酒客用豆腐乾花生毛豆等作爲下酒之物，但亦有很多帶着壺瓶來打酒的，所以人來人往却也熱鬧。

江浮雲三天之內已經第十八次見到那左邊挾着拐杖的跛子。

跛子坐在緊靠他背後的座位，要了半斤花雕一碟豆腐乾，口中却喃喃道：「還沒有回去，眞奇怪。」

江浮雲眼望門外，低聲道：「別的地方也沒有消息？」

跛子把頭埋在酒杯中，應道：「也沒有，那兩個小兒能去的地方我都查過了。」

江浮雲歎口氣道：「世事的變幻眞是快得可怕，我們兄弟十二年不見，想不到李二哥你已經缺了一腿，而劉老大却斷了一手。」

跛子李二哥道：「我們活着還算是運氣好，多少兄弟都送了命，所以神手幫最後只賸下幾個小傢伙還在活動，唉，現在又少了兩個了。」

江浮雲道：「我們得找個機會詳細談一談，你這三天跑來跑去可有人注意？」

李二哥道：「還沒有，你別忘記我已經七年沒有露面了，杭州地面上出來走動的人都不認識我啦。」

江浮雲道：「這樣可好，我寧可查不出王九下落，寧可找不到吳秀純、阿猛兩個小鬼，也絕對不能讓你或劉老大再出事。」

酒肆內客人稀疏，因爲已經不是喝酒的時間，門外春雨綿綿不絕，也使街上行人減少。

江浮雲又道：「我一回杭州，就到各處細心看了幾天，咱們神手幫已經絕跡，但諸天教也沒有佔奪這些地盤。如果他們不要這些地盤，何以把咱們神手幫趕盡殺絕？」

李二哥乾了一大杯，才歎聲道：「沒有人知道，自從八年前令狐次道做了諸天教教主之後，第一件事是設壇杭州，他自己亦從無錫搬來暫住杭州。第二件事，替最有名的春紅院五十七個紅妓贖身，並且散資遣回家，不過聽說直到現在他無錫的老家，還有幾個都是當年紅透杭州的美人，第三件事，下令消滅神手幫……」

江浮雲道：「令狐次道這個人很神秘，有關他的資料很少，當然我不能向本省有關衙門查詢，因爲

諸天教一定有人滲入各衙門任職，我不能打草驚蛇，我最想知道的只有兩件事，一是他們爲何仇視神手幫？二是王九是否匿居杭州？是否得到了諸天教庇護？王九本是獨行大盜，以何因由得到諸天教的庇護？」

李二哥輕嘆道：「小江，你記不記得我們從前最恨官府最恨捕快！」

江浮雲道：「當然記得，我現在還是很恨這些王八蛋。」

李二哥的面孔從酒杯抬起頭來，訝道：「你還恨？你自己呢？」

江浮雲道：「我不同，我也像王九一樣獨來獨往，我其實不算是眞正的捕快，我現在可以暗中幫助很多人，而最重要的是叫我辦事的人，就是我的師父。」

李二哥立即諒解而又欣然地道：「這樣很好，唉，還是劉老大行。他說你一定是有理由這樣做的，叫我不必考慮，但我還是一直暗暗嘀咕，直都不放心。」

江浮雲要極力把腦海中劉老大濃眉方臉的影子抹去，因爲他有很多事急須解決。他道：「我已踏遍全城的大小各巷，我想應先找到吳秀純和阿猛，因爲我很懷疑，很擔心他們是……」

李二哥道：「他們忽然失踪，當然值得擔心和懷疑是諸天教所爲。」

江浮雲道：「我只有一條街巷還未去過，我現在就去。」

李二哥又乾了一大杯，道：「我也記得那條美麗的街道，你去吧，我們還是用老法子見面，希望我們都有好消息。」

＊　＊　＊

杭州城內也有一條浣紗溪，雖不是西施浣紗的若耶溪，但風物宜人悅目，亦自另有一番情調風味。

這條溪很淺，不通舟楫，是西湖湖水經湧金門入杭州城達衆安橋，共有十一座橋樑，東西兩岸都植有楊柳，而兩岸有馬路。

沿溪漫步時，只見柳絲低垂飄拂在清澈水面，岸邊有許多少女少婦在洗衣裳。用木杵捶打澣洗而又高聲談笑，你只要見過這些情景，不但永不能忘懷，而且一定會常常在夢中出現。如果你曾異國他鄉羈旅，你聽到杜鵑啼聲憶起溪畔畫圖，你會重重歎口氣甚或泣下數行了。

江浮雲也常常夢見清溪垂柳風光而忽然哭醒。在那畫圖中當然還有一個明眸皓齒青春美麗的女郎。

她右臂勾住一隻已洗乾淨衣服的竹籃，右手拿着木杵，腰肢纖細靈活，細碎步伐使身段體態更婀娜多姿。

順着東浣紗溪路慢慢走，江浮雲忽然覺得很蒼老，脚步龍鍾沉重。

阿南却精神抖擻，不斷「侵入」路旁人家屋邊或屋後，惹來無數的咆哮狂吠。

但阿南今非昔比，這幾天食得飽，睡得夠，本來癩皮地方好像已長出毛。

原來有毛的地方，則毛色大見光彩鮮明，牠向來有個奇怪的特點——很自信很有尊嚴，任何惡犬，迫近牠時自然會停止狂吠接着悄悄的走開。

何況牠現在看起來渾身充滿精力，跟牠打架的一定極不划算。

阿南忽然咬住江浮雲的衣襟，使他從悵惘中驚醒。

他跟着阿南闖入一條窄巷，走到一間宅院後面，阿南矯捷竄入一座荒蕪花園，奔到屋子牆根，那兒有不少積水，牆根貼地有個長形窗洞，一望而知是供地下室透入光線和空氣用的窗洞。

阿南進出奔走沒有人注意，因爲牠只是一隻狗，尤其是外型看來仍然是像流浪覓食的癩皮狗。

但江浮雲在花園的後門，那用木條釘成的欄柵，他從空隙向園內張望時，一個勁裝大漢走過來，兇惡地瞪住他。

江浮雲笑嘻嘻回望他，由於他的表情反應與衆不同，居然並不驚慌或者趕緊開溜，所以那勁裝大漢反而覺得驚訝，因而只看見他面孔而沒有注意其他，例如江浮雲穿什麼衣服？長得多高？有沒有携帶兵刃等等。

江浮雲笑道：「我看見一條蛇，一節黑一節白，牠鑽入園子裡。」

勁裝大漢一聽，知道這是最毒的「雨傘節」。同時這個季節亦的確有很多蛇出現的。

他吃一驚問道：「在哪裡？」

江浮雲道：「你別動，牠剛好就在你鞋子旁邊。」

勁裝大漢面色大變，他當然不敢動，趕快低頭查看。左手抽刀之時也很謹愼緩慢，只怕身子一動，影响重心鞋子發出聲音，因而使那條雨傘節毒蛇誤會而加緊攻擊。

鞋子旁邊雖然踏倒了不少野草，却顯然沒有任何毒蛇。

勁裝大漢抬頭兇惡地望去，忽然全身冷汗直冒，因爲他看見江浮雲的油紙雨傘已經從欄柵縫隙伸入，傘尖根本已伸到他咽喉，而尖端居然突出一把鴨舌似的劍尖。

他不明白的是何以人家將「傘劍」伸進來對準他的咽喉，他事前完全無感覺，同時又不會閃避？當然現在閃避已經太遲了。因爲江浮雲已毫不客氣也不遲疑輕輕巧巧的割斷了他的咽喉。

江浮雲不能學阿南鑽洞，只好越牆進去。

從窗洞望進去，光綫黯淡的地下室一覽無遺。

室內有兩根石樁，但只有一根石樁旁邊有人，是鄭阿猛。

江浮雲恰好看見阿猛張大嘴巴，却閉起眼睛來，背脊靠着石柱慢慢滑坐地上，地上却是大半尺又髒又冷的水。

任何人眼見這種景象，一定會感到心酸，因爲阿猛只不過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而已。

諸天教竟然如此虐待欺負孩子，眞是該死之至！

江浮雲心中把那些鐵條當作諸天教的人，故此一下子就完全扳開，他自己也一下子就鑽了進去，跌落阿猛身前。

阿猛手脚上的鐵鍊很快被打斷，江浮雲在他睡穴拍了一掌，隨即連人帶鐵鍊都帶走了。

阿南在前頭帶路，江浮雲趁尚有絲絲春雨，打開雨傘掩遮着肩頭上的阿猛，迅快的離開了。

但當然不能到客棧，所以他走出不遠又鑽入一條小巷，這條小巷裡竟然有一間空屋，而江浮雲居然也能找得到。

他弄塊破舊門板讓阿猛躺下，又單憑兩隻手指將阿猛上下的鐵鍊完全扯掉了，這時阿猛才算完全恢復自由。

阿猛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問：「阿秀呢？他剛被一個看來很壞的人帶走。」

江浮雲腦海之中轟一聲，既然我看得出吳秀純是個女孩子，別人也當然看得出，她現在怎麼了？還趕得及救她脫險離虎口？

* * *

吳秀純極力使自己保持清醒，極力不讓自己睡覺，由於她將近三天沒睡過覺，所以現在躺在乾硬地板上，簡直比躺在龍床上還舒服，也因此無數睡蟲鑽入她的腦海中，使她眼皮沉重得有如幾百斤的大石。

但現在決不能睡着，因爲那個粗魯傢伙將她放在大布袋裡，然後運到此處，然後丟在房間地板上便鎖上門去了，至今還是沒有人來過。

這兒是什麼地方？她只知道離開地牢那間屋子相當遠，因爲馬車彎彎曲曲的走了好一陣才到達。前幾天她被囚於地窖，現在却在樓上的一間房間，這就是她所能夠知道的全部了。

可恨的諸天教爲何把她和阿猛分開？爲何把她單獨運到此地？是誰下令這樣做？這有什麼目的企圖？

爲了想知道這些問題，所以她絕對不可以被瞌睡蟲打敗，一定要保持清醒。

此處與樓梯相距不遠，她聽到有人走了上來，步履踏過走廊樓板，不久在房門外停了下來。

房門打開了，兩個人先後走進來，先進房的是個中年婦人，面貌不但不好看，而且有一股兇潑的神態，跟着進來的是個男人，臉皮粗黑、額上有一顆肉瘤，眼睛很小，使他看起來就像一隻兇惡的大老鼠。

阿秀不認識那婦人，却認得那兇惡大老鼠，他就是諸天教在杭州的主腦人物王精，當面人人叫他王三爺，但背後人人叫他「老鼠精」。

吳秀純最痛恨的就是這個「老鼠精」了。因爲神手幫的人全部都是被他派人明抓暗捕而後被殺害了的。

但「老鼠精」武功很高，據說在武林中名氣很大，所以像神手幫這種「扒手兒」集團更休想有人能與他對抗了。

婦人倒了一杯溫水走到了阿秀身邊，一手把她拉起來，讓她靠牆而坐。

吳秀純發覺婦人手勁很大，而且被她手指捏住的感覺好像被鐵鉗夾住一樣可怕，所以阿秀暗暗決定如果非跟她拚命不可的話，絕不可硬碰更不可被她手指抓住。

婦人另一隻手拿出一顆紅色藥丸，粗氣粗聲道：「喝水食藥，快點。」

紅色藥丸散發着辛辣的香味，阿秀皺眉望住對面牆壁，不說話不看她也不食藥。

婦人怒道：「賤貨，定要打個半死才聽話麼？」

她把水杯藥丸放在桌上，桌上居然已放着一條皮鞭，她輕揮一下皮鞭，發出爆炸的可怕响聲。

神手幫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學挨打，因爲做扒手兒一旦敗露被抓，不論如何首先免不了一頓毒打。

阿秀也受過捱打熬刑的訓練，所以她一聽皮鞭聲，便知道這個婦人是高手了，別人抽十鞭還抵不住她抽一鞭厲害。

「老鼠精」王三爺忽然道：「阿秀，我勸妳聽話的好，陳大姑的毒鞭子，當眞大大有名，鞭子上有毒藥，不但可以把活人打死，甚至可以把死人打活，我意思說連那死人也受不了，妳能麼？」

阿秀眼睛動了一下，雖然還未說話，但顯然已受到了壓力的影响而有了反應。

老鼠精王三爺又道：「我知道你們神手幫的人最能捱打，不過陳大姑已經有經驗，你們那些人最硬的就是李痲子，但連他都眼淚鼻涕的猛叫饒命，到後來連褲襠都濕

了，臭氣沖天。」

阿秀本來蒼白的臉色忽然變得更蒼白。因爲李痲子的確最能熬刑挨打的，他有一次全身斷了十一根骨頭以及遍體青瘀，他還能笑着喝酒讓人家敷藥包紮。

李痲子絕對不怕任何刑具，可是陳大姑鞭子上有毒藥，那當然就不同了。

阿秀眼中又轉動了一下，還輕輕地嘆口氣。

老鼠精王三爺何等精明厲害，一望而知阿秀已經軟化了，當下又說道：「我知道有些人骨頭很硬並不怕死，可是如果等到疼得屎尿齊流而終於屈服，又何必白受痛苦出洋相？」

陳大姑哼一聲，道：「三爺一片好心，給妳吃藥補身體，妳如果不幹，就眞是賤貨了。」

阿秀這時已經想通，俗語說：「拚死無大害」，她很想就此死掉了，但現在連自殺都辦不到，既然想死，還怕什麼食藥？如果聽話把藥吃了說不定有機會恢復自由，那時自然可以自殺了。

何況她現在很睏，睏得已沒有法子堅持任何事情了。

於是她不但食了藥，還喝光了那杯水。

陳大姑果然替她除掉了手脚銬鎖，還剝了那對濕臭布鞋。

阿秀覺得一陣舒服，差點兒就這樣倒在地板上睡覺了，但因爲陳大姑還繼續替她剝，先把她濕褲子剝下，阿秀記得還有個大男人老鼠精王三爺在，驚得縮起光溜溜的大腿，雙手極力推拒。

可是陳大姑雙手有如鋼鐵一樣，一下子就將她外衣扯掉，阿秀咬緊牙關不讓自己叫出聲來，手舞脚踢的抵抗。

但可能陳大姑雙手太有力了，結果她輕輕鬆鬆像剝鷄蛋壳一樣將阿秀全身衣衫由外到內統通除光。

阿秀白晰的皮膚眞像剝了壳的熟鷄蛋一樣。

她拚命縮成了一團，但陳大姑隨便一拉，阿秀就應手攤開伸直四肢。

啊，老天爺，這惡婦不是靠力氣擺佈我，我根本完全無力掙扎，是那該死的藥丸！天啊！他們爲何這樣做？想幹什麼？

其實，阿秀出身扒手兒，出入市井，她什麼事會不懂？正因爲她明知人家想怎樣，尤其是眼睛盡量睜大的「老鼠精」王三爺，所以她才格外害怕。

她的乳房不大，但却很堅實，肚子和腿也一樣，總之，她一來是少女，二來屬於苗條型，所以只予人修長雪白嫩滑之感。

瞌睡蟲全部嚇跑了，現她比誰精神都大。她唯一能表示反抗的就是不叫，咬緊牙關，絕不像別的女孩子尖聲大叫。

老鼠精王三爺搓搓雙手，極滿意的道：「好，好，正合我的口味，痲煩妳幫她洗個澡，送到一號客房，嘿！很好……」

他當然覺得很好，因爲很合口味，但阿秀却一點也不好，她想哭，想大叫，但她終於忍住，到了這種田地，她唯一抗議就是沉默。

* * *

阿秀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少女，眼睛大大，臉蛋兒尖尖，嘴小鼻挺。

這個少女去看阿秀，而且和阿秀一樣都沒穿衣服，所以彼此都看得見裸露的乳房、腰腹和大腿。

阿秀眞不敢相信鏡中的少女就是她自己。她此生不但沒有對鏡看過自己的裸體，就連照鏡子的機會也沒有。

一個婦人出現在她背後，不是陳大姑，樣子和善得多，她不作聲拿起銀簪和象牙梳子替她梳頭。

她手上的功夫很好，一下子就梳成了一個髻，用黃金以及鑲珠的釵鈿別緊頭髮。

阿秀簡直認不出自己，鏡中的美女果眞是她麼？

那婦人又打開一個龍鳳銀盒，盒裡有些乳白色液體，很香。她用棉花蘸濕塗抹在阿秀耳後以及頸子乳房等至小腹下面，於是阿秀已變成渾身香噴噴的裸體美人。

阿秀對這婦人沒有一點惡感，因爲婦人第一次使她忽然感覺到自己是個女人。

婦人扶她離開鏡枱，踏着軟綿綿的地氈，走向那張寬大的床去。

絲緞的被衾碰觸全身裸露皮膚的感覺，眞是美妙極了。被衾雖然很薄，但那床却非常柔軟，而屋角一盆很旺的火使整個房間都很溫暖。

阿秀實在忍不住了。現在就算刀子擱在喉嚨上，她也不管了，她立刻睡着，美麗的臉頰上還留着殘餘的微笑。

* * *

江浮雲第二次走入那座地牢的屋子時，發現那個諸天教教徒的屍首還在原處。顯然此人被殺之事尚未有人知道。

他像一陣風似的衝進去，由後院搜到前面大廳門口時，已經用劍傘割斷了五個兇悍大漢的咽喉。

大廳內有三個人，兩個站着，一個却坐在交椅微微仰頭跟他們說話，看來這個坐在交椅的人，正在發號施令或者吩咐事情。

江浮雲大步入廳，用鏗鏘有力聲音道：「我從太湖來的，你叫什麼名字？」

交椅上的人微微一怔，道：「兄弟是柳沖，你是……誰呢？」

江浮雲指指鼻尖，道：「癩皮狗，你聽說過沒有？」

柳沖雙眉一皺，露出怒色，道：「請你再說一次。」

江浮雲指指左邊的大漢，道：「你拔刀出來。」

那大漢訝道：「爲什麼？」但右手却不知不覺已經拔出了長刀。

江浮雲道：「因爲我要割斷你的喉嚨，如果有人要這樣，你怎麼辦？」

那大漢道：「我……我當然要跟他幹啦。」

江浮雲一副派頭道：「對，你有腦筋，很多人連這句話也不會回答。」

那大漢欣然而笑，江浮雲又道：「現在你聽着，我要割斷你的喉嚨，所以你一定要用盡辦法進攻或防守，聽見了沒有？」

大漢應道：「聽見了。」

江浮雲的傘劍向他喉嚨伸去，動作並不匆忙，看來亦不迅速，可是傘尖却一下就到了大漢的咽喉。而且傘端伸出一把鴨舌似的劍尖，無聲無息便就割斷了這大漢的喉嚨。

鮮血四濺射出，那大漢一跤跌倒，連聲音也發不出來，就這樣的死掉了。

柳沖和另一個大漢都不禁楞一下，在這電光石火之刹那間，柳沖另一個手下忽然被傘尖戳中右胸部，也是不哼一聲便倒在地上，不過這一回沒有鮮血噴濺。因爲傘末的劍尖未有伸出來，而江浮雲用的只是閉氣手法而已。

一刹那之間，柳沖另二名手下趕來，雙手已抄出靴筒兩把短刀。

江浮雲看看他身法，不覺心頭微凜。因爲柳沖身份看來最多不過是諸天教中一名頭目而已，但身手已經是非常不錯，因此，看來諸天教眞是卧虎藏龍，還不知有多少可怕的高手在其中。

他向柳沖笑了一下，道：「我名字眞是癩皮狗，你信不信？」一邊說一邊跑步向柳沖走了過去。

他脚下沒有聲音才對，可是現在他每跨一步，都發出「嗤」的一聲，而這種「嗤嗤」的脚步聲，竟然有一種奇異威力形成可怕的强大氣勢，令人精神感到壓力，甚至消蝕了鬥志。

柳沖不覺移步後退，但這一來「嗤嗤」脚步聲更是連續不斷，無形壓力並有增無減。

柳沖忽然發覺自己背部已靠近了堅硬的牆壁，已是退無可退，可是兩手中的短刀却好像變成羽毛一樣的軟弱，任何人一想而知，如果有這樣的感覺的話，一定連鷄也殺不了，更休說武功高强的敵人。

江浮雲一出手就把雙刀敲落地上，同時又點了他的穴道，等他軟軟跌落在牆根才問道：「這兒還有什麼人？」

柳沖忽然露出忿怒之色，說道：「你使的是那一種妖法？我是練武的人，我不懂法術……」

江浮雲道：「我會再給你一次機會，我不是用妖法，但現在我想先知道一些事情，第一，前面還有多少人？是些什麼人？」

柳沖親眼看見他割斷一名手下喉嚨，已證明他是既有膽量亦有本事的人，所以他不敢支吾，因爲他的確不希望死。

他說道：「前面沒有，但在後面有六個。」

江浮雲道：「對，最先是一個，後來五個，一共六個沒錯。」

柳沖駭然道：「你全給殺死了？」

江浮雲道：「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第二個問題，關在地牢另一個孩子阿秀呢？」

柳沖又駭然道：「原來你是爲他們而來的，唉！早知那個小鬼有你做靠山，我一定極力反對招惹他們。」

江浮雲冷冷道：「這種馬屁不用拍，快回答我問題。」

柳沖忙道：「是王壇主派人把他帶走了。」

他接着把地址說出，還生怕江浮雲找不到，所以說得非常詳細。

江浮雲說道：「你似乎很合作，爲了什麼？」

柳沖露出思索的樣子，道：「可能因爲那地方不算秘密，但也可能我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江浮雲冷笑道：「都不是，你認爲分壇重地防守嚴密，高手多，希望我去送死？當然你對老鼠精王三爺心懷私怨也是原因之一，我之所以分析給你聽，用意是告訴你，我不是容易被欺騙的。」

他用傘尖戳戳柳沖喉嚨，提醒他隨時可以割斷喉嚨這件事，然後又道：「告訴我一些值得聽的事。例如你所知道的高手姓名來歷，令狐次道是怎樣一個人？何以你們忽然如此仇視神手幫竟要斬草除根？飛賊王九在那裡？你肯不肯回答呢？」

柳沖道：「我會的，但我不敢。」

江浮雲冷笑道：「你洩漏秘密當然會受嚴厲懲罰，可那總是將來之事，你還是擔心目前爲妙。」

柳沖苦笑道：「正是擔心現在，因爲你一連串的問題我幾句話就可以答完，我怕你不滿意。」

江浮雲道：「我這個人很容易滿足，你大可試試看。」

柳沖道：「好，關於大飛賊王九，他不在杭州，大概在無錫，敝教消滅神手幫之故沒有人確實知道原因，當然幫主以及胡一粟眞人一定知道，還有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亦可能知道，外間傳說是跟神手幫秘傳拳經有關，這一點很無稽，我們都猜測或者跟一個姓董名耀的人有關，董耀是胡眞人近幾年最親信得力的人，而胡眞人則是令狐次道教主的師叔，道法高深，慈悲親切，但這個董耀却不怎樣了。」

江浮雲道：「說下去，我告訴過你，我是很容易滿足的人。」

柳沖道：「令狐教主是怎麼樣的人我眞的不知道，我只見過他一面，那次是他來杭州，忽然到了春紅院遊逛喝酒。那些姑娘們他見一個喜一個，最後一共五十七個都用銀子贖身，你別問我爲何這樣做，我們誰也不知道，他看起來衹有二十歲出頭，很年輕很英俊，講話時斯文溫柔，老實說，看他外表我實在不敢相信他會殺人，而且，殺很多的人。」

江浮雲道：「令狐次道住在杭州？」

柳沖道：「不知道，有人說他已搬來杭州，但也有人說仍在無錫。」

諸天教的總壇本來在無錫，所以柳沖的話並非沒有根據。

柳沖又道：「我說的都是實話，敝教信徒大概有三四萬人，而眞正管事有職位的，亦將近一千人，你不信的話，去問問他們。」

江浮雲第一次露出煩燥之色，他現在那有心情時間去求證柳沖供詞的眞假，眼下最急切的事，就是如何去搶救吳秀純，她不但有生命危險，而且她是女孩子，而女孩子重視貞操更甚於生命。萬一阿秀竟是這種不夠洒脫看不開的女孩子，情況當然萬分嚴重。

他拍開了柳沖穴道，默然將兩把短刀踢到他面前。

他看見柳沖先伸展活動四肢才拾起短刀。

他討厭「殺人」，何況今天他已殺了很多人，但人生中很多事情並非由你決定。如果柳沖藏起短刀並且說明立刻遠遠離開杭州，情勢可能大不相同。

但柳沖首先活動筋絡提聚眞氣，雖然柳沖也算得是一把好手，但比他「好」的人還很多。

爲救愛侶　身入虎穴

江浮雲情緒很壞，是值得原諒的，因爲他既要「救人」又要「殺人」，任何人處身於這種矛盾之中，保證情緒一定好不起來。

老鼠精王三爺的情緒更壞，他腦海中不時出現一個光溜雪白少女的身體，可是，現場八名手下被殺的情況又使他觸目驚心，非得全力追查以及儘快準備應變不可。

最傷腦筋的是副壇主柳沖竟然失踪，沒有屍體也沒有第九灘血跡，可見他並沒有當場被殺。

難道有人把他擄走？或是看見死了八名手下而畏罪潛逃？兇手是誰？何以竟與阿猛、阿秀兩個小鬼有關？是不是故意帶走阿猛佈下疑陣，使他們白費氣力查錯方向？

所有問題都沒有答案，尤其是「兇手」這一點更複雜莫測，因爲諸天教數年來結下仇怨很多。尤其陰謀奪取十七個著名道觀觀主寶座，曾經暗殺了不少道教有名人物，會不會眞有一件出了紕漏了？

現在即使兇手站在王三爺面前，他也無法知道。

「天羅地網」冰雪二老面色很難看，因爲發生如此驚人血案時他們恰好在杭州，兇手等於向他們挑戰。

老鼠精王三爺將所有疑問以及猜測的答案，向他們報告之後，一向不說話的包冰道：「找到兇手，我們動手。」

包雪解釋道：「兇手所用的劍很特別，從傷口觀察，乃是一割要命，手法穩準狠毒，是一個眞正的高手，所以你負責查出兇手，我們負責抓他。」他居然遲疑了一下又補充道：「或者殺死他。」

顯然連「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亦不敢誇口必能生擒活捉兇手，所以加上「或者殺死」這一句，當場格斃當然比生擒活捉容易很多了。

包冰忽然道：「那女孩子阿秀呢？」

王三爺鼠眼閃個不停，因爲他心裡既驚又慌而又痛惜，他可不敢扯謊，道：「我剛把他們分開，女孩子在我那邊。」

包雪說道：「我要問她話，不過現在還有別的事先做……」

幸而如此，老鼠精王三爺才打消享用阿秀的淫念，而且亦有時間讓阿秀多睡兩個時辰，又有機會使阿秀恢復市井少年裝，稍稍遮掩部份少女之美。

阿秀全身仍然沒有氣力，只能慢慢行走，現在別說叫她兇悍殺人，根本連走快一點都辦不到了。

她耳中聽見冰雪二老冷冷的詢問聲音，但她心中衹想到一個人——江浮雲。他在那裡？知不知道我遭遇到很多很多可怕的事？他會不會來救我出去？

*　*　*

人類異於其他動物原因是有「智慧」，但「愚昧」時却又往往比野獸還甚，因爲野獸絕不肯愚昧得傷害自己，但人類却常因愚昧而身心

受傷害甚重而死去！

諸般愚昧中，有一種是不會評估已到了眼前或者已擁有的事物之價值，這意思就是俗語說「身在福中不知福」。

明智之士常常勸人珍惜眼前的一切，要能夠開放心靈領略眼前眞正的光景，宋詞有幾句正是此意。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眼前之人却常常被我們忽略漠視冷落，一旦長遠失落或者人在天涯，你會突然發現自己曾是多麼愚昧多麼愚蠢。

江浮雲獨坐在南星橋碼頭邊，這時雖是人來人往很像潮水般熱鬧，但他却孤獨得像一隻北極熊在亘古冰天雪地中。

因爲江浮雲腦海中只縈繞着「阿秀」的影子，而他也沒發覺自己何以如此關心如此想念她？

其實阿秀只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既不算得漂亮，更沒有京師那些鶯鶯燕燕迷人的聲音姿態，況且才見過幾次而已，但爲何阿秀居然使他變成呆子一樣猛想不停？爲何使他連烈酒也變淡？美味的小菜亦變得難以下咽？

忽然他已經不是孤獨的北極熊，因爲他跛脚的李二哥來到他身邊。

在碼頭這種混雜的地方，微敞前胸衣襟的江浮雲和小商人打扮的李二哥，兩人都好像鹽巴溶化在水中，他們跟四周環境非常調和，以致他們好像溶化其中。

李二哥道：「阿猛在這兒一艘渡船上幫忙，我已叫他小心留意來往渡江的人。」

在錢塘江南星橋設有義渡，用渡船載送過江而不收費，渡船分爲載人和載貨，行旅稱便。

江浮雲道：「很好。」

李二哥聽出他聲音中失望之意，又道：「別心急，雖然一時間還查不到阿秀踪跡，但阿秀很機警，她可能想法子自己逃回來，阿秀的老頭子(即師父)是獨眼龍張順，你一定還記得這個全幫最古老的前輩吧？」

江浮雲不禁訝道：「獨眼龍他也收徒弟？」

李二哥道：「只有這末一個，我聽說獨眼龍對她讚口不絕，而且還有一種怪事，管得極嚴，三四年前本幫還有幾十個人之時，阿秀最有學問，寫的字漂亮極了。」

江浮雲道：「我們這一行讀書有什麼用？」

李二哥道：「說不定跟你當年想法一樣，讀點書識點字，將來或者可以改行圖個出身。」

江浮雲道：「但我混到現在還沒有發現讀書識字的好處？你有沒有別的消息？」

李二哥道：「沒有。」

江浮雲道：「連比較熱鬧的厲害打鬥新聞也沒有？」

李二哥一口回道：「沒有。」

江浮雲疑惑道：「諸天教當眞這麼厲害？從前三山五嶽水陸碼頭的好漢都到了那兒去了？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初生之犢都不出來闖江湖了？」

李二哥道：「雖然沒有人鬧事，但我却親眼看見武當派二名道爺來過杭州，由三江鏢局總鏢師一字劍方震宇陪同，聽說他們到紫霞宮好幾趟，那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江浮雲道：「方總鏢師是武當派俗家弟子中有名的人物，從武當來的道爺，當然找他帶路。我記得從前紫霞宮是蘇杭二十大名觀之一，好像跟武當山有點淵源關係。」

李二哥道：「現在仍然是著名大道觀。不過使我想起這回事，卻是因爲碧元觀最近有點奇怪，你知不知道碧元觀也是二十大名觀之一？知不知道碧元觀從前的觀主黃葉道人來自仙霞嶺？」

江浮雲搖頭道：「都不知道，碧元觀發生了什麼事？」

李二哥道：「黃葉道人大概是四個月前仙逝，兩個月後仙霞嶺派了三個人，兩個是道爺，一個是俗家中年漢子，他們到碧元觀好幾次才離開了杭州，但前天又來了一撥人，這回三個是道爺，兩個是年輕俗家人，仙霞派聽說也是玄門大家大派，當然等閒不會有人敢招惹他們，所以兩個月居然派兩撥人來杭州，我就覺得奇怪了。」

江浮雲說道：「他們也到碧元觀去麼？」

李二哥道：「我就是在碧元觀看見他們，我覺得他們神情好像不大對勁。」

江浮雲道：「雖然現在還未有頭緒，但既然武當仙霞嶺之人都到杭州來過，似乎是值得注意。」

他的聲音忽然中斷，好像被割斷喉嚨的鷄，李二哥順着江浮雲眼光望去，只見三個道人以及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徒步走到碼頭。

他們走近正在等候義渡過江的一堆人，都是鄉下人和小販，人人見到正正派派的道爺，都客氣地騰出地方好讓他們走到前面，但道爺笑着不肯。

這時又有一撥人快步到來，是四名大漢和一頂兩人扛着的軟轎，軟轎沒有用簾子遮擋，所以看得見轎中之人是個男孩子，全身連頭都幾乎用錦緞包住，却露出一張焦急黃面孔，顯然有病而且痛得不輕。

四名大漢都佩有刀劍，神態兇

惡，一到碼頭就硬把別人擠開，讓軟轎順順利利抬到前面去。

當然人人都不順眼不高興，不過沒有人抗議。

這種情形對比之下，仙霞派的道爺們顯然眞有修養，眞有道行値得人家尊敬了。

江浮雲只看了轎中少年一眼，雖然是僅僅一眼，却也知道很多事，例如這病少年必是活在有財有勢人家的小公子，這是因爲轎柱上刻有紹興周府字樣，所以雖這四名白衣白褲的轎夫互相叱喝叫駡時用的是莆山縣方言，却不至於錯估是從莆山來的。

又由於那少年滿面病容，全身包裹遮風，必是從紹興渡江來杭看病。

江浮雲只看一眼，注意力就集中在仙霞派那些人身上。

當然他也觀察出不少値得注意的事。

一，三名道人其中一名五十來歲，雖然很和藹，但目光深沉又銳利，顯然是精於謀略有深計之人，亦是領隊，另兩名道士都是卅來歲，却拿着長形木匣，外人以爲是出家人隨身携帶的一些法器而已，但眞正內行人，例如江浮雲，知道那是刀匣或劍匣。

二，那對年輕男女相貌肖似，必是兄妹無疑。男的佩刀，女的佩劍，年紀最多是廿一二，穿着樸實，神態謙和穩重，這種氣度如果不是出身名家大派，那是決不會有的。

三，除了領頭的老道看不出深淺亦不帶兵器之外，其餘二道二俗，擧步站立都穩如山嶽，自然而然有一種氣勢威儀，可想而知至少這四人都是仙霞派極爲傑出的高手。

四，這一點也是値得注意最耐人尋味的，仙霞派屬於玄門大家派之一，若是派出俗家弟子携刀帶劍去辦點事情並不稀奇，何以還派出跳出三界三行的出家人？何以連道人也携帶着兵刃，何以還派出「精銳」的人物？

五，仙霞派發現何種兇險之事？竟然作動武準備？碧元觀在杭州這邊，雖然觀主黃葉道人來自仙霞派，但黃葉道人既已仙遊，新觀主早已上任，難道尚還有未了之事？難道這裡(黃葉之死)有問題？而且居然關係到遠遠的仙霞派？

六，仙霞派三十年來有一位人物直至今日武林仍無人不知，此人最少有七十歲，姓霍名靜堂，雖自幼出家修道，但也走過江湖雲遊過天下，雖然修道練氣之士以清靈無爲爲旨，但霍靜堂却性如烈火，而他打遍天下無敵手之刀法更是威猛霸道無比。霍靜堂不但還健在，而且聽說刀法更厲害更霸道，這個老道人最可怕之處，是常常獨自挾刀下山，你永遠也猜不出他下山幹甚麼，原來竟是替本派門下晚輩報仇出氣，多年來已不知有多少武林名家高手及黑道强梁惡人死於他的刀下，因此霍靜堂，雖近幾年來，已沒有下過山沒有出過手殺人報仇出氣，但天下武林人絕對忘不了他，亦不敢不心存十二分忌憚。

當然除上述之外，尚有一些細節，例如仙霞派的人不時會透露一點情緒不好的小表情小動作，只不過他們都很有修養，才還能夠保得住很好的風度。

另外又例如那兩個年輕兄妹，長得都是一表人材等等。

不久江浮雲就知道，原來仙霞派諸人已僱好了船，取水道前往富陽，大概是他們到富陽另有目的，甚至可能停下來住在富陽，如果原因是後者，便大有文章了。

富陽距杭州很近，但遠近不是問題，關鍵上在於爲何不騎馬乘車直接到杭州，莫非他們來時竟然是隱蔽行踪？

如果將他們僱船到溯江前往富陽之擧，假設爲他們在富陽另有約會，却又不甚合理，因爲他們大可僱船直往龍游(即是仙霞嶺所在的縣份)，而富陽是順路第一站，大可以經過稍作逗留仍然用原船回仙霞。

總之，有些小事細節別人不會注意不會懷疑，但江浮雲卻知道大有文章。

可惜他身負重任要務，更要命的是阿秀失了踪，須得趕緊找她救她，否則他一定想辦法深入瞭解一下。

李二哥低聲道：「看見了沒有？仙霞派的人絕不是省油燈，我們沒有被他們看上了眼，但個個都向你注意地盯了幾眼，我很不明白他們何以會注意你，你外表沒有絲毫奇怪惹眼的地方，如果是我，我寧去注意那頂軟轎。」

江浮雲看見仙霞派的人都上了船，船也緩緩離開，才收回眼光，不過由於李二哥的話，所以向軟轎投以一瞥。

他苦笑了一下，道：「這是因爲人家裡頭有個很高明的人，就如領隊的老道爺，他一定是非常老練的江湖人，所以居然能注意到我這個小人物。」

李二哥道：「這我又不懂了，如果他們有必要注意四周觀察的人，而你又值得他們注意，他們爲何不過來問問你？」

江浮雲道：「因爲他們之所以注意我，原因也只不過是老道爺看出我練過上乘的內功，我最大的弱點就在於此，不論我假扮何種人、

何種身份，可是眞正高明的人物都能夠從我眼神中看出這一點，如果我眼神能收斂隱藏的話就好了，李二哥，你一定可以因爲我有這一個兄弟而大大的驕傲，因爲那時候，我一定是天下武林前幾名的頂尖高手，可以列入宗師的身份了！」

李二哥道：「聽說很多修練內功相當不錯的人，外表上絕對看不出來，莫非你現在內功還很差？但如果很差，人家又何必注意你？」

江浮雲眼睛望住魚貫登上船的人，口中答道：「因爲我這門內功，比較特別，所以我雖然練得很不錯，却還不能內斂英華，必須要外功配合突破某一層界限，『外功』意思就是武功招式，不論拳脚兵刃都可以，唉！總之眞實武功已經很好，可惜外功配合不上，不然的話，說不定我一個月之後，甚至一天之後，便已脫胎換骨，便能雄霸天下武林，連仙霞派的霍靜堂眞人也不用怕。」

他知道這些有關武功無上境界的話，對李二哥說是太過深奧玄奇了，李二哥一定不能完全了解，所以他停下不說。

沉默雖不表示孤獨寂寞，但現在江浮雲却的確感到孤寂，這個世上居然還沒有人能了解他，也無人能分享他內心的感情世界。

縱然是摩肩接踵的街道，縱然是筵開百數十席酒酣耳熱後，縱然是笙歌盈耳倚紅偎翠，却都敎他如何不寂寞不覺孤獨？

凉沁沁的雨絲忽然籠罩大地及茫茫大江上，雨點中蘊含着春天醉人的氣息，可是由眼前繁囂的碼頭，遠至無窮盡的天涯，却依然是一片凄凉一片孤寂……

* * *

阿秀的心已經淌出鮮血，已經碎成一片片。

因爲她居然見到江浮雲。

江浮雲也看見她，而且前後一共看過她兩眼，但江浮雲竟然理都不理她。

因此，她的心碎成了片片，她的心淌血！

江浮雲並非沒有眞正看見她，並且非由於情勢所逼（例如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而不敢相認她。

事實上阿秀亦全然沒有怪責他的意思，她只不過好像墮入惡夢之中，好像被鬼魅魘壓，雖曾經用盡每個細胞的氣力掙扎呼喊，奈何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爲她不但食過葯，而且還被閉住穴道。

所以連她手指頭也動不了，連哼唧唧之聲亦發不出來。

所以她腦子雖清醒，眼睛雖能視物，却仍是在可怕的夢魘中。

現在諸天敎的人，一共是四名白衣白褲的轎伕，以及四個兇神惡煞的殺人兇手。

簇擁她渡江前往紹興府。

諸天敎的勢力已經擴展到紹興，所以敎中有些重要人物長駐紹興。

例如掌管諸天敎大權的胡一粟眞人，就已經從無錫的總壇遷往紹興，以便發展浙東各地的分壇。

所以天下武林都忌憚萬分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一聽胡一粟眞人的大弟子徐淸心道人說：這個少女是最佳的「爐鼎」，就趕緊送去給師父看看。

冰雪二老馬上派人把阿秀送去紹興府，當然，他們都是老練深算的人，所以用了一點手段，使得任何人就算面對面看阿秀，就算看上三日三夜，也絕對看不出她就是「吳秀純」。

阿秀的恐怖惡夢就是這樣形成，她想叫他，甚至想咬斷舌頭死掉了算了，可是她只能「想」而已，她的叫聲和眼淚只能吞入自己肚中了。

阿秀並不怨恨江浮雲，因爲她知道自己已是面目全非，知道這轎子也寫着使人錯覺的字。總之江浮雲認不得她，她心碎了，痛苦只怪自己命苦而已，並非怪他。

渡船漸漸離開碼頭，漸漸划入茫茫大海之中。

春雨依然飄洒，春天已回到大地，但阿秀心中却感到無比寒冷，比大漠還要荒凉，比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更寂寞孤獨。

茫茫江水，春雨孤行！

* * *

當你必須一招就殺死了敵人，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局面就大變特變了，這時你心理上的負擔，自然比賭局中用全副身家孤注一擲更緊張沉重。

仙霞派的四個人——兩道兩俗，正是陷入如此可怕的情勢中。

因爲他們的領隊，那位五十餘歲的老道爺馮玄慧道人，背心要害被一把鬼頭大刀頂住，這還不打緊，更可怕的是馮玄慧道人的咽喉亦被一支五尺鐵矛頂住。

前後任何一支兵刃只要向前送進兩寸，馮玄慧道人立即「兵解」。

馮玄慧武功在仙霞派只算是第三流，但他的江湖閱歷和才智却是第一流，加上輩齡很高，所以這次杭州之行由他領隊。

可惜他武功差了一點，人家使出最平凡普通的絆馬索之時，帶頭的馮玄慧座騎被絆跌不說，他本人也離鞍衝出兩丈之遠，他在半空打個觔斗，兩脚雖然先點地，却禁不住踰跟衝出六七步。

馮玄慧道人最後竟能拿樁站穩，沒有跌個狗吃屎，不過問題更嚴重，因爲此時兩件兵刃已抵住他前喉後背兩處要害。

那兩人都蒙住了面孔，身上是鄉下人裝束，他們一聲不哼，但鬼頭刀鐵矛鋒尖的殺氣却可以駭死膽小的人。

馮玄慧道人用手勢阻止師侄們衝過來，因爲他知道只要師侄們一動，刀尖矛尖必定會一齊刺入他的要害。

馮玄慧道人的師侄一共四個人，兩道兩俗，兩道法號是太初和太風，另二俗是年輕的一對兄妹，兄長是阮子安妹妹阮小娟。

要是四個師侄之一被絆馬索絆倒，又被敵人前後威脅，其他的人一定不會那麼緊張。

不緊張的意思是說，其他的人有所行動時，這個被威脅的人必能配合而反敗爲勝，可惜現在馮玄慧道人落在敵手，他的才智閱歷完全派不上用場，所以他的師侄們個個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馮玄慧道人的四個師侄都是仙霞派的精英高手，任務就是殺敵以及保護馮玄慧道人。

路邊樹林忽然走出兩個人，那種一搖三擺故作悠閒斯文樣子，簡直能使人氣得吐血。

阮小娟心中打個哈哈，幾乎眞的笑出來，因爲她馬上記起師叔——馮玄慧道人的吩咐，這時她眞眞正正不能不承認馮玄慧道人師叔眞是老江湖，眞是智多星了。

她忽然發出一聲歇斯底里的尖叫，可眞把搖搖擺擺行出來的兩名大漢駭得一跳。

阮小娟跟着用凄厲刺耳的聲音道：「我一定要殺死他們，我要殺……」

她的哥哥阮子安立刻伸手作勢攔住她大喝道：「閉嘴，不准叫嚷，你瘋了不成？」

阮小娟尖叫道：「我瘋了，哈哈，是的，我瘋了，你們有沒有看見師叔的樣子？你們知不知道，他的性命比鷄蛋還容易破。」

阮子安此刻又大喝道：「妹子，不准吵……」

阮小娟瘋狂的尖叫和狂笑，座騎忽然斜斜竄奔，一下子奔入樹林，阮子安急得大叫道：「師兄們，我去追她，這兒你們應付着，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商量。」

話聲中駿馬箭也似馳入林，人人都聽到瘋狂笑聲和大叫「妹子」之聲深入林中內。整個場面都忽然停歇了一下……才恢復正常，由林內搖搖擺擺的行出兩名大漢，其中之一手按劍柄，特別突出，像金魚眼的眼睛閃動陰險奸詐光芒，他說道：「女人總是壞事的禍水，女人唯一的用處就是讓男人……」

他的話忽然連同一口冷氣吞回肚子，因爲他看見太風、太初兩個道人一齊躍下馬，並且不急不忙地打開木匣，木匣被扔在路邊，但他們每人手中剛出現的一把精亮鋒利的長刀却都斜斜向前斜舉。

斜舉長刀當然是「攻擊」姿勢，但他們憑甚麼敢出手攻擊？馮玄慧道人的性命難道竟然一錢不值？

* * *

料峭春雨忽然停歇。

中午的太陽從陰沉的天空中露面，洒下光明，大地因而馬上溫暖了許多。

江浮雲跟隨阿南轉入一條岔路，當時有點疑念，但跟着就看見了蹄印以及幾處被馬蹄踏斷的小樹遺痕，不覺欣然一笑，趕上幾步拍了阿南腦袋表示嘉獎。

像江浮雲這樣的流浪漢子的樣子，還有像阿南的這種癩皮狗，他們就算走到天脚底亦不會有人注意，不會有人多看一眼。

江浮雲目前並不打算走到天脚底，他只要查明一件事，那就是仙霞派三名道人和兩個俗家子弟究竟往那兒去了？他們是否眞的一直返山？抑或是兜圈子到別處去？

一路上五匹健馬的蹄跡在阿南靈敏嗅覺之下，還知道五匹馬行的相當快，可見得仙霞派的人很心急，但是，他們何故很心急呢？

* * *

仙霞派兩個道人太風和太初橫刀迅速追上八步，於是那兩個後來從樹林內搖搖擺擺故作從容斯文的兩個中年人，已經在他刀圈之內，也就是說太風和太初刀招一發就能夠攻擊對方，但原先的形勢是「領隊」的馮玄慧道人已落於敵手，被一把長刀和一支尖矛抵住要害。

馮玄慧道人甚至搖手阻止太風和太初還有阮家兄妹上前，因爲他雖然深知這四個人俱是精選高手，無奈人家刀鋒矛尖抵住要害，稍爲魯莽的舉動都會使他屍橫就地。

太風道人和太初道人沉穩自信的態度，不但使兩個中年人懷疑，連威脅馮玄慧道人的兩名大漢也迷惑地注意他們，當然只要那兩個道人出手，他們將必毫不遲疑殺死馮玄慧道人。

但兩個大漢馬上已明白是怎麼回事，因爲他們一齊忽然感到脅下要害被鋒銳的刀尖頂住。

當然他們還可以早一步殺死馮玄慧道人，却只不過他們也一定活不成。

因此，他們遲疑了一下之後，手中長刀和短矛一齊自動放手跌在地上。

馮玄慧道人退到阮家兄妹後面，拍拍道袍上的灰塵，才下令道：「動手抓活的！」

他的命令聲音嚇了那兩個中年人一跳，然而他們却已沒有機會回

頭查看馮玄慧道人這面發生了甚麼事，沒有機會弄明白何以馮玄慧道人在刀鋒矛尖之下，還敢下令攻擊？

因爲太風、太初兩把長刀，已經應聲迎面劈到，兩把刀形式長短重量一樣，外觀古樸，但精芒閃耀，顯然甚是鋒利。

只是他們所施展的刀勢速度勁道却絲毫沒有抓「活口」的意味，狠辣兇猛根本半刀就能要了性命。

兩個中年人舉動，此時不但全無「斯文」樣子，簡直狼狽非常，一個使判官筆的向左邊急竄，另一個使長劍的向右邊閃躲。

但太風、太初已交叉縱出，刀圈一時擴展數丈，刹那間一連砍出三刀，又把那兩個敵人逼得聚攏一起。

雖然表面上是一個對一個，但太風、太初的刀勢兇猛凌厲中，又使敵人明白感到一把刀根本就在背後等機會。

如果你面對着一把兇悍長刀猛烈攻擊，而又感到背後也有這樣一把快刀等候機會砍你，你一定極爲不舒服，一定覺得萬分危險。

你可能曾經試過被人圍攻，前後左右都有兵刃對準你，但滋味完全是不同的，因爲你所感到仙霞派那兩把長刀的威脅危險是嚴密呼應着的，完全不是各自爲政凌亂的圍攻。

仙霞派兩把長刀凌厲攻勢使人眼花撩亂，那兩個中年人倉皇抵擋，也已經竭盡全力，但第八招時血光四濺，仙霞派兩把長刀齊齊砍向敵人頸側要害，戰事馬上就結束。

被阮氏兄妹用長刀頂住的兩名大漢，眼看血泊中兩人頸子都被砍斷了一半，駭得索索發抖，不過他們其中一個立刻不再驚懼了，因爲阮小娟纖手一戳，點住了他的穴道。

另一個大漢却由於阮小娟的刀移到他的喉嚨而更爲駭怕。

馮玄慧道人走到他面前，問道：「你們是諸天教的？你叫甚麼名字？」

那大漢吶吶道：「小的叫周通。」

馮玄慧道人無緣無故回望一眼，才又道：「周通，你唯一活命的機會就是說實話，我會設法使你好像勇戰受傷而昏迷，這樣將來你只有功而無過，你仍然可以大搖大擺在江湖上走動行走。」

周通道：「老仙長你問吧，小的一定講實話。」

馮玄慧道人道：「你們只是先鋒，還有人接應對不對？」

周通答道：「是。」

馮玄慧道人道：「貧道看得出那兩個死在刀下的人身份較高，武功也很不錯，可惜他們腦袋偏差一點，他們以爲我下令活捉是眞的，所以當我兩個師侄刀刀盡是殺着之時，他們感到困惑，也不住分心想這個問題，當然他們更想不到我老早就教過阮家侄女假裝狂瘋之計，男人總會低估女人，其實男人變成瘋子之時，女人還正常得很啦！」

這一點的確把男人心理猜得極準，當時人人眞以爲阮小娟受不起刺激而失心瘋，而哥哥阮子安忽然追趕妹妹也是人情之常，這些過程沒有一絲一毫勉强的任何破綻，所以阮家兄妹忽然悄悄掩了回來，容容易易就得了手。

馮玄慧道人又問道：「用絆馬索抓住我的這主意是誰出的？」

周通道：「是他們，死了的兩位陳師父，他們是兩兄弟，向來都是一齊出馬辦事，小的跟過他們幾次，都很順利，他們有些主意比這回更荒謬，但都能夠成功。」

馮玄慧道人問道：「你們威脅住我之後，如果我們的人仍然動手，你們得到的指示是甚麼？是不是當場殺死我？」

周通道：「是的。」

馮玄慧道人又問道：「如果我們的人不敢動手呢？」

周通道：「他們說一定可以利用你的生命，威脅其他的人個個束手就擒。」

馮玄慧道人問道：「就擒之後呢？」

周通沉吟一下，却馬上發現馮玄慧道人露出冷酷的神色，忙道：「小的不敢隱瞞，聽說還是要殺死你們的。」

仙霞派的門規一定很嚴，訓練一定很精嚴充份，所以，這時居然也沒有人做聲。

馮玄慧道人哼了一聲道：「既然你說了實話，饒你不死！」

阮子安一刀割開周通胸口肌肉，登時鮮血淋漓，阮小娟跟着一掌砍他頸後側，周通立刻天旋地轉的仆在地上。

馮玄慧道人脚尖一挑，踢中地上另一名大漢死穴，然後道：「我們現在的處境危險萬分。」

四個晚輩面面相覷。

馮玄慧道人露出沉思表情，緩緩道：「我們僱船到富陽掩眼法，却在半途上岸改換馬匹，但居然騙不了諸天教的人，可見得諸天教如不是一直釘住我們的船，又一直釘住我們上岸後的行踪，就是根本老早查出我們暗藏座騎的地點，不論是何種原因，反正截擊我們的不會只有這幾個的。」

太風道人說道：「我們雖然不怕拚命，可是掉在人家口袋裡，處處挨打也不是辦法。」

馮玄慧道人說：「挨打固然很糟糕，但更糟糕的還不是挨打！」

阮小娟忍不住的問道：「是甚麼？」

馮玄慧道人道：「是被擒被殺，你們要知道，諸天教不肯露出狐狸尾巴，所以他們非抓住我們不可，而且要一網打盡，如果有一個人逃走了，他們就很傷腦筋了。」

阮子安聲音態度都很沉着，道：「這眞是想不到的事，諸天教不但陰謀霸佔了碧元觀，甚至連上一次來杭州查看師叔的三位至今無影無踪，也一定遭了他們毒手，現在輪到我們了，但想吃掉我們，恐怕不太容易。」

馮玄慧道人道：「大家注意聽着，我們必須作最壞的打算，因爲諸天教必定用盡全力對付我們，所謂『全力』其實只有兩個人，就是『天羅地網』包家兄弟這兩個老怪物，因此我嚴令你們，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一綫機會突圍而出，立刻逃走，每個人的責任就是努力活下去，然後設法回山報告。」

人人面色都十分沉重，尤其是阮小娟已經抓住哥哥寬厚有力的手掌，如果有一綫機會之時，却要她捨下相依爲命的哥哥獨自逃走，她辦得到麼？

馮玄慧道人馬上針對大家這種重情尚義的想法說道：「你們要知道，如果我們之中有一個逃掉，則對方很可能不敢殺死其他的人，他們會軟禁其他的人，以便討價還價，如果全數被擒，那就一個也活不成了，而且山上也無人知道這一切的消息。」

阮子安道：「他們一定十分害怕師叔祖霍靜堂的威名，所以不敢漏出風聲，但師叔祖近兩年，身體好像不大好，他還能不能挾刀下山呢？」

馮玄慧道人道：「冰雪二老忌憚之人，天下本來沒有幾個，霍師叔便是其中之一，冰雪二老號稱『天羅地網』威震天下。

「但二十年前霍師叔公開說他一刀就可以斬破天羅地網，又公開約冰雪二老到南京比劃較量，冰雪二老不敢赴約，所以，你們任何人寧死都不可說出霍師叔身體不好的秘密，好歹也讓他們對仙霞派有所忌憚。」

他忽然又向四下一望，查視片刻，說道：「記住，要作最壞的打算，任何人有機會逃走，絕對不可遲疑，這一點是對方唯一猜不到的策略，絕對不許婆婆媽媽，拖泥帶水……」

話雖是這樣說，但事實上如何呢？彼此之間都情深義重，誰能捨棄尚在浴血惡戰的同伴而逕自逃走？

五個人都默然跨上座騎，繼續踏上那兇險可怕的旅途。

* * *

充滿仇殺死亡等旅途，固然萬分可怕，但有時渺茫不測的命運更令人膽寒却步。

阿秀寧可立刻死掉，也勝過這種左右猜測而又肯定絕對不會快樂高興的生活。

她不知道人家究竟要對她怎麼樣？把她送到那兒去，她會看見些甚麼人？她將會有何種命運？

最可悲的又可恨的是爲何老是想着他——江浮雲？爲何覺得如果有某些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的話，就不能再去找他也不能再和他在一起。

轎子抬入一間富麗深宏的宅院。

阿秀記得自己不久才洗過澡，但現在又要洗，一個很强壯醜陋的女人，別人都叫她王二嫂，替她從頭到脚又洗了一番，最後還替她梳頭換上女孩子衣服，才讓她斜斜躺在床上。

前後一共有過三個男人進來，仔細端詳她，甚至捏捏她的胳臂和腰身，他們的動作雖然有問題，但他們臉上的神色却都是一本正經，顯然在他們眼中阿秀只是一件東西而不是一個女孩子。

後來阿秀發覺自己可以動彈了，可以起身走來走去，只不過全無氣力，想動快一點都不行而已。總之，這樣也遠比躺在床上好得多了，所以她比較高興。

同時，點心也很有味道，她吃了不少，只可惜沒有酒。

王二嫂忽然跑進房來，露出緊張神色，把本來很乾淨的房間打掃抹拭一遍。

等到王二嫂認爲滿意之後，才向阿秀說道：「等一會胡眞人來到，你講話要小心點。」

阿秀問道：「胡眞人是誰？」

王二嫂表情大是不屑，道：「他是活神仙，眞正的神仙，你連胡眞人都不知道嗎？」

阿秀立刻翹起嘴巴，樣子很潑辣，冷冷笑道：「甚麼活神仙死神仙我都不怕，我看不起他們，他一定是個大壞蛋。」

王二嫂一楞，她忽然笑了，說道：「從前有個女孩子跟你一樣的講法，我可見得多了，但後來怎麼樣？還不是乖乖跟綿羊一樣？還不是一見他就叩頭，到現在她們已嫁了人，但還不是一樣虔誠恭敬。」

阿秀撇撇嘴，道：「我才不會。」

王二嫂很有信心地道：「你會，你跟她們都是一樣。」

阿秀聲聲都很自信，因爲她心中有江浮雲的影子，她道：「我絕

對是不一樣的！」

這聲音使王二嫂也相信了，使她特地打量了阿秀兩眼，才道：「唔，好像眞有點不一樣，但無論如何，結局都將會一樣，因爲胡眞人是活神仙，不是假的，不是騙人的！」

她發自內心的虔誠、恭恭敬敬，也使阿秀稍稍改變態度。

阿秀她可以不相信任何神奇怪誕的鬼話，但是却看得出王二嫂是眞的相信。

阿秀忽然想到如果她恢復了氣力，如果她弄到了一把短刀，又如果她將短刀刺入「活神仙」肚子裡，使活神仙變成死神仙，那時，王二嫂的表情一定很值得一看再看。

但可惜諸天教的人都會武功，胡眞人既然地位很高，當然武功更高，因此她不禁考慮到短刀是否有機會刺入他的肚子？

阿秀更不住想起「老頭子」獨眼龍張順，他逼她讀書管得很嚴，所以三年前張順臨死前遺給她的一本拳經，那些註解小字她都看得懂。

因此，她知道這本拳經除了有些指法還有點用處，可以更巧妙的扒竊人家口袋裡的錢包之外，根本沒有甚麼其他的好處。

這是因爲拳經裡許多處都註明，必須「內功」到某一火候才可以練成某一招式。而阿秀根本未練過內功，所以這一本據說是神手幫保幫之寶，對她來說只有紀念意義。

但如果她有內功，能練成拳經的拳招和指法，那麼如今想刺殺胡眞人就不是辦不到的事了。此所以阿秀會忽然想起師父張順以及張順萬分珍重送給她的「拳經」。

外面淅瀝春雨已經停歇，使人反而感到寂寞孤獨。

阿秀一直瞪住房門，等候胡眞人出現，當然她內心只有仇恨而沒有絲毫歡欣期待。何況她已明白「男人」將會對她怎麼做。

此刻在她心目中，簡直覺得世上一切邪惡混亂和悲劇都是「男人」造成的，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男人，日子一定好過得多吧！

＊　＊　＊

這一段路程有點泥濘，馬蹄濕滑，所以五匹快馬只能快步而不能縱轡疾跑。

不過如果行程已經被人算準料定，就算長驅疾馳也是沒用的。

馮玄慧道人猜得一點不錯，諸天教果然傾全力攔截他們，因爲「天羅地網」冰雪二老已經出動了，率領四名好手攔住仙霞派五人去路。

地點是冰雪二老選擇的，當然對他們比較有利，例如這一段路很少行人，距村莊市鎮都很遠，亦沒有可供快馬馳騁突圍的曠闊地形等等。

馮玄慧道人跳下馬時，還向大家作一個不要忘記的手式。

冰雪二老矮矮胖胖，以及渾身冒出寒冷的特徵，武林中人一望而知，也無人不知他們在杭州有名，那肩頭的枴杖叫做金銀枴，但最出名的，却是掛在拐尖的包袱——用金綫纏在天蠶絲內織成的天羅地網。

馮玄慧道人雖然也掣刀出手，但主要是靠另外四把長刀護駕，否則眞可能被冰雪二老的寒冷之氣堵住嘴巴而說不出話來。

馮玄慧道人和顏悅色道：「兩位當必是名震天下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了？貧道馮玄慧道人，這四個是……」

包冰道：「我們都知道了。」每個字都好像一塊堅冰擲出來堵塞人家嘴巴。

他的弟弟包雪道：「我們也知道你是仙霞派的智多星，仙霞派如果沒有了你，霍靜堂唱獨脚戲就減了許多威風了！」

馮玄慧道人道：「霍師叔平生行事都是獨往獨來，貧道從未替他出過主意，你們兩位敢是想會一會霍師叔？」

包雪瞪眼冷笑道：「不必抬他出來唬人，我們曾經怕過他沒錯，但如今他年紀已老，嘿嘿，他那一招『百戰百勝』還使得出來麼？雖然他平生曾用過這一招劈死七十五個武林名家高手，但現在只怕連小孩子也砍不到了。」

仙霞派居然沒有人反駁，但這一來反而不是證實包雪說得對，而是表示無須多費唇舌無須多說廢話。

霍靜堂眞人年紀確實已經老邁，也很久沒有在江湖出現，但究竟他是否還使得出那招「百戰百勝」無雙威猛的刀法呢？

冰雪二老沒有得到答案或任何暗示。

他們也用行動表示他們的意見。

只見他們忽然間枴尖的包袱都已經解開，每人都是一手持枴一手拿着一張網子，唯一不同的是包冰金枴金網，而包雪的則是銀枴銀網。

包冰第二次開口道：「你們統通小心了。」

包雪立刻解釋道：「因爲我們兄弟向來一齊出手，所以要你們小心，也是提醒你們不必記住甚麼單打獨鬥的規矩。」

他們說的話越多，似乎氣溫越來越下降，本來還有春天的絲絲溫暖，現在簡直已變成嚴寒的冬天了。

馮玄慧道人當然知道是怎麼回



冰雪二老率領四個高手，半途攔截馮玄慧等……

事，知道這是「冰雪二老」所練神功的奇異威力，所以越講得多話就越不利了。

他從刀陣中退了七步，冷聲喝道：「一齊動手，但記住我的命令，速速盡力達成任務，不得有違！」

四把長刀分爲兩組，阮氏兄妹身法好快，忽然抄截住冰雪二老背後。

太風太初則正面强攻，只見兩把古樸長刀精芒四閃迎面砍落。

同時之間，阮家兄妹雙方也挾着風雷之聲，從後面殺到，四個人一齊喝叱揮刀，殺聲震耳欲聾，威勢端的非同小可。

冰雪二老只有包冰一個人出手，他右手金枴對住正面雙方來勢，左手金網呼的一聲沒頭沒腦的向阮家兄妹罩去。

其實包雪也沒有閒着，只見他一下子反而繞到阮氏兄妹後面的地方，封住逃路。

包冰金枴雖然格開太風太初雙刀，却感到右臂微微痠痲，可見得仙霞派的刀法專攻威猛路子的確不同凡响。

那阮家兄妹被金網迫得向兩邊躍去，這一刹，阮子安忽然發覺自己已陷入包雪銀網籠罩範圍之內，而且包雪的銀枴迎頭砸落之勢强勁絕倫，使他不得不揮刀來招架。

幸而阮小娟刀勢迴飛疾擲，猛攻包雪後側要害，包雪不得不把銀網改變方向，所以阮子安得脫銀網，但仙霞派形勢仍然沒有改善。

因爲包雪的銀網雖然放過他，却變成從側面兜罩向太風太初二人，而此時包冰的金網也脫手飛出兩丈，繞回來罩向阮小娟頭上。

原來他們的天羅地網像魚網一樣可以飛撒出手，腕間有一條繩索繫住，所以收發自如。

阮小娟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走投無路的可怕絕望感覺。

＊　＊　＊

樹林內甚是陰暗，陰沉得天空只飄洒着綿綿春雨，但樹葉上滴下來的水珠，却大顆而又沉重，所以發出相當响亮的聲音。

江浮雲手中雖然有雨傘，却不撐開遮擋大滴的雨水。

事實上現在即使是整盆的水往他頭上傾倒，他也不會躲開——根本忘記躲開，因爲他看見武林中江湖上人人聞名色變的「天羅地網」。

「天羅」是金色的網加上金色的枴杖。「地網」是銀色、而枴杖則是銀色。

在天羅地網包圍中有四個人，兩個是中年道士，另兩個是一對年輕的青年男女。

他們正是仙霞派高手太風太初道士以及阮家兄妹等四人。

旁邊有四個持刀執劍的大漢，監視着仙霞派唯一來參加戰鬥的馮玄慧道人。

其實江浮雲已到達了一會兒，剛好趕得及親眼看見「天羅地網」包家兩個老怪物的第一招，然後也就完全看見仙霞派四把長刀如何應付着對方詭異凌厲變幻無方的攻勢。

仙霞派以刀爲主，刀法則專走威猛剛強路數。連阮小娟身爲女流，手中長刀也是那麼凌厲悍猛的。

他們四人都是仙霞派高手，不但每把刀各有威力，尤其是四把刀互相呼應掩護，配合得很嚴密很有默契。

但那冰雪二老更爲可怕，他們兩支枴杖好像趕鴨子一樣東攔西截，要把太初等四人趕入天羅地網內，這企圖明顯得有如白紙上面的黑字。

任何人看見這種情形當然馬上明白冰雪二老武功強過仙霞派四高手甚多，否則，怎能使用趕鴨入網的手法呢？

仙霞派方面本來亦不至於兩三招內就潰敗，如果四人竭力拚命，至少還可以支持一二十招之數。

但馮玄慧道人忽然覓隙急竄入林，那四名監視他的大漢立刻有二人呼叱追趕。

這時戰圈中仙霞派四人亦突然四散。

四散就是向四個不同方向逃走之意。因此阮小娟忽然發現自己陷入天羅地網之中。她忽然眞正了解「走投無路」的滋味。

她已經拚全力竄出去，因爲說不定還有一綫機會可以從羅網中合圍的隙縫竄出。每個人到了絕望時，總會自然而然泛起僥倖妄想，阮小娟當然也不例外。

誰知地上積葉很厚，也許枯葉下面本來就是有個空洞，所以阮小娟用力一蹬，反而踩在棉花堆一樣，就地滑倒。

她脚下忽然空虛因而竄不出反而滑跌之時，心裡已經眞眞正正完全絕望，完全不存一絲一毫幻想，所以她想整個人趴伏在地上，好像忽然沒有了生命一樣。

金色「天羅」和銀色燦爛的「地網」掠空飛起，居然不向她罩落！

冰雪二老甚至居然沒有再看她一眼，兩人宛如大鳥掠空，身形跟隨羅網飛去，突然間已追上了太風道人。

這也是每個人極爲自然的反應，既然阮小娟四肢伸直趴伏在地上，表現昏迷簡直已經死亡的姿勢，當務之急自然是趕快追殺其他的人。

就連局外人的江浮雲也明白阮小娟忽然昏死而駭了一跳而驚疑不定。

却見阮小娟突然像勁箭一樣，貼地竄射入林，不但動作快，而且根本連太初道士那邊的情形也不回頭瞥上一眼。

是了！江浮雲恍然大悟，這是仙霞派的策略，務求每個人能逃出「天羅地網」，務求有人能回去報告，那時霍靜堂眞人當然會挾刀下山，當然會使出天下無雙最威猛的一刀，砍破天羅地網。

所以我要盡力幫助一個人逃出羅網，諸天教受到仙霞派方面牽制，我的機會就大得多了。

江浮雲悄悄縮退之時，還向太初道人那邊望了一眼，這一眼使他毛骨悚然，因爲太初道人深厚功力和威猛刀法，卻被冰雪二老一招擺平了。

太初道人是否已死不得而知，只知道冰雪二老四名手下除了兩個追趕馮玄慧道人之外，有一個尾隨太風道人而另一個則也跟着阮小娟入林去了。

阮子安及其他諸人命運如何？江浮雲亦已無法知道，因爲他也要急忙離開，變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黃雀」了，緊緊追躡在那個追阮小娟的諸天教徒後面。

＊　＊　＊

泥濘和積葉，還有幽暗的樹林和崎嶇山路，都使追踪倍加困難。

那飄洒綿綿春雨雖然無聲無息，但滙聚於樹葉上而滴下來的，聲音就不小了。

所以樹林內不但視覺受阻，連聽覺也大受妨礙。

阮小娟走得很快，可見得路途方向都已在計劃中。

江浮雲得阿南之助，甚至已超前諸天教的人。

他已知道諸天教這個人不但武功甚佳，而且是擅長跟踪的好手，怪不得「天羅地網」冰雪二老帶着他們。

原來是利用他們跟踪的專長以應付對方四散奔逃的局面。

這個選中了阮小娟的諸天教徒姓梁名智。

他的裝備很齊全，頭上套着緊貼的皮帽，所以鑽過密林枝葉也毫無妨礙，手上戴着薄皮手套，就算撥開長草樹枝之時有荊棘或蛇蟲都不要緊，脚上除了皮製軟鞋之外，還用皮條裹紮小腿。

江浮雲比他狼狽得多了，雖然也用布包住頭，但身上衣服盡濕，還被樹枝勾破好多處。

梁智驚訝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荒凉偏僻的山野怎會有人行走？況且此人——江浮雲——顯然在樹林草叢中走了不少路，才會如此狼狽，況且他胳臂下挾着一

把雨傘，通常有雨傘的人在下雨天一定打傘擋雨，不過在雜樹叢生樹林內便不能打傘了，所以該在路上行走才對，就算不是太平坦的路也應該找條山道小徑。

梁智又馬上注意到江浮雲左肩上有個小包袱，用油布包裹得非常齊整嚴密。

答案一定是在那油布包裹裡，一定是很貴重的東西，這包裹可能是偷來搶來，或者是受人所託必須馬上送到某個地方，所以不敢走大路。

梁智揚起長刀，聲音冷而不高，因爲怕萬一阮小娟還未走遠而聽見，「快滾，從這邊滾，一直走不許轉彎。」

他指示的方向竟是避開冰雪二老可能跟來的方向，當然亦不是阮小娟逃走的方向。

江浮雲明白他的想法心意，因爲如果碰見冰雪二老等人，日後，必定會大驚小怪的傳揚出去，仙霞派方面可能由此而得到綫索。

一時間對所有的人都極爲重要，所以江浮雲放棄戲弄對方的想法，也低聲道：「不行，我非往這邊走不可！」

他指的方向正是阮小娟的去路，因此如果兩個人都堅持的話便變成併肩同路了。

梁智眼中露出殺機，長刀指住遠在十幾尺的江浮雲。

江浮雲忽然一步一步的向他走來，每一脚步下都發出「嗤」的一聲。

雖然步聲並不如何响亮，但兩三下「嗤嗤」之聲之後，梁智就感到好像被忽然洶湧森厲猶如可怖惡夢似的氣勢所淹沒。

江浮雲的面孔甚至變得虛浮不實，變得不能夠看清楚對方表情，甚至連四肢也僵硬，因而長刀必難靈活揮舞。

因此，當江浮雲的傘尖伸到他的咽喉時，而他也看見傘尖末端吐出的鴨舌似的劍尖時，已經全然無法反抗無法反擊了。

梁智忽然自己知道，一定是咽喉被割破而死，一定不能倖免，奇怪的是他居然比平時更清醒也更好奇，說道：「且慢！」

江浮雲的傘劍馬上定住凝於空中，他沒有開口詢問。

梁智問道：「你是誰？杭州有八個本教的弟兄都是你下的手？」

江浮雲道：「神手帮那個女孩子在那裡？」

很顯然是在交換答案之意。

梁智答道：「聽說在紹興。」

江浮雲道：「爲甚麼在紹興？」

梁智道：「因爲胡老仙長已經去了紹興。」

江浮雲故意皺起眉頭，其實他已發覺梁智提起胡老眞人時那種肅然起敬的神態，這當然是自然流露，從內心發出的。否則，任何人在這種緊張情況之下絕對裝作不出。

江浮雲用鄙視不屑的聲音表示看不起胡眞人，認爲他是個亂七八糟專門騙人那類的道士之時，梁智立刻反對和駁斥道：「胡眞人是眞正的活神仙，法力無邊，慈悲爲懷，他老人家決不是掠人財寶不三不四的道士。」

江浮雲冷笑道：「既然他慈悲爲懷，是眞正的得道之人，那麼你們諸天教擄掠女子殺害人命的事，都是教主令狐次道的罪孽啦！」

梁智一怔道：「我不知道，令狐教主很少露面，但如果是他的意思，這裡面一定有凡人測不透的天機。」

江浮雲道：「難道殺人也可以原諒？」

梁智道：「如果上頭有命令，那就一定有最肯定的理由，人被殺雖然可憐，但我們道教却認爲只是兵解，只是前生積聚之孽，今生要報而已。」

江浮雲喃喃道：「你中毒太深了，你自己根本已經不會思想不會判斷，所以你今天也只好兵解了……」

那支傘劍忽然縮回，但梁智咽喉已多了一道口子，鮮血濺出，梁智馬上就跌倒地上，身上抽搐幾下就不再動彈。

江浮雲將屍體丟到亂草深處，一邊喃喃道：「既然你相信命運，那麼這種下場，這種結果也是註定的，希望胡眞人會超度你的靈魂。」

他雖是不滿人家的理論，所以有譏嘲的意思，但是心中却又不禁感到迷惑，每個人的命運是不是早就定了？是不是無可更改的呢？

＊　＊　＊

荒山野嶺不見人烟，無邊寂寞中踽踽地在春雨中孤行。

聽起來想起來似乎很有飄然塵外的境界，很有寂寞情調之美。

他春雨中孤獨而行的人就未必作此想，未必有此凄美的感覺了。

江浮雲抹抹臉上的水珠，訝疑地望住斜斜向上的山坡樹林。

剛才阮小娟身形露過相，現在她應該在山腰了，可是沒有，爲甚麼？是躲了起來抑或是忽然加快了速度已經越過山坡？

但他都猜錯了，因爲阮小娟在他背後出現，長刀透出殺氣森厲極是驚人。

是不是她恨透諸天教所以這殺氣如此森厲驚人，抑是作困獸之鬥故而能夠捨死忘生？

江浮雲除了知道她會「拚命」之

外，還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冰雪二老很快就會追到來，由於梁智一路上已留下了記號，所以冰雪二老必能很快跟踪追到。

除非一路上的記號都消失不見了，或者加上一點其他因素和力量，冰雪二老才不能追上阮小娟，才不能達到殺人滅口的心願。

因此，江浮雲甚爲後悔繼續追踪阮小娟，尤其是現在已經被她發現又被她長刀指住。

當然他也有苦衷不能向她解釋一切，否則阮小娟知道內情就等於仙霞派都知道，而仙霞派知道等於江湖上都知道，這一來江浮雲就更加困難進行偵查，尤其是設法營救吳秀純之舉可能大受妨礙。

即使現在轉身就逃，就算可以順利逃脫，可是阮小娟回山之後也一定報告這回事，她一定很詳細描述我的容貌身材衣服等等，而最麻煩的是我的傘劍和癩皮狗阿南，這兩樣會變成極顯明的標誌。

不行，我一定要用出奇制勝手段，一定務使她不敢提到我，就算仍然非提到我不可，亦不敢公開透露，只能告訴一兩個人。

我只求「暫時」保持高度機密就可以了。

我應該採取那一種手段？

阮小娟也在觀察敵手。她兇悍氣勢有增無減，因爲她是「困獸」，如果不能打破局面，她的下場她的結局不問可知，所以「困獸」最危險，尤其是你根本不打算傷害或殺死牠，但牠不知道你想怎辦。

江浮雲刹那間見她刀勢已如張滿拽盡的弓弦，知道下一刹那，她會像瘋狂野獸一樣撲過來，更知道她手中長刀比野獸爪牙厲害一百倍不止。

他不讓下一刹那的情況發生，他搶先大喝一聲，道：「兇婆娘，你一定是從我家中逃出來的女人，快跟我回去！」

阮小娟果然一怔，因爲他的話內容既滑稽又不合情理，而最重要的是她永遠想不到江浮雲喝出這種沒頭沒腦的話來。

江浮雲反而大踏步向她走來，又怒聲道：「你擅自離家出走，可知道該當何罪？」

阮小娟啐他一口道：「你眼睛有沒有瞎，你可曾見過姑奶奶？」

江浮雲自小闖蕩江湖，識得千百種古怪把戲，他連眼睛都不眨，怒道：「還敢强辯？除了我家的女人，誰敢拿着刀子滿山亂跑？又怎敢兇得像隻雌老虎？」

阮小娟也怒斥道：「放屁！姑奶奶先砍斷你的狗腿再說。」

她長刀突然幻化爲五道刀光，分別向江浮雲四肢以及咽喉砍去。

這一刀可以要命——咽喉部位，但也可以斷手斷脚。

她雖是含怒出手，但情況已經大不相同，因爲她已經不是「困獸」，而是存心懲戒這個莫名其妙的混蛋。

可惜她的刀法一旦失去「拚命」氣勢，就變得一無是處——在江浮雲眼中看，所以她忽然發覺這一招幻變刀法完全落空，而且江浮雲的雨傘已經抵住她的咽喉，傘尖伸出的鴨舌狀劍尖似乎已經刺破她的皮膚。

江浮雲一副兇惡的樣子，左手突然伸出，點住了她的穴道，使她全然動彈不得，然後將她抱了起來，把她丟落地上的長刀入鞘帶着，一溜烟奔上山頂。

翻過小山不遠，居然有一條小道路，當然只是小小山徑，而且野草沒脛。

但江浮雲反而大有喜色，順着山徑奔去，果然繞過不遠的樹林，後面有間茅屋。

那種茅屋一望而知是樵夫或獵戶，附近鄉人就地取材搭蓋的，以便貯藏放工具及休息之用。

茅屋內倒也乾爽，跟外面一片大異其趣。

江浮雲喃喃道：「這屋子是我家命長工阿生蓋搭的，既然你是我家逃出來的女人，我們在這兒成其好事，又有何不可？」

成其好事是甚麼意思？阮小娟當然懂得，所以急得眼淚都掉下來了。

江浮雲用木板和乾草弄好了一個床鋪，將她放在「床」上，作淫笑狀望住姿色頗佳的阮小娟，又道：「你居然膽敢逃走？哼！你一定忘記我常常在這一帶獨自巡來巡去的。」

他坐在她身邊，一隻手落在她胸前，並且從濕濕的衣服下面找到溫暖豐滿堅實的乳房。

但他馬上抽身而起，罵道：「不行，不行，那母老虎馬上會帶人找上這兒來，我先回去哄她穩住她，你乖乖的給我躺着。」

他匆匆的奔了出去，但轉過樹林，就立刻躲在一棵樹後，脫掉身上濕衣，扯掉頭巾，用極快手法將頭髮梳一下，然後解開油布包袱，取出一套衣服和頭巾換上。

當他在小徑上撐傘慢慢向前走之時，他知道茅屋裡的阮小娟必定已經離開，(穴道是他臨走時給她解開的)，也知道阮小娟不會向回路找尋追趕他，因這一來恐怕會遇上諸天教的人，尤其是「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二來返山報告是第一要緊之事，個人受辱的私事以後才想辦法找機會報復不遲。

小山頂忽然出現人影，竟是「天羅地網」冰雪二老。

江浮雲也不禁暗暗緊張，但仍然深一脚淺一脚順着小徑向前去。

他的去路忽然擠滿了人，使他不能不停步，其實去路只有冰雪二老兩個人，但小徑太狹窄了，所以好像擠滿了人一樣。

江浮雲從傘下偷看包冰包雪二老，喃喃道：「我知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冰雪二老皺起眉頭，包雪道：「我倒是想知道我們是幹甚麼的？」

江浮雲道：「你不必騙我，你們一定是追趕那個瘋女人的！」

仍然是包雪開口，說道：「甚麼瘋女人？」

江浮雲道：「拿着刀子披頭散髮亂跑的女人，如果不是瘋子打死我也不信。」

包雪道：「對，你年紀輕輕，就很有眼光很有頭腦，那女人從那兒跑？」

江浮雲咧嘴而笑，一副得意樣子，道：「如果我不講，你們永遠都猜不到。」

包雪道：「爲甚麼永遠都猜不到？」

江浮雲道：「因爲她居然有路不走，却從這邊硬是穿過樹叢野草、還有許多荊棘飛跑而去，誰想得到她有路而不走呢？」

包冰第一次開口道：「這廝衣服是乾的。」

包雪道：「還帶着一隻狗，當然是附近的居民。」

江浮雲訝道：「你們講甚麼？哎！呀！好冷呀！」

冰雪二老忽然向他所指的方向奔去，速度快逾奔馬，轉眼間已自隱沒樹林長草之中。

江浮雲微微一笑，叱喝道：「阿南，咱們走，快去紹興府去。」

無邊雨絲細如愁——他的恐懼的確有如無窮無盡的瀟瀟春雨。而在荒山野徑中他的身影也顯得更爲孤獨。

* * *

站在阿秀面前的中年道人很有威嚴，聲音態度都顯出他是極自信的人。

他是胡一粟眞人的大弟子徐清心道長，任何人一望而知徐眞人是有道行的人。

他道：「你不必害怕，是我下令要使你睡着的，現在你又已回到杭州了，而且在西湖，這個地方叫做擁翠樓，是令狐教主秘密居處，你見過我師父胡眞人之後，可能有機會見教主，如果你能見到教主，那是你三生修來的福氣，你絕對不必害怕，也不必胡思亂想。」

阿秀當然害怕，也不能不胡思亂想，不過，徐清心道長又好像使她安心得多，因爲他好像是可以信任的人。

樓外瀟瀟春雨仍未停歇，那細長的雨絲——無邊雨絲細如愁，江浮雲，你可知道我已經回到杭州？

* * *

擁翠樓在定香橋的「花港觀魚」後面，莊園很大，佔地十餘畝，而擁翠樓只不過是這花園裡一座高樓而已。

樓前是南山，羣巒蒼翠中有不少莊院廟宇，山色含翠壓人眉宇，而樓後的軒窗却可以看見蕩漾的湖光。

由於綿綿春雨使湖山都加上一層迷濛烟霧，也就使得湖光山色多了一重神秘之美。

可惜阿秀毫無心情欣賞，她現在關心的是自己的「命運」。

我雖然四肢無力，不能夠逃走，也不能和任何人拚命，但我現在至少還可以站立起來，也還能夠慢慢的走動，何況現在沒有人監視，我應該怎麼樣做？

看來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趕快找尋一些工具或者其他的方法，以便必要時隨時可以自殺，任何人自殺死了之後，則任何侮辱，任何痛苦都烟消雲散。

但這個寬敞華麗房間却沒有可以割斷咽喉的利器，阿秀倚窗門向外望，唉！跳樓不行，因爲下面是草地花叢，從兩丈高跳下去，有時固然可以摔斷脖子而死，但更常見的是跌斷了手脚却死不了。

但我當眞是爲了怕摔不死而不敢跳？不！剛才有幾個男人進房看我，他們的眼光好像忽然看見一大堆黃金珠寶，他們究竟爲何突然都目瞪口呆，他們從未見過女人，難道綺羅綾緞珠鈿金釵就使我變成美女？

橋亭上遊人寥落，阿秀遠遠看見有個人撐着雨傘倚欄觀魚。

阿秀忽然心跳加速兩眼睜大，那人好像是江浮雲，可惜頭部隱沒在雨傘之中，更可惜距離太遠，就算沒有雨傘遮擋，事實上也不可能看得清楚對方面貌。

但阿秀還是盡力瞪大眼睛，心中泛起江浮雲的清晰鮮明的形象，她當然想見到他，聽到他聲音跟他談笑，但更想讓他看見自己現在的打扮樣子，希望他也像其他男人一樣看個目瞪口呆。

但那人究竟是不是江浮雲？他是不是詐作遊客等候救人機會？他會找到西湖來麼？

* * *

湖上那遊人當然不是江浮雲，因爲江浮雲現在還在錢塘江那一邊的紹興府城裡，正喝着地道的紹興酒，大概是希望借此酒力稍稍排遣心中的憂愁。

江浮雲已經是用最快速度趕來

紹興府城，根據梁智的供詞，突然闖進周府，由於他知道冰雪二老包氏兄弟就算立刻趕回紹興也一定尚未到達，所以他採取這種激烈快速手法。他心中已決定對諸天教徒絕不留情，決定見一個殺一個。

但那麼巨大的屋宇內却居然連一隻貓都沒有，更別說是活人了。

雖然江浮雲找到那天碼頭所見的那個坐轎子病少年的衣服，判斷那一定是阿秀，並且爲了居然當面而失諸交臂而痛苦得連連搥了自己三下胸膛。

但搥胸也是無濟於事，而事實上一切綫索由此忽然中斷，又必須從頭查訪，重新找回斷了的綫索。

這間酒館開設在橫街裡，門面破舊，裡面也只有七張小桌子，但生意却很不錯，不但坐滿了人，而且門口買酒的客人特別多。

當然江浮雲已經打聽過，全府城最便宜的而又酒好的酒肆，就是這一間，當然江浮雲也是眞爲了喝便宜好酒而來，所以他一面嚼着花生毛豆，一面喝酒之時，眼睛耳朶比嘴巴更忙碌，因爲他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找回綫索，必須找到諸天教在府城另外的地方，只要找到一個諸天教徒，難題就可以迎刄而解。

阿南和雨傘躲在桌底下牆角裡！

江浮雲忽然挺直腰身睜大眼睛，望着一個剛剛進門的中年漢子。

中年漢子一身衣服鞋襪都是很好的質料，但似乎髒舊一點，而且他光顧這間酒肆，跟掌櫃伙計都很熟，可見得他從前雖然曾經有過錢，但也已經有一段時間阮囊羞澀，所以只好讓衣服髒舊一點，也只好找價廉的酒喝了，江浮雲認識他，因爲他是神手帮的弟兄！

恰巧江浮雲同桌對面的酒客起身走了，所以那中年漢子便塡補了這空缺坐下來了。

他們沉默地喝着酒，沉默地吃着毛豆花生米，時間在酒杯中顯然全無價值。

中年漢子好一會兒才認得出江浮雲，訝道：「你是不是小江？」

江浮雲道：「你是盧九？」

中年漢子哈哈大笑道：「哈哈，眞是小江，好久不見了，你混得怎麼樣？」

江浮雲道：「你看我樣子就知道啦！」

盧九收斂笑聲道：「是的，我是該知道，如果混得好，我們就不會在此地碰上啦！」

江浮雲道：「你住在紹興府？爲甚麼不在杭州？」

盧九噓了一聲，示意他低聲說話，道：「杭州混不下去，從前那一大帮兄弟全都混不下去了，如果不走，早晚……」他用手指劃過頸子，嘴唇發出「嘎」一聲！

江浮雲道：「我離開得太久了，聽說是諸天教？爲甚麼？」

盧九苦笑道：「最好是別談這些，這兒也是諸天教勢力範圍之內。」

江浮雲道：「你仍然有出來走動？你認識諸天教的人？」

盧九道：「要吃飯要穿衣服要喝酒，不出來走動行麼？但要比從前小心一百倍，對了，我記得我們當中你的指功最好，你甚至只靠幾隻手指就可以爬上數丈高的石牆，你現在手指還像當年那麼靈光麼？」

江浮雲道：「大概還可以。」

盧九馬上現出興奮之色道：「好極了！晚上走一趟，你負責那道高牆，其餘是我的事了。」

江浮雲訝道：「你已經改了行？」

盧九道：「不！那戶人家姓袁，是本府首富，但也最吝嗇剝皮，連一個護院都捨不得請，只倚靠四丈多高的石頭牆，加上隔壁是知府大人官邸，所以多年來高枕無憂，從未出過事來。」

江浮雲道：「進得去又如何？」

盧九道：「我五年來都在一直小心打聽，只要進得去，金塊銀塊任你挑，只要你拿得動搬得走就行啦，小江，這個秘密我幾年來還是第一次講出來，除了你任何人都信不過。」

江浮雲說道：「你可認識諸天教的人嗎？」

盧九道：「你扯到那兒去？」

江浮雲道：「因爲你不回答我，你存心躲避這個問題？」

盧九怔一下，咕嘟喝了幾口酒，才道：「我不想提到諸天教。」

江浮雲道：「我可以幫你越過袁家石牆，但我想知道諸天教的事。」

盧九又怔了一下，道：「你我兄弟不必討價還價，你最好不要知道，最好躲避得遠遠的。」

江浮雲道：「除了周府之外，諸天教還有甚麼秘密的地方？」

盧九低下頭，過了一會兒才抬起眼望他，道：「已沒有重要的地方，但你想知道甚麼，我幫你查出來，你幫我翻過圍牆。」

江浮雲道：「一個女孩子名叫阿秀，她是本帮自己人，她被諸天教抓走，我要知道她的下落！」

責無旁貸　見義勇爲

傍晚，酒肆生意又漸漸繁忙。

江浮雲仍然坐在牆角那張小桌邊，同一張櫈子，同樣姿勢，而阿南和雨傘也仍然躲在桌子底下。

故此盧九進來，一眼便看到他，道：「你整個下午都坐在這兒？」

江浮雲道：「出去過一陣，我已看過袁家的石牆，的確很高而又光滑，如果不是著名飛賊，又如果沒有工具幫助，休想爬上牆頭！」

盧九道：「忘掉袁家和高牆吧！」

江浮雲默然望他，但眼光却鋒利得可怕。

盧九躲開他的目光，低頭道：「阿秀下落還未曾探到！」

江浮雲仍然用快刀似的眼光望他。

盧九又道：「我來不是因爲不曾查出阿秀下落而打消了進入袁府的計劃，是因爲你是本帮兄弟，阿秀也是，所以我不能用這件事來跟你交換，我其實是該做的！」

江浮雲還是不作聲，但眼光柔和得多了，他本來也想勸盧九打消這個偷竊袁府之念頭，因爲盧九如果打聽到阿秀的消息，他可以付給盧九酬勞，何況袁府即使沒有護院保鏢，但阿南已用姿勢告訴他牆內有不少極厲害的惡狗。

所以就算盧九翻過高牆，也很難不被兇惡犬羣發現，更難逃被撕裂的命運。

現在盧九很夠義氣，那就不必多說了，到時多付酬勞給他便是。

盧九神色輕鬆不少，道：「其實，我並不是完全沒有打聽過消息，至少我知道諸天教重要人物都離開了紹興府，是不是都去了杭州還不敢肯定，明兒早上可以得到確實消息，甚至連阿秀下落我都可以知道。」

江浮雲道：「你如果查得出來，的確幫了我一個大忙，我會很感激你也會報答你。」

本來以同帮兄弟的關係，盧九去打聽消息應屬義不容辭的事，但一來江浮雲已離開了神手帮十二年之久，二來當年江浮雲與盧九同帮不同派系，本來就互相傾軋，互有心病，三來最重要的是「金錢」。

盧九顯然混得不好，一定急需金錢，而金錢力量有時比義氣力量强大多了。

盧九道：「我離開杭州已有五年，我記得那時阿秀只是小女孩，也記得她是前輩『獨眼龍』張順的徒弟。」

江浮雲道：「你一定還記得一些事情！」

盧九又問道：「你知不知道阿秀讀過書？」

江浮雲已經聽過，却沒有說，只道：「讀過書又怎麼樣？」

盧九道：「我們扒手兒這一行讀書幹甚麼，等到嫁了人就有人養她，讀書又有何用？」

江浮雲泛起苦笑，想起自己昔年曾拚命找機會讀書認字，那時他好羨慕能夠在學塾讀書的少年，只不知阿秀當年心情是不是一樣？

盧九壓低聲音道：「只有我知道爲甚麼，你也應該知道。」

江浮雲的確大爲驚訝，因爲他實在不知道，難道讀書認字這件事情裡面也有文章？

他不置可否的應了一聲，眼光又忽然鋒利得像一把刀。

盧九道：「你當年也曾讀書認字，那時你十六七歲，我覺得很奇怪，問過我的老頭子，他告訴我說你很可能會得到本帮世代相傳的拳經，所以你必須識字，但後來你忽然走了，這件事我也就忘記了，直到阿秀讀書我才又想起來，你現在急急找阿秀，是不是爲了拳經？」

江浮雲不禁又泛起苦笑，極之要拯救阿秀的心情怎能講得明白？阿秀是女孩子，又長得不錯，所以落在任何人手中，也一定不會有性命之憂，阿秀如果是名門閨秀，問題甚至比死更嚴重，但可惜阿秀出身扒手兒帮會，她就算被男人玩弄，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

誰會知道阿秀很倔强，很在乎這種事情，誰又會知道江浮雲能了解她的心意。

盧九道：「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過拳經的事，本帮知道拳經以及知道張順可能將拳經傳給阿秀的人，恐怕只有我和你兩個人。」

「還有一個秘密恐怕你也不知道，」盧九停歇片刻後才道：「從前住在東浣紗溪路的那個女孩小玲，就是阿秀的姑姑，你還記得小玲麼，我們大伙兒那時候，都跟她很熟，你還記得她麼？」

門外暮色漸漸在所有景物加上朦朧輕紗外衣，但十多年前的回憶却反而由朦朧變得十分清晰。

——那個可愛，臉色紅潤的女孩子，挽着一竹籃衣服，婀娜地走進滿是垂柳的溪畔石路……

江浮雲輕嘆了一聲，道：「我當然記得她，小玲現在怎麼樣？她住在哪兒？」

盧九道：「她老早嫁了人，生了孩子，好像還住在杭州，情況怎樣我不知道，但大概不太好吧！」

暮色中忽然又有細細雨點，宛如無數蛛網層層交織，籠罩捕捉着江南之春，但也籠罩捕捉着無盡的哀愁。

哀愁就是哀愁，不比「逆境」，任何人都可以憑藉堅毅不屈的意志大施拳脚突破「逆境」，但對那柔柔綿綿的哀愁却毫無辦法。

既然小玲已是綠葉成蔭子滿枝，今生今世就祇能說一聲「再見」，綿綿無盡江南春雨，彷彿祇適宜孤獨踽行……

* * *

煙雨迷濛，歌聲裊裊淒楚，有人在嘆息！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多少山盟海誓，愛的諾言，都已化成雲煙。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江浮雲最少已嘆了幾聲，忽然奇怪何以老是想到阿秀？莫非這些嘆息竟是爲阿秀而發的？阿秀現在怎麼樣了？是不是正在受男人欺侮蹂躪？

* * *

阿秀從窗口望出去，祇見春雨和暮色塗抹得羣巒大有黯然之色。

此地已經不是花港後面的「擁翠樓」，而是南峯後一座山嶺上，十幾間屋宇，組成一個小山莊，竹樹夾雜着的籬牆，天饒野趣，籬門外有一塊石碑刻着「悠然」兩字，大概是從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句拈出「悠然」兩字，而籬下果然有不少菊花，一抬頭也的確看見山。

阿秀很熟悉這個地方，不過却還是第一次進入悠然山莊內，她曾經陪姑姑小玲來過六、七次，先經過前面稍低處的「玄天觀」，上來就是悠然山莊正門，她從右側一條小路繞到山莊後面，地勢又開始低斜，大概再走廿餘丈就必須停步，因爲那是一道懸崖的盡頭，望下去深達百丈，壁削如刀劈。

懸崖邊緣有棵古松矯夭伸出崖外。小玲姑姑竟然敢走到樹邊，這時小玲已經是站在懸崖最邊緣處，在山風中她的頭髮衣服飄飛着，非常好看，却也非常危險，阿秀往往爲她揑一把冷汗。

但阿秀從未問過姑姑，爲何要走到那麼危險地方，她隱隱約約懂得，却又不甚了了。

阿秀現在望見的正是後斜坡，那棵探出懸崖外的古松看來尤其熟悉親切。

可惜她仍然是四肢瘦軟無力，所以她爬不過窗檻，祇怕也翻不過樹林籬牆，不然的話，她一定會逃到那株古松邊，這時如果有人相迫，她就可以跳下去。

忽然三個男人走入房來。

其中一個漢子正是把阿秀從擁翠樓裝上嚴密遮掩的轎子押送上山的諸天教徒。另外兩個男人都是中年人，一個是文人打扮，但臉闊鼻扁而眼睛細小，雖是踱着一搖三擺的方步，却一點瀟洒味道都沒有。

另一個一身短打裝束，雖是身材瘦小，面目冷峭，却顯然比文士有性格得多。

押送阿秀上山的漢子躬身道：「董先生，這個女孩子就是神手帮的阿秀。」

文士裝扮的董先生嗯了一聲，一直淡淡的道：「他就是你們分壇一直抓不到的阿秀？她長得很漂亮，看來也很文靜柔弱，爲何要勞動冰雪二老大駕才抓得到？」

那漢子忙道：「董先生有所不知，阿秀現在扮回女裝才變成如此漂亮文弱的樣子，其實她凶悍得很，像山上的野貓，而且那時候看來骯髒得很……」

董先生又淡淡的道：「回去告訴王精，最好不要再有這種窩囊情形發生。」

那漢子連聲應是，然後退出房外。

董先生向阿秀道：「我姓董名耀，這一位是王九。」

阿秀沒理睬他，因爲事實上她也不知道該講什麼話，何況在她心目中充滿憂鬱疑慮和恐懼。

董先生道：「阿秀，妳想不想恢復自由？想不想像從前那樣在杭州自由自在混飯吃？想不想諸天教的人不敢打擾妳？」

阿秀眼珠差點突出來，禁不住的說道：「我當然想。」

董先生道：「現在，妳有一個機會，祇要給我一本破書，我一聲令下，從此杭州沒有人敢動妳一根汗毛，我的力量、我的信用諒妳必定知道。」

阿秀道：「我不知道。」心裡却

告訴自己萬萬不可相信這個人任何話，因爲「老頭子」從前常常說，凡是眞有信用的人永遠不會提到，也不會吹噓自己有信用，所以這個董先生一定沒有信用。

董先生道：「我是諸天教的董師爺，本教一切事情都歸我管，胡一粟眞人祇聽我的話，別人就算是他的大徒弟徐清心的話他也不聽。現在胡眞人就在前面的玄天觀，等一會兒才召見妳。」

阿秀道：「我從來沒有什麼破書。」

董先生冷笑道：「妳是獨眼龍張順的徒弟，你們神手帮的拳經據說落在妳師傅張順手中，所以張順要妳讀書，要妳看得懂拳經，我說的破書就是那本拳經。」

阿秀道：「如果你查得這麼清楚，爲何到現在才找我？現在說不定那本拳經已經跟老頭一些雜物都丟掉了，也老早變成垃圾，現在你才來找我有什麼用呢？」

董先生默然片刻，才道：「妳很厲害，很精明，不錯，我是剛剛接到紹興飛鴿傳書才知道，而且知道居然有人想前來營救妳……」

阿秀的心馬上噗噗的跳了起來，想營救她的人當然是祇有江浮雲。天啊！我終於聽到你的消息，始終知道你並沒有離開我們，也沒有離開杭州遠去。

董先生一定是看出她的神色，便又冷笑道：「我希望他趕快來到這兒救妳，妳或者可以見到他一面，但也或者見不到，因爲玄天觀是必經之地，而冰雪二老已經張開天羅地網等他，他就算能偸偸溜到玄天觀，但有冰雪二老堵住下山之路，而且莊後的地勢，妳已經看過了，他除非跳下懸崖才逃得掉。」

這時王九才開口道：「那一片懸崖除非他長了翅膀，否則武功再好也非得摔成一團肉泥不可。」話很冷酷，聲音也很冷酷，臉孔也沒有絲毫表情。

而且他的聲音含有堅强無匹的自信，使人不能也不敢不相信。

阿秀差點兒驚叫出聲，瞬間，她改變心意，從渴切盼望江浮雲出現而變成不希望他在這兒出現。

王九又冷冷的道：「小女孩，把拳經拿了出來吧！」

阿秀搖搖頭，搖頭的動作很簡單，用不到十分之一秒可以搖一次，但她搖第二下也即是第十分之二秒時間，忽然聽到了「啪」的一聲響。

聲音是從她的臉孔發出，因爲王九出手像閃電快速，已經打了她一巴掌。

她嘴角馬上淌下鮮血，忽然又聽到「啪」的一聲，原來她另一邊臉孔又捱了一巴掌。

挨巴掌看來似乎還是小事，因爲王九一脚就把她踢翻了，滾到房間當中。

王九簡直不當她是一個人，當然更不當她是漂亮美麗的「少女」，比起徐清心他們，王九和這董先生簡直是惡魔頭。

王九的皮靴踏在她的胸口，冷冷道：「快說，不然的話老子先踩斷妳胸口幾根骨頭，然後慢慢的再跟妳說。」

阿秀絕對相信他會這樣做，她也明明知道那本「拳經」在什麼地方，但她潑悍叫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其實她內心軟弱得無可復加，因爲她心中浮現着江浮雲瀟洒含笑的臉容，她的心似乎因爲江浮雲的影子而變成「棉花」一樣的輕柔，原因是她認爲可能永遠再見不到他——王九的一脚一發力，她就永遠見不到任何人了。

外面傳來了某一種聲音，董先生馬上道：「王九，以後還有機會。」

王九立刻收回那一隻脚，一手如同拎小鷄一樣的拎起阿秀，冷冷的道：「等一會兒才收拾妳，現在你乖乖的去叩見胡眞人。」他忽然又反手摑了阿秀兩個大嘴巴，說道：「記住，見到胡眞人不許無禮，不許亂講話。」

* * *

隔壁屋子裡一切陳設裝飾華麗而又舒服，還散發着淡淡的香氣，胡眞人的樣子簡直跟畫裏仙人一樣，童顏鶴髮，和藹而又可親，阿秀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千金小姐，也變成了胡眞人的掌上明珠一樣，這使她感到好像由地獄忽然到了天堂——地獄就在隔壁屋子裡。

胡眞人送給她的見面禮是一個翠玉墜子，用純金頸鍊掛在她胸前，黃金和翡翠可以使人脫離貧窮，脫離流浪生涯。

但阿秀的芳心却軟如棉花，因爲忍不住她想起江浮雲。啊！江浮雲，我好想見你，但可惜你却代表流浪，像天上浮雲一樣的飄浮流浪……

* * *

第二天雨仍未停。

早上江浮雲見到了盧九，但未有消息。

下午天際已出現了紅霞，顯示明天不但會放晴，而且會很熱。

江浮雲是在錢塘江邊看見晚霞染紅天空的景色，他也見到了濃眉環眼的阿猛。

但阿猛說盧九雖然來過，却仍然沒有阿秀的消息，也許明天早上就有確實的消息。

老實說，阿秀已陷入諸天教之人手中好幾天，如果最不幸的事發

生過，那麼多一天少一天都已經不是嚴重問題，所以江浮雲決定多等一天。

這時，跛脚的李二哥忽然出現了，由於他在杭州查探不到任何消息，所以沒有什麼好說的。

江浮雲却有話跟他說，問道：「李二哥，我知道小玲已經出嫁，她已經有了孩子，但我仍然想要見她一次。」

李二哥眼光中盡是諒解和同情，說道：「如果我是你，這次回來也會去看她一次。」

江浮雲道：「不！本來我不想見她，但現在却非要見她一次不可。」

李二哥道：「我祇知道她住在離此不遠的水西鎮，你現在僱船前去兩個時辰就到，如果從杭州走陸路更快，不過詳細地址我還要回去查一查，如果不查清楚，那麼多鄉村你從何找起？」

江浮雲忽然鬆了口氣，這件事至少還可以拖到明天才去做吧，他既然要去找她，但爲何會害怕，爲何樂意拖延呢？

晚霞忽然很快的黯淡了起來，江浮雲輕嘆了一聲。看來明天仍然不會是好天氣，在黯淡天色迷濛春雨中見到了小玲，情緒必定加倍低落，必定更爲傷感。

在春雨中又一個幻夢破滅，在春雨中揮手道別，誰能不感到黯然傷感。

* * *

小玲住在水西鎮北面靠山的趙家莊。江浮雲翻過一條山路時覺得很眼熟，旋即記起前幾天正是在這兒暗助阮小娟逃走，後來又遇見天羅地網冰雪二老。

小玲所住的房子倒也乾淨，四面種着不少藤竹花卉，雖在綿綿春雨中，依然予人乾淨美觀之感。

江浮雲深深吸一口氣，使心情冷靜，才上前敲門。

堂屋大堂裡面傳出一個比較低沉的女人聲音，道：「誰呀？趙大夫不在家，他在鎮上。」

江浮雲固執地再敲幾下門。

大門呀地打開，江浮雲望住她，又望着她懷中的一個嬰兒，唉！綠葉成蔭子滿枝！唉，她已經變成了一婦人，她還認得我嗎？

那少婦雖皮膚粗糙一點，但是輪廓很秀麗，眼睛雖然無神，却是很動人的鳳眼。

她那對鳳眼中忽然射出燦爛奪目的神采，登時變成艷光四射的美女。她驚道：「是你？」

江浮雲道：「是我，妳還好嗎？」

小玲喘息了一會，才道：「不好不壞，你又如何？」

江浮雲說道：「也和妳一樣，不好不壞。」

小玲側身讓客，道：「進來坐，我放下孩子，他爸爸晚上才回來。」

江浮雲道：「我知道。」但他却沒有舉步，眼光凝定在嬰兒身上，心忖：如果我要了她，那麼這個小孩子就是我的了……

小玲道：「外面還下着雨，幹嗎不進來歇歇呢？」

江浮雲搖搖頭道：「妳的姪女阿秀被諸天教的人抓去，可能很危險，也可能祇遭到汚辱，我特地來告訴妳一聲。」

小玲驚道：「那麼怎辦？唉！那個倔强的女孩子。」

江浮雲道：「我會盡力想辦法幫她，我昨天才知道妳是她的姑姑，所以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阿秀有沒有東西寄存在你這兒？例如一本舊書之類？」

小玲道：「任何人問我，我都不會回答，但小江你當然不同。阿秀有個扁扁薄薄木匣子放在我這兒，扁匣子裡面的東西可能是本薄薄的書吧？我從未打開看過，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

江浮雲道：「好，快拿來給我。」

小玲居然什麼都不問，轉身進房，隱隱傳出翻箱倒櫃之聲音，不久她走出來，遞給他一個扁扁薄薄的古舊木匣。

江浮雲藏在懷中，道：「我實在沒有把握能及時救出阿秀。」

小玲道：「我知道你會盡力。」她眼中依然閃耀着神采，依然美麗動人之至。

江浮雲嘆口氣道：「妳的確很漂亮，甚至比當年還要漂亮，而妳仍然對我像以前那麼好，像以前那麼信任，我眞不明白我當年爲何要離開妳遠去？甚至連一聲『再見』都沒有跟妳說！」

小玲輕輕柔聲道：「你是浪子，你喜歡孤獨，不到你自己停下來的時候，誰也管你不住的。」

江浮雲想了一陣，點點頭道：「我想妳說得不錯，我是個孤獨的浪子，所以妳原諒我不怪我，而我也有一個美麗的幻夢破滅了。」

每個人都會有個各式各樣的幻夢，却隨着平凡單調的一日復一日的時光逐個破滅逐個的消失。

從每個人感情生活角度來看，是浪漫也好，是保守也好，其實都很貧乏很可悲。

因爲感情的天地必定是隨着時光消逝而漸漸褪色變窄，誰也不能例外。

雨忽然大了一點。

小玲望着在雨中屹立不動、而又渾身濕透的江浮雲，道：「你眞的不進來坐坐？」

江浮雲撐開雨傘，退到屋簷窗外的雨中，搖搖頭道：「不坐了。」

小玲望着阿南道：「這隻大黃狗好神氣，眞像你當年那麼神氣。」

江浮雲道：「是的，牠叫阿南，牠的尊嚴是因智慧而生的。」

他本來還想告訴她，阿南不但體能特佳矯健力大，不但忠心耐苦，而且特別聰明，任何動作教一次就會做會記着。

但這種有趣的話題一講可就不易停止，現在他忍住沒有開口講出來。

江浮雲又道：「我要走啦！我正想着以後是否再來看妳一次？」

小玲道：「我也在想是否央求你以後再來看我？」

江浮雲微笑道：「儘管身外一切變化很大，但我們的內心却沒有變多少。」

小玲道：「外身變化太大了，我今年已經二十八歲了，你已經三十歲，以我們這一把年紀的人，還能夠做出那時候的事嗎？」

江浮雲道：「當然不能，所以這回我要說聲再見。」

他們互相的深深凝視，他們都知道這一別去，今生永不會再見，也知道一個美麗的幻夢從此破滅了。

江浮雲看見小玲美麗的眼睛中出現迷濛淚光，宛如江南春雨一樣的迷濛縹緲。

他移開眼睛轉身便走，他心中聽到裊裊淒楚的歌聲，他知道小玲心中也會聽到，因爲這首歌他們都很熟悉很懷念。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多少山盟海誓，愛的諾言，都已化成煙雲。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 * *

由於江浮雲一直處於感情劇烈波動中，所以阿南碰他幾下他都不在意不警覺。

直到阿南咬住他的褲子不讓他走，他才驚訝却步。

回頭一望，這段路恰是趙家莊通到江邊其中一段山路，非常幽靜，祇有樹林中雨水從葉子上滙聚滴下來時響亮的嘀嗒聲。

阿南不讓他走必有用意，可惜阿南雖然靈慧，却不會說話，所以還須靠自己觀察猜測。

山路的兩頭都沒有人影，祇因爲前路有埋伏？抑或此地兩邊林子內就有古怪？

阿南忽然竄入路邊濃密樹叢後面，江浮雲小心翼翼，却十分迅速跟了進去，祇見阿南伏在樹葉下，頭和眼睛都向着山路。

江浮雲也在牠身邊蹲下，喃喃道：「看來阿南已經變成古靈精怪，我不知道牠打什麼主意？但我却希望牠還記得我教牠那七種身法，我祇希望牠不致於被人斬下牠可愛的狗頭。」

他又喃喃道：「人沒有頭固然活不成，狗沒有頭也是一樣活不成，你最好記住這一點了。」

祇過了一會兒，江浮雲聽見極輕快的步聲，顯然有人疾馳，而且是施展輕身功夫。

聲音傳來方向，正是趙家莊那一面，換而言之如果是跟踪江浮雲的，那就是從趙家莊開始跟上。

阿南一定是以靈敏嗅覺、聽覺及視覺，知道此人大有問題，也知道此人跟在後面，所以要躲了起來。

這原是任何獸類都有的天生本能，被獵人或被强敵苦追的獸類，絕對不會祇會奔逃，必會用種種方法躲藏，就算是我們在任何村莊、田裡、溪邊常常見到「秧雞」，如果不是被獵犬追趕得急，決不肯飛起來暴露目標，祇是在草叢中、禾稼中奔竄躲藏。

山路轉角處出現一個勁裝漢子匆匆奔來，由於前面不遠又有轉彎，目光不能及遠，所以他忽然停步，側耳傾聽。

這漢子年約三十，神情精明强悍，看他忽行忽止的樣子，顯示是個跟踪的高手，而且武功也一定不錯。

阿南忽然竄出凌空撲去，牠張開大嘴，那一口白森森利齒可眞能唬人，膽小的人一定駭得魂飛魄散。

但那漢子右手一抄，從腿綁裡拔出一把八寸長的利刃，兩眼覷定阿南來勢，不但沒有慌張樣子，反而嘴角微露獰笑。

練過武功的好手，並且有利刃在手，當然不怕惡犬，甚至老虎、豹子也敢搏鬥。

誰知他左手鐵拳居然拍空，右手由下向上挑戳的一刀也沒有碰到任何東西。

因爲阿南已經吃過了苦頭，江浮雲用這一招把牠揍得昏頭轉向，肚子也十分疼痛。

要知道每一種動物如果攻擊敵人之時，必定有牠自己的一套。從前的人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不免會碰到兇惡的狗，所以凡是走慣江湖的人，必定有幾手對付惡犬的技倆，有些手法是予以薄懲，目的不過趕走惡犬而已。

另外則當然是一招就殺死惡犬的手法。

現在問題是出在犬隻攻擊的方式上面。由於犬隻攻擊之時方法不多，都祇有那幾下，而且都以利齒咬噬敵人爲主，於是應付惡犬攻擊

手法，不論武功深淺强弱，亦總是那麼幾招，所以阿南忽然改變方式，會躲避反擊，而逃過剖腹開膛之禍，實在大大出乎那漢子意料之外。

阿南居然很冷靜很尊嚴地一步一步走回樹叢後面，既不再度攻擊亦非夾尾而逃。

那漢子實在感到奇怪和迷惑，他一定已宰殺過不少惡犬，而這種情形却是他一輩子第一次看見。

他不知不覺跟着走到樹叢，探頭一望，却看見一個「人」的面龐——江浮雲。

江浮雲靜靜的看着那漢子，他的眼睛好像有神秘的力量，以至那漢子也楞楞地和他對着——既不會叫喊說話，也不會拔脚飛逃。

江浮雲輕輕的說道：「我不想殺人，眞的不想，祇不知道你信不信？你叫什麼名字？」

那漢子道：「在下姓周名密。」

江浮雲道：「周密，你既然是諸天教好手，你一定知道我是誰！但你爲何還敢跟踪我？」

周密道：「我……我眞的不知道你是誰，祇知道上頭有命令……」

江浮雲打斷他的話，說道：「上頭是誰？」

周密道：「隨侍在冰雪二老的孫乾，我是副手，我的任務是嚴密搜查此地附近二十一個村莊，順便找尋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帶着一把雨傘，還有一隻大黃狗。」

江浮雲精明得像一隻猴子，一絲隙縫也不會錯漏，道：「搜查村落却爲的是誰？」

周密道：「前三天在一次行動中，有一個高手梁智失去踪影，同時冰雪二老很懷疑有一個敵人祇傷未死，因爲後來查點之時找不到他的屍體。」

江浮雲道：「叫什麼名字？」

周密好像受到了催眠，說道：「姓阮名子安，雖然年輕，却是刀法高手。」

江浮雲道：「你既找到他，又找到了我，功勞可眞不小？」

周密答道：「是的，啊……不是，不是……」

江浮雲道：「當然不是，因爲你回去報告之後，等到上頭再派人來此，却發現什麼都沒有，你以爲上頭那些人會怎麼樣想呢？」

周密道：「但不可能沒有呀！你或者會開溜，但阮子安傷得很重，雖然趙大夫兩個年輕貌美的老婆拿刀傷藥療治他，但他至少十天八天還跑不動，何況我們還可以找趙大夫的老婆，這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江浮雲臉色絲毫不變，道：「你錯了，這個消息上頭已經老早知道了。」

周密訝道：「上頭知道？不可能，因爲祇有我和王冲兩人負責調查，但王冲遠在富陽，他怎知道這邊的事？」

江浮雲又問了他幾句話，才道：「周密，你講了不少話，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周密目視他好一會，才答道：「不知道，我亦不想知道，我根本從未見過你這樣的人，也不知阮子安的下落。」

江浮雲道：「話說得很光棍，我祇想知道爲什麼？」

周密道：「我可以告訴你，第一點，獎金雖然很可愛，但性命更可愛，第二點，如果我連狗都殺不了，牠的主人可想而知。」

江浮雲說道：「但冰雪二老非同小可，當然已很難找得出破他們天羅地網之人。」

周密道：「我祇知道現在下着細雨，祇知道我在趙家莊外，祇知道我好像不是長命的人，但我却希望長命百歲，我該怎麼樣做？」

江浮雲微笑道：「你是眞正的老江湖，我希望你也能夠眞正遵照江湖規矩。」

周密滿口答應，道：「在下一定依照江湖規矩去做，您老可放心。」

江浮雲又道：「你一定遵守諾言？」

周密答道：「一定，一定。」

江浮雲道：「那你告訴我這是那一條江湖規矩？你應該怎樣做？」

周密不覺怔着，江湖上固然有很多規矩，規定得清清楚楚的規矩，但眼前這一類却沒有，所以他當然講不出來。

江浮雲冷笑道：「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周密別的可以不知，但觸目驚心的殺氣却使他知道危險了，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他連忙道：「請您指點，在下祇知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江浮雲道：「你既不是君子，而我也不知道江湖規矩應該怎麼樣，所以你的情形很不妙，其實你大可以出手跟我拚一拚，或者你贏了，那就什麼事都可以解決了。」

周密道：「如果我輸了呢？」

江浮雲道：「你也是一了百了，祇是我要擔心怎樣隱藏你的屍體，不過那已是我的事，與你無干。」

周密露出啼笑皆非的神情，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想迫我動手，想殺死我。」

江浮雲道：「對，因爲我如果放了你，我不放心，如果殺你，又

覺得不好意思。」

周密趕快道：「對，你的確是不好意思。」

江浮雲道：「那麼我該多告訴你一些秘密，例如梁智已被我殺死等等，這樣我也就迫不得已祇好殺死你了。」

周密連忙搖頭，說道：「不，不，不，在下耳朶忽然脹痛，已經聽不到您老說什麼話。」

江浮雲當然一直在動腦筋看看如何處置此人，如果他們兩個人其中之一是窮兇極惡之徒，那也好辦，因爲江浮雲對窮兇極惡的人，他可以毫不遲疑立施殺手，殺死一個惡人壞蛋江浮雲亦不會覺得不安。

他忽然仰天大笑一聲，向滿臉驚疑的周密道：「你先帶我看看阮子安。」

周密道：「行。」但他最關心的當然是他自己的性命，所以又道：「看完了又怎麼樣呢？」

江浮雲道：「你去坐牢。」

周密道：「坐牢？你是公門中人？」

江浮雲道：「我要你自己想辦法坐牢，最好坐上三、五天，但如果你喜歡，你愛坐多久都可以。」

於是兩人一狗很快來到山下溪邊一處人家，不過周密沒有露面，他被點了穴道，而坐在數十丈外路邊一座亭子裡。

江浮雲確實想不到出來開門的竟是個十八、九歲的美貌少女，雖然是布裙荊釵，却是很好看很動人。

他不想這可愛的少女擔驚受怕，立刻低聲道：「我是小玲的朋友，小玲就是趙大夫的妻子，妳就是阿蓮？妳媽媽不在？」

那少女大大的鬆了口氣，道：「我媽媽出去啦，我是阿蓮，大哥你呢？」

江浮雲道：「我姓江，現在給我看看病人，我先看看他的傷勢，還要跟他講幾句話。」

阮子安躺在狹窄的房間內，胸口手臂都用白布重重包紮。

他抬頭望向江浮雲之時，仍然有一種病虎的威勢。

江浮雲道：「我是江浮雲，我跟你們仙霞派無恩無怨，我祇不過來告訴你一些事。」

阮子安神智仍然很清醒，祇不過顯得衰弱無力而已。

他居然還能笑一笑，道：「好，江兄，就算你是敵人，但現在我已全無抵抗之力，你大可不必裝模樣說謊話，你大可以隨手把我抓去，我相信你。」

江浮雲道：「第一件，你妹子已經安然脫險，但其他的人，除了你之外都慘死了。」

阮子安心中悲喜參半，却仍然問，道：「你怎知道這些事？」

江浮雲道：「因爲我暗中看見你們對抗諸天教的包家兩老怪那一役，而那時候我祇能夠盡力照顧你們其中的一個人，事實上我不能露面，因爲當時就算加上了我，也逃不過天羅地網的可怕威力。」

江浮雲又道：「第二件事是諸天教的人已發現你在這兒，雖然我將此人截下，但你已經不安全了，你必需立刻想法子躲起來。」

阮子安道：「好，我想辦法。」

江浮雲動手檢查傷勢，計肋骨斷了三根，左臂骨也斷了，右腿一處刀傷相當嚴重。

他另外搗藥，替他敷治以及重新包紮過，手法熟練，包紮得又妥當又穩固，然後道：「我希望你能恢復如常，希望不會影響你的武功！」

江浮雲不但包紮傷勢手法俐落堅穩，而且他配的藥顯得很有效，所以仙霞派年輕的刀道高手阮子安立刻就精神得多了，甚至因爲包紮得很好而可以坐起身來。

阮子安道：「當然我也希望如你所說，能夠不變成殘廢也能夠保住武功，但有時候人命很值錢，有時候却一錢不值。」

江浮雲微訝道：「你莫非告訴我，你的性命現在一錢不值？」

阮子安道：「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因爲由現在開始，直到敝派與諸天教過節已經了結，我才會回山，換句話說，既然我負傷在身，已無作爲亦無力可施，所以我不會跟敝派任何人聯絡。」

江浮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因爲你既不跟同門聯絡，任何人抓到了你也不能從你口中獲得任何消息，雖然如果我是你也會這樣做，但我仍然很佩服你。」

阿蓮皺起好看的眉毛道：「你們在說些什麼？何以我越聽越不明白？」

江浮雲微笑道：「因爲我祇是『想』，而阮子安却已經『做』了，想和做之間當然還有很大的距離。」

阮子安道：「我會馬上回到杭州，我有地方住也有人照顧。」他隨即說出地址，是在杭州大井巷童乘寺旁邊。

江浮雲道：「我知道那地方，童乘寺對面有一家清眞館，羊湯飯號稱一絕，對面還有一間館子叫『木郎頭』，以魚頭豆腐馳名，我如果還有機會找你，我們去吃羊眼睛羊舌頭，也去吃木郎頭的名菜，當然還要喝陳年花雕。」

阮子安瞪目道：「你還要到杭州？」

因爲杭州現在已漸漸變成諸天

教大本營，既然是諸天教敵人，那兒當然最危險。

江浮雲仰天一笑道：「你敢入虎穴休息養傷，我為什麼不敢去？」

阮子安忽然搖搖頭道：「不，你去杭州絕對不是為我而去，你很可能為諸天教而去。」

江浮雲道：「對，但我却還不知道諸天教在杭州除了老鼠精王三爺之外，還有些什麼人物，你呢？」

阮子安道：「諸天教教主令狐次道行宮就在西湖『花港觀魚』的定香橋後，叫做擁翠樓，此外，聽說南山後峯『玄天觀』，也是他們的重要地方。」

江浮雲有一刹那間墮入惆悵回憶之中。

他自然記得南山後峯的玄天觀，更記得玄天觀再過去有個叫「悠然」的小山莊。

玄天觀和悠然山莊，祇不過某種形式建築物而已，正如任何人在大都市裡要記住方向和道路，必定用某種形式建築物作為指標。

眞正使江浮雲悯然神傷的是那一片懸崖，崖邊還有一棵矯夭探伸崖外的古松，祇要繞過悠然山莊就可以到達那片懸崖。當然小玲也一定記得這個地方，因為他們有些秘密。

什麼秘密？是否年輕人不切實際的夢想？是否年輕人激情的山盟海誓？

* * *

仍然是綿綿細雨，天色陰暗而氣溫微寒，江南的春雨時節，往往會使人以為屋簷破了洞，所以雨水漏個不停。

江浮雲奔勞了大半天，覺得口渴、腹飢，而又有點睏倦。

這種天氣，躲在家裡找幾個好搭檔摸他四圈麻將，要不就是躲在溫暖被窩裡讀禁書，或者做做白日夢。

總之就是不出家門，但江浮雲不但不能躲在家中，還得到處跑，還得傷各種腦筋，他飢渴睏倦交迫之時，居然又已經站在山邊一間屋子門外，是阮子安養傷的地方。

這間屋雖是山林人家那種簡陋樣式，但竟然能使江浮雲泛起羡慕的念頭，主要原因是他很想很想休息，也很想逃避無限情愁的綿綿春雨。

健康美貌的阿蓮，開門看見是他，訝道：「你又來了？」

江浮雲微笑了一下，笑容中却有一種阿蓮還不懂得的蒼涼。

但阮子安却有點瞭解，他道：「你對什麼會感到厭倦嗎？」

江浮雲道：「數不盡的那麼多，甚至包括你，因為我知道你一定還未走，我祇好多跑一點路來帶你走，雖然算是順路，但春雨和泥濘很不好受的！」

阮子安嘆口氣，道：「我自己走不動，而阿蓮和她母親也都不讓我走。」

江浮雲道：「我剛才到富陽城走了一遍，我帶了一個人去。」

阮子安道：「我知道，阿蓮看見你還有同黨，他是誰？」

江浮雲道：「我正要告訴你，這個人很令我傷腦筋，因為他是諸天教派出來搜索的追踪好手，我是從他口中得知你的情形和下落的，你看我應該怎麼樣處置他？」

阮子安大為驚訝，道：「他是諸天教的人嗎？」

「他的名字叫周密，他不但能夠找到你也找到了我，祇不過他找到我反而倒了大霉，我一直考慮處置他的方法，當然是最好一劍割了他的咽喉，把他的屍丟在富春江裡，我相信你也會同意這種看法。」

「我同意。」阮子安揮手示意阿蓮出去，不想她聽見有關殺人之事，但阿蓮站得穩如泰山，看來除非阮子安有本事抱她走開，否則，她一定會繼續站在原處無疑。江浮雲對這種現象祇微微笑一下，他知道當每個人都是由於嚴酷及虛偽人生而長成，所以「兒童不宜」祇不過是自欺欺人，無可奈何之辦法。

阮子安又道：「但你沒有把他丟到富春江，却把他帶到富陽？為什麼？」

江浮雲道：「要殺死一個絕對不肯還手的人，我覺得比捏死一隻螞蟻還困難，但如果不讓他閉上嘴巴，却又對阿蓮一家和趙大夫他們是非常之危險，因此我迫不得已要在春雨泥濘中跑來跑去。

「周密總算發場酒瘋，打場大架，所以現在被關在監牢處，我猜最少一個月以後才可以出獄。」

阮子安道：「原來你在公門中很有辦法，否則這種小事最多關一天，你居然是來自公門中的高手？」

江浮雲道：「不！祇不過有些朋友而已。」

阮子安道：「醉酒鬧事竟要關上一個月之久，會不會太不公平？」

江浮雲道：「如果我是周密，我也寧願關一個月，總比丟了性命好得多。」

阮子安道：「這話說得也是，你送我到杭州之後，還會來看我嗎？」

江浮雲道：「如果冰雪二老的羅網捉不住我，我大概會去看你。」

阿蓮忽然也插嘴問道：「如果

你傷勢痊癒，你會不會來看……來看我們？」

她臉上忽然出現淚痕，聲音也有點哽咽。

當她得到明朗的肯定答覆，又送他們走出屋外之後，她臉上淚痕在春雨中消失無踪，祇有她自己知道究竟已停止了哭泣？抑或是綿綿春雨也化成了淚水？

* * *

夜色中碼頭不算黑暗，因為林立桅桿上掛着風燈。

江浮雲却和阿猛躲在燈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說話。

江浮雲聲音冷峻嚴肅，還含有憤恨，說道：「既然你發現盧九留下消息之後，却又悄悄僱船前赴富陽，他顯然要躲避我，他為何要躲避我？他就算不要報酬也不必躲到富陽，可見得他已得到了報酬，却怕萬一被我發覺，我會回紹興殺他。」

阿猛大驚道：「他出賣你？」

江浮雲道：「我遲早會找他算賬。」

阿猛道：「你還去不去悠然山莊？」

江浮雲道：「諸天教的人雖然已得到了消息，但他們祇知道我從前是神手幫的人，所以一定不會很重視我，這意思是說阿秀很可能眞的關在悠然山莊，他們亦不會為我而弄走她，何況他們還有冰雪二老在。」

結論既是阿秀會在悠然山莊，江浮雲自然是會去的。

阿猛道：「我也要去。」

江浮雲道：「你不能去，因為如果我也被抓住，誰去通知我師傅呢？」

阿猛顯得很難過，但通知江浮雲的師傅的任務也萬分重要，所以他不再堅持。

江浮雲道：「我其實已把這邊大概情形託人帶訊給我師傅，他自然會到義渡船上去找你的。」

他提起相當大的油布包袱，挾着傘劍，騰出一隻手拍拍阿猛頭頂，然後隱沒在黑暗中，大黃狗阿南也過來碰碰阿猛才迅即跟去。

* * *

山上到處濕漉漉，所以很滑很難走，尤其是漆黑夜裡，連江浮雲也摔過好幾跤才到達了南山高峯的後山上。

他是因為從荒僻極少人行捷徑上山，才會如此狼狽。

在漆黑夜晚，而春雨又忽下忽停情況之下，就算平坦大道也不易行走，何況崎嶇山徑甚至有時連路都沒有，又何況還得小心不要弄出刺耳的聲響，也不能留下太多痕跡，任何人都會覺得很困難很辛苦，當然連江浮雲也不能例外。

好在他極之熟悉地形地勢，雖然是在漆黑夜晚，他甚至不必停下來觀察核對方向。

現在他已鑽入一片樹林內。

他單憑雙手敏銳感覺做了不少事情。

首先他撥掃樹葉弄成一張床墊，但濕漉漉的樹葉睡也不舒服，所以他解開油布包袱，原來這塊作為包袱的油布相當寬大，足夠鋪在樹葉床墊上。包袱內另有一塊大油布，竟然比第一塊還大，這第二塊油布就蓋在上面，蓋在人和狗的上面，並不是壓貼他們身上，而是另用樹枝紮成矮架，因此油布覆蓋其上便變成了低矮可以防雨的帳幕了。

包袱內還有一細細韌繩索，江浮雲把繩索圍繫腰間，另外還有一包乾糧、幾件衫褲和鞋襪之類的東西。

江浮雲又換過乾燥潔淨的衣服，舒舒服服，閉上眼睛躺下。

目前不會有事做，雖說救人如救火，自然是越快越好，但如果不能出其不意，如果不能成功，那不但被救之人仍然在火坑，連他自己也掉進去燒死，這是最不划算的，最愚蠢可悲的結局，所以江浮雲一定要保持冷靜！

他準備黎明時行動，如果第一個黎明無機可乘，就等第二個、第三個黎明！

選擇在黎明時候雖然因為有光綫而易被對方發覺，但同樣也可以得見對方，而最有利的是黎明時分通常都是防守者最疏忽及最困倦之時，所以是最有利時機，何況誰也料想不到，他會趁夜潛入山中等到天亮才行動——這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江浮雲打個呵欠，對阿南喃喃的道：「現在咱們先睡一覺，這兒比皇宮大內還安全，雨點打在帳篷上的聲音也很有詩意，我希望阿秀比我們舒服，我意思是說希望她今夜不要受到迫害，因為她是倔強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別人受不了的苦難她也受得了，但別的女孩子受得了的侮辱她是受不了，却絕對不能忍受，阿南，明白我的意思嗎？」

阿南當然不會回答，也根本不必回答，因為江浮雲忽然發出均勻悠長的呼吸聲，顯然已經墮入了夢鄉了。

正教渣滓　難逃法網

阿秀房間內燈火通明，雖然乾燥溫暖而又華麗舒服，但如果准許她選擇，她一定寧可躺在江浮雲蓋搭低矮略略潮濕的帳篷內。

使得這間本來舒適的房間變得

可憎可恨，是由於此處有個臉闊鼻扁眼小的董先生監視着。

董先生身邊仍然是面目冷峻的王九陪侍。阿秀雖然被王九打過嘴巴踢過兩脚，奇怪的是她既不注意他也不恨他，大概幹扒手兒這行時時會有機會被挨打，誰動手都不相干，動手之人祇不過是「工具」罷了。

但這個董先生絕對不是工具，他外表扮得斯文蕭洒，其實一點也不蕭洒，裝得很和氣，可是阿秀却感覺得出董先生骨子裡邪氣得可怕，也殘忍得可怕。

董先生還是踱着一搖三擺方步，說道：「阿秀，胡老祖師既然給妳見面禮，那就是說妳有資格受本教供養，我們會對妳很好，將來妳還可以嫁給任何妳喜歡的人，本教會送給妳很多很多的銀子，很多的禮物。」

阿秀咬住嘴唇不作聲，諸天教怎會對她這麼好，有什麼陰謀詭計？

董先生又道：「不過目前妳還不是本教必須供養的人，我可能使妳永遠達不到這種地位，我可以把妳打入十八層地獄。」

他忽然停口注視阿秀，好一會才又道：「我知道妳心裡說妳不怕下地獄，他們最喜歡就是倔强不怕的人。」

不知道是眞的不明白，抑或是唱雙簧，王九居然問道：「他們是誰？」

董先生道：「就是奉命執行任務的人。」

王九還是不大明白，問道：「倔强的人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

董先生道：「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折磨得人見人怕，如果送去的人一見到他們就駭個半死了，拚命叩頭求饒，當然會覺得乏味，覺得沒有意思，如果碰到硬骨頭不怕死的英雄好漢，他們會想盡種種稀奇古怪方法，使他意志慢慢的消蝕，勇氣慢慢的衰退，最後變成毫無自尊，完全屈服的懦夫，這個過程，我承認很可怕很殘忍，但他們却從其中獲得了樂趣，獲得了刺激，不會有千篇一律的煩厭感。」

他眼光轉向阿秀的臉孔上，微笑道：「希望妳懂得我的話，如果妳能夠瞭解，妳一定不肯逞强來考驗他們的本領，老實說我寧可死一百次也不願落在他們手中。」

連王九也微微露出毛骨悚然的表情。

董先生又道：「告訴我，妳那本拳經呢？」

阿秀驚惶地把身子向後縮退了一點，她表演得非常精采，事實上這是「神手帮」必須學會的基本動作，因爲做扒手兒遲早會失手被人抓住，此時四週的人必定會飽以老拳，如果不裝出可憐兮兮非常害怕的樣子，準會被人活活的打死。

她道：「我……我眞的沒有見過，我可以發誓……我從來沒有見過拳經，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董先生深沉的注視她，誰也不知道那張闊面孔小眼睛後面的腦袋裡轉動什麼主意，他信不信阿秀的話呢？

他的樣貌毫不漂亮蕭洒，但却能夠使人感覺出他是「有一套」的人，除了狡黠殘忍之外，他自有主張，不是旁人能夠說服改變的。

祇不知像他這種固執有主張的人，是否也是那些行刑專家的好對象？

董先生小眼睛光芒漸漸冷酷，嘴角擠出殘忍微笑，看來他似乎已經決定把阿秀交給摧毀人類自尊意志勇氣的專家。

王九忽然揮手給阿秀兩個清脆的大嘴巴，又加上一脚把她踢翻。

那麼美麗青春的少女，在王九眼中，在他手裏好像不值一顧的臭豬肉。

阿秀在地板上翻滾未停，王九又已上前加上一脚，阿秀痛得「哎喲」直叫，淚流滿臉。

其實阿秀並不覺得如何疼痛，更不想示弱哭叫，但王九那兩巴掌却使她眼睛酸澀非常，所以眼淚不由自主直冒了出來。

同時王九的脚踢中了她身子，好像觸動了秘密機關，也使她禁不住哎喲直叫。

王九又一把揪起她，阿秀想不起來也不行，因爲她根本「吊」在他手中，所以，她那淚痕縱橫的臉孔被燈光照射正着，也讓人看得十分清楚。

王九揮動另一隻手又給她兩個清脆大耳光，接着沉沉的道：「拳經呢？」

阿秀抽咽道：「不……不知道……」

祇聽劈啪兩聲，阿秀沾滿淚水的面龐上又挨了正反兩巴掌。

由頭到尾祇不過刹那間，阿秀已挨了六巴掌以及被踢了兩脚。

王九側眼一望，董先生眼中的凶冷光芒殘忍，微笑好像已經消失了，故此他困惑地停止摑打，他這種人就有這種看臉色的本領，他空着的一隻手却沒有閒着，抓抓頭皮表示出心中懊惱困惑，道：「妳不是硬骨頭，幾巴掌也受不起……」

這幾句話雖然不是說給董先生聽，但董先生當然聽見了。

董先生說道：「先不要打傷她的臉兒，喂！阿秀，那個想來救妳的小江是誰？他離開神手帮之後做過些什麼事？」

阿秀祇會發出哽咽哭泣的聲音，王九却接口道：「如果小江從前是神手帮的人，不管他後來做過些什麼事，終究也不過一個扒手兒而已，莫說此地有冰雪二老，還有其他本教八大護法，就算沒有他們，但本教隨便派兩個人，也一定可以抓住他，把他打個半死。」

阿秀當然不服氣，不但臉上表情說出不服氣，還想大叫駁斥他們侮辱江浮雲的話，不過她情況很糟，王九揪着她的衣領不但吊起了她，還恰好使她叫不出聲。

幸而董先生因王九轉動身子而看不到阿秀的表情，所以沒有節外生枝。

董先生道：「這話有理，一個扒手兒出身的人能做甚麼呢？拳經的事以後再說。」

王九像拎小鷄把阿秀拎到床邊，接着將她丢到床上，他手勁很重，所以阿秀咽喉那部位祇被頂了一下就心跳氣喘不已，祇能發出像咽哽哭泣聲而不能說一句話，所以她也不能叫喊反駁說江浮雲絕不是沒出息的扒手兒。

* * *

曉色侵窗，細細春雨帶來了寒意。

阿秀躲在溫暖的被窩中，却睜大雙眼。從昨天董先生、王九走了之後，她沒有閉過眼睛。

其實她還算「幸運」，因爲她什麼都不怕，祇怕在某個男人淫慾之下失去處子之身，但直至現在還沒有男人侵犯她，所以她還算幸運了。

其實「幸運」兩字並沒有確切不移定義之說，有不少也是漂漂亮亮的青春少女，被諸天教釋放之後，雖然已非復處子之身，但鉅款、金銀和自由使她們覺得非常之「幸運」，她們甚至暗暗慶幸得到這種「快樂」的遭遇。

所以阿秀認爲可怕的事，別人可能認爲快樂，阿秀不怕貧窮不怕捱苦，却把保持身子清白認爲「幸運」，但別的女孩子却可能認爲是不能忍受的「不幸」，她們祇要不必貧窮不必捱苦就可以了。

拂曉應是江浮雲開始行動之時，但他現在正在幹什麼？如果他開始行動，有沒有成功的希望？

* * *

江浮雲的拂曉行動無疑深得「奇兵」無上妙旨，所以他來到了玄天觀前竟然還未曾碰見任何人。

觀門徹夜洞開着，從觀門口望進去，大殿裡猶有燈燭，也已經有十幾個道士在殿內，有的是在做早課，有的在洒掃拂拭。

江浮雲從來都有這種感想，那就是佛寺也好道觀也好，那些和尚、道士們其中有些總是好像永遠不必睡覺，你白天看見他們，深夜看見他們，而晨光曦微中仍然可以看見他們。

他小心觀察一下才跨步進去，在他獲得有限資料中，却也知道諸天教除了江湖上人人聞名喪膽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之外，還有很多高手，其中出類拔萃的是「護法八仙」以及「護法二十八星宿」。

這幾十人是諸天教武力方面的核心精英，他們當然還有很多手下。

正因爲諸天教高手甚多，而且都是眞材實學之輩，所以江浮雲必須要用「奇兵」，正如以銳利劍尖刺破堅厚的防禦物。世上最强壯人的心臟，也一定受不了鋒銳劍尖的一刺。

他跨入了大殿，首先發現門內左邊一排六張交椅，有個中年道人瞑目寂坐，但這個道人椅邊却有把連鞘的長刀。

當他拈香禮拜過三清之後，亦已知道忙忙碌碌做早課或拂拭是處十餘道人之中，有三個身懷上乘武功，而且他們身上都有兵刃。

這幾名道人無疑負有保護安全責任，在信徒達數萬之衆的教派來說，擁有負責安全的人員無可厚非，但在神手帮的觀點，則這些有武功負責安全的道人全都該死。

因爲神手帮數百之衆，有九成以上死傷在他們的手上。

江浮雲心中浮現「劊子手」三個字，不由得深深嘆口氣，祇不過連他自己也不確切的知道究竟是譴責諸天教安全人員？抑或慨嘆自己變成了劊子手？

江浮雲之所以會迷惑究竟誰是劊子手並非無因，因爲他脅下挾着的傘劍突然閃出光芒，雖然祇閃現極短促的三次，但却已有三個道人身子觸電般震動一下，然後仰天跌倒。

他們都有兩點相同，一是每個人的喉嚨都割開裂口，鮮血直噴冒不停，所以顯然都活不成了。第二點是他們的手都握住了短刀刀柄，但短刀都未離鞘，可見得他們一齊握刀欲拔之時，却已被傘劍早一步割開喉嚨要害，故此連拔刀的希望也都達不到了。

這三個道人爲何要拔出短刀？

江浮雲的雨傘(劍刃沒有吐出)一刹那間已揮舞了十一次，每一次雨傘都因爲敲中人頭而發出「砰砰」的聲響。

大殿內所有道人完全倒下，不過看來這後來的十一名道人，最多不過頭上腫一塊或者起個大泡，暫時昏迷倒下而已，絕對不像那三個想拔短刀的道人那樣喪失性命。

不過在門口左邊的交椅上的中年道人却是例外，他仍然端坐椅

上，不像其他道人都躺在地上，他左手已經將連鞘長刀拿起橫放在膝頭之上，他臉色變得很蒼白，却不知是由於震驚或者憤怒？

江浮雲轉身正面對着他。

雙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連臉上斑點或者剃鬚剃得不夠乾淨，而殘餘着幾根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

中年道人咬牙道：「你是誰？你爲何胡亂殺人？你常常殺人？」

江浮雲反問道：「那麼，你又是誰？」

中年道人道：「我是姜風行，你大概是從未聽見過這個名字。」

江浮雲道：「恰恰相反，我知道你是『護法八仙』之中的風行仙。」

他臉現微笑，舉頭抬目掃視這金碧輝煌寬敞高大的大殿一眼，又深深吸一口氣，說道：「我記得十幾年前這座大殿沒有這麼高大宏麗，檀香味也沒有這麼芬芳的，不過那時候却一片寧靜祥和，絕對不會有帶兵刃的道人。」

姜風行臉色仍然那麼蒼白，緩緩道：「這玄天觀已經改建過了，我諸天敎信徒太多，不免品流複雜，所以不能沒有人維持安全和秩序。」

「但我感覺得出她的殺氣，還有你也是一樣，爲什麼？難道你們已知道我是誰？」

「我們知道你是神手帮的人，而且你能夠突然來到此處，而外面四重關卡都沒有任何消息，可見你必是高手，我們當然要先發制人，可惜我仍不夠小心，我應該先出手，這樣他們拔刀時你就來不及阻止了。」

江浮雲又踏前幾步，使雙方距離縮近到大半左右，冷笑道：「你仍錯了，因爲我一進來，最提防的就是你，如果你先拔刀出手，我保證你死得最快，或者你認爲以你的武功造詣不可能被我一招就殺死，但我告訴你，現在爲止我仍然能夠一招割破你喉嚨，你想不想知道我何以有這個把握？」

這種奇怪的問題連局外人都會好奇，都想知道，何況是局中的姜風行？

「我當然想知道，但你肯透露這個秘密給我知嗎？」

「用不着替我擔心，因爲我的秘密你永遠不能告訴別人。」

風行仙姜風行馬上感到對方森寒的殺氣迫到眉睫，他如斯響應五指抓緊刀把，任何一刹那他都能夠拔刀應敵，他的確絕對不相信江浮雲有這本事，一招就割破他的喉嚨，祇因爲現下雙方正面對着，已經都有了準備，江浮雲除非武功比他高明幾倍才可以辦得到。

但以「風行仙」看來，江浮雲的武功絕對不會是比他高幾倍這麼多，所以他決定拔刀。

其實就算江浮雲武功顯示比他高明數倍，風行仙非得拔刀不可，因爲那三個喉嚨被割裂而死的道人，有一個是「護法二十八星宿」，這一個死了也不要緊，但另外兩個却是他認爲最好的徒弟，如果姜風行不拔刀拚命，那兩個徒弟豈能死得瞑目！

姜風行「鏘」一聲拔出鋒利的長刀，人也同時站起身來。

江浮雲居然向他笑一下。

姜風行心念電轉，但怎樣也想不出這時什麼事值得江浮雲微笑？他就算已殺了三個人，打昏十一個人，但事實上他已陷身重重羅網之中，他有什麼值得欣然破顏微笑的？

「注意，我的秘密是……」

江浮雲這句話沒說完，因爲傘劍已經用快得驚人速度刺去。

傘劍刺出所選擇的「時機」恰到好處，所以傘劍能長驅直入了無阻滯，但他何以能夠找得到有利時機？又何故能及時利用？

原因都是門邊的阿南，牠突然無聲無息的撲前疾咬風行仙姜風行的後脚跟。

如果阿南是拿着兵刃的高手，姜風行一定能夠提防並且不會給予江浮雲順利攻入的機會。但阿南却是一隻大黃狗，在鄉下各處都常常看得見的那種大黃狗。

沒有人會注意大黃狗，尤其是像風行仙姜風行武功精湛高强，一脚就能踢死三、五隻大黃狗，所以他絲毫不曾在意阿南，何況他也不知道阿南是跟着江浮雲來的。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阿南攻擊的部位，絕對不是人類高手會攻擊的地方。

如果你是高手，你會不會冒生命之險，彎低身子用刀劍攻擊絕對不會致命的後脚跟？

世上絕無這種武功，所以當時姜風行心中掠過至少三種應付方法，一是閃開兩步，二是倒踹一脚踢死阿南，三是一刀斬下可惱的狗頭。

問題完全出在這三念齊湧現的刹那間，當然這也是江浮雲刻意經營的可怕手法，他所需要的正是這十分之一秒，甚至百分之一秒時機。

祇見傘劍劍尖割破姜風行的喉嚨，好像切割豆腐那麼容易。

姜風行身軀仆倒之前，泉湧噴射的鮮血已經染紅了一大片地面。

* * *

遠山近谷在曙光下仍然一片迷濛，山上春寒特重，所以誰也願意在溫暖被窩中多躺一會兒。

但修道人却不可貪戀溫暖舒適，他們以刻苦嚴格訓練，務期去掉人類天性中的貪圖逸樂以及種種慾望。

所以江浮雲迅速搜索後面幾進房屋時，許多房屋都有聲響！

江浮雲知道自己剩下極少時間，其實當他決定採取單刀直入，希望一刀刺入敵人心臟的霹靂手段時，已知道時間很少。

然而除了這個方法之外，任何其他手段總不免因私害公。

你駡他迂腐也好，駡他固執也好，總之在他觀念中，私情絕不可以妨礙公事的。

——千古以來聖賢豪傑仁人志士，莫不因這一點固執而鑄成悲劇，所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又或者大義滅親等等，那一種不是因公義私情發生衝突，所以留下感人的事蹟！

* * *

阿秀忽然驚醒跳起。

她是被低微的嘶嘶聲驚醒，她從未聽過這種聲音，可是現在聽見了，却忽然知道是諸天敎的警報。

諸天敎重地發出警報，當然不會是小事，甚至可以用人頭搏芋頭打賭，一定是强仇大敵入侵，絕對不是市井無賴或任何受害良民前來騷擾。

阿秀首先想到了就是「江浮雲」。

她一眼看見窗口已經有一個瘦長人影——王九，不禁芳心大跳。

唉！諸天敎確實太厲害了，警報才起，王九已守在房內，就算江浮雲能找到此地來，便又如何？他能擊敗王九？他能殺出諸天敎重重圍困？

阿秀仍然不顧一切奔到窗前。

她心中祇希望能夠看到了江浮雲一眼，假如眞是他闖入此的話。

看一眼雖然於事無補，但却可以在生死抉擇中得到了無限的勇氣，可以毫不遲疑捐棄唯一的生命。

王九臉色是冷如秋霜，却居然沒有阻止她，沒有不准她站在窗口，反而把椅上那襲狐裘拿過來，默默替她披上。

窗外是五色繽紛的花圃，目光越過矮矮樹籬，就是斜坡草地，草地盡頭便是百丈懸崖，陡峭懸崖下的深澗昏昏茫茫不可測度。

也許祇有那棵矯夭伸出懸崖的古松，才知道深澗下究竟是一片亂石抑或是泥沼！

斜坡草地上忽然出現一個人，這個人好像憑空冒出，看來一點也沒有逃避奔竄的狠狽。

但他衣袖却染滿了鮮紅鮮血，他左肩繫着一個小包袱，右臂挾着一把傘。

這個人就算燒成灰，阿秀也認得出他是江浮雲。

阿秀不禁盡力尖叫道：「江大哥，江大哥……」

可惜她的聲音完全咽回自己肚子裡，那是因爲王九一隻手掌已掩住她的嘴巴！

王九的手掌冷硬如鐵，假如被他這隻手掌打在臉孔上，保證不但立刻昏天黑地，而且連鼻子也非歪不可。

不過阿秀發不出聲音，也未嘗不是好事，因爲斜坡上已出現了十幾個持刀握劍的道士，這些道士們個個行動矯健之極，祇這一眨眼間，其中已有三個道士揉身撲去，刀劍齊飛，就如狂風驟雨。

如果阿秀聲音發出，又如果江浮雲聽而不能漠然置諸不理的話，則江浮雲一定會被這三名道士亂刀分屍無疑，因爲他們的動作如閃電，招式凶狠之極，甚至連王九也駭然喃喃道：「好傢伙，諸天敎護法二十八星宿果然名不虛傳……」

連阿秀都能夠感覺得到王九連打寒噤，身體戰抖。

江浮雲右臂下的傘劍忽然探出，他祇攻擊一下，三個敵人立刻退回兩個，這下還有一個道人喉嚨鮮血噴濺，便像死魚一樣躺在地面上。

不過江浮雲左邊身子也現出血跡，衣服也裂開一道口子。

阿秀不禁又發出尖叫。

但由於王九鐵掌還捂住她嘴巴，所以祇有一點點聲音，而這一點點聲音，恐怕一丈外就聽不見了，何況江浮雲遠在廿丈以外？

王九冷冷的道：「別叫，給我閉嘴，妳知不知道妳的聲音一傳出去，誰死得最快？」

阿秀就算知道，就算願意說出，也發不出聲音，何況她根本不知道！

王九又道：「死得最快就是江浮雲，難道妳以爲他現在還能夠分心嗎？」

阿秀好想打自己一個大嘴巴，這豈不是十二分明顯的情勢！何以她居然想不到？但王九何以却要提醒她？

王九輕聲道：「那些道士死多少個都與我無干，我最要緊是看看江浮雲的劍法，妳知不知道他本是衝着我而來的？」

阿秀雖不能出聲，却可以搖頭，所以她拚命地搖。

笑話，江大哥爲什麼爲你而來？你這副三分人七分鬼的樣子怎值得他出馬？

却聽王九又低聲道：「看，連諸天敎護法二十八星宿也不敢冒失進攻了，他們已擺出聯手陣勢，祇漏空左右兩翼一點點位置，如果我

沒有猜錯，等一會名震天下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就會出現，而且他們一定從兩翼空隙穿出夾攻江浮雲，妳猜江浮雲能支持幾招？」

這回可輪到阿秀連打寒戰，連連戰抖，休說江浮雲生死大事已足以使她寒噤戰抖，便是那冰雪二老發出的陣陣徹骨奇寒，想起來也不能不發抖了。

晨光中很快出現了兩個雪白的頭顱，果然冰雪二老出現。

他們正如王九猜測從左右兩側空隙迅速迫近江浮雲。

聯結成陣的道士們，滑溜溜的無聲後退，轉眼間祇剩下了冰雪二老面對江浮雲。

以冰雪二老的威名而論，兩個人合力對付江浮雲一個已經很不公平、不合理，但這却是他們兄弟多年規矩，似乎無法提出任何抗議，不過其他的道士們却的確不必助陣出手了。

老大包冰沒有開口，老二包雪道：「你是神手帮的江浮雲？劍法很毒，也很有本事，居然能悄悄闖入本教重地，前些日子本教在杭州幾個人看來也是你殺的？」

江浮雲點點頭。

包雪又道：「你難道不知道本教的力量？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是愚昧莽夫，如果你知道，莫非你活得不耐煩前來送死？」

他們兄弟向來不大開口講話，但現在包雪好像沒話找話說，大反常態。

江浮雲彷彿有一絲靈感閃過，決定不開腔看他們怎麼樣，有什麼反應。事實上江浮雲也沒有什麼話好說，除非他肯把眞情說出。

然而就算是傻子，也知道說出眞情也於局勢毫無補益，祇徒然洩露自己一些秘密而已。

江浮雲祇搖搖頭，心中却禁不住失望嘆氣。

這次奇兵突襲本來很成功，諸天教設在一路上四重關卡都失去作用，但可惜玄天觀內仍然守衞森嚴，雖然殺死姜風行等幾個高手也沒有用，繼續尋覓阿秀時就馬上被發覺了，他是爲了找不到阿秀而失望嘆氣的。

「你裝啞巴也不行。」包雪冷笑一聲，「我們見過面說過話，我後來覺得你很可疑，所以派人追查，你以爲已騙過我們，所以膽子大起來，竟敢闖入本教重地？」

「你們愛怎麼樣猜便怎麼樣猜，這話不需要回答。」江浮雲學他冷笑一下。

包冰第一次開口，道：「拿下再說，拿不下就當場格殺。」

「祇好如此了。」包雪聲音中仍然有點遲疑。「我想在殺死他之前問明白一件事。」

江浮雲靜靜的望住他，神情淡漠顯然仍不準備開口，包雪祇好又道：「我懷疑是不是我們兄弟在江湖上，聲名已經減弱消退？如若不然，他憑什麼敢惹我們呢？」

江浮雲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心忖：原本就是來惹你們的，何況阿秀落在你們手上，我更是非惹不可了，但我自然不會告訴你們，讓你們傷腦筋猜猜也是好的。

雖然朝陽快要出來，雖然陽光很快將樹葉上草尖上雨水露珠晒乾，但四周氣溫似乎比半夜更低，冷得江浮雲也不能運功抗拒寒氣。

包冰簡簡短短道：「動手！」身邊飛起一片金網，而包雪也洒出一片銀網，兩張色彩不同的網相接籠罩極大空間。

江浮雲除非躍起兩丈以上才可以從網上飛越。但冰雪二老的「天羅」、「地網」決不肯靜止不動任得他飛越出去。一定能夠疾如閃電變化，轉換方向角度，甚至可以平撒半空等江浮雲自己掉進去，更何況兩大網後面還有一支金拐和一支銀拐。

據說冰雪二老金銀拐沉雄威猛無比，連大石頭也能砸碎，江浮雲自然不敢挨上一下。

當然，江浮雲可以以攻代守，用傘劍挑開或用掌力震退天羅地網，但這就得講究功力火候和招式手法了。

他已經看見了兩網之間已有空隙，但一來搜遍枯腸也沒有任何一招手法用得上。二來他身形已經向後退，因爲前面和左右兩方都被網影封鎖，祇有後退一途，所以如果他早一點發現那空隙，說不定還可以不退反進，衝上去拚一下。

江浮雲一退再退，心中已知道不能再退，這個地方他熟得不能再熟，根本不必回頭量度，也曉得再退兩步的話，不是碰到矯夭斜伸出懸崖外的古松，就是一腳踏空的掉下無底深淵。

如果後退之勢被松樹所阻，結果必定是被金銀拐掃斷腿骨或肋骨，然後像蒼蠅般陷入天羅地網之中——負傷後被生擒活捉。

與其被生擒活捉徒然受辱，那就不妨一腳踏空從懸崖跌墜。

天羅地網發出勁厲風聲，化爲千重金波萬點銀鱗，瀰天漫地迎面而撒到。

江浮雲胸有成竹，毫不遲疑便後退，而且角度稍稍偏斜避開了古松阻擋，他腳步一踏空時，就像任何人自然而然張開雙臂想穩住重心，但已經來不及了，就算沒有練過武功的人，也看得出他非掉下去不可。

唯一令人驚異的是江浮雲的傘劍，居然閃電脫手飛擊，發劍的時

間又竟然比脚步踏早了一綫。

天羅地網之間的縫隙本來是無法利用的，但傘劍脫手飛射情況便大大不同，江浮雲不必顧慮還未曾攻及敵人，而自己先被網住這一點，何況現在誰也網不住他了，反正他已經消失在懸崖外面，像水面一個水泡破滅而消失了，不留下一點痕跡。

江浮雲的傘劍沒有白費氣力，冰雪二老恰好交錯換位，這支暗器忽然從網影中飛出，竟把包雪左掌心刺穿一個洞，包雪那時是迫不得已，硬用左掌擋這一劍，掌心雖然洞穿，總比胸口要害開個洞好得多了。

包冰趕緊先檢視老弟弟傷勢，才查看江浮雲墜崖情況，可惜在突出的懸崖下面雲霧迷濛，沒有法子看得見下面情況，其實深達數百丈的深淵，就算天氣晴朗沒有雲霧水氣，也看不見底下情況。

包冰暴跳如雷，叫那些道士趕快過來替包雪上藥紮傷。

不過關於他怎麼樣視察那無底深淵，以及責怪道士們照顧包雪動作太慢等等，這一切情形，阿秀都不知道都聽不見。

阿秀已經昏迷，就在江浮雲躍出懸崖那時，她但覺天旋地轉山崩地裂，刹那間就失去了知覺，當她悠悠回醒，發覺自己一個人躺在床上，她立刻記起江浮雲手舞足蹈跌下懸崖的那幅景象。

眼淚默默流下來，芳心迸裂成碎片。

她起身走到窗前，遙望那片綠草斜坡，蕭蕭春雨後，一切景色都變得迷濛，好像已不是在人世間。

但她知道仍然是在殘酷的現實中，江浮雲不但走了，甚至連一聲再見也沒有說。

江大哥，你如果從來沒有出現，你如果沒有帶我去西湖吃醋溜魚，你如果沒有在綿綿春雨中打傘連我也遮住，你如果……

阿秀低聲哽咽流淚，心中却彷彿聽見姑姑時常唱的一首歌：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　＊　＊

江浮雲若是墜崖而死，事情好像反而簡單些，至少阿秀死了這條心之後，過些時候心中創傷痕跡，當會痊好平復一點，這樣她接受命運無可奈何的擺佈時，大概就能夠不掙扎，能夠淡然些。

江浮雲到底死了沒有？阿秀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現在她祇覺得好像做了一個夢，江浮雲在夢中出現過，旋又消失了，唯一最遺憾的是這個夢既苦澀又悲痛，使人不堪回首不敢回憶。

她知道有人進來，但她懶得回頭。

現在她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牽掛？還有什麼可以損失的呢？

王九冷峻聲音道：「就在這兒，她親眼看見江浮雲掉下懸崖！」

「很好，一了百了免去很多麻煩。」這是董先生董耀陰險的聲音，他走到阿秀右邊，看看她臉上的淚痕，又隨着她眼光向外面草地斜坡望望，那草坡盡頭空隙處，便是令人驚心而又斷腸的懸崖。

這個年輕秀麗，有如無瑕白玉一般的少女，心中正在想着什麼呢？

董先生放棄推測，因爲他認爲人類的情感很幼稚很愚蠢，尤其是年輕人的愛情更是盲目而粗劣。

他的聲音很平淡。「阿秀妳可以隨意到處走走，甚至可以到西湖遊遊，但妳却絕對不准越過後園那道籬笆，妳答不答應？」

這一次的准許倒是很奇怪的事，連王九也皺起眉頭表示不明白，也表示不贊成。

董先生又道：「江浮雲很了不起，但也是個傻瓜。」

阿秀馬上轉頭瞪他一眼。

「江浮雲能夠殺傷冰雪二老，十多年來，冰雪二老手下從無三合之敵，但江浮雲居然能殺傷了他們，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董先生雖然讚美江浮雲，但口中仍然含有譏諷意味。「不過江浮雲孤身闖入本教重地，正如李陵以五千之衆擋十萬之師，勇則勇矣，其奈愚蠢何？他最愚蠢的還是他的動機。」

他大概停了五秒鐘，似笑非笑睨住阿秀。「他竟然爲了妳，唉！爲了妳這個黃毛丫頭片子，生命難道這麼沒有價值？」

阿秀的淚珠又大顆大顆的掉下來，啊！江大哥，你竟是爲我喪生？不必問是因何緣故！但我也已值得爲你死一百次作爲回報……

「不對，事有蹊蹺！」董先生又搖頭擺腦說：「他絕對不會爲了一個黃毛丫頭而冒險，我敢打賭他是爲了拳經，而拳經却在阿秀這兒。」

如果如他所料，江浮雲便忽然由情聖一變，變成卑鄙小人了。

阿秀呸了一聲，怒道：「我根本沒有什麼拳經！」

董先生笑得有點失望，轉眼望向王九，道：「看來這句話不會假了。」

原來他利用一切機會試探拳經的下落，顯然如果阿秀有那本拳經，一定不會馬上就激烈否認，至少她會沉思一下，江浮雲會不會爲

了拳經而來！

王九陪笑道：「對，她一定沒有，董先生的神機妙算向來不會錯的。」

現在董耀似乎是沒有什麼話好說了，臨走時祇吩咐王九道：「好好看住她，教主今天不到，明天就到。」

諸天教教主令狐次道幾時來到此地，跟阿秀有什麼關係？董耀何以特別提及這一點？難道出家人而且身爲一教之主，也要玩女人？

阿秀當然不指望王九解這個疑問，但王九等到董耀走了好一會之後，忽然道：「妳已經被他們看上了。」

「你跟我講話？」阿秀十分詫異。「他們看上了我？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胡一粟眞人和他的大弟子徐淸心眞人，看上的意思是妳有上佳爐鼎的資格，爐鼎是道家術語，據說南派道教煉丹之士，有一套極嚴密極高妙的方法，可以利用男女交合方法，達到煉丹成仙的目的。」

王九停了一下，竟然輕輕喟嘆了一聲道：「我不知道是眞是假，卻知道有些旁門左道使用這種方法，果然能練成一些奇異莫測神通。」

阿秀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這個兇惡冷峻的王九雖然打過她不少次，但卻不像是壞人，甚至好像有點偏幫她，在現實中會有這種奇蹟？

王九又說話，聲音很低道：「不過我又覺得胡眞人、徐眞人他們卻也眞是有道之士，決不是旁門左道，我猜令狐教主也一定不是貪淫好色的人，莫非世上眞有修練龍虎丹法而得道成仙的事？」

龍是男虎是女，道家丹道書籍通常都用這種隱語，免得凡夫俗子驚駭涉及邪想。

道家的丹道，（指合藉雙修而言），究竟是否得道成仙的通途？誰敢肯定，但以道家多年博大精深的內涵，又有誰敢信口否定？

阿秀可聽不懂什麼龍虎丹法這等名詞，却由於自小在江湖掙扎長大，知道反正是男女間那回事，她知道既然她是個女子，長得好像還不錯（那是這幾天才發現的），因此，被男人看上打主意，便也是天公地道的事，絕不奇怪，祇不過她本人不願意，這却是她自己的問題。

她眼光越過後園，從矮籬笆望向那片斜坡草地。

她好想飛奔出去，穿過綿綿絲絲春雨，然後讓自己身子也消失於懸崖盡頭，也直覺地相信這是唯一報答江浮雲以及找回江浮雲的方法。

她忽然問出一個問題，「王九大叔，雖然那些道士看上了我，但如果我不願意，我寧可咬斷自己的舌頭，他們會怎麼辦？他們還能夠用我練功夫練邪法嗎？」

王九沉默了好一陣，才用很低很細的聲音道：「妳辦不到，我知道有一種叫做『勾召』的法術，妳會很乖的聽從他的吩咐，妳是絕對絕對不會反抗，妳根本連反抗的或者不高興的念頭也沒有。」

阿秀不敢不相信他的話，所以她眼光又投向窗外，穿過迷濛細雨，羨慕渴望地遠眺懸崖的邊緣……

* * *

阿秀自個兒打着雨傘，慢慢走到玄天觀的門口。

雖然有些道士出出入入行過，但看見她之時，僅祇是友善微笑而沒有驚訝，就像看見普通一般進香信徒一樣。由此看來，阿秀的身份、遭遇大概也祇有諸天教高級的人才知道。

董耀的話很有信用，阿秀果然可以隨意走動，而且後園籬笆也眞有人看守，使阿秀打消溜進去的想法，她知道最好聽話，一來她四肢無力而走不快，所以溜得過去也沒有用，十步之內必定被守衛抓回，二來會招惹董耀的惱怒，便連散步也不准了。

玄天觀雖然不算規模宏大，但殿宇連綿也有十來進，兩邊還有許多院落，花木幽深，地方雅靜，實在是修眞的好去處。

阿秀毫無忌憚穿庭過戶到處觀望，她本來就是沒有忌憚，十分大膽的人，何況現在被胡眞人看中要獻給令狐教主，在諸天教地方行走還有什麼好怕？

她雖然行動緩慢，但是眼睛仍然很尖，居然被她看見冰雪二老之一天羅包冰倏現而隱沒。

包冰本來坐在廳上一張籐椅上，而他顯然是看見阿秀才躲開的。

阿秀也不理會，左繞右轉信步亂走，但她的眼睛却銳利如鷹隼，任何最隱蔽的角落，都逃不過她的眼睛。

其實她找的正是隱僻不會被人發現的隱身地方，「躲藏」本是她的慣技，何況就算被搜了出來，亦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她轉了半天沒有失望，有個院落特別寬大，花樹錯植不說，還有山水之勝。

所謂山水之勝，當然屬於象徵式。「水」是一個不規則形狀而面積也不大的池塘，池水清澈游魚可數。

「山」却是眞的山，是一座平地聳起高約十丈的石山，靠院子這邊

石壁峭直，不但有山的味道，也同時成爲天然生成的圍牆。

石山左邊房子不算大，走廊上祇有兩道房門，一邊垂着幼細潤澤的湘竹簾，另一邊則是厚身純碧的帷幕，這兩道門簾阻隔了外面的目光，使人看不見房內的光景。

阿秀站在月洞門外忙忙碌碌地望了一陣。

由於她既要觀察爬滿籐蘿的石山峭壁，又要查看廊上房間有沒有動靜，故此眼珠轉來轉去，甚爲忙碌。

石山峭壁的籐蘿又多又密，籐葉把石壁染成一片碧綠，不但如此，在靠左邊角落還有一個葡萄架，縱橫交錯地和籐葉蔓生成一片爬籐的淸涼世界。

阿秀不理會那道掛綠色門簾的房間，因爲她固然瞧不進去，但房內之人也看不出來，祇有那道竹簾門房甚是可慮，房內如果有人，可以看見阿秀在外面一切的情形，而阿秀則看不見裡面。

所以她盡力放輕了脚步走過去，輕輕掀開那道竹簾張望。

祇見那是一間很大像書房的屋子，窗明几淨，四壁都掛滿了字畫，左右兩邊牆壁有些書櫃、書架，堆放滿了書籍，右邊有張紅木雲床，床邊几上香爐內兀自香烟裊裊。

阿秀立刻轉身輕輕走進院中，一直走到葡萄架邊，這時絲絲春雨已洒在她頭上、身上。

阿秀居然不管籐枝、籐葉一片水濕，竟自一頭鑽入架後，那葡萄架後面就是石壁，也有密密籐蘿長滿，但阿秀却掀開籐蘿擠身進去。籐蘿後面居然有個凹入石洞，洞口很窄，高度也祇有四尺左右。

不過阿秀已經覺得很寬大，容容易易就閃進去，那片籐蘿彈回來仍然是封住狹窄洞口。

阿秀雖然必須佝僂着身子，但祇要這石縫能遮擋風雨，她擔保自己可以用這種很不自然，很不舒服的姿勢躲上三五七天之久。從前她做扒手兒逃走之時，比這裡更不舒服的地方也躲過，一躲就是好幾天，也沒有東西吃。

所以她既不考慮舒服不舒服，亦不擔心蟲蛇，她祇想起董耀那對小眼睛，露出焦慮惶急的神情，便不禁快意地冷笑一聲。

她把雨傘擱在旁邊，慢慢回頭看這石縫究竟有多深？

這一看之下不覺呆了，原來她身後兩尺之地豁然開朗，竟然眞是一個不小的石洞。

欲知那石洞究竟有多大？欲知裡面是潮濕或乾燥？祇有進去親眼看看才知道。

她毫不遲疑倒着進去，轉身一望，不禁又是大吃一驚。

原來這洞內兩邊壁上都點着燈，地方不小，竟有三丈方圓，地面平整乾淨乾燥，有一張床、一張圓桌和兩張圓櫈。

然而使她吃驚的不是這些佈置，而是床上居然有一個人盤膝打坐。

這個人當然是被她驚動而睜大眼睛，他年紀至多不過廿餘歲，樣貌淸秀斯文，那種吃驚樣子似乎有點滑稽。

阿秀本來就很悍潑，這一眼已看穿那年輕男子很老實很稚嫩（沒有江湖經驗）的弱點，那裡還會放過他，冷笑一聲道：「你是誰？」

那年輕男子定定神，回答時聲音很溫柔。「我叫阿道，妳呢？」

「我是阿秀。」她又冷笑一聲道：「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你爲何躲在此處？」

阿道楞了一下，才道：「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到這兒來，你看床上桌上都是灰塵，但好幾年前，我跟我師傅住在玄天觀之時，我常常躲在這裡。」

「這樣說來，這地方是你的了？」

「那也不是，祇不過我找到這地方，對有些人很討厭，我不想碰見，便總是躲到這裡來。」

「這就是了。」阿秀聲音中透出瞭解和同情味道。「我也試過躲過那些可憎可厭的人，現在你打算躲多久？」

阿道遲疑了一下道：「我還不知道。」

阿秀拿着兩個小包裹，放在桌面上，解開來一包是燒餅，數了一下是十個，另一包却是都是一些梅杏桃子，還有八支指頭般大小的嫩白春筍。

她把所有的東西平分兩份，分放兩塊包袱布上，道：「我們一人一份，你想躲得久些，就省點吃吧！吃完別跟我要，餓死渴死是你自己的事。」

阿道拍拍腦袋，恍然道：「對，我竟然忘了帶點食物來，謝謝妳啦！妳又準備躲多久？」

阿秀搖搖頭，忽然嘆了一口氣不再作聲。

阿道倒也精乖聰明，竟不再問。

過了好一陣，阿秀怒聲道：「你幹嗎眼睛發直一直盯住我？我臉上又沒有花，你覺得很好看嗎？混賬……」

阿道吶吶道：「妳……是很好看，但……但我祇是心裡納悶才望住妳，妳究竟躲誰？爲何躲到山上的玄天觀來？」

阿秀哼了一聲道：「你呢？你還不是跑到山上來嗎？」

阿道柔聲的說道：「我不同，我本來就是修道的人，修道的人不躲到道觀躲到哪兒去好呢？」

阿秀皺起眉頭道：「你是不是諸天教的人呢？」

阿道小心翼翼的道：「我是，但那是因爲我師傅的關係。」

阿秀初時睜大眼睛，後來才又恢復和平樣子。「既然你師傅是諸天教，自然你也沒辦法不是諸天教了。」

「諸天教很不好嗎？我眞不知道。」

「好個屁！」她還駡了兩句又粗又髒的話。「諸天教那些臭道士，不知害死殺死了多少人！」

「有這種事？」阿道笑了一下，顯然不相信。「爲什麼諸天教要殺人呢？」

「鬼知道爲什麼？我們神手帮至少有一百多條人命死在諸天教狗道士刀劍之下。杭州有個老鼠精王三爺，你知道不知道？諸天教還有什麼天羅地網姓包的兩個老賊，你知不知道？這些惡賊王八蛋都是兇手，你知不知道？他們手下還有許多多兇手，你又知不知道？」

阿道聽得張口結舌作聲不得，任何人祇要看見阿秀說話的樣子和口風，就一定會百分之百相信她不是信口胡說，絕對沒有人能表演得裝假得如此維肖維妙的，如此的逼眞與沉痛惡絕的樣子。

「唉！跟你講有個屁用？昨天我親眼看見想救我的江大哥，被包家老賊迫得跌落懸崖。我問你，他們爲什麼要抓我？你知道不知道？」

阿道攤開雙手苦笑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他們本來要殺我，因爲我是神手帮的，但後來又說我是什麼爐鼎，要送給他們教主，哼，哼！我現在是沒有辦法，我食了藥全身無力，半點都沒有，但等我好了之後，我一定要報仇。」

阿道居然沒有忘記她講過的話。「替江大哥報仇？還是替妳自己呢？」

阿秀瞪他一眼道：「別問這麼多，你想做奸細出賣我是不是？」

阿道連忙擺手。「絕對不是，就算妳對不起我，我也決不出賣妳。」

「我沒有對你不起，我還把食的分一半給你。」

「啊！是的，是的，妳對我很好。」阿道聲調並不特別，但講的話却有使人十分相信的奇異力量。

他接着煩惱地連連嘆氣，又憤怒地哼哼哈哈。「想不到諸天教暗中做了這許多惡事，但胡眞人怎會准許呢？」

「胡眞人或者是大壞蛋，或者根本不知道，但是，那個姓董的狗頭軍師却一定知道，好像有很多命令都是這董狗頭發出去的。」

阿道恍然而悟道：「原來如此，想來當眞大有可能，我聽說胡眞人乃是得道高人，他怎麼可能牽涉到江湖上打打殺殺的事情呢？」

「眞不要鼻子，何止是江湖上？」阿秀皺皺鼻子，那表情雖是奚落胡眞人，但看來却另有潑辣美態。「聽說連杭州有名的道觀都搶去好多間，他們修道的總不能算是江湖人吧？」

阿道垂頭喪氣沒有說話，阿秀不知何故心中不忿，道：「喂！他們所作所爲與你無干，你又何必氣惱？」

阿道連嘆幾口氣，忽然問道：「妳那個江大哥是什麼人？」

阿秀欲待容形給他聽，但想了幾想，眼淚奪眶而出，流個不停，啊！江大哥，你是天下第一英雄，你是第一好人，却可惜遭遇墜崖粉身碎骨之禍……

阿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一陣鐘聲傳入洞內，那兩聲鐘聲一緊一緩，連響個不停。

阿秀已停止哭泣，側耳聽了一會，道：「這鐘聲大有古怪，莫非諸天教的人要大擧搜捕我？是不是呢？」

阿道搖搖頭道：「不是，是有可怕的惡人來鬧事。」

「惡人？呸！還有人能比諸天教更惡毒的嗎？」

「這話也是。」阿道連連點頭。「反正有敵人前來就對了，阿秀，我偷偷地溜出去看看，回來告訴妳，好不好？」

阿秀道：「那你要小心點。」

阿道匆匆而去，脚下甚是輕捷，過了好久才回來，臉色很不好，但說話時仍然堆起微笑，聲音很溫柔。「果眞有人來尋仇生事，而且居然來自仙霞嶺，有十二個道士和一個女子，都拿着明晃晃的長刀。」

「帶頭一個鬢髮均白，叫做林靜虛的老道士指住包冰大駡，說諸天教害死黃葉道人奪去碧元觀，後來又殺死了不少仙霞派的人，林靜虛又說雖然他師兄霍靜堂坐關未出，但他還是先率領一些徒衆前來問罪，包冰居然不答辯，便下令八仙二十一宿那些人堵住下山之路。

「他們這時是在悠然山莊後面草地的斜坡之上，斜坡盡頭是千丈懸崖，所以任何人一望而知，如果林靜虛他們贏了不必說，若然輸了就一定全都迫落懸崖無疑。」

阿秀掩住嘴巴才沒有發出叫聲。

阿道又道：「包冰的天羅和拐杖眞是當世絕學，林靜虛的刀法雖然凶猛無比，功力也深厚無比，但十招不到，已經連連後退。

「這時八仙二十一宿也有一大半聯手攻去，將那十一個道士和女子一路迫退。」

阿秀搖頭嘆息。「別說了，結局我不必猜也知道了。」

阿道搖搖頭，柔聲的道：「不，妳一定猜不到，因爲這時忽然有一個人出現，大喝一聲停手。

「諸天教的人居然很聽話，通通立刻停手後退，我看那人大概是諸天教很有地位的人，甚至連包冰都乖得很，不敢反駁。」

阿秀緊張地伸手抓住他的臂膀。「包冰肯放過仙霞派的道士，那個人究竟是誰？長得怎麼樣子？」

「仙霞派的人一個也沒受傷，全都好好的離開，這一仗下來他們當然也知道實力遠比不上諸天教，所以都趕緊下山去了。

「至於那個人我猜可能是董耀吧！要不然包冰爲何肯聽他的話？」

阿秀搖頭表示不同意，但她使那麼大的勁力搖頭，眞讓人擔心她的脖子受不了。

阿道茫然道：「如果不是董耀又會是誰？他年紀跟我差不多，沒穿道裝，好像蠻有威嚴，一喝之下，所有諸天教的人都服從得不得了。」

阿秀尋思一陣，才道：「反正絕對不是董耀那惡賊，但他究竟是誰呢？」她深深地嘆息一聲。「可惜江大哥昨天苦戰兩老賊之時，這個人却沒有出現……」她的眼淚又流了下來，還時時從眼光中閃出悍潑光芒已被淚水遮蓋住，她忽然跺脚道：「我爲什麼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你？你究竟是誰？」

阿道輕聲道：「我是阿道，我是妳的朋友，妳千萬別大聲叫嚷，別忘記我們是『躲』在山洞裡，現在我想辦法解去你受的藥力，使妳恢復氣力，然後想法子讓妳平安下山，妳說好不好？」

* * *

董耀寬闊臉孔又青又白，小眼睛射出可怕的光芒，背着雙手在房間內走來走去，一望而知他心情又驚恐又煩燥。「教主爲什麼會突然出現？」他的聲音也顯得特別刺耳。「仙霞派的人居然能活着離開，不久就會變成本教的心腹大患。」

旁邊祇有一個人，就是身材瘦削面目冷峻的獨行大盜王九。「董先生，令狐教主出現不妨事，仙霞派看來也成不了氣候，我祇擔心那小女孩阿秀，她居然會在玄天觀失踪，我越想越覺得不妥。」

董耀搖搖頭，有點心不在焉。「她不是失踪，但……唯其如此才更加可怕，教主從來不單獨出現，亦不管任何閒事……」

他忽然精神一振，眼光烱烱的盯住王九。「你不是諸天教徒，我也試探過很多次，證明你對我忠心耿耿。」話聲一頓，聲音變得更爲審愼嚴肅。「如果我要你施展你最拿手的『飛芒流銀百步穿針』絕技，對象是令狐教主，你會不會猶豫呢？」

王九毫不思索毫不猶豫。「祇要你下命令，天王老子都一樣。」

「據我所知令狐教主可能有點內功。」董耀微微而笑，顯然很滿意王九的回答，「但却不懂武功，所以就算普通暗器，也可以輕易取他的性命，何況是你這種武林最秘毒絕技，嘿，嘿！他最好別迫我下這道命令。」

王九堅定的聲音和效忠表情使他甚感安慰，諸天教就算是有無數高手，但祇須一個王九，祇要他能一擧殺死令狐教主，他仍然有把握控制諸天教，最大不了犧牲王九作爲代罪羔羊就是了。

董耀微微而笑。「等着吧！阿秀不久就會出現，教主也一樣，當他們出現，就是我下最後決定之時了。」

* * *

阿秀在山洞躲了三天之久。

這三天之中却很少和阿道交談，因爲阿道從不先開口跟她說話，如果阿秀不開口，他就默然靜坐，本來阿秀對他印象極好，但後來却變得很壞，哼！你不跟我講話難道我就稀罕了嗎？我也不先開口說話，看看到底誰熬不住？

爲了這點，所以阿秀對阿道印象變得很壞，而且事實由於阿秀是必須知道諸天教一些事情，所以又不得不忍氣吞聲先開口。

阿道的確有點可惡，他答完阿秀的問話之後，便又不再開腔。

他這種沉默靜坐態度，使阿秀越來越生氣，故此到第三天，阿秀衝動得簡直失去了理智似的。

她冷笑一聲，忍住了氣憤，自言自語道：「沒有什麼了不起，我找江大哥去。」

她去哪兒找江大哥？江浮雲已經掉落在懸崖之下，他的骸骨可不可以找到還是疑問？

阿道從沉深冥想靜默中醒了過來，才想到這一類不合理的問題時，阿秀已經颼一聲穿出洞外，去得無影無踪，她本來四肢酸軟無力，却被阿道不知弄些什麼藥來給她解救了，所以，她已恢復矯捷的身手。

天氣難得晴朗，正午時分的太

陽，也使得山上有點悶熱。這個時刻觀裡的道士不是做日課就是午睡，而上山進香拜神的信徒們亦都躲在陰涼殿堂或各處靜室休息。

故此阿秀一直「跑」出玄天觀，也祇不過碰見三個小道士，他們都目瞪口呆看着她，全然不明白何以一個美貌少女能跑得這麼快？她爲什麼不慢慢走而要飛跑？

阿秀一下子就繞過悠然山莊，來到了斜坡草地。

四下杳無人跡，諸天教原本設在後園籬笆的守衛們也撤走了。

她順利走到懸崖邊緣，伸手扶着斜坡伸出崖外的松樹，上半身盡量傾斜出去向下瞧，崖下全無雲層、雲霧，但却深達二、三百丈，所以黑黝黝的崖底，一時也看不清楚究竟怎麼樣？是枝葉腐爛的泥沼？抑或是無數堅硬的亂石？

暫時，好像還無人發現她的踪跡，所以阿秀俯身尋思，江大哥掉下去的時候害不害怕？當然不會害怕！他是那種視死如歸的英雄，「死亡」絕對不是能夠令他害怕的。

他身體碰到崖底之時不覺得痛嗎？他在那一剎之間，有沒有想起我呢？

阿秀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目前時機若一失去，祇怕永遠再也沒有了。「時機」意思是可以投崖自盡，如若再度落入諸天教之手中，像王九所說被他們使出「勾召」之術，我便得乖乖自動送到諸天教教主懷抱中任他爲所欲爲。

等到我自己清醒時，就算我有機會自殺，但過去的已經不能挽回了，也不能抹煞了，所以我何必白白讓諸天教教主快活得意？

她抬頭望望天色，萬里晴空全無雲翳，可惜明朗暖熱的太陽，也不能改變人間的種種不幸！

阿秀又深深嘆口氣，突然間身子一側向前傾跌，她的身子便宛如一塊蠢笨石頭跌出懸崖外，接着向下飛墜。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

阿秀摔死也就算了，却還有什麼餘哀呢？

阿秀其實也不是那麼多愁善感，在生死一剎那間，還能夠大有感觸哀傷。

她之所以覺得「無奈餘哀欲絕難」，原因是足踝忽然一緊，有一隻冰冷堅硬的「手」抓住，使她雖然下墜了三丈有多，却仍然不得不停止了飛墜之勢。

身形猛然停止時，脚踝那陣疼痛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因爲她雖然是倒吊在半空，但眼睛仍然可以看得見，她看見凹入的懸崖裡有個石洞。

山崖凹處有個洞穴本來甚是平常，可是洞口有個人站着，就絕對不平常而值得驚怪，甚至可以驚怪得連脚踝的疼痛也忘記了。

何況洞口那個人竟是江大哥江浮雲！

阿秀第一個念頭是她一定已經發了瘋，所以看見不應該看見的景象，所以她叫了一聲江大哥，就陷入半昏迷狀況。

但是阿秀很快就清醒，她看得見(雖然還是倒吊着)，身子已經迅速移近江浮雲，那是因爲江浮雲用一根鋼爪爪住她拉過來。

然後，她忽然已經不是倒吊，而是坐在江浮雲懷中，她用力捏了一下大腿，知道不是作夢，淚水就如八月錢塘江潮那樣駭死人的直衝了過來。

她聽見江浮雲安慰她，叫她不要害怕，但爲何他不把她足踝的鋼爪拿掉？

那洞口雖還不算大，但仍然可以看見寬敞洞內的一切情況，看來洞內不但寬敞乾燥明亮，而且似乎還有床鋪桌椅，但可能嗎？在懸崖凹入的洞窟裡居然還有傢具？

她最後聽到江浮雲的聲音道：「妳先回去，我馬上也會動手了。」

然後江浮雲的手指在她身上碰了一下，她登時昏迷過去，等到她回醒時，已經是在一個房間內。

祇有董耀、王九在床前，都凝視着她。

阿秀大聲叫喊江大哥，又不斷說着看見洞窟床鋪等等，看來她已經神智不清。

董耀搖搖頭道：「她不行啦！我看留着她已沒有用處。」

王九立刻伸手摸出靴上的匕首，臉色冰冷，但董耀却又道：「暫時別動她，哼！如果她不是瘋了，絕對不能讓她多活片刻。」

換而言之，正因爲董耀認爲阿秀已經瘋了神智不清，才不急於殺死她，爲什麼會這樣呢？

* * *

許許多多的事情，發生得又快又突然，不但使人目不暇給，更使人感到驚駭錯愕，而無法可以應付。

阿秀一奔出房外，立刻知道自己原來是在玄天觀內，而這時院門走入一個人，她一眼望去，不覺怔住，敢情那個人正是阿道。

阿秀直到現在看見阿道穿着農人的衣服，一頂斗笠掛在背後，才記起他從前居然是作文士裝束，所以大有風流儒雅樣子，眼下變成一個鄉下青年，便淳樸得令人覺得十分可以信賴。

阿秀叫了一聲：「阿道。」向他奔了過去，撲入他的懷中。

阿道柔聲道：「妳發生了甚麼

事？妳的脚怎麼啦？爲何一跛一跛？」

那是像人手的鐵爪留下的後遺症，但阿秀一時却說不清楚，祇道：「阿道，我看見江大哥，他沒有摔死。」

阿道甚是沉着，眼珠一轉，道：「我正要去看看，妳當然一道同去，但妳必須改個裝扮，別讓人家一眼就知道妳是誰。」

他打算到哪兒去看看？要看的是什麼？又爲何阿秀不可讓人家一眼認出？

這些問題簡直沒有機會問，因爲她急急忙忙更改一套道裝衣服時，當然不能給阿道站在旁邊看着，而當她換好衣服，同時頭髮也紮好一個髻，走出來就被阿道拉着向外跑。

阿道一直拉她向悠然山莊奔去，並且繞莊奔跑，顯然要跑向山莊後面那一大片斜坡草地上，阿秀忍不住大聲問道：「你知不知道前面是什麼地方？」

「我知道，剛才玄天觀的鐘聲，妳聽到了沒有？就像前幾天一樣，是有敵人入侵的警鐘。」

有人入侵諸天教重地？莫非仙霞派捲土重來？

阿道拉上斗笠，臉孔隱藏了一大半，而阿秀看來根本就是小道童，兩個人絲毫不惹人注目，祇是好奇心重的農家子和小道童聞聲趕來看看熱鬧。

所以當他們出現於草地時，人人都祇望了他們一眼，就不再注意。

阿秀失聲欲叫，但聲音祇到了唇邊就發不出，因爲她嘴巴已被阿道一掌掩住。

哎呀！江大哥，果然是你！你當眞沒有摔死？但既然沒有摔死，爲何又被諸天教許多人堵截住？你不會等天黑才悄悄逃下山去？

阿秀心中大叫質問，妙在她嘴唇發不出一點聲音，所以諸天教無人向這邊望上一眼。

其實並非沒有人看他們，看他們的正是這場火爆凶險場面中的主角江浮雲。

江浮雲的眼光好像快刀利劍，似乎能看穿他們的裝扮，因爲當他看見阿秀貼貼服服靠在那年輕人身上，並且任得他掩住嘴巴時，忽然變得神采奕奕，很放心地微微而笑。

堵住江浮雲的人羣，大部份是持刀握劍的道士，祇有前面的冰雪二老，還有董耀和王九，不作道家裝束。

包雪手掌已痊癒七八分，已可以抓網應敵，他臉色很差，眼中閃動着仇恨光芒，他當然很想親手弄死這傢伙，以雪數十年來第一次負傷的恥辱。

董先生厲聲道：「江浮雲，你究竟是誰？」

既然叫得出他的名字，却問他是誰，豈不是很荒謬滑稽？但是沒有人這麼想！因爲董耀問的是他眞正身份，問的是他的來意。

江浮雲冷笑一聲，目光移到旁邊不遠處那隻大黃狗。「阿南每天到懸崖走好幾回，牠當然知道我沒有摔死，但你們却瞎了眼睛全然不知道。」

他停了一停又道：「噢！對了，你問我是誰？我的答案是你身邊的人是誰？」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向王九身上掠去。

董耀沒有回答，王九也不哼聲。

江浮雲仰天一聲長笑。「他就是天下公門懸賞緝拿歸案的大飛賊王九。」

董耀不禁一愕，道：「你是公門捕快？你爲了緝捕王九而來？」

「我不是捕快。」

「那好極了！」董耀聲音非常響亮。「有煩冰雪二老速拿下這狂徒，此人已殺死了本教十餘人，罪大如山，絕對不可以輕恕。」

冰雪二老祇是走前兩步，但其他的人都一齊後退，所以立刻空出一大塊空地方讓他們施展。

阿秀感到阿道的手臂一緊，並且聽見他低低問道：「妳江大哥眞的殺死了很多人？」

「當然是眞的，如果他不是已救出阿猛，祇怕還要殺死更多的人，阿猛比我還小，我們一齊被冰雪老人抓住，你知不知道，神手帮百餘二百條性命死在諸天教手中！」

阿道手臂慢慢的鬆開，沒有回答。

江浮雲雖然身陷十面埋伏的重圍中，但他好像還能夠看見四方八面任何動靜，阿道甚至覺得他對自己微微笑一下。

冰雪二老已經亮出他們成名威震天下武林的「天羅地網」和金拐銀拐出來。

這兩件兵器，還有包冰包雪令人發抖的兩個人，的確曾使天下高手聞名喪膽，也的確曾經毀了不少英雄好漢。

包雪先開口，(往往都是他講話)。「江浮雲，這回你就算跳下懸崖，我們也不肯罷休了，我們也非要找到你的屍身才算數。」

包冰冷冷的道：「殺吧！」

江浮雲微笑踏前兩步。「你們眞了不起，不但練成天羅地網金銀拐絕學，還練成了絕響的『冰天雪地』奇功，眞使人驚訝而佩服。」

冰雪二老都微微動容變色，數

十年來他們縱橫江湖，殺死無數敵對高手，但今天還是第一次，有人能夠道破他們畢生苦練的神功名稱。

「上一次我不開口，你們一定記得。」江浮雲仍然微笑，一臉和氣生財的樣子。「那時候我還差那麼一點點，所以眞不敢開口說話，你們心中自然明白，當你們施展這冰天雪地奇功之時，對方若不開口，效力就打個對折而已，對了，你自然更知道，既然我現在敢開口說話，必定是有恃無恐，你們也許想知道，何以前幾天我還不敢開口，但現在却又敢了呢？」

包雪道：「你肯不肯講呢？」

「好！你們聽着。」江浮雲笑容更瀟洒，不過在諸天教之人眼中，却祇是「可惡」。

江浮雲繼續道：「我欠缺幾招指法，所以我的內功空自有點火候，却配合不起來，我這話你們當然必能明白。」

冰雪二老都凜然點頭。「但莫非你這幾天，已經學會了那些招數？所以內外配合圓滿而不怕我們兄弟的冰天雪地奇功。」包雪問道。

「那懸崖凹入之處有個石洞，那是我十幾年前，常常和一個好朋友躲在裡面談笑的隱秘所在。」江浮雲嘆口氣，他一定是緬懷往事，而當時，裡面有個美麗的女孩子小玲陪着他，阿秀的姑姑。「所以我跌落懸崖時，其實我祇不過回到舊日遊息之地。」

人人都默然地聽着，包括冰雪二老在內。

「不過，我這一手竟然也沒有瞞過天下人耳目，在你們之中有一個人，居然看出我跌出懸崖時姿勢不對，所以猜出我並沒有摔死，也所以用鋼爪吊了些食物給我。」

人人驚訝地互相看望，但這樣當然看不出「那人」是誰？

「我這幾天在洞口裡，翻看一下神手帮的拳經，居然學會了幾招指法。」

董耀幾乎跳起來，大聲叫問道：「神手帮的拳經在你手中？」

江浮雲瞪他一眼道：「這個囉皂的插嘴小子是誰？」

包雪道：「不可胡說，他就是本教護法軍師董先生董耀。」

江浮雲啊了一聲，道：「眞是失敬了，他既然是軍師爺，你們以後還有很多的人自然要聽他指示，聽他的命令。」

包雪冷冷道：「廢話，不聽他難道聽你的？」聲音未歇，左手一揚，「地網」幻成一片銀光堵住左邊的空間。

包冰的金網也跟着飛出堵住右邊，天羅地網果然有瀰天蓋地之勢，罩住堵住江浮雲往任何方向逃走之路——祇有退往懸崖那邊沒有阻隔。

兩張金銀巨網飛旋幻轉，使人眼花撩亂，但最可怕的，還是等在網後的金銀雙拐，隨時隨地都可以揮出砸得腦袋迸裂，或者肉綻骨折而死。

江浮雲連退七、八步，顯然一時無法應付「天羅地網」，何況他赤手空拳，更顯得全無還手之力。

但這不過是很短暫的現象而已，江浮雲馬上就使全場之人大驚失色，因爲他忽然地飈然衝上前去，快得有如電光石火衝入網影中，其實他雙手出得更快，每隻手各用一隻手指(食指)勾住金天羅和銀地網。

沒有人看得出這是什麼指法，祇看見兩張巨網忽然翻轉回去，說多快就多快，反而迎頭罩住冰雪二老。

冰雪二老如果當時棄網而逃，很可能可以避開，但他們當然捨不得名震天下的天羅地網，而且還想變化手法還擊過去，還想罩住敵人。

却不料兩張巨網毫不客氣，一下子就把他們兩人罩住，就像他們無數次裹住敵人一樣，全身上下沒有一絲縫隙。

任何人被這種特製的金絲、銀絲巨網罩住，也就好像五月節的糭子一樣，而且變成滾地葫蘆，連冰雪二老自己也不能例外。

江浮雲那一招指法奇妙無比，但跟着雙指齊出的招數也使人嘆爲觀止，他每隻手的指頭，祇不過在金天羅銀地網上點了一點，冰雪二老馬上不再翻滾掙扎，眞眞正正變成兩隻大糭子。

沒有人想得到，名震天下的冰雪二老，竟然一個照面就掉網自裏，所以人人震驚得發楞發呆了。

董耀駭得踉蹌而退，王九一直跟着他，居然有一個中年道士搶步奔前，大聲叫道：「董先生休得驚慌，我衆彼寡，定可以制敵取勝。」

這個道士叫聲一起，一衆道士也定過神來，刹那間，刀劍並擧佈成一個刀劍陣，一共是十把長劍和十二把長刀，這些道士全是護法八仙二十八宿之列，都是武功精湛高手。

陣勢一擺開，確是不同凡響，看來就算比不上「天羅地網」，但人多勢衆，也決不是江浮雲兩指就能夠解決的。

八仙二十八宿，已有一仙三宿死在江浮雲傘劍之下，故此人人對他仇恨。

江浮雲仰天大笑一聲，才道：「何以我不但沒有見過教主令狐

次道，甚至連胡一粟眞人也從未見過！」

一個年紀較老的道士厲聲應道：「教主和胡眞人上修仙道，棄絕凡俗，怎會爲這種小小魔劫分心？」

他的意思是說凡是入侵諸天教的人，都等於是教主和胡眞人的魔劫，要使他們分心使他們躭誤正果修爲，當然這種理論也很說得通，看來是所有的道士們無不深信這話，所以陣勢更加透出森厲强大殺氣。

江浮雲退開幾步，也厲聲道：「董耀，你出來！不要躲在後面，令狐次道教主和胡眞人，知不知道你殺害神手帮百餘條人命之事？知不知道你用陰謀用暗殺等手段，奪得蘇杭許多著名道觀之事？」

在懸崖下面山洞蟄居的三天，江浮雲不但武功上有了突破成就，同時也獲得很多消息，這些消息都是那抓住阿秀脚踝，同一隻鋼爪送下來的。

所以江浮雲知道諸天教的一些內幕，例如教主令狐次道、胡一粟眞人等都不管教中之事，一切都由董耀把持作主。也知道護法八仙二十八宿武功不錯，若是有十幾個湊在一起擺出陣勢，那是玄門正宗武學，玄妙無匹，不可力敵等等。

江浮雲也看得出那些道士們的陣勢，的確奇奧森嚴之極，這種禦魔衞道的正宗玄門武學，實在不是一般武林家派可比，故此，他眞的不敢貿然出手，倒不如當衆揭破董耀的罪行，看看能不能瓦解這羣道士的陣勢！

誰知那些道士一擺好陣勢，便對任何言語都充耳不聞。

江浮雲眉頭一皺，知道不能不當機立斷，大喝道：「董耀，看我取你的狗命！」

但雙方當中，隔着十幾廿個道士的陣勢，祇用言語恫嚇，並無用處。

董耀也定過神來，呵呵笑道：「很好，你有什麼辦法殺死我呢？」

江浮雲大聲喝道：「王九何在？」

王九忽然響亮答應一聲，把董耀耳朶震得嗡嗡作響，也駭了一大跳，同時也感到王九那支鋒利匕首，已經頂在背後要害。

這個出身寒微，被天下公門追捕得無處容身的飛賊，居然會是奸細？居然會是江浮雲的老拍檔？

董耀祇覺得殺了他也無法相信，但匕首鋒利尖刄已刺破了他背心皮膚，證明這是眞眞實實之事，所以他祇好直眨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江浮雲大喝道：「罪魁禍首都是董耀，殺了此人定當天下太平，王九。」

王九響應道：「在！」

江浮雲正要說出「取他狗命」這句話，但忽然咽住，喉嚨好像忽然被人用東西塞住。

他看見另一把明晃晃的短刀，頂住王九脅下要害，而且那人出手奪過王九的匕首。

那人正是剛才奔到董耀旁邊的中年道士，他刀尖實在已刺入王九脅下，約莫一寸之深，這一刀雖然不能要命，却足以使王九失去全身氣力，當然如果再刺入一、兩寸，十個王九也活不成了。

那中年道士冷冷道：「我是護法八仙之一，火行者是也，王九是假的王九，他假冒王九之名取信於董軍師，可惜董軍師一直都不肯透露，有關此人姓名來歷，否則我老早就可以拆穿他的西洋鏡了。」

董耀脫險走開兩步，喘了一口氣。「我以爲他眞是走頭無路的飛賊王九，所以諒他決不會反覆不敢叛變，誰知道却是個假的王九！火行仙，你怎知道他是個假的王九？」

火行者聲音冰冷清晰道：「因爲我就是王九。」

江浮雲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飛賊王九自從天下公門展開大規模緝捕之後，已有好一段時間失去踪跡，許多消息都指證王九已經死於非命。所以這一次行動，就由平生行踪十分隱秘的武林高手「六爪魔手」金昆假冒王九，用盡八寶混入諸天教做卧底。

這一切都已經無關重要了。「六爪魔手」金昆空有一身武功絕技，雖然他曾經施展魔手從數丈外飛出，及時抓住阿秀足踝，他讓她看見江浮雲，後來又把她吊上來。所有的一切，都將隨着他的生命消失，人生本來就是如此的可悲。

阿秀却忽然注意到天色已變，本來晴朗的天空變成陰暗，而且開始又下着細細綿綿的春雨了。

唉！人生中爲何這麼多可怕可悲纏繞不休的事？君子和小人，執法官吏和犯法的盜賊，恩人和仇人等等，到底有沒有分別呢？

她離那火行仙王九可說是最接近的了，大約有一丈左右，她深深知道，除非有劈空掌力能夠隔空擊傷和制服火行仙王九，才救得了「六爪魔手」金昆，如若妄想飛撲過去，祇怕一步尚未跨完，金昆就變成屍體了。

怪不得從前，她隱約覺得那個「王九」雖然打她，雖然很冷峻，却很像很好人，好像暗中幫她的忙，原來他不是眞的王九，而是眞的金昆。但現在知道有什麼用呢？

她又不會劈空掌，不但沒有見過，連聽也沒有聽見過，當世有誰練成劈空掌的？

江浮雲也遮掩不住很壞很可怕的臉色，功敗垂成已經令人頹喪洩氣，何況眼看金昆性命不保。

阿秀忽然聽到一聲長笑從她身邊發出，她身邊祇有一個淳樸老實沉靜的阿道，笑聲當然是他發出的，但怎麼會是他大聲長笑呢？他憑什麼惹來衆人注目，也惹來殺身之禍？唉！這個人……

不過阿秀一定有某些地方判斷錯誤，因爲所有的道士不但驚訝，而且差不多都露出某種奇異神情。

阿道不止敢笑，還敢大聲講話。「火行仙，放下刀子！」

火行仙大聲應道：「是！」

但董耀却大聲喝道：「不行！先殺死奸細。」

火行仙王九祇怔了那麼一下，也自應道：「是。」手腕勁力一發，鋒利短刀便已刺出。

可惜刀子刺出祇不過是他的想像，當他殺機一起，刀勢欲刺出的刹那間，「嗤」地破空之聲一響，他全身已經痲木了。

人人都驚慌顧視，連江浮雲也一樣，這分明是用指力隔空點穴的聲音。衆人雖然未見過，但正如俗語說，就算沒有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路，就是這麼一回事，反正這些高手都知道是「隔空點穴」。

他們的目光都聚集到阿道身上，阿道掀掉斗笠，臉色顯得很不悅回望那些道士。

一個年紀最老的道士丟下長刀，拜倒在地大聲道：「地行仙李清心參見教主！」其餘的道士個個拋下刀劍跪在地上。

現在眞相已白，阿道竟然是諸天敎的敎主令狐次道。阿秀回想一下，這個人實在是君子是端正人，在那石山洞裡足足三天，她根本全無氣力，然而令狐次道却沒有半點冒犯她，甚至連一句猥褻笑話都沒有說過，這種人如果是壞人，天下再也找不到好人了。

江浮雲大踏步走過來，伸手抹抹臉上水珠，眼光已落在令狐次道臉上。「你很好，我相信你會把所有的兇手，交給官府按律處罪，你一定會這樣做吧！」

令狐次道點首道：「我會。」

江浮雲眼光已轉了阿秀臉上。「妳也很好，我很想帶妳和阿南再去吃醋溜魚，但我必須趕快回京師報告，我相信令狐敎主一定會好好的照顧妳。」

阿秀輕輕搖頭，又深深的嘆口氣。「我記得姑姑說過，有些人命運註定永遠流浪，永遠不會停歇安居，江大哥，你是不是這種人？」

我是不是這種人呢？江浮雲自己也暗暗嘆口氣。

撲面春雨又使他眼睛模糊而不得不舉手抹一下，啊！綿綿無盡江南春雨，踽踽淒清萬里孤行！

天下本無不散筵席，阿秀，還有小玲，再見了！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本篇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

辛奇士・文
可飛・圖

怒海揚波

返家過年　定計殺盜

寒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江海無風波！

且說女俠黑牡丹與南宮年、邱太沖、周通、牛大壯五人，當日離了西口鎮，走淅川荊紫關，各人把座騎寄在方大夫的藥舖後面，立刻僱舟從舟江經老河口下裡樊而入長江，他們在漢口另僱快船，言明要連夜行駛。

要知從漢口到吳淞海口水程也有千數百里，如不連夜行駛，即使是順流而下，也難以在年三十趕到南宮年的家。

臘月二十八日，一行人又在吳淞換乘海船，出海駛過杭州灣，過鎮海而到象山。

南宮年的家住在寧海以北的海灣附近，遙望對岸，正是梅山島，一所城堡式建築，一邊沿着峭壁，堡門西向一座平坦的山脊，巨大的黑磚城牆，襯托出城堡的莊嚴與巍偉，也表明住在堡中的人絕非尋常。

只是這天的雪下得特別大，停在灣裡的幾艘船，孤零零的在承受着西北風的吹襲，船上除了孤獨的一根桅桿外，連繩索帆篷也被人扛回岸上。

也許是風雪太大，附近漁村的住家，閉門關窗，守在家中過這大年三十夜吧，因此漁村中二三十戶人家，看不到一個人影。

南宮年與高采烈的領着女俠四人登上岸，一手遙指遠處，在鵝毛大雪中，隱隱然一座巨大城堡就在兩里不到的近海岸山上，那山看上去不高，但是臨近城堡附近却又眞有一高山，拱衞在城堡後面。

雖然如今正在漫天下雪，女俠黑牡丹仍然脫口道：「眞像是世外桃源。」

南宮年笑道：「來年春暖花開時節，山上百花齊放時候，那才令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呢。」

一行人冒雪穿過小漁村的時候，天色已黑，但却並未聽到漁戶屋中人聲，更沒看到那一家點上燈的，這光景與往年過年時節有着不同，然而南宮年只在心裡嘀咕，並未太過注意，因爲他要及時的領着女俠四人回家，這個年三十夜一定是令人最感高興的了。

南宮年自登上岸就喜得闔不攏嘴，他心中琢磨的事可多着呢。

因爲，他要安排着讓女俠覺得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大雪紛飛中過年，才有過年的情調，爹娘、二叔、三叔，幾位堂弟妹們見了女俠，必定也會歡喜，至於邱太沖周通牛大壯三人，他也得爲他們安排得令三人滿意爲止，當然天公作美，一旦放晴，他還得領着四人去

普陀山拜見一心禪師呢。

幾個人踏雪前行，南宮年的心念隨着他的腳步加快而轉得更快，也同時使他更不去注意幾戶漁家為何年三十夜連個燈也不點上，即使他從幾家門前走過去，也懶得伸手拍門問一聲，倒是女俠覺得奇怪，心想：難道這些漁家大雪天還在海上打魚不成？

繞過漁村，眼前一系列大青石台階，上面又覆上一層白雪，附近的山坡上，正有幾株臘梅，色彩嬌艷的吐露出美麗花蕊，似乎天越寒，花越嬌，呈現出特有的靈秀之美。

南宮年遙指坡上一處麻石堆砌的矮牆，頂着西北風叫道：「登上這處矮牆，就快到了。」

過了矮石牆，迎面先是一個小廣場，南宮年對四人道：「春天山坡百花開的時候，拉個凳子往這裡一坐，遠處可以看到象山漁灣，近處各種花香隨風飄來，加上淺飲低酌，何異神仙。」

一旁的周通道：「北方高山絕嶺，江南綠野平疇，如今到這沿海地方，又是一番景象，倒真令我周通長了不少見識。」

灰暗的夜色裡，五個人終於到了城堡大門外，抬頭，城堡的門可關得緊嚴，再往堡牆上看，黑呼呼的甚麼也看不見，南宮年知道，堡牆正面高可四五丈，石磚砌得十分光滑，即使中途借力上翻也不太容易。

南宮年走近堡門大聲呼叫，他甚至伸手擂門，也沒有一些回聲，不由驚奇的道：「難道全都在屋裡守歲去了？」

女俠往堡門兩邊觀望，只見走不過幾丈遠，全是斷岩深淵，堡牆竟是連着斷岩邊建起來的，想來只能從正面進入城堡了。

南宮年急得直跺腳，遠喊近叫，連踢帶敲，就是一些反應也沒有，而風雪更見大了。

就在南宮年如熱鍋螞蟻而又口乾舌焦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牛大壯高聲道：「南宮兄不必心急，要想登上這堡牆，我倒想出一個法子來了。」

女俠黑牡丹忙問道：「牛兄弟可有何妙計？」

南宮年也抓住牛大壯的粗臂，急問：「兄弟，你快說，想的甚麼法子？」

牛大壯一笑，道：「咱們何不來個疊人上，我在地上頂着石牆，周仁兄站到我的雙肩上，邱兄再站到周仁兄的雙肩，南宮兄再攀上邱兄雙肩，再讓女俠順着登上去，大約女俠只稍一用力，一定可以登上堡牆的。」

南宮年一聽大喜，道：「這個法子十分妙，只須雙手扶牆，兩腳用力，師妹妳準備登上去吧！」

女俠也覺可行，牛大壯當即往城堡牆邊身子前傾，雙腳施力站穩，周通立刻站到他的雙肩，邱太沖更不待慢，早攀站在周通的雙肩，於是南宮年忙也順着「人竿」往上爬，很快的站在邱太沖兩肩，四個人俱都雙手扶牆站得穩，女俠黑牡丹舉頭看，四個人加起來足有三丈餘，尚有不到兩丈，自已應可稍施力就登上去的。

於是她把披風上的雪一抖，向身後一攏，施展輕功沿着幾人肩頭向上躍，不料就在這時候，從遠處矮石牆邊過來四個人，他們手上提了兩盞燈籠，光亮把女俠的目光吸引住，而使她又極快的躍到地面上，邊對南宮年四人道：「大家躲起來，有人來了！」

一聽有人來，南宮年大感奇怪，快二更天了，在這年三十的夜裡，誰會這時候來我們南宮家呢？

但見女俠幾人已隱起身形，南宮年也就近躲在附近大石後面。早見從矮牆那面繞過來四個人，前兩人手上還提着燈籠，頂風冒雪的走來。

不旋踵間，四人來到堡門外，四個人猛拍門，却是仍然叫不開，只見四人不約而同的退後幾步，又向城上呼叫，怎奈叫了半天，仍然沒有回音。

突然，暗中的女俠拔劍在手，閃身到了四人面前，不由「咦」了一聲道：「怎麼是你們？」

也就在這時候，南宮年四人也走出暗影圍過來，大家一看來人，也全一驚。

南宮年急問道：「你們不是準備天一亮就開船回吳淞嗎？怎麼也到來了，可是海面浪大，海灣裡浪再大也沒有大海上浪高啊！」

原來四人是從吳淞口送他們回來的大船上船家，只見一人遞了一封信道：「也真是湊巧，你們下船沒有多久，我們正準備做菜熱酒在船上過這年三十呢，不料突然船身晃動，我們還以為溜錨了呢，忙走出船艙來看，原來有一艘同我們一樣大的船不知何時靠了過來，從船上衝過來幾個拿刀的，把我們六個人逼在船尾，不由分說的把我們船上吃的喝的全搬空，臨去還要我們把這封信送到這裡來。」

只聽另一人道：「其實就是他們不要我們送信，我們還是要來找你南宮大公子的，如今船上全被搶光，不要說是銀子，就連吃的也被搬空，誰又能餓着肚子開船呢！」

南宮年大怒，道：「海盜竟然搶到舟山來了，走，咱們追去！」

不料提燈的一人道：「南宮大公子，你就省省力吧，像這種大雪

天夜裡，海面上伸手不見五指，從此地到灣口總得駛上個大半天，海盜隨便找個小島躲起來，咱們就沒法子找到他們的。」

南宮年正自猶豫，另一人也道：「他們把信交到我們手上就走了，如今我們船上連吃的也沒有，又怎麼去追呢？」

南宮年再也想不到自已才到家門，就遇上這些不如意的事，不由望望城牆，道：「師妹，咱們還是進堡去再說吧。」

他把信往懷裡面一塞，立刻招呼了各人重新來個疊羅漢，女俠立刻又施展輕功往上登，然後就在南宮年的肩頭，女俠稍用力，人已站在堡牆上，看得四個船老大驚奇不已，連聲驚嘆。

就在堡牆上，女俠往下面伸出雙手，道：「師兄上來吧！」

南宮年道：「來了！」

奮力上彈，一鶴沖天，直往女俠面前躍去，女俠雙臂一撥，南宮年已站在堡牆上。

於是二人一打手勢，女俠跟在南宮年後面進到堡裡面，這時堡牆上西北風不斷呼嘯如人在吹口哨，上面的積雪已有半尺厚，二人順着一溜斜石梯走下堡牆，南宮年正走到堡門後要開堡門呢，不料堡門後面全都被麻包袋擋着，麻包袋中全是沙子。

南宮年忙回頭看看家門那個前廊，四根大紅柱子，簷下的紗燈兩明兩暗，六層台階下面一個人也沒有，左右看去，銀白一片，不由對女俠道：「師妹，咱們先進去看看究竟，然後再讓人移開沙袋打開城堡門。」

女俠點頭道：「情形有些不對，你我全得小心才是。」

於是二人踏雪來到一座高門前面，上得長廊，南宮年伸手拍門，這一回門裡很快有了答應：「誰呀？」

南宮年道：「是我回來了，快開門。」

只聽門裡高聲歡叫道：「是大公子回來了，是大公子的聲音。」

緊接着兩扇大門「呀」的一聲打開來，只見兩個下人高興得直叫道：「大公子，你終於還是回來了！」

南宮年並不多問，連忙讓女俠進來，這時女俠雖在夜間，也看得十分清楚，只見大門裡一個小院子，地上十字鋪地磚，一條直通對面大廳，橫的通往兩邊廂屋，細看各屋門窗，眞是錯彩鏤金、鬼斧神工的雕刻着花鳥山水，在燈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生動。

這時，下人的聲音早驚動兩邊廂房中的人，一齊走出門來，而使得南宮年大吃一驚，因為這些人他知道，不就是附近漁村的人嗎？怎麼全都躲到自已家裡來了？

迎面大廳上藍色厚布簾子挑起處，只見一個年約二十的女子，滿面含笑的道：「姨媽妳看，表哥回來了。」

南宮年也笑道：「原來表妹也從杭州來了。」

女俠見這女子穿着一身錦緞衣裳，大家閨秀，却有一種花嬌柳禪，使人心蕩神迷的味道，南宮年剛踏進大廳，她已拉住南宮年的手臂，道：「連過年你都不回來，姨媽和我們都在為你着急呢！」

女俠黑牡丹一進入大廳，南宮年反回手拉住女俠，先對正面一張八仙福壽桌旁坐的老者介紹道：「這是家父，這是家母。」邊又對爹娘道：「她就是我常提起的師妹黑牡丹。」

女俠也忙着上前見禮，只是二老對於女俠一身黑衣，這第一個印象並不十分高興，只是客氣的請女俠坐。

南宮年的父親南宮凌雲，一面捋着山羊鬍子，邊對南宮年道：「你總算趕着吃年夜飯了，我們正替你躭心呢！」

南宮年忙對跟進來的下人吩咐道：「我還有三位朋友在堡門外呢，另外四個船家剛剛在海上被海盜搶光一應吃的，就叫他們先進來吧。」

南宮凌雲當即道：「你們去開堡門，可得多加小心，不要讓海盜摸進來了。」說着，又對南宮年道：「堡牆那般高，你二人是怎麼進來的？」

南宮年笑道：「爹不要忘了，我與師妹都是有本事的人呢！」一面從懷中摸出張海盜的信遞給老父。

南宮凌雲接過信並未打開看，只叫人把信送給後院的二弟南宮雄。

這時早有幾個年輕壯漢走進堂屋來，見了女俠，全都喜形於色的道：「這下子可不怕那幫海盜了，黑衣女俠還識得我們！」

女俠黑牡丹露齒一笑，道：「好像是在荊紫關附近的丹江船上吧？」

早有人拍手笑道：「對對對，一些不錯，那次船上拚鬥，我們十分佩服姑娘的勇敢。」

這時南宮老夫人才認眞的看了女俠幾眼，她發覺這位姑娘眞耐看，而且越看越覺得她長得美，玉面朱唇，肌質晶瑩而又顯露出女中丈夫的豪氣，那絕非一般女人可比，不知年兒對她的感情到了何種程度，尤其一個北方女子，南宮家能不能留得住呢？

女人的思維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南宮夫人自不例外，女俠才

一出現，她就想到久遠的未來了。

也就在這時候，南宮年的二叔南宮雄匆匆自後院走進大廳上，一見南宮年，當即點點頭，道：「年兒回來了，那就好了。」

南宮年又介紹黑牡丹與二叔認識。

不旋踵間，邱太冲三人與四個船老大也走進這大廳上，南宮凌雲一見這三人，不由驚奇道：「眞是北方大漢，長得這般高大。」

於是，南宮年一一介紹各人，彼此認識，並交代下人取出二十兩銀子以及一應吃的，連棉衣褲也取了些送給船老大，叫他們明日一早小心開船回吳淞去。

四個人眞是千恩萬謝的辭別而去。

這裡也該是吃年夜飯了，各屋這時全住滿了人，連大門口的門房裡也擠住了一家人。

大廳上擺了兩桌酒席，大家邊吃着酒，南宮雄正準備把最近有海盜的事詳細對南宮年說一遍呢，南宮年却發現三叔怎麼不在，甚至連三嬸也沒有來吃年夜飯，不由停杯手中，道：「三叔三嬸呢？怎麼連三個堂弟妹也沒有來？」

南宮凌雲一嘆，南宮雄道：「你問得好，我正準備要告訴你呢！」

* * *

象山以南有個大海灣叫三門灣，從那兒出海往東，坐上快帆船，不過一天，就會看到兩個海島，那就是漁山島，這兒專門出產蛋菜，一般婦女最愛吃，烏紅顏色，大小如同鴿蛋大，一頭扁一頭圓，配上老酒，怎麼吃都會覺得另有一番滋味。

象山南宮家經常有船到漁山來收購蛋菜，然後裝船北運入內陸，這些東西一到北方，全成了佳餚珍品，不用說吃，就算是看，只怕也有不少人沒有見過呢。

就在臘月二十三當天，海面上難得風平浪靜，南宮家的三老爺南宮豪，領着一艘三桅船馳向漁山，準備再收購一次蛋菜，等到過了年，交由南宮年運往內陸呢，這條航路對南宮豪而言，每年不知要走多少次，只要船出象山港，他閉着眼睛就能把船駛到漁山去。

可也眞夠順利，二十四貨上船，立刻就連夜往回駛，就在第二天東邊海面上剛有些亮，突見南面一艘雙桅快船，滿帆之外還有不少人在搖櫓，風馳電掣般的追過來。

船上的南宮豪心中琢磨，溫州灣一帶有海盜，如今快過年了，難道這些海盜往北邊移來了不成？

於是他忙叫滿帆，盡快往北馳去，只等繞過三門灣，就算逃過海盜毒手了，却不料雙桅船來得十分快，才不過一個時辰，早已追到兩船相差一浬之遙，海上無阻隔，一浬看來就如同在眼前一般，對方船上高聲的叫道：「落帆！落帆！」

看不出對方是不是海盜，南宮豪初時不加理會，不料對方開始高聲喝罵道：「再不下帆，一經追上，一個也不饒恕。」

南宮豪衡量自己的人只有七八個，對方至少二十多人，而且一個個手中全握着漁叉鋼刀，不得已只得拉下帆來。

於是雙桅船很快的靠在大船一邊，緊接着「噗通」跳過來二十多個青巾包頭，短棉衣褲黑布鞋壯漢，有一半全是大草鬍子牛蛋眼，像是仇人見面似的先把個南宮豪一頓狠揍，然後一根繩子拴在桅杆上，一個高大紅鬍子大漢，手上提了一條烏皮鞭子，齜牙咧嘴的站在南宮豪面前罵道：「這是老子的地盤，操那娘叫了半天船不停，想死嗎？」

南宮豪望望自己的人，全都被看守在船尾，四五個持刀海盜守着，其餘的海盜下艙搜，銀子沒有，全是海味貨，就中以蛋菜有二十大包。

南宮豪見貨被搬向雙桅船，不由問道：「請問你們是……」

烏皮鞭在南宮豪下巴上一托，那紅鬚大漢冷笑，道：「老子海裡蹦，你聽說過沒有？」

南宮豪一聽不由一驚，道：「聽人說你們不是在閩江口外一帶活動嗎，怎麼也會遠道來這一帶呢？」

海裡蹦似是不願聽這一問，伸手一個大嘴巴，道：「娘的，你規定老子只能在閩江口找生活？誰又能擋住我海裡蹦不到北邊來？」

南宮豪口角流血，不敢再問，眼睜睜看着一船海貨被海裡蹦的人搬去。

這時那個紅鬍子海裡蹦又仔細的對南宮豪上下一打量，立刻伸手解下繩子，道：「大掌櫃，你請移駕吧！」

南宮豪一驚，忙道：「東西全被你們搬光，還要怎麼樣？」

海裡蹦一咧嘴，露出門牙有三顆，因爲他那門牙中間又長出一個小門牙，嘿嘿一陣令人起雞皮疙瘩的笑聲，道：「大掌櫃的，十幾天就遇上你這麼一趟買賣，全是蔴袋裝的海產，我海裡蹦很清楚，你這是做的大字號，海貨裝船往內陸，再把山貨運回來，來回一折騰，銀子比天上掉下來的還多，所以這就要委屈你掌櫃的幾天，到鯁門小島上住幾天如何？」

南宮豪一驚，道：「我到你們那兒去做甚麼？」

冷凜的一笑，海裡蹦道：「要過年了，兄弟們腰包全空空的，請

你大掌櫃走一趟，賞給大夥幾個花花。」

南宮豪一怔，當即道：「貨全被你們搬走一空，怎麼還要擄人不成？」

南宮豪兩句話，換來一皮鞭，立刻脖子連着左臉出現一道血痕，只聽海裡蹦狂怒的道：「海裡蹦的話誰敢不聽，那是在找死！」

南宮豪一咬牙，道：「我跟你們走！」

哈哈一笑，海裡蹦道：「這才上路，要知你若同我海裡蹦合作愉快，你少吃苦，我也少生氣。」

突然，他回頭又道：「你們的人全回去，老子不難爲你們，不過得替我帶個信回去，要想讓你們這位掌櫃活着回去，年初五早上送來兩萬兩銀子到鯁門島上來，記清楚單帆船一艘，十個人足夠了，再多一個人就得把命留下來，只要押着銀子送到，你們這位掌櫃算是保住命了。」

於是南宮豪被押上海盜船，象山南宮家的三桅船也揚帆駛回來了。

然而當三桅船駛進象山港的時候，鯁門附近的金門島西頭急快的駛過一艘雙桅快船，直到象山灣口才回頭。

附近海島有海盜出沒，又是快要過年時候，就算這時候正是肥大黃魚季，味美海蟹多的時候，象山灣的漁民還是沒有船出海，誰也不願大臘月海上觸霉頭。

也許鯁門島上的海盜從南宮豪口中知道南宮家在象山灣裡面家大業大，所以還未過三十，就在夜裡摸進象山灣，在灣裡捕魚的小船，發現來了海盜船，早逃回岸上，二十九直到年三十夜，南宮家附近的漁民們全都躲進南宮凌雲的堡裡。

也眞是湊巧，當南宮年與女俠幾人登岸不久，迎面躲在梅花山的海盜船，就在大雪中衝過來，他們沒有難爲從吳淞來的船，却只叫他們把信送上南宮家，當然也只是例行的把從吳淞來的這艘船上東西搬去，海盜船的人說得可輕鬆又實在，船上連吃的也沒有，你們自然會再去找南宮家求救，那麼這封信你們就會很快的送去了。

* * *

大廳上南宮雄把事情說了一遍，且又把信拿出來，道：「海裡蹦這個傢伙眞不是東西，原來他要兩萬兩銀子，如今竟然把兩萬兩改爲五萬兩，他把我們南宮家當成銀山了。」

南宮年回頭望向女俠黑牡丹，道：「以師妹的看法，咱們如何對付這般海盜？」

女俠黑牡丹道：「這事應儘速行動，早早把人救回來。」

邱太冲道：「不知這些海盜知不知道南宮雄的。」

南宮年道：「等咱們捉到了那個叫海裡蹦的大盜一問便知。」

南宮凌雲憂慼的道：「今年這個年過得眞令人心酸，想想老三陷身盜窟，現在也不知怎麼樣了？」

這種景象可眞是出乎南宮年意料之外，原來想帶領女俠等人到家裡來過個快樂新年呢，如今突然出了這件事，一家愁雲慘霧，誰也高興不起來，就算是杭州來的表妹再纏着南宮年問東問西，南宮年也只是虛與委蛇了。

這個年過得可淒慘，村子裡沒有人敲鑼打鼓，更沒有張燈結彩，甚至大年初一大早上見了面，舌頭也像打結一般連個恭喜發財都說不出口來。

一大早，南宮年把經常跟他走船的十幾個手下約了來，他精挑細選的找了五個人，連同女俠等一共十個，去的五個人信心十足，因爲他們全在丹江見過女俠的功夫，那是他們一生難忘的搏鬥場面，再看牛大壯與周通二人那種金剛怒目模樣，更增加幾人的信心。

這時住在南宮家的漁人們，因爲南宮年已回來，且又在年初一就要出海找那幫海盜，所以全又各自回家過年，就在南宮年領着一衆走出堡門時候，南宮年的表妹早伸出玉手纖纖，拉住南宮年低聲道：「表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她吐氣如蘭，音脆如弦，看得女俠心神一震，忙緊走幾步離開，後面，南宮年緩聲對他的這位杭州表妹道：「外面下雪，妳回去吧，我自會小心的。」

女俠黑牡丹深覺南宮年這位表妹，是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她那種杏面生春的模樣，男人是很難拒絕的，只不知師兄對她……

黑牡丹也只是想到此處，因爲她這就要去找海盜拚命去，大敵當前，那還有心情去想甚麼男女私情的。

一艘單桅帆船就停在岸邊上，十個人已上了九個到船上，連着兩隻大木箱子也綑在船上，不遠處一個中年婦人帶着三個十歲左右孩子快步走來，却正是南宮年的三嬸。

含着一眼熱淚，南宮年的三嬸道：「阿年，你三叔的命就交在你手上了。」邊說着又對跟前的三個孩子道：「給你們年哥叩頭。」

南宮年不及伸手去拉，三個堂弟已趴在地上叩個頭，站起來掃去膝上的雪。

南宮年忙道：「三嬸，妳這是幹甚麼，我們是一家人呀，天還在下雪，快回去吧！」

小船緩緩的出海了，東北風偶

爾呼嘯着吹過去，却吹不去南宮年心頭的焦慮，這時候船上的十個人沒有人歡悅的去欣賞這海岸的雪景。

小船繞過象山灣立刻貼着海岸邊往南行駛，小船揚起單帆，在東北風的吹送下，順風直向鯁門島駛去！

不料小船剛剛駛到三門灣口附近，遠處水線上突然一艘雙桅帆駛過來，南宮年挑的五個手下人，其中有一人曾經見過海盜船，這時他脫下鞋子順着桅桿上爬一丈，人就站在帆上橫桿處遙望，一面對南宮年道：「就是這艘船，一點不錯。」

南宮年道：「迎上前去。」

這時船上的人立刻精神抖擻，準備廝殺，就等來船一經接近立即動手。

兩船對駛，接近得特別快，才不過半個時辰，雙方已互相看得十分清楚，南宮年這邊的人看過去，雙桅來船仍是那羣海盜，只是那個手握烏皮鞭的紅鬚子大漢却不在船上，約莫着船上有二十人，早聽得對方海盜中高聲道：「落帆！落帆！」

南宮年忙招呼自己的人分坐在船邊，自己一人揚手拍着綑在船中央的兩個大木箱，道：「我們是來贖人的，五萬兩銀子全在此呢！」

於是兩船全下帆緩緩接近，南宮年聽說盜魁不在，早示意把兩船距離保持在十丈遠，邊高聲道：「銀子已經送來了，你們快把人帶來，大家在海上一手交銀子一手放人。」

就聽對方海盜中一人叫道：「打開箱子來先叫老子們瞧瞧！」

南宮年回道：「箱子綑在船上，海面風浪大，只等你們放人時候，自然就由你們驗看了。」

不料對方突然破口罵道：「操那娘，叫你打開你就打開，再要嚕嗦，老子撞翻你們的船。」

南宮年道：「你要眞的撞翻我們，五萬兩銀子你們一兩也得不到。」

豈知那海盜十分狡猾，聞言高聲又道：「期限是年初五，年初一你們就把銀子送來，我看八成你們在玩甚麼花樣吧！」

南宮年直覺的以爲這個海盜不易對付，還好聽了師妹黑牡丹的話，箱子裡的石頭上面整整的放了一層銀子。

事情十分明顯，如果對方定要驗看，一旦發現箱中無銀，結果必然揚起帆來，快速的把自己單帆小船撞沉。

南宮年一見無法再推托，只得道：「五萬兩銀子可是十分沉重的，如果發生意外，可由你們負責。」

說着，他眞的解開綑繩，小心翼翼的，且叫牛大壯與周通二人來幫着，爲的是怕船在顚波中，把下層的石頭露出來。

終於箱蓋打開來了，萬道銀光果然與白雲爭輝，南宮年就在對方歡叫中，忙又把箱蓋閤上，邊綑繩子，高聲道：「各位滿意了吧，這可是整整五萬兩銀子。」

就在他正要叫海盜們回去把人質送來的時候，不料那艘雙桅船突然一個右滿舵，那麼技巧的貼住南宮年的小船，「蓬蓬蓬」跳過來七八個海盜，幾乎把小船壓翻，然後一根繩子拴得牢，兩條船粘在一起了。

南宮年指着近身的兩個海盜，道：「你們不去把人質送來，反倒靠過來幹甚麼？」

只見對話的那個海盜雙手叉腰咧嘴笑道：「我們頭兒海裡蹦說得不差，不見兎子不撒鷹。」

南宮年一怔，道：「你們這是甚麼意思？」

反手拍打着南宮年的胸膛，尤似一對初見面的朋友，那海盜道：「小伙子，你退一邊去，只等我們把這兩箱銀子送到我們頭兒海裡蹦面前，不出兩個時辰，人質就送回你船上了，哈哈哈……」他在笑過以後，突然叫道：「搬！」

就在他的「搬」字中，南宮年看了一眼黑牡丹，只見黑牡丹一頂大棉帽包得緊，却輕點了一下頭。

於是南宮年大喝一聲，奮起一腳，正踢在那名海盜腰眼，就聽悶哼一聲，那人已被踢落海中，就算沒有被踢死，也會被海水凍死！

南宮年突然下手，女俠黑牡丹一個倒翻，人已握劍落到海盜船上，只見她左劈右刺，照面之間已被她殺死四五個。

邱太冲痛恨海盜，比之山寇還恨十分，他早已按捺不住，這時也縱身登上賊船，出手全是殺着，不是掉頭就是攔腰被斬。

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就正把三四名要搬銀子的海盜足踢掌打的全逼落海裡，回頭看去，海盜船上的十幾人全被殺死，南宮年帶來的五個手下，還未曾出手呢。

這時女俠對大伙道：「咱們的人快把海盜們的衣服換穿上，拖着咱們的船駛近海盜窩，然後趁着天落雪，直駛過去，殺他們個措手不及。」

南宮年道：「想不到今日竟然未碰上盜魁海裡蹦，只怕事情有變，我三叔就危險了。」

女俠安慰道：「吉人天相，只等咱們登上岸，我與邱兄弟、牛、周二壯士，去搏殺海裡蹦他們，你設法捉住一名海盜，帶你去救三叔，咱們分途行事，就算他海裡蹦

會過意來，想加害三叔也來不及了。」

大家均認爲只有這樣，才是上策。

於是雙桅帆又扯起來了，只是女俠在駛了一段航程以後，這才命人跳過己方單桅船上，把單帆稍稍拉起三尺，看上去似在海面上等候的樣子，這才把單帆船解纜，任其在海面漂流。

那鯁門島狀似長條形，與不遠的金門島平行着呈東西向，兩島之間形成一條水道，足可以行駛三桅大帆船而不會碰礁或擱淺。

南宮年十人全都僞裝得連頭也被帽子遮蓋了一大半，只露出一雙烏溜溜眼珠子望着即將接近的兩個島，就在西口處，水中間有個大礁石，就風水上看，有如水中兩條龍在戲弄寶珠一般。

就在船將駛進兩島之間的水道口時，突然聽得島上發出連串的「嗚嗚嗚」牛角號聲，在離水邊向上面四五丈高處，明顯的一條小山徑，正有幾個海盜在往島中間跑，他們手上正握着明晃晃的鋼刀。

南宮年手指左面山崖下，那兒有一根巨木連着岸邊石頭，顯然這兒可以靠船。

於是，雙帆落下來了，掌船的一個左滿舵，船頭一拍直衝左面巨木撞去，早聽岸上的人高聲叫道：「船上不是咱們的人，快去報告頭兒呀！」

也就在岸上七八個海盜的喊叫聲中，就聽船頭「咚」的一聲，船身一震，南宮年當先揮劍殺過去，他的五個手下緊跟在他的身後面，全都舉着鋼刀。

女俠黑牡丹領着邱太冲周通與牛大壯躍上岸後，發覺這個島可眞高，海面上看着不大，一上到岸上，仰頭上看，上面陡斜，巉岩峭壁中也長了不少矮樹林。

南宮年救三叔心切，一上來就下殺手，他帶的五個手下一開始就把七八個海盜圍起來，不旋踵間，五個海盜全死在他的劍下，他正要在抓活的呢，不料兩個海盜見南宮年連殺數人，這時反身又向他們撲來，狂叫一聲，也顧不得有人阻路或海水冰冷，奮起身一頭杵於海裡面。

七八個人，他竟一個也沒有捉到，不由十分懊惱，遂高聲對正在登上的女俠道：「咱們還是一齊衝殺上去吧！」

女俠黑牡丹低頭看，不由也替南宮年着急，忙一擺手，高聲道：「今日只有大開殺戒了。」

女俠一行繞着山道往東邊衝上去，不料這時候正在山洞中同一衆二十多名海盜啃吃鮮蟹喝老酒的盜魁海裡蹦，在一陣號角中，以爲自己的船回來了，一定又有不少油水，不料隱約中聽到「不好了」，立刻從左面崖下山洞衝出來，他的那條烏皮鞭甩得「叭叭」响，口中厲喝道：「甚麼事情雞貓子喊叫的。」

迎面一個海盜衝上來，大喘氣的道：「首領快去瞧，咱們的船上全是一羣不認識的人，光景就要殺過來了呢！」

海裡蹦一聽大怒，破口罵道：「操那娘，又是誰不長眼睛的來惹我海裡蹦不高興，走，咱們大夥迎上去殺！」

他這裡領着二十幾個海盜追過來，女俠一衆已到了島的另一面，於是海裡蹦拉着他的人追上右面。

天上下着雪，東北風吹的「颼颼」响，這座即將染上血腥的小島上，兩撥人似在捉迷藏。

女俠在一處山洞口停下來，那正是海裡蹦剛剛還同他的手下在喝酒的地方，一塊大破木桌上，好大一個竹籮筐，裡面裝了大半籮筐海蟹，全都是剛煮熟的，兩隻酒罈就放在桌下面。

女俠一笑，道：「不用追了，咱們就在這兒守着，海裡蹦會過來的。」

幾個人立刻躲到山洞附近隱起身子，周通罵道：「這羣王八蛋可眞會享受，當眞是吃香喝辣了。」

牛大壯低聲道：「周仁兄，只等咱們殺了這般傢伙，這些就該輪到咱們吃喝了。」

說着，兩個人互握着手，啞然失笑起來。

邱太冲似是想起甚麼來了，低聲對女俠道：「咱們何不跑去守在船邊岸上，需知萬一海裡蹦發現來了能人，把岸邊的船駕走，咱們該怎麼辦？」

南宮年一聽有理，女俠也點頭道：「我倒忽略此着了，咱們去守着船邊。」

也眞是巧，就在邱太冲提出這一建議時候，已經由左面繞向島的右後面的海裡蹦他一路追着，心中在盤算今日島上一定來了能人，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只看自己放出去船上的十多人，一下子全沒了影，再看海邊被殺的幾人，就知道一定來了能人，自己人雖多，能夠拚的不過自己貼身幾人。

他一路想着，心中已有了決定，當即不再往山道繞向左面，立刻回身就跑，邊叫道：「快，咱們把船開走，活活困死來的人。」

早有人應着：「對對對，咱們用不着拚命，快上船了！」

於是，海裡蹦帶頭，羣盜立刻隨着跑，順着山道，從遠處望，活像一條巨蟒在游走。

（未完・一）

沙報應

習得武藝　狂妄無知

民間俠義傳奇軼事／金戈・文　可飛・圖

名與利爲世人所追求的目標，凡是人都有私慾，其所不同之處，祇不過是慾望的多少而已。

自從滿清入山海關以來，就在北京定都，北平這個歷經數朝的古老皇城，因此就有了「故都」之譽，這裡的一切，完全充滿了北國的風味，無論是吃、喝、玩、樂皆與南方迥然不同。

＊　＊　＊

北京城。

天子脚下，雲集了來自四方八面的人馬，這些人各自身懷絕技，他們都想在此一露頭角，好藉機會搏取官家的賞識，從而謀得高官厚爵，以揚名後世。

提起京都肅親王，祇要是習武的人，絕對不會陌生，因爲大夥兒都知道王爺生平雅好武藝，所以不時的在府中舉行比武較技，假如得勝的話，將會受到王爺的重賞，或可留置府中擔任護院，再則推薦大內充當侍衛。若能如此，這將是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好機會。

想當年太極高手楊露禪，八卦名家董海川也都是在這裡揚名立萬的。

今天，王爺府中的僕人好像格外的忙碌，有的忙着掃地，有的俯身擦拭桌椅，有的上梯高掛宮燈，有的在門邸懸掛彩帶，充滿了一片喜氣洋洋。

大夥兒正忙之際，王府裡走出了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此人長得劍眉星目，鼻正口方，細腰乍臂，雙肩抱攏，身著水藍錦衣，脚穿薄底快靴，他一出大門，就朝城東而去。

這個人是王府的護院，姓尹單名一個福字，談起他任護院之職，其來有因。

尹福，他本來是經營銅業於城北。

去年的夏天，鴻發糧行發生了一件驚人的械鬥。

曾鴻發是一個年逾四十的生意人，他的半生都竭力在這所糧行裡，如今鴻發糧行已成爲北京城中首屈一指的大號。

尹福和曾鴻發同是通州老鄉，他們亦是相識好友，所以，無論曾鴻發有任何困難，他一定鼎力以助。

鴻發糧行的倉院，一大早就來了十幾個漢子，各個人身上暗藏兵器，眼露兇光，一副來者不善的樣子。

爲首的一名生得獐頭鼠目，還蓄了兩撇八字鬚，遠遠看去跟陰溝裡的老鼠沒有什麼兩樣，也就因爲他長得像老鼠，所以大夥兒都叫他東倉老鼠。在東倉老鼠身旁，站了一名瘦弱山雞的漢子，他是東倉老鼠的老搭檔，人稱西倉虱子。

這些傢伙是專吃搬運苦力的吸血蟲，和訛詐倉院的地頭蛇，凡是小的商號，他們請不起護院武師，也得罪不起這些地痞流氓，因此，祇好忍氣吞聲的按月繳費了事。

然而東倉老鼠和西倉虱子因爲食知其味，嚐到了甜頭，就不斷的延伸地盤，擴張勢力，鴻發糧行是他們的垂涎已久的一塊肥肉，所以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他們曾暗中派人試探實力，發覺行中毫無能人，故大舉來犯。

當曾鴻發由夢中驚醒，聞得此情，方知事態嚴重，他一面叫管家敷衍這幫混混兒，一面派人趕去城北銅行，邀請尹福趕來。

辰時將至，尹福匆匆來到糧行。

東倉老鼠等了良久，見管事的猛裝佯，故很不耐煩地道：「姓曾的，咱們哥們是給你面子，既然你不識抬舉，那祇有得罪了。」

曾鴻發沒有答話，他望了望尹福，示意由他出面。

尹福是個老江湖，他一看這幫地痞流氓，就知道他們打的什麼主意，所以他斬釘截鐵地道：「祇要你們能夠擺得出來，那我們就接了。」

東倉老鼠聞言，不知對方是何方神聖，故不斷用他那如豆的鼠眼上下打量。

「好！」一聲鏗鏘有力的答話，出自東倉老鼠的尖嘴。

他向右側的大漢使了一個眼色，大漢會意點點頭，一個大漢大步的跨入場中，這擺明了挑單獨打。

「哪一個先來送死？」那大漢聲如洪鐘，口氣大得實在驚人。

東倉老鼠在後面得意的在獰笑，他好像穩操勝劵，這也許是他對那大漢充滿了信心，那大漢是個回教徒，名叫楊超，爲譚腿教拳門中的佼佼者，他是個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打手。

糧行這邊先躍入場中的，乃是一名中年的老武師馬慶山，他拱手笑道：「我倒想見識見識閣下的本事！請！」

「請」字未畢，楊超揚起一招弓步衝錘，首先搶攻馬慶山的面門。

馬慶山亦是個練家子，懂得避重就輕，一個右偏身閃過衝錘，緊接着右臂一壓，牽制對方，然後借力彈向對方胸口。

這一拳用得相當巧，可是，楊超的反應也不後人，雙脚一彈，忽地後退，身形之快，的確是下過一番功夫。

馬慶山如影隨形，欺身追擊，毫不放鬆。

楊超預知對方一定逼近，所以他搶先吐出右拳，踢出左脚，上下攻擊，這是譚腿中的狠招「十字腿」，其目的在使對方上下無法兼顧，以收攻擊之效。

馬慶山大吃一驚，急忙應變，他左手上揚，架開來拳，右掌下切，抵擋來脚，這招「分漏手脚」使他化危爲安。

此招拆得萬分驚險，糧行的同僚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砰！」的一聲。

衆人還來不及叫好，祇見楊超縱身騰起，急發右拳右脚擊向對方中路，「躍身箭踢」和「十字腿」是譚腿中的連環殺手鐗，其銳難擋。

變化太快了，馬慶山未料到楊超身手如此之快，他勉强封住了來拳，可是胸口却挨了一脚，跌了出去，幸虧他底子好，傷不太重。

尹福發覺對方身形雖然高大，但是動作却快如閃電，這若非經過長期苦練，絕不能達到如此地步。

而曾鴻發呢？他心頭一震，實在沒有想到用白花花的銀子聘請來的武師，不到三拳兩脚，就被對方攻倒了，眼睜睜地着人把馬慶山扶進房內。

現在最得意的就是東倉老鼠，他的桀桀怪笑聲，刺耳難聽。

「怎麼樣？還有哪一位要試試，咱們可是歡迎指教。」東倉老鼠神氣的諷刺。

糧行平日裡好勇鬥狠的柱子、大貴等人，如今却也悶不作聲，他們深怕被派下場，一個勁的往下溜。

衆人屏着氣，他們希望趕快有人出來，扭轉危機，此時，有個陌生漢子走了出來，他正是方才答話的尹福，看他的身材不算矮，可是和楊超比較，簡直不成比例。

尹福自謙地道：「我倒想領教領教譚腿教拳門的譚腿絕技。」

楊超不敢相信眼前的年輕人，居然毫無懼色的下場應戰。故此以嘲笑的口胳道：「小伙子，拳脚無眼，可不是鬧着玩的，待一會兒，傷了你的筋骨，可別哭爹喊娘呀！」

這一番說話，引起那些地痞流氓的譏笑。

尹福笑而不怒，越發顯示他的定力，右手輕擧道：「請！」

楊超壓根兒沒把對方放在眼內，他見尹福右足脛輕輕邁出半步，身子跟着外出，同時雙手緩緩的向外劃圓，右掌停在與鼻同高的前方，左掌却放置在右手肘旁護之，奇怪的式子，既沒有看見對方用力，也看不出使勁，實在太玄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俗語說得好，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迎頭就是一記劈錘，勢如快斧，既狠且猛，直打尹福頭頂，說

也奇怪，尹福身子微閃，那缽大的鐵拳「呼」地往面前劃過。

劈錘落空，楊超暗暗驚心，他一把擰身左轉，步子由左弓變右弓，掄起左拳反身砸向對方肩頭。

尹福不招不架，縱身一跳，又化險爲夷，這些騰挪縱跳可是他的絕活，楊超的拳頭連邊都沒沾上一點。

第二擊不中，證明「翻身劈砸」失效，楊超心頭發火，兩眼一睜，大吼一聲，欺身過來，拳脚交加，其勢又快又密，彷彿驟雨的狂擊對方。

而尹福也看了出來，對方要以凌厲的攻勢擊垮自己，所以他祇有智取，不以力戰。

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他步走八卦，閃避來勢，遊動身子在猛烈的拳脚之中，好似一條滑溜的泥鰍，大家祇見那拳脚頻頻的擦過尹福的四週，風聲虎虎，萬一尹福不幸被擊中，跌躺下來，因此紛紛替他擔心。

可是，事過片刻，他們發覺尹福是不容易被對方擊中的，因爲他的閃躲身法非常之出色，而楊超起先以爲不出三招，便可了事，怎料到他連發二、三十招仍未見效，反爲對方巧妙的避過，此際他感覺很沉悶，而且有點氣喘！

一擊不成，又再一擊，楊超左足一墊，右足踢向對方下盤，「寸腿彈踢」疾似毒箭直射尹福下盤，尹福不慌不忙的收式成寒雞步，右手向下一揚，刁住楊超脚踝，他正欲使勁收腿，可是，尹福的右手一提，楊超身子微仰，同時跟上左步側進對方脅下，疾發左掌往下一按。

「唷」的一聲。

楊超腹部中拳，仰面倒地，這招「巧倒銀瓶」，本來可以取對方性命，但是尹福卻手下留情，不取下陰，祇擊丹田。

糧行的人大聲叫好。

東倉老鼠一見單打獨鬥不成，向眾人一打眼色，霎時，各個人身上掏出兵刃，一哄蜂湧而上，三節棍、小插子、鋼鞭等全部出籠，羣打混戰正是這般人的看家本領。

你說這些地痞流氓爲何會如此囂張呢？因爲當時大清律例，凡是在倉院內械鬥者，打死不究，所以，無形中助長了這些歹徒的氣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尹福發現這帮人太兇惡了，如果不下狠手，說不定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於是，從後腰抽出了青銅狀元筆，隻身抵擋這羣兇徒。

糧行內也亂成了一片，有的去取兵刃幫助，有的卻是悄悄溜走。

「尹福！小心！」會鴻發大聲向尹福示警。

「呼！」地一響。

一圈棍花捲了過來，尹福不敢遲疑，騰身閃避。

宵小之輩出手，無一不狠，無一不毒，招招攻向尹福要害，每個人的口中發出了如野獸般的咆哮聲，每支兵刃皆顯露不祥之氣。

「小子，你死定了！」刺耳的吶喊，正面的兇漢怪叫着攻了過來。

尹福一讓，右手筆隨之劃出，那兇漢後背立即綻開一條長長的血口子，痛叫不已。

周圍充滿了怪叫與利器，尹福仍然靜止不動，他在等待最先攻擊自己的人，然後給予痛擊，在他以爲祇要先擊倒攻擊者，那其他人必然就會懾服。

「殺了他！」又是一聲叫囂，那些傢伙展開圍攻。

尹福那敢怠慢，舞起雙筆，祇見他的身子包在筆芒中，流來滾去，儘管對方人多，但是能出手攻擊的畢竟不多，再加上他施展出八卦門的獨特身法，穿梭眾人其間，簡直是遊刃有餘了。

鮮紅的血由臉、頸子、胸口噴出，剎那間，有六人當場倒地。

這些傢伙固然兇惡，當他們看見自己的同伴被殺身亡的時候，有的呻吟，有的提心吊膽，更有的氣喘如牛。

「錚！」地一聲，清脆的撞擊。

西倉虱子的狐狸鞭被繳了械，一脚給踢出丈餘，人卻橫躺在地上。

又僵持了一回兒。

楊超手執三節棍直劈下來，尹福跨步偏走，疾吐左筆絞住練棍，右筆橫掃。

「啊！」的驚叫一聲。

楊超的肚皮被劃開，幸好不深，未及腸胃，嚇得他連連後退。

東倉老鼠立身於尹福背後，趁機揮動插子，襲向他的腦後。

尹福一邊擋開其他的兵刃，一邊撤筆轉身向東倉老鼠迎去，右筆一格，左筆斜揮而出。

「哇……」地一聲哀號！

東倉老鼠手膝被敲斷，不敢再戰，棄械而逃，眾人見東倉老鼠開溜，自然也如鳥獸般驚逃四散。

場子裡留下一灘灘的鮮血，一場激戰始告平息。

這時將近晌午。

* * *

六月的天氣。

悶熱不堪，再加上久旱不雨，更是令人煩燥，不過這兩天地上直冒水氣，正是雨前的好先兆。

事過旬日。

這些天來，東倉老鼠無時無刻不派人出去打探尹福的來歷與下落，這也難怪，上次的械鬥中，他

的手下除了四名死亡之外，其餘皆負傷而回。

復仇宛如一團烈火，不但會燃燒別人，而且還會焚毀自身。

午夜，家家戶戶早已熄燈就寢。

尹福剛剛練過幾趟拳脚，滿身大汗，因此端了張椅在院子上納涼。

今晚不知怎麼搞的，南風一吹，他竟然不知不覺的睡着了，水溝裡的蛙鳴，草叢中的蟋蟀叫聲，似乎趕不走他身上的瞌睡蟲！

偶然，可以聽到幾聲犬吠，大概又是王老頭那條「瘋」狗吧！牠每次看見夜行的人，總是叫個不停。

一彎新月緩緩的向西移動。

唉，奇怪，巷子口怎麼突然竄出四條黑影，看！他們直奔尹宅來，是小偷嗎？

四人縱上牆頭，猶如貓般的靈巧，伏身偷窺，祇見院中橫躺一人，鼾聲如雷。此人正是尹福，他們互望了一眼，點了點頭，分別躍進院中，他們放輕了步子，躡手躡脚的向尹福接近，月光洒在他們的臉上，原來此四人除了西倉虱子和楊超外，其餘兩人是楊超的弟子。

此刻他們已至尹福四週，楊超從腰間拔出一柄六輪火槍，向他瞄準，正要扣動扳機……

楊超暗忖道：「反正這小子死定了，與其讓他糊裡糊塗的死，倒不如叫他一聲，讓他死得口服心服。」

正欲開口，突然，尹福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蹦跳，還來不及眨眼，已經閃身穿出。

眼見煮熟的鴨子就要飛去，楊超一緊張，急扣扳機。

「砰」地一聲巨響。

祇聽「哇」地一聲悲鳴。

刺耳的聲音劃破了靜寂安詳的黑夜，有不少人從好夢中被驚醒。

這時，血泊中躺了一個人，此人不是尹福，而是楊超的弟子，他方才被楊超慌忙中誤傷的。

火器的威力太大了，就算你有草上飛的本領，也跑不過子彈，縱使你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本領，也擋不過火槍的威力。這是事實，不是謬論，就基於此，尹福一把抓起了井邊的水瓢子，猛力擊落楊超手中的火槍。

西倉虱子和另外一名漢子見楊超火槍落地，始知不妙，房中有人起身燃點燈火，問道：「誰啊？三更半夜吵吵鬧鬧的。」

他二人更加心慌，乾脆脚底抹油——溜。

不消數招，楊超被尹福擒住，送官究治，後因謀殺罪名成立下獄，而東倉老鼠、西倉虱子一干人等，連夜逃竄無踪。

經此二役，尹福名噪一時，後爲肅親王所聞，得知尹福是董海川之門下，故由董海川之薦，聘尹福入府擔任護院之職。

* * *

往東門的路上，沿街商店林立，路旁有小販叫賣，行人們來來往往，十分繁盛。

北京城東，有一所「維記德」商號，是家經營燃煤的老店，店東馬維祺曾拜八卦名家董海川爲師，習得一手八卦遊身連環拳，名聞燕趙，故江湖人稱「煤馬」。

此時，尹福已來到了煤肆店口，他跨進了大門。

行中執事的賬房抬頭一看，忙着起身笑道：「尹爺！」

賬房好像與他很熟，這也難怪，一個五省知名的高手，他如何會陌生？此外，尹福還是馬維祺的同門師兄，「維記德」的常客，那就更加熟悉不過了。

尹福笑問道：「馬師弟呢？」

「老闆在後院練拳脚，待小的去通知一聲。」他舉足欲往後院。

尹福及時開口道：「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進去。」語畢，獨自往後院而去。

後院有方圓丈餘，牆旁邊橫豎着一些兵刃，諸如刀、槍、劍、棍等等，而馬維祺卻一人立身場中，獨練拳脚。

快速起於緩慢，優點產於笨拙，而彎綫短於直綫，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原本就是八卦拳中的難明道理，我國三大內家柔派拳術(太極、意形、八卦)之一的八卦正包含着千變萬化，高深莫測的招式。

馬維祺由直立無極的靜式，緩緩而動成太極之勁，再由太極之勁而生兩儀之行，由兩儀之行變四象之攻，最後由四象之攻化爲八卦之內，速度和身法逐漸由慢而快，由緩而疾，到了末了，他彷彿將自己的身形隱藏在那千手萬掌之中，那寺廟中的千手觀音亦不過如此。

尹福在一旁看了暗暗讚道：「好！」

走完一趟，馬維祺收了式子，走過來笑道：「師兄，今個兒怎麼有空來呢？」

尹福一本正經的道：「俗語說得好，無事不登三寶殿，愚兄今天正是爲了一件大事而來的。」

馬維祺道：「哦！那咱們到裏面去談吧！」

他請尹福進入後廳。

後廳佈置得十分雅緻，牆上掛了些當代名人的字畫，几上也擺設了精美的盆景，兩人入內分別坐下。

馬維祺很關心的開口問道：「師兄，所言大事，不知爲何？」

尹福答道：「再過三天，就是肅親王爺的六十大壽，你是知道的，王爺向來重武，愚兄的意思是想帶你一塊兒進府，好找個機會讓你一展所學，不知道你以爲如何呢？」

「好極了，小弟正有此期望，不料師兄倒先爲我安排好了。」馬維祺樂得一口答應。

* * *

秋風蕭瑟，天氣也漸漸轉涼了。

九月十五日，是肅親王爺的壽辰，王府之中張燈結彩，大肆設宴，款待親朋戚友，到賀的嘉賓聚集一堂，紛紛向王爺祝壽。

晚宴之後，精彩之一幕即將上演，這裡的人猶如洪水般的湧往演武廳，他們生怕落後，找不到位子。

演武廳中，頂上掛了數十盞巨大的宮燈，照得廳內猶如白天，兩側已經擠滿了人潮，大家都想目睹來至四方八面的高手一展絕技。

這時，肅親王走至中央的虎皮交椅上，穩如泰山的坐了下來，四週的喧嘩聲也跟着消失無踪。

王爺的左右各站了四名貼身護衛，右側侍衛身後的兵器架上，分別插滿了槍、戟、棍、鉞、叉、鎲、鈎、槊、環，九種長兵器。

左側侍衛身後的橫架上，掛滿了刀、劍、拐、斧、鞭、錘、棒、杵、鎲九樣短兵刃，二者合起來，正好是十八般器械了，看那明亮亮的利刃，隱隱約約地亮出了一股懾人之氣。

經過王府巴總管一番謙詞之後，演武正式開始，首先由府中的二等侍衛邵昆表演雷震鎲。

一個請手後，邵昆回鎲後盪，鎲形好比閃電，飛上舞下甚是好看，無論是左攔、右排、劈砸、力挑都中規中矩。

不到片刻的工夫，前、後、左、右十字攻守，已演練完畢，全場的嘉賓個個叫好不已。

接着，由府中一等侍衛樊奇表演龍鈎，鈎長三尺，狀似金龍左右互成一對，行過禮後，起手開始，他上下一分，雙鈎起舞，祇見兩條金龍盤旋廳中，忽然仰首，忽然擺尾，或前鈎，或後拉，或右鎖，或左帶，他一共走了八路，凡七十二招，舞畢之後，圍觀者衆人讚口不絕。

如此，前前後後由王府之中的一、二等侍衛，分別演了八種奇門兵刃，諸如：雷震鎲、鎖龍鈎、藤蛇槊、血韋戟、虎牙刺、響尾鞭、十字矛、如意圈等等，這八名侍衛的身手，快速的動作，使圍觀的嘉賓看得讚嘆不已。

王爺之所以如此安排，目的是在顯示府中一樣人材濟濟，可是，當他目光掃視廳內一週之後，覺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他發現尹護院身邊的青年態度冷淡，既沒有叫好，也沒有鼓掌，當尹護院和他交談時，青年祇是淡淡的一笑。

肅親王納悶的暗忖：「莫非這小伙子有什麼驚人的絕技不成？」

此刻，巴總管趨身至王爺右側，聽候指示。

王爺低聲道：「取槍。」

「喳！」巴總管恭恭敬敬回答，然後挺身仰首道：「取槍……」

衆人停止了交談，廳內又是一陣寂靜。

一會兒，有兩名侍衛扛了一桿丈二長槍，來到王爺眼前，看！那支長槍通體漆黑，一看就知道，是用鑌鐵打造的，相傳鑌鐵產於西域，它的特徵是表面上有螺旋花紋，亦有芝麻和雪花兩種。

王爺站起身來鄭重道：「各位嘉賓，這支鐵槍重四十六斤，爲當年吳三桂清兵入關時，用於馬上者，至今已二百餘年，無人能使，本爵今日見廳中高手雲集，故特別取出，相信能用此槍者，定不乏人，本爵希望各位能一展身手，萬勿客氣。」

一番話之後，肅親王重新坐了下來，靜候佳音。

鴉雀無聲……

四下靜悄悄的，靜得可以聽見心跳之聲，衆人互相觀望，他們期待有人出來，好解決這沉悶的氣氛。

一分一秒地過去，仍然沒有人敢喘一口大氣，連坐在虎皮交椅上的王爺，也感到不是滋味，這時他方懂得什麼叫做「騎虎難下」。

場面太尷尬了，誰都不敢冒失上場，肅親王正想起身宣佈取消之際。

忽然有個青年昂然走入場中，拱手行禮道：「草民馬維祺，願意一試。」

青年的話不多，可是他已報上姓名，這正是代表他的自信。

王爺一看，原來是方才那位態度冷淡的小伙子，見他長得臉如白玉，兩道濃眉斜飛入鬢，一對眸子似隼鷹，六尺高的修長身材，站在場中有着一股英雄氣概。

但是，唯一讓人覺得不對勁的是他那雙眼睛，有一種使人無法說得出的感受。

肅親王見有人上場，很高興的舉手，表示請他展露身手。

馬維祺也不躬身答謝，就上前取槍，顯示出他的自負和傲慢！

槍長一丈二尺，廳中除了懸掛巨大的宮燈外，四週都站滿觀衆，故長槍能活動的範圍大爲受限制。

可是，馬維祺却不以爲然，他

手執長槍，祇見金光一閃，由點成綫，由綫連圈，而光圈聚密的裹住了他的身體，地方雖小，但是他長器短用，揮動自如。

一時間，廳中猶如龍飛鳳舞，廻風飛雪一般，別說是座上的王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連圍觀的嘉賓都爲之咋舌。

馬維祺所使的這套槍法，叫「八卦槍」，此槍法是由七星棍演變出來，其主要槍式分爲上三槍、中三槍、下三槍，一共是連環九槍，整套槍法靠此而變。

這套八卦槍的歌訣是：「八卦長槍扎斗洲，扎到江邊水倒流，雖然不是斬龍劍，神鬼見槍也發愁。上三槍插花蓋柳，下三槍孤樹盤根，左三槍烏龍擺尾，右三槍大蟒翻身，上扎棚下扎搭，中平槍向外拿。上有圈槍子母，下有封避捉拿，槍響望裡進，槍空望外拔，有人學會此槍法，千軍萬馬全憑他。」

四十六斤重的鐵槍，在他手中視如無物，毫不費力，當槍法演畢，他臉不紅，氣不喘，面不改容，神態自如。

王爺見了此番光景，不禁心中暗暗讚嘆道：「嘿，果然身手不凡，倒可以舉薦他爲游擊之職。」

肅親王微笑道：「你師承何人，現在以何爲生？」

馬維祺贏得如雷掌聲後，自覺得意洋洋，便旁若無人地從懷中掏出鼻煙壺，慢條斯理的嗅着，這種舉止，充份的表現了桀傲不馴，毫無上下之分，尊卑之別的狂態。

他漫然的回答道：「草民師承八卦名家董海川，現居東城，以經營燃煤爲生。」

王爺表面上頷首笑道：「不錯，果然名師出高徒。」

可是，他內心却對馬維祺狂傲自大的態度大爲反感，頓然間，打消了舉薦游擊職位的念頭。

肅親王向巴總管開口道：「看賞！」

在旁的尹福暗嘆道：「唉！師弟如此魯莽任性，豈不自誤良機。」

王爺賞銀千兩，打發了這狂妄自大的馬維祺。

* * *

天祥武館館主白天祥，他是雁行拳的高手，據說雁行拳是仿效大雁搏鬥而成，他從三十多歲就接掌門戶，一生淡薄名利，從不與人爭。

白天祥生平唯一感到樂此不疲的事，便是傳授弟子，眼看下一代的精實茁壯，確是令人興奮之事。

一轉眼，就過了二十四個年頭，如今他的獨子飛羽，也快滿二十歲了，歲月催人老，平日若干之事務，皆由大弟子周雲負責處理。

周雲人緣不錯，作事認眞，也頗能替師傅分勞擔憂，故白天祥特別器重他。

末時已過，館中的門生也剛剛下課。

武館門口，有個青年露着得意傲氣的眼神，冷冷的盯着「天祥武館」的大匾猛看，他似乎想一眼把它看穿。

夕陽把他的修長身影，投進武館的大門裡。

周雲見門口有人，立刻走了過來，他客氣地道：「請問有什麼事嗎？」

這個青年就是馬維祺，他冷冷地答道：「我找你們館長白天祥。」

周雲上下地打量了他一下，年不過二十七、八，居然直呼館主名諱，可能不是善類。

他問道：「你找館主有何貴幹？」

馬維祺道：「我想討教，討教貴館的雁行拳。」

「對不起，本館向來不與外人交手爭高下，你還是請回吧！」周雲一口拒絕。

因爲，白天祥自立館以來，最忌諱爭強鬥勝，其原因是有一大半的武林恩怨，都是由此而來，故他特別重視此事，凡無故比武者，一定被逐出門牆。

馬維祺冷笑了一聲，道：「原來天祥武館不過是徒具虛名罷了，而門下的子弟個個都是膽小如鼠的縮頭烏龜，哈……」

周雲強忍氣忿，閉口不答。

馬維祺見對方不理，故意狠狠地指着道：「告訴你，我既然來了，就不會如此的容易善罷甘休。」

周雲反問道：「那你想怎麼樣？」

馬維祺抬頭看看大匾道：「我要拆下你們天祥武館的招牌。」

周雲忽然上前，怒道：「你這樣做，未免太過份了吧！」

馬維祺狂笑道：「不拆你們招牌也可以，除非你動手與我過招。」

「好！」周雲考慮了一下，決心破壞門規，所以他硬着頭皮答應。

馬維祺見激將法得逞，暗自心喜，擺出了架式。

周雲也擺出了門戶，左脚虛踢，疾出右手，祇見他的四指猶如鐵鏟一般，直貫對方咽喉。

「金鏟指」逼向馬維祺的頸子而來，未明拳路，不能冒險，他身略後坐，緩和來勢，對方力窮，馬維祺速以右手向上舉起，貼住敵手，當手臂接觸之際，轉貼爲扣。

周雲一驚，右手腕已被刁住，他挺勁欲脫，可是無法辦到，祇見

對方把刁住的手腕一抬，立即止步轉身，緊貼向自己的小腹，對方跟着身子一低，左手往胯下一兜，周雲已直身飛出。

「砰」的一響。

周雲被對方一招「金蟬脫殼」摔得頭昏眼花，差點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楚。

馬維祺見狀，狂笑不已，道：「哼！我以為雁行拳的功夫十分了得，原來你這叫做雁行拳，依我看你們還是改名叫落雁拳算了，哈哈哈……」

周雲被羞辱，忍痛起身，馬維祺不待對方出手，立即欺身上前，發右掌直取對方將台。

來掌不但速度奇快，而且勁道十足，周雲看出威力，急忙吸胸，往右拗身，左手掌往上一托，右手陰掌向下一抓，對方右臂被擄個正着。

馬維祺右臂受制，臨機應變，他急將右手斜挪左側，對方身子亦跟着左趨，當周雲步子還未站穩之前，他又突然把手臂向上穿起，無形中對方雙掌被卸掉，這個時候，他忽發左掌擊向周雲前胸。

「嘖！」的一聲。

周雲胸口又中了一掌，口噴鮮血，向後顛倒數步。

馬維祺毫不罷休，正欲上步再擊……

「住手！」

一聲叱喝，阻止了惡鬥，天祥武館的大門走出一位年逾六旬的老者，斑白的頭髮，五短的身材，一看就知道練家子。

「請問閣下為何出手傷人？」白天祥滿臉不悅的神色。

馬維祺看了他一眼，滿不在乎地道：「我祇不過是好奇，順道來看看雁行拳的身手，唉！沒想到見面不如聞名，實在令人失望。」

「你……」

白飛羽正扶着周雲，一聽此話，想撲向馬維祺一較高下。

白天祥不愧是江湖老手，在未明對方來歷之前，他豈肯貿然行事，故一把攔住了白飛羽，鎮定道：「閣下是……」

「馬維祺。」口氣十足自負。

白天祥一怔，暗忖道：「原來他就是東城的煤馬。」他佯裝笑臉道：「喔！原來閣下就是技驚王府的八卦拳高手，失敬！失敬！」

白飛羽見父親非但不計較，而且還對他客客氣氣，看起來實在難忍，他忿忿地道：「爹！管他是什麼拳，讓孩兒來會一會他。」

「住口！不得放肆！」白天祥極力阻止。

他又笑着向馬維祺道：「小犬冒失，閣下請別介意。」

馬維祺以輕蔑的目光投向白飛羽，似乎在嘲笑他初生之犢不畏虎。

是可忍，孰不可忍，白飛羽怒火難消，可是他又不敢違抗父命，這時他氣得咬牙切齒，回以忿恨的眼神。

「既然貴館沒有人敢切磋武技，那就打擾了。」說畢，轉身揚長而去。

白飛羽忍不住的叫道：「爹……」

白天祥沒有回答，也沒有解釋，他彷彿沒有聽見一般，回身走了進去，但是他心裡比誰都清楚，比誰都明白，解釋既然無濟於事，那就不要多費唇舌。

「馬維祺呀馬維祺，江湖上一等一狠角，沒有人不退避三舍的！」他知道就是將此話告訴飛羽，飛羽也不會相信，所以索性不去理他，飛羽反而不敢妄動。

＊　＊　＊

東門的大福樓食堂，生意總是那麼好，客人們進進出出的川流不息。

這兒的李掌櫃和跑堂的小夥計，永遠都是一副彌勒相——笑口常開。

別看他衝着人笑，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他是衝着你口袋裡白花花的銀子笑，如若不信，你看店門口那叫化子不是被他哄跑了嗎？

今晚的生意真不錯，祇差兩桌就滿座了，李掌櫃的坐在櫃枱裡，一個勁的撥弄着算盤，好像是賺了不少錢，而夥計小柱子，却還站在門口猛拉客人。

二樓上，右側的那桌酒席，是馬維祺在宴請他的同門師兄李忠元，在陪的除了尹福之外，還有一位是前門口經營着眼鏡行業的程廷華。

李忠元此人不但精通八卦拳，而且還對忘形拳有很深的造詣，論起他的武功，真是技冠同輩。甲午年間，他曾追隨兩江總督劉坤一剿匪有功，被擢升為兩江督標把總，因其生性恬淡，遂辭去官職，前往保定府，後又在保定設立萬通鏢局，至今已有數載，此次他隨鏢車前來京城，是想和昔日同門共聚一處，閒話家常。

李忠元道：「馬師弟，愚兄以為一個習武的人，應該注重武德，因為他的四肢就是利器，在舉手投足之間都足以傷人，所以萬萬不可忽視。」

馬維祺吃了口菜，很不以為然的反駁道：「不！李師兄，你的高見，我不贊同，俗語說：拳脚無眼。你不傷人，人家可要傷你，難道叫我馬某人束手挨打不成？」

尹福道：「不！這不是叫你束手挨打，既使你束手挨打，咱們也

不會坐視不理。」

馬維祺疑惑道：「那師兄意思……」

尹福道：「武技的目的是在自衛强身，並不在出手傷人，它猶如一把刀，既可殺人，亦可活人，我們習武的目標是在活人，而非是殺人。」

馬維祺冷笑道：「我馬維祺祇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不是聖人，當別人要置我於死地時，我絕對不輕易的放過他。」

李忠元和藹的道：「話不能這麼說，師傅常言『屠手佛心』就是這個道理，此話的含意是要人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所謂霹靂手段，並不是叫人下狠手，而是要得饒人處且饒人呀！」

程廷華亦贊同地道：「對！對！對！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凡事適可而止，不要動輒即下殺手，廢人手脚。」

馬維祺覺得他們三人，好像完全針對自己而來，故臉上露出不悅的道：「哼！曹阿瞞曾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三位師兄，我馬某人下手自有分寸，不用各位替我操心。」

衆人素知他狂妄自大，多言無益，因此把話題岔開，以免影響愉快的聚會。

四人離去之後，隣座一位赤面老者忽然叫道：「夥計！」

「喔！來了，來了！」小柱子應聲，急急忙忙的趕了過來，他躬身笑道：「客官，您老有什麼吩咐？」

老者望着他道：「我想跟你打聽一件事。」

「您老請說。」他恭敬地回答。

老者低聲道：「方才出去的那四位，是些什麼人呀？」

「喔！您老說他們呀！可大有來頭，那個三十來歲中等身材的漢子，是王府裡的護院，名叫尹福，左邊的瘦子，和右邊的大漢，小的就不清楚，要說到最年輕的那個，可是咱們東城的大高手。」小柱子答道。

「哦！此話怎講？」

「您老連這都不知道，他就是在王爺府中，耍了一趟八卦槍而名氣大噪的馬維祺呀！江湖上的人都叫他是『煤馬』，您老可是要找他們？」小柱子反問。

老者含笑答道：「不不不，老朽祇是隨便問問而已。」

「唉！說起『煤馬』這個人呀！就有不少人要頭痛。」小柱子打開話匣子道。

老者不解地問道：「為什麼呢？」

小柱子皺眉道：「他是董老公公的弟子，功夫了得，單單就是一點不好。」

「那一點？」

小柱子睜大眼睛道：「心太狠了，每次與人較技，總是不留情的，不是把對方打成重傷，就是殘人四肢。」

「夥計！」忽然又有個人叫道：「算賬！」

「哦！來了，來了！」小柱子聽見有人叫喚，立即應聲，然後向老者笑道：「您老稍坐。」匆匆忙忙的下樓去招呼客人。

＊　＊　＊

一個會喝酒的人，心中不快，他往往會多喝幾杯，馬維祺就是這樣，他此刻正微帶醉意，踏着歸途。

夜！好靜，胡同裡已經沒有行人，睡得早的人可能已進入了夢中，忽然……

巷子口裡竄出一個人，堵在他去路中間。

馬維祺睜開矇朧的醉眼一看，來者不是別人，他正是天祥武館的周雲，於是停下步子，怒道：「你想打什麼主意？」

酒意未消，身子還是搖搖晃晃的。

周雲急急道：「姓馬的，老子今天要你活馬變作死馬！」字字其狠如刀，好似要將對方大卸八塊。

馬維祺正欲答話，祇覺得脖子一緊，有一條粗壯的手臂，鎖住他的頸子。

而周雲一見那人得手，由腰際抽出了一把雪亮的匕首，直衝過去。

馬維祺這一驚，如夢方醒，酒意全消，他心中暗想，莫非對方要置我於死地不成？同時，他的右肘往身後大漢的脅下一頂！

「嘖」的一叫，那漢子痛徹心脾，急忙鬆手，馬維祺身子急轉，發出左掌，擊向那人的丹田，祇見那漢子踉踉蹌蹌的顛退了數步，抱着小腹猛叫。

還沒有讓馬維祺喘氣，明晃晃的匕首已朝背心刺來。

馬維祺感到背心後有一股涼意，迅速的將身子一低，匕首落空，他這時左手成鈎，反撈到對方左脚，周雲暗驚，提膝避過。

又是一刀，斜斜劃向馬維祺的左膀，馬維祺不敢大意，擰身閃過，緊跟着他右手往後一撩，擊向周總管下胯。

「哇……」的一聲慘叫。

周總管被擊中下陰，頓時臉色發白，雙目緊閉，當場昏死過去。

另外的大漢要想搶救，為時晚矣，何況他又看見對方出手狠毒，兩腿發軟，不敢再上。

「找死！」馬維祺拍拍衣袖的灰塵，得意洋洋的離開。

＊　＊　＊

「東霸天」這是一個人的名號。

有此名號的不是他人，正是馬維祺，其來由是因爲他驕狂自大，橫蠻無理。

自從他受了肅親王的賞賜後，就更加桀傲不馴，目空一切，因此，江湖道上的人，只要一提及他，沒有人不談虎色變，就如他同門的師兄弟，也對他敬而遠之，不願與他來往，但是，他仍然是我行我素，毫不檢點。

尤其是東城這一帶，道上的朋友對他更是小心翼翼，生怕有所開罪，平日對他不但敬若神明，此外還畏之如鬼魅。

和泰鏢局的新任鏢師趙克禮，此次預備押運一批珠寶，前往山西大同府，因爲他是剛被啟用的新人，所以，依照江湖規矩慣例，必須親自登門拜訪當地江湖上有名望的人物，以示禮數。

這天，他很早就來到了維記德煤行，賬房客氣地招呼他入廳待茶。

不到片刻，馬維祺走了過來，他心中十分不悅，因爲，他剛剛提着雀籠去溜躂，才溜到一半，就給賬房找了回來。

馬維祺就不客氣地說道：「你叫趙克禮？」

趙克禮笑着回答道：「是的。」

因爲他不得不笑，一出門時，和泰鏢局的局主就千叮萬囑吩咐他，無論如何，千萬不能得罪馬維祺這個人，既然他答應了局主，就務必要做到。

馬維祺又道：「你學的是哪一門的拳腳？」

趙克禮答道：「在下學的是八面錘，有機會請馬爺多多指教。」

馬維祺傲慢的打量了對方一眼道：「看你這般年輕，頭一趟走鏢到什麼地方？」

對方口氣有點輕視自己，趙克禮無奈地道：「山西大同府。」

馬維祺有意找岔，很輕視地道：「聽說山西有不少武術名家，再加上沿途盜匪猖狂，你有何能耐走這趟鏢呢？」

趙克禮聞之，冒起三丈無名火，見他年紀與自己相若，客氣相待，却遭對方輕視，實在無法再忍，他不悅地說道：「馬爺爲何口出此言？」

馬維祺不耐煩地道：「哼！你們局主我看是越混越回去了，他不親自帶你來，却叫你黃口小子亂竄，這分明沒把我馬維祺放在眼內。」

趙克禮見對方連局主也一起謾罵，不禁怒道：「姓馬的，咱們鏢局可是依照江湖規矩投帖拜訪，不料你却如此狂妄。」

馬維祺怒拍桌子，忽然起身，狠狠地道：「好小子，你膽子倒不小，居然教訓起我來了，我正想看看你有何本事！」

話語剛畢，他亮出右手，扣住對方左腕，趙克禮一怔，知事態不妙，立即穿出右掌往上一分，用「十字手」解脫了對方扣手，然後縱入院中。

馬維祺豈肯罷休，也急跟出去。

「姓馬的你欺人太甚了，今天我倒想見識見識八卦掌有何過人之處？」趙克禮也怒道。

「看招！」一聲大喝。

攻勢隨聲而出，右拳緊握，一記衝天炮直擊馬維祺。

忽見對方身形一晃，猶如鬼魅般輕巧走避，趙克禮立刻展開連環衝打，左右兩掌好似連珠炮一樣，連衝帶打，一口氣連發六拳，可是，却被對方奇異的身法躲過，趙克禮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此時，馬維祺仍然在探討對方拳路和虛實。

趙克禮右腿往下盤一掃，緊跟着衝錘擂出，這是一招攻下擊上的上乘打法。

馬維祺見式，回身閃開，同時繞到對方身後，吐出一拳，快如奔雷閃電，猛不可擋，眼看就要擊中，沒想到趙克禮把頭一低，從容的避過，隨之他連忙轉身，直劈右錘，馬維祺眼明手快，先將身子一側，再發掌格開來錘，這時趙克禮脅下門戶大開，馬維祺疾出左掌擊向對方右脅。

趙克禮欲救不及，當下中了一掌，馬維祺不肯就此罷手，又發右掌向下劈。

「砰」的一聲。

趙克禮連中兩掌，身子彷彿如斷線風箏的飛了出去，斜斜撞在牆上，登時不醒人事。

馬維祺即時派人通知和泰鏢局局主，局主得知，親自率人登門道歉，並且令趟子手把人抬回醫治。

返局路中，恰巧又被赤面老者撞見，他拉着人問道：「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唉！還不是又被『東霸天』給廢了。」

赤面老者不解地問道：「誰是『東霸天』啊？」

「您老連『東霸天』都不知道呀？他就是東城維記德煤行的馬維祺呀！」

＊　＊　＊

初夏，五月天。

大清早，馬維祺正想出去溜躂。

忽然，來了一位赤面老者，向他拱拱手笑道：「請問煤馬就是住在這裡嗎？」

馬維祺一看，對方年近八旬，

赤紅臉孔，眉飛入鬢，目光炯炯，身着青袖子大褂、白襪厚底福字履，六尺高的身材，手持玉雕扇，神態飄逸清奇，頗似一位德高望重的鄉紳。

他答道：「我就是馬維祺，你有何貴幹？」馬維祺以爲對方是生意人，於是請他入內，延之坐下。

老者坐下之際，忽然看見牆上掛了一柄金背單刀，便開口笑道：「這兒的主人，不是經商的嗎？難道他也懂得武技不成？」

馬維祺因爲平時結怨得太多，爲了防人報復，預防不測，故連店中也掛上了兵刃，如今他聽了老者之言，不禁有氣，暗忖道：「奇怪，江湖上誰不知道我東霸天馬維祺的名號，這個老頭到底是什麼人？竟敢對我如此的輕視？」

心中雖然有氣，可是爲了怕得罪生意，祇有冷冷地道：「至於武技嘛，稍有涉獵。」

老者驚訝道：「哦！既然你是個行家，恰巧老朽又好此道，咱們來玩幾手，如何？」

馬維祺一聽，正中下懷，他道：「好呀！」內心暗自得意，這個老頭子太自不量力了。

老者起身，手上依然持扇，笑道：「請！」

一開始，馬維祺就展開八卦遊身掌法，先圍着老者繞了幾圈，每當他找到空隙要出手之際，老者好像預先得知，從容不迫的挪移變式，使他無機下手。

看樣子，他的招式動作，彷彿對方已經摸得一清二楚，這時他有點進退不得，欲罷不能。

馬維祺暗忖道：「媽的，莫非這老鬼是來找晦氣的。」

屢攻無效，他心中充滿了憤怒，低吼一聲，憑着蠻勁直取對方雙眼，這招狠毒無比。

所謂忙者不會，會者不忙，老者輕踏步子，身形一閃，右臂微格，消解來勢，緊跟着，他將右掌朝下一翻，直逼馬維祺的丹田。

馬維祺見來招甚爲熟稔，但是不及思索，連忙縱身後退，倉促避過。

走過數招，無論是左攻右襲，都不能夠得逞，他覺得對方身手不弱，但是，仍然執迷不悟，在老羞成怒之下，馬維祺反身抽出懸掛牆上的單刀，向老者直劈過去。

「刷刷刷」一連數刀，毫不濟事，馬維祺臉上通紅，微喘着氣，可是老者却態度安詳，舉止自若，他一手提襟，一手搖扇，毫無窘狀。

此刻馬維祺心生一計，他吸了一口氣，連揮數刀，把赤面老者三面封死，逼向牆角。

眼看老者身陷絕境，難逃一刀之危，馬維祺暗暗吶喊道：「老傢伙，你死定了。」

怒由心中起，惡向膽邊生，心一橫，單刀斜劈向老者，眼看老者轉瞬間即將濺血當場。

「噹」清脆的響了一聲。

這一刀結結實實的劈在牆壁上。

太玄了，就喘息之間，那老者縮身轉步，矯若猿猴的閃至馬維祺的背後，並且用雕扇輕掃他的後頸，同時嘲笑道：「年輕人，你的八卦遊身連環拳，『坎』位和『離』位還未能相濟，故須多習數年，等爐火純青後，咱們再相會吧！記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滿招損，謙受益，你可要好自爲之！」說罷旋即出門而去了。

馬維祺聞之，十分驚訝，對方爲何能指出自己的缺點？非去問個究竟不可，立即追出。

他客氣的地道：「老丈請留步，敢問尊號是？」

老者轉過身來，笑答道：「老朽姓沙，名字微不足道。」

馬維祺詫異地問道：「方才老丈所言，必定對八卦拳十分清楚，不知您老所習的是那一家的拳法？」

老者道：「哦！我所學的跟你一樣。」他停頓了一下又道：「算起來，咱們還是同門。」

馬維祺驚訝道：「哦！原來您老所習的也是八卦拳，難怪對我的拳路那麼清楚，不知您老現居何處？」

老者舉手前指，笑道：「這個嘛，你看……」

馬維祺順着他的指頭望去，問道：「在哪裡？」

正想開口發問，老者已經不見踪影，馬維祺四處打探，根本查無此人。

＊　＊　＊

數月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

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句話一點都沒有錯，一個不能夠克制自己的人，命中註定他一定不會成功的。

馬維祺受上回的教訓之後，並無絲毫改變，個性一往如昔。

又是黃昏，夕陽餘暉投射林間，這時鴉雀紛紛歸巢，林中一片吱吱喳喳的叫聲。

馬維祺收了一天的賬，正欲返家，沒想到在半途又遇着了姓沙老者。

沙老頭笑咪咪的道：「人生如何不相逢，想不到咱們又見面了。」

事經數月，馬維祺日日苦練想找機會扳回面子，今日之遇豈可輕易的放過，他道：「老丈今日可想再過兩招？」

沙老頭反問道：「你有興趣？」

馬維祺自信地道：「不錯。」

沙老頭道：「好吧，既然你有興趣，那麼老朽就奉陪了。」

馬維祺提起下襬，紮入腰間，以妨礙出脚，隨之即展開攻勢，祇見他身子矯若游龍一般，由四方八面攻向老者。

沙老頭採取以靜制動，以逸待勞，防守得無懈可擊。

突地一掌直搗老者心窩，沙老頭見他目露凶光必下殺手，毫不猶豫的扭身避過。

兜心掌落空，馬維祺又吐左掌直取面門，攻勢快如奔雷閃電，老者縱身讓過，馬維祺就如影隨形跨步直逼，繼續發出右掌，狠狠的抓向對方咽喉，掌快如箭，實難走避，老者驟發左手扣住其指，然後順手一提，沙老頭的整個身子彷彿貓般的靈巧，由馬維祺的右臂穿過，就在穿過的同時，他右手在對方的脅下，輕輕擊了一掌。

沙老頭笑道：「你還是沒有進步！」

話中有話，馬維祺一怔，回頭之時，沙老頭又不見了踪跡。

這一掌對馬維祺而言，並沒有任何疼痛及不適的感覺，所以，他也不在意，便匆匆的返家。

第二天清晨，他起床之際，覺得右脅下非常疼痛，心中十分納悶，於是解衣檢視，才發現脅下有個青紫的掌印。

這時，他才知道沙老頭定非凡人，因此，火速差人前去通知同門師兄弟，大家來看了，都束手無策，最後大家商議把老師傅董海川請來。

當時，董海川年逾九十，雙目視力已大不如前，聞知此事，乘車趕來，看過傷勢，愴然道：「唉！這一定是沙回子下的手，雖然他不應該如此狠心，可是，這也都怪你咎由自取，還有什麼好說？」

沙回子！沙回子！這個人不禁引起董海川想起一段往事……

咸豐年間，董海川學技藝滿，離開江蘇雪花嶺，前往京城尋出路，因爲時運不濟，他唯有投入肅親王府，充當僕役，府中之人也不知道他精通技擊，一待就是數年。

直到有一天，府中擧行演武較技，廳中正圍集了各路英雄好漢，因爲觀者甚衆，服侍的僕役來往其間頗爲困難。

那時，府中總管爲查拳門的沙回子，一趟十路查拳，引起滿堂喝采聲，就在此刻忽然有一提壺的茶役，縱身騰起掠過人叢，繼續爲客人倒茶服侍，原來此人正是董海川。

衆人觀之大驚，肅親王亦知此人非等閑之輩，於是要求他演武，一套奇幻的八卦遊身連環拳法，看得大家目不轉睛。

正當肅親王爲安排此人之職務大傷腦筋時，沙回子進入場中向此人挑戰，因爲他認爲董海川是故意在他面前示威炫耀，然而董海川却無此意。

一場激戰之後，沙回子終於敗戰，而且失去總管之職務，他懷恨於心，回到家中，與妻相議殺死董海川以洩心頭之恨。

當晚，夜闌人靜之際，沙回子夫婦來到董海川的臥房外，他們計劃：沙回子手持單刀，從前窗進攻董海川之正面，而其妻馬氏手執纓槍，由後窗偷襲董海川之後背，如此雙管齊下，兩面夾攻，董海川勢必難逃一死。

就在馬氏一槍扎去之時，董海川的身子突然消失，馬氏大驚，祇覺得人往前傾，槍桿已被董海川奪去。

當沙回子破窗而入，驟見其妻跪地求饒，他的勇氣盡失，他祇好懇求開恩，並請反爲門下，以示誠意，董海川見沙氏夫婦十分眞誠，祇好答應，技成之後，沙回子夫婦拜別董海川，行俠仗義江湖，因爲二人正直，道上人大都叫他「沙報應」。

* * *

董海川頹然的走出馬維祺的臥房，衆弟子亦尾隨其後。

尹福急道：「師傅，馬師弟的傷……」

董海川失望的搖搖頭道：「他中了硃砂掌，已無藥可救了。」

衆弟子大驚，久聞硃砂掌歹毒無比，據傳說，習者所練之鐵沙淬過劇毒，功成之後，擊至人身，必死無疑。

大家雖然不滿馬維祺平日所作所爲，但是基於同門之誼，仍然表示要向沙回子討還公道。

董海川阻止道：「唉！沙回子也並非歹人，他一生慷慨正義，嫉惡如仇，生平喜管人間不平事，所以江湖上的人都稱他爲『沙報應』，如今你們的武技，都遠不如他，更何況他又是你們的大師兄，同室操戈，自相殘殺，豈不落人笑柄。你們還是多盡點心意替馬維祺準備後事吧！」

言盡，董海川也不禁凄然落淚！

果然不久，馬維祺終於因傷致命，那年他才二十九歲。

北京東城的一條狂龍，因爲武德不修，慘遭橫死，實在令人惋惜不已。

（本篇完）

武林傳奇故事／逍遙客・文　可飛・圖

絕情刀斷腸劍

拜師學藝　爲民請命

長沙縣城西草鞋街，有一家石記鐵業小店，店主姓石，名江龍，娶妻萬氏。夫婦倆憑着祖傳技藝，在這草鞋街頭開了一爿小小鐵業店。

小店顧客不斷，生意興隆。兩口子手頭寬裕，日子倒也過得不錯。但有一件事美中不足，萬氏娘子久婚不孕，年輕時倒也隨便，眼下雙雙鬢白，夫妻倆常爲石家後繼無人而長吁短嘆。

八月十四晚上，清風習習，月朗星稀。

萬氏娘子陪着石江龍坐在桌前，飲着悶酒。桌上，油燈如豆，倍覺愁腸。想到老來無子，兩口子不免傷感。

突然，外面鞭炮轟響，夫妻倆不知何事，急秉燈查看。

過道上彌漫着硝煙火藥的味道，四處並無人影，石江龍正覺奇怪，不意腦袋撞着了墻上鐵鈎上的一隻大竹籃，他急忙取下一看，竹籃裡睡着個白胖胖的毛娃娃。

毛娃的全身用一塊大紅綢緞包着，身上壓了一把寶劍，劍柄上端標有一個「英」字。夫婦倆老來得子，好不歡喜。

光陰似箭，石江龍夫婦將小兒愛如掌上明珠，生活中增添了無窮樂趣。轉眼之間，小兒長成六歲。

一日，吃完早飯，石江龍對萬氏說：「我想將小兒送去劉文理老先生的學堂讀點詩書，不知你是否捨得兒子？」

萬氏答道：「讀書識字，這是正理，我想這孩子定有根底，說不定我們石家要出個人才呢！」

石江龍携着兒子來到了離城二十多里的劉家莊，劉文理先生一見小孩子長得眉清目秀，氣度不凡，心裡早有幾分喜歡，他收下學費，提起三寸狼毫問道：「石師傅，孩子的名字叫什麼？」

石江龍這才想起孩子沒有名字，一時怪不好意思，突然想起了那口壓籃而來的寶劍，劍柄上端，不是有個「英」字嗎？隨口說出石英兩字。

從此，小英即寄在劉老先生門下讀書，這劉老先生喜他聰明好學，過目不忘，故此倍加指點。小英很少回家，長進極快。

* * *

離長沙縣城六十多里，有一大鎮，名爲雙江鎮，雙江鎮臨江一條長街，端的是山青水秀，魚米之鄉。

那綠竹春風搖桃李，青波笑語蕩漁舟，雪白的街墻，古老的門樓、蒼翠的松柏，古色古香，如詩如畫。

陳廣福，五十開外年紀，此人原來是峨嵋山六壁大師弟子，只因

學藝其間，不守山規，常常偸越寺院，下山胡作胡爲，被六壁大師趕出山門。

從那以後，陳廣福浪跡江湖，作過山林翦徑之客，發了橫財，討下三房妻室，定居於此。後來仗着武藝高强，勾結官府，魚肉百姓，用了千金買得一個縣令給兒子。自己則因一場大病，廢了武功，也因年事已高，只掛了個雙江鎭長之名，在家享起了清福，這是眼下的事了。

陳廣福的兒子陳仲年，年方一十八歲。因他從小喜武，早就鬧着父親要一把寶刀。打聽到城西草鞋街石鐵匠乃祖傳技藝，善打刀槍劍戟，急忙趕回家來向父親要錢打刀。

誰知錢未弄到分文，討了父親一頓臭罵：「你他娘的蠢貨，大刀你會玩，女人你會玩，你小子就狗屁不通了，一遇上玩銅錢，辦這點小事，要花什麼臭錢！」

陳仲年被父親一罵，猛然清醒過來，當下帶了兩個家丁，就風風火火趕到石記鐵業店。

進了石江龍的堂屋，他翹起二郎腿，打起少爺腔說道：「石鐵匠，少爺我要打一口八卦蓮花寶刀。」

石江龍急忙送上一杯清茶，雙手搓着身上的腰圍巾說：「請大少爺說得明白一點，小人方好動手。」

「好，你聽着：我這八卦蓮花寶刀，長兩尺、寬二寸、重三十五斤，刄薄色青，吹毛立斷，給你三日期限，不得有誤。」

石江龍額上沁出豆大的汗珠，道：「大少爺，小人是鐵業小店，要說打什麼鋤頭、鐵鏟、菜刀之類，倒還可以，大少爺用的寶刀，實在不能造就，還請大少爺見諒！」

陳仲年拉下長臉，左掌在八仙桌上一拍，那隻茶杯飛起半尺多高，茶水灑滿桌面。這當兒，正巧石英放假回家，見屋裡一位生人對着父親大罵，覺得事情有蹊蹺，即隱身於後房的窗下察看。

但聽陳仲年罵道：「好不識抬舉的家伙，既打不得寶刀，開什麼鐵業店！」說罷丢下一根痲繩，道：「三天之內，你如不能打成寶刀，是橫拖，還是直吊，你自已看着辦吧！」

石江龍情知不妙，心想：忍得一時氣，免得百日憂！他苦苦哀求道：「大少爺，不是小人不盡心效力，恐打出的寶刀，大少爺難得心應手。」

陳仲年一掌打去，石江龍滿口鮮血，脫落兩顆門牙。誰知這下惱了窗下的石英，他從衣袋裡掏出彈弓，透過窗眼，瞄準陳仲年的左眼，只一彈，陳仲年應聲嚎叫，兩手捂着雙眼，在地上滾來滾去。

兩個家丁急忙上前查看，不禁大吃一驚，見主人左眼珠打得突了出來，血淚模糊，只得將主人背起，留下一句話道：你們等着！就風風火火地走了。

石江龍見事情鬧成如此結局，深知惹下大禍，他望着門口的兒子，又望望呆立的妻子，不知說什麼才好，不禁老淚縱橫，說道：「英兒，父親今日並不怨你。本想讓你多讀幾年詩書，掙個錦綉前程，不想老天不容，命該如此。今日之事，禍在旦夕，你已年方十歲，迅速遠走他鄉，日後尚能生存，望你不忘你我十載父子情誼，父母墳前，燒上幾片紙錢，我也就如願了。」

當夜萬氏眼含酸淚，收拾了一包衣物，連同那口寶劍，打發石英先去別處躲避。

石英背着衣物，雙脚跪在父親床前說：「父親保重，孩兒一定會回來的！」可憐十歲孩童，只因不忍父被人辱，一弓招來了骨肉分離之苦。

陳仲年被背回家中，把個陳廣福氣得暴跳如雷，當夜帶着一羣人衆，闖進縣城，將石江龍夫婦拖下床來，套上痲繩，偸偸拉進陳府。

＊　＊　＊

石英出得門來，一步一回頭，一脚一滴淚，漫無目的地走了。

天近拂曉了，石英步入一座山口，但見山峯盤霧，古藤纏繞，亂草叢莽覆曲徑，石英到底是個孩子，心裡害怕起來。

突然，身後一聲長嘯，竄出一隻斑毛大虎，他拔腿就跑。

有道是慌不擇路，石英跑入了一片松林，穿過林濤，眼睛突然一亮，原來是一座廟宇。

廟前空坪上，見一位老道，銀鬚飄逸，道服痲鞋，手執拂塵。

石英已汗流浹背，雙腿無力，見到老道，如遇救星一般，大聲喊道：「老爺爺救我！」

道者略一遲疑，見小孩身後竄出一隻大虎，急忙讓過小孩，阻住虎路。

這畜牲雙眼圓睜，一聲長嘯之後，向道者撲來。

道者見虎口臨身，身子向後一斜，脚踏八卦游龍步，手中拂塵一斜，竟將這畜牲撩開一丈多遠，站立不住，虎失前蹄，一頭跌倒在地。正待掙扎，道者掌力早到，一招「鐵臂屠牛」立時就結束了這畜牲的性命。

站在遠處的石英見這位老人家空掌打虎，心裡好生佩服，一個學藝的念頭即刻產生。

他跑到道者面前，雙膝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道：「老爺爺，你收下我做徒弟吧！」

此山名曰珠山，廟中供奉着關公神像，故名關公廟。因爲這珠山南臨縣境，北接洞庭，且山頂又有岳王廟，求神拜佛者亦多，香火倒也旺盛，這打虎的道長是此廟長老，原名齊天嘯，法號清弦。

清弦道長雖然年邁七旬，仍有滿身英雄豪氣。他十二歲上山從師，十三歲開始習武，手上功夫，高深莫測。掌能開碑裂石，脚可斷樹挖泥。說到內功，更是爐火純青。

清弦問道：「你是哪家孩子？爲何黑夜上山？」石英就將被迫離家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最後說道：「老爺爺，你就把我當成你的孫兒吧！」

說罷竟大哭不止，清弦道長見孩子可憐，動了隱惻之心，雙手扶起孩子，說道：「孩子出家不是小事，未經你父母同意，我是不能答應的。這樣吧，你既然家遭禍事，無處安身，你就在這裡暫住幾時。」

就這樣，石英住進了關公廟，開始了他新奇而又艱辛的生活，誰知一住就是九載，這是後話。

轉眼冬去春來，萬物蘇醒，又是枝頭滴翠時令。

這天吃完早飯，陳仲年在後花園看駱三栽花，突聞花池對面，隱隱傳來抽泣之聲。陳仲年問道：「駱三，是誰在啼哭？」

駱三答道：「怎麼，大少爺你不知道，石鐵匠一直關在這裡呀！」

陳仲年聽說是石江龍，大喜過望，他輕輕地搖着腦袋，嘴角浮起一絲得意的微笑。

江南春天的夜晚，仍帶着寒意。陳府大院裡，大門早已關閉，魚池花園，蛙鼓聲聲，樓台亭閣，月移花影，一切都游移在詩畫之中。

後花園中，兩條黑影射向陳府的「積德堂」偏房。偏房的一張長桌上，點着一盞油燈，石江龍無力地側臥在草墊之上。聽到房門的響聲，他以爲送飯的來了，急忙坐了起來。然而，站在他面前的是兩個蒙面人。

蒙面人道：「石江龍，你也怪我不得，實話告訴你，你兒子欠下的一隻眼珠，由你償還，知趣點，省得我們大費折騰。」石江龍已知來意，只覺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光陰迅速，彈指間已是光緒二十一年，即公元一八九三年。石英在珠山習文練武，羽毛逐漸豐滿，不但武藝超羣出衆，而且智力過人。

這一年，各地農民反抗官府苛捐雜稅的浪潮，風起雲湧。雙江鎭也不例外，四處烽火，聲勢頗大。然而，在官府的血腥鎭壓下，山區的百姓，那反抗的點點星火，很快就被撲滅了。石江龍夫婦就在這次動蕩中雙雙遇害。

石英突聞兇報，立即請命下山。齊天嘯知道難以强留，臨別時，再三囑咐說：「學成文武藝，不是等閒人，我雖不反對你爲父母鄉親們報仇，但千萬不可因報私仇而誤了自己的事業。」

石英一路風塵，返回故土，青山依舊，綠水長流。他站在草鞋街頭，任憑淚水和着紛紛春雨流淌，洗去他一腔怨悔，滿腹悲傷。

石英決定雲游，暗中察訪，以圖復仇之機。

＊　＊　＊

陳仲年已經是長沙縣令了，陳廣福仍然是雙江鎭鎭長，也是雙江鎭三大金剛之首，家裡傭人上百，打手成羣。

這年五月初三，陳廣福六十大壽。日上三竿，陳府客廳，紅燭高燒、華堂壽宴。

正在陳廣福舉杯祝酒之際，管家「兩面刀」上前說：「老爺，窮小子討債來了！」

陳廣福眉頭一皺道：「什麼債？」

「就是老爺做壽用的十頭大肥豬。」

「不是說佃戶們孝敬我的嗎？」

「兩面刀」翻着眼珠道：「這些傢伙說話歷來當不得眞。」

陳廣福老臉緊綳，下額那過多的頸圈肉微微顫抖，道：「武師傅，你去接待一下。記住，還是用我們的老辦法。」

這武師傅，大名武全。不知何處人氏，長得牛粗馬大，臉如黑灰，口似澡盆，三顆金牙把守大門。雖然斗大的字不識一籮筐，一個屁打不出臭氣來，但他精通武術，特別是拳脚功夫，頗爲了得。他是陳仲年特意從外地重金聘請而來的。

武全奉命離席，率領三個打手，一行四人搶出大門。

迎面而來的是一位二十來歲的鄉下農民，一身藍布大褂，腰紮青布圍巾，脚穿草鞋，神態悠閒。

他的右脚剛剛踏上台階，見大門口外，四條大漢一字兒排開，攔住了去路，略一遲疑，隨即雙手一拱道：「這位大哥，定是陳府的武先生了，幸會，幸會！」

武全立在大門中央，斜拖三尺齊眉短棍道：「且慢，你既然認得我武全，倒也有幾分眼力。咱粗人說直話，老爺今日擺壽酒，要請的客人都已經來齊了。」說完他大手

一揮，以示送客之意。

誰知這位客人全不賣帳，「聞武先生久歷江湖，身懷絕技，心胸卻如此狹隘，令人難以置信。哈哈，我們鄉下有句俗話，叫做：『人死酒席開，不請自己來』。這杯酒，我喝定了。」

「胡說，我武爺爺在這裡，就沒有你的酒杯。」手中短棍一點，一招「橫掃千軍」向這鄉下客人的下三路打來。

客人身軀一矮，呼的一掌，只聽「卡察」一聲，武全手中的短棍斷爲兩節，虎口發麻，身形搖晃，待武全立定身形，這鄉下客人早已步入客廳了。

陳廣福見武全不能攔阻客人，心中正自慌亂，只見來人早到桌前，雙手一揖到地，大袖挾着一股勁風，推向桌面，桌上湯菜蕩起微波，「鎮長大人，你是嫌我沒帶賀禮吧！」

陳廣福是個識貨之人，見來人露了這手功夫，立刻滿臉堆笑道：「朋友取笑了，請上坐！」

客人也不客氣，大馬金刀地坐在武全的位子上。

陳廣福提起銀壺，滿滿地爲客人敬上一杯酒說：「不知朋友何處得意？」

客人將酒杯推過一邊道：「在下受人委託，特來索取汗水之資。至於出身來歷，對不起，我不在陳鎮長管轄之內！」

陳廣福弄了個沒趣，騎虎難下，露出了廬山眞貌，「來人！」

「且慢！」這時席中站起一人，頭戴禮帽，身着長袍，他是雙江鎮商會會長劉財一。此刻，他文質彬彬地道：「這位朋友，藝高膽大，獨闖壽堂，鄙人佩服之至，請問朋友可是姓石？名滿江湖的石英，莫非就是閣下？」

不錯，來人正是石英。四天前，他與愛徒羅綺紅從湘西訪友歸來，剛剛在小虎家住下，鄉親們就向他控告陳廣福做壽，强徵了十頭大肥豬，分文不給，激起了他俠義之心，因此，單騎闖陳府。

此刻，石英雙手按着桌面，對於劉財一的問話，不置可否地道：「對不起，殺人抵命，欠債還錢。這位先生，我勸你少管閒事，免得吃多了鹹魚口渴難受。」

陳廣福聽到這裡，把手一揮道：「留客！」武全等幾十名打手一湧而上，將石英圍在核心，石英雙掌在桌上一點，一招「飛燕迎春」，身形從陳廣福頭上飛過，落在高燒紅燭的長台之上。

只見一道青光追隨而來，石英何等身手，豈能被暗器所傷。他大袖向前一送，捲住了武全發來的三寸奪命神刀，身子一個盤旋，右手一抖，將三尺多長的一條衣袖抖得筆直，口中說道：「武先生，念你是他鄉之客，原物奉還！」

那把三寸奪命神刀直向桌上飛去，插在那大碗扣肉之中，刀柄輕輕顫動，嚇得滿堂賓客目瞪口呆。

石英目閃寒光道：「鎮長大人，你這十頭大肥豬，到底給不給錢？」

陳廣福收回一節舌頭，眼見石英如此英雄豪氣，哪敢强動刀兵，眼珠翻了幾翻，心生一計，道：「石大俠，其實陳某不知是你的大駕光臨，也怪下人報得不明，既然陳某欠了債，理應歸還。」

陳廣福又把「兩面刀」罵了一通，令他即刻用銀洋付淸。

「兩面刀」正欲走出，陳廣福說：「外加五十塊大洋，作爲石大俠的茶水之資。」

石英一聲冷笑道：「石某從不取無義之財！」

待「兩面刀」走出大廳，陳廣福舉起酒杯說：「石大俠乃江湖義士，早已如雷貫耳。難得與大俠相會，陳某今日另備一席，意欲與大俠作一席之談，不知石大俠是否肯領這杯水酒之情！」說着不等石英回話，又急忙雙手連拱：「各位高賢，行個方便，陳某另日相請！」

陳廣福既然發下話來，誰敢不依，一時壽堂人走席空。

石英在陳廣福陪同下，步入一間精緻的小客房。這間客房，前後只有一門出入，正中擺着一張八仙桌，桌上酒菜早已備齊。

陳廣福與石英隔席相坐，酒過三巡，話無半句，雙方都在戒備着對方。

終於，陳廣福忍耐不住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想石大俠單騎赴席，除了受人之託外，定有特殊使命，只要陳某力所能及，定當傾力相助！」

石英語氣平和道：「不敢指望陳鎮長的大功大德，只要陳鎮長牢記自己是中華的子孫，以鄉土民情爲重，常念我人民百姓在水火之中，本人就感激不盡了。」

陳廣福一個哈哈道：「石大俠眞乃文武全才，說得好呵說得好！」

兩人正在舌戰，「兩面刀」走了進來，將一大包銀洋放在石英面前說：「請石大俠過目！」然後他告訴陳廣福道：「老爺，你的泰山來了，夫人請你去一下。」

陳廣福把頭點了幾點說：「石大俠稍候！」

陳廣福起身離座，剛至門口，突然轟隆一聲，有如天崩地裂，原來是八仙桌頂上的天花板下，一口巨大的銅鐘罩了下來，將石英連同這張八仙桌一起罩住了。

＊　＊　＊

石英的愛徒羅綺紅，獲悉石英身陷陷阱的情報，是陳廣福的長工王大伯供給的。

陳廣福並非粗愚之輩，他的家中囚禁着如此重要的人物，豈能不戒備森嚴。

他當即作了三條號令：一是吩咐「兩面刀」親自看門，不管什麼人，只準進，不準出，二是派出武全，連夜趕往縣府，面見他的兒子陳仲年，三是派人專程去桃花廟請來武藝高强的紅雲法師。

既然陳廣福苦費心機，安排得如此周密，那麼，這個消息又是如何飛出陳府的呢？

原來陳廣福的廚師王興旺，原是草鞋街一家飯店的，與石記鐵業店只有幾丈之隔。

夫婦兩人，只有一個兒子，名叫王小虎，這王小虎與石英同年，小時候常在一起玩耍。草鞋街被燒後，王興旺就搬到離雙江鎮不遠的拖刀石居住，經人介紹，入了陳府。

這王小虎養了一條獵狗，因爲長得一身烏黑的毛，就以「大黑」爲名。這天下午，小虎帶着「大黑」去陳家給父親送煙葉，誰知進得來卻出不去了，一問父親，才知道石英陷身陳府。

而石英師徒住在自己家裡，他聽小虎說後也才知道。但石英什麼時候來，爲着什麼事情，又是如何陷身？關在何處？王大伯卻不知道。

小虎感到事態迫人，但是救出石英來，他又力不能及。

小傢伙倒也精靈，隨手在墻上取了個雞毛帚，用一根小繩，捆在「大黑」的肚皮下。

他拍着「大黑」的長嘴說：「快，把這個送回家去！」

「大黑」伸着長長的舌頭，搖着尾巴，鑽進了下水道，潛出陳府。

小虎的母親，見日落西山，兒子不歸，正自焦急，突見「大黑」單身回來，一身大汗濕了皮毛，肚皮上又捆着一個雞毛帚，料想事情不妙，站在一旁的綺紅斷定是師傅出事了。

這羅綺紅，年華二九，在雙江一帶，廣有「紅俠女」之稱。

她有着一張蘋果似的圓臉，不高的身材顯得豐滿健壯。她不知道父母是誰，家在何處，只知自己是個孤兒。她本是陳廣福三姨太的丫頭，當她長到十五歲時，被劉財一看中了，劉財一用高價從陳廣福手裡買出，不料接人那天，途中巧遇石英救出，因爲她是孤兒，無家可歸，就跟着石英浪跡江湖，後拜石英爲師。兩年的功夫，武功大進，特別是她的輕功，與師父在伯仲之間。

夜深了，天氣突變。黑雲低垂，四野寂靜。陳府大院顯得死氣沉沉，沒有端午節前的熱鬧氣氛。大門緊閉，只有那標有「陳」字的大紅燈籠仍在夜風中搖晃。

此時，「紅俠女」已經伏在大院圍墻外的一株大樟樹上，觀準四下無人，身形一起，宛如一片落葉，飄進了大院，憑着熟悉的路徑，來到了三姨太臥房的窗下。

伸出右掌，稍一運氣，對準窗戶的橫樑一掌拍下，只聽「卡察」一聲，橫樑已斷，窗櫺裂成無數小塊。她左手搭上窗台，翻身而入。

三姨太從夢中驚醒，道：「誰呀？」

「紅俠女」左手撩開香羅帳，右手的匕首早到三姨太的胸前，道：「白天的客人關在哪裡？說出來決不與你爲難。」

三姨太嚇得一泡尿拉了一褲子，道：「在……在……在小客廳的古鐘之下。」

「紅俠女」心頭一驚，心想，我在陳府生活了這麼多年，只聽說陳廣福裝有一個暗機關，可以使古鐘自動起落，但大院傭人上百，誰也不知這機關所在。

心中着急，反而心生一計，道：「胡說，人在古鐘下能待多久，只怕早已斷氣了，殺了你吧，一命還一命。」說罷手心略一擺動，刀尖觸到了三姨太那隆起的乳房。

三姨太只覺寒氣襲人，滿身像篩糠一般，道：「不……不……不會死的，古鐘上端有……有八個氣孔，你……你饒了我吧，我全……全告訴你。」

「說，機關設在何處？」

「你將進門的左邊墻下至上第十塊青磚取出，墻裡有個鐵閘，用力向左一推就行了。」

「紅俠女」伸出兩指，點了三姨太前胸的「乳突穴」，道：「若有半句虛言，定叫你人頭搬家。」

眼見三姨太被點翻在床，「紅俠女」即穿窗而出。

黑暗中，「紅俠女」蛇行鼠伏，摸到了小客廳門外，借着室內昏暗的燈光，見古鐘罩在地上，四方站着八個彪形大漢。

她急忙隱身於大門一側，腰間解下馬尾長鞭，左手將青磚輕輕取出，果然現出一個鐵閘，她用力向左一推，但見古鐘憑空而起。

說時遲，那時快，俠女右手一揚，手中一塊小石，帶着呼呼風聲，將桌上燃燒的紅燭打滅，客房頓時一片漆黑，「紅俠女」長鞭一抖，聲若驚雷道：「師父，綺紅來了！」

石英脫了古鐘之危，脚踏八卦

游龍步，左掌挽起一道弧光，掌隨身進，一招「橫斷秋水」，劈倒正面而來的大漢。

其餘衆人哪敢接招，只顧奪門逃命。不想紅俠女堵在門口，長鞭上下盤旋，招招都是殺手。一瞬間，客房滿地胡蘆，鬼哭狠嚎。

紅俠女拉着師父的手，來到荷花池邊，沿着塘邊的垂柳，轉向陳廣福書房。

透過乳白色的窗簾，紅俠女向裡窺視，這一驚非同小可，但見陳廣福與桃花廟的紅雲法師相對而坐。

紅雲法師手端一隻玉杯，雙眼一瞪，聲若洪鐘，道：「何人敢在紅雲眼下作夜行之客！」右手一揚，那隻玉杯化作一道藍光，射向窗外。

紅俠女只覺一股酒浪迎面而來，身軀一縮，一個盤龍繞步，閃出五尺之外。

紅雲法師一脚踢開房門，剛剛搶出門外，紅俠女的馬尾長鞭已捲地而來。

這紅雲的確身手不凡，只見他略一側身，伸出兩指，竟將俠女的鞭梢挾住，一招「太公起釣」大喝一聲，道：「還不撒手，更待何時！」

這當兒，石英在離紅雲法師兩丈之地的一株樹上，見愛徒遇險，一聲長嘯，道：「也不見得！」聲到人到，長袖一抖，一招「八方風雨會神州」，勁風宛如長江之波，滾滾而至。

紅雲兩指一鬆，身形一晃，已成峨嵋伏虎之勢。雙手一錯，掌發連環，解了對方勁風點穴之危。

石英跳出圈外，道：「綺紅，且慢動手！」雙手一揖，道：「這位前輩，以你如此身手！也算得一條好漢，爲何助紂爲奸，袖手民族垂危，豈不遺臭千古。」

紅雲法師怪眼圓睜道：「何方小子，敢在紅雲面前搖唇鼓舌，閒話少說，只要你接得我的三招，我當立即拂袖而去。」

石英深知紅雲法師內功深厚，雖無決勝把握，想紅雲法師三招打賭，此人也太驕狂。

當即命綺紅守住陳廣福，舉手齊眉，道：「進招吧！」

紅雲法師隨手取出古錢一枚，雙手一彈，古錢向石英咽喉射來。石英身子後仰，一招「鐵板橋」，讓過了第一招。

紅雲法師見古錢落空，殺機陡起。他袍袖一展，掌隨身進，直取對方面部。

好個石英，雙脚一點，平地躍起一丈多高，竟從紅雲法師頭上飛過，立身於紅雲法師身後，道：「前輩，只餘最後一招了！」

紅雲法師自出道以來，未遇敵手，今日被挫，一副老臉漲得通紅，深知自己輕敵了，但在陳廣福面前，又不甘敗落。

只聽陳廣福叫道：「紅雲法師，他就是石英，請給我拿……」一個「下」字尚未出口，被綺紅長鞭一點，掃落兩顆門牙，鮮血直流。

紅雲法師心念一動：先拿下這個女人作爲人質，以解眼下之僵。只見他身形一起，早到俠女身邊，兩指成鈎，扣住了俠女的右手脉門。

石英不及救護，愛徒被制。陳廣福哈哈大笑道：「紅丫頭，你在我家時，我對你不薄，爲何全不念報主之恩，反而與我爲敵，這眞是青天有眼！」

石英一聲怒喝道：「陳廣福，你好不要臉！」「平地驚雷」只一招，就將陳廣福點翻在地。

＊　＊　＊

石英右脚踏在陳廣福的小腹之上，一聲冷笑道：「紅雲法師，爲何三招未過，竟施暗算，豈不貽笑江湖？」

紅雲法師只氣得臉如豬肝一般紫紅，原想拿下對方作爲人質，不想主人反而被制，心裡也暗暗佩服石英身手之快。

他兩指一鬆道：「石大俠，此一局就算拉平了吧！」石英右脚輕輕一點道：「紅雲法師，這第三招承讓了！」

陳廣福連滾帶爬，急忙站在紅雲法師身後，結結巴巴地喊道：「管家，敞開中……中門，送……送客！」

「鎮長大人，不必客氣了，留着時間去把你那滿地葫蘆瓜的小客廳收拾一下吧！」石英拉着綺紅的手，身形一起，兩團黑影躍過了墻頭。

翌日早飯後，紅雲法師正欲告辭，武全一脚跨了進來道：「老爺，你那兒子父母官回府了！」

陳廣福眞是哭笑不得道：「武全啦，你說的話，眞是狗屁不通呵！」

今日的陳仲年，早已沒有昔日的粗野，反而顯得很有修養。官場中的勾心鬥角，民案中的曲折回環，使他變得世故了。

陳仲年顯得清瘦，淡眉勾鼻，因爲左眼瞎了，戴一副金邊墨鏡。盡管他肚子裡墨水不多，然而，滿身穿戴，說話行動，頗有書香子弟的風度。此刻，他左手提着青色長衫的下襬，從容地走了進來。

陳仲年對着紅雲法師略一點頭，算是仁君之禮了，就在正中的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紅雲法師雙手合在胸前，道：「大人一路辛苦，紅雲慚愧！」

陳仲年把手一揮說：「我全知道了，不是紅雲大師相助一臂之力，我父親險作刀下之鬼，此恩此德，我將銘刻於懷。」

紅雲法師好像三伏天吃了西瓜，好不舒服，道：「縣長大人，我想這石英，雖然武藝高强，畢竟是個娃娃，背上背着搖籃草，口中還帶奶香花，不是紅雲在大人面前誇口……」

「不，我想石英，兩次三番與我們作對，決不光爲討點小便宜……因此，對於石英，要斬草除根，以絕後患。」陳仲年話鋒一轉，道：「我留大師多住幾日，一來爲了防範，二來嘛，雙江鄉的『端午稅』要即日送去縣府。」

夜幕低垂，四野寂靜，在離橋頭不遠的柳樹下蕩出一葉輕舟，槳剪江波，逆水而上。

橋下的漁船上有人輕聲喊道：「走水啦！」另一隻漁船上躍出一人，他長篙一點橋墩，漁舟如箭離弦，尾隨追去。

這人非別，正是石英。

兩舟相接，石英輕拋牛筋鈎，鈎住了對方的船弦，猛力一拉，這隻小船一個盤旋，掉轉了方位，橫在江心。

這船上主人手中長篙一擺，一聲大喝，道：「老子的船，又不是姑娘，你橫拖直拉幹嗎！」

石英一聲冷笑道：「奉劉會長的命令，爲確保明日龍舟比賽的安全，雙江河已封江鎮口，來往船隻，一律盤查！」

「去你媽的混帳，滿舅是外婆的仔，老子與姓劉的共褲子，不認識麼？」

石英哈哈大笑道：「一見如故，陳家大院，承你盛情招待，還未酬謝你呢！武全先生，我大概沒有認錯人吧！」

武全見是石英，恐懼陡增，但又不甘示弱，心想：算老子走霉運，出門就遇了這喪門神，「老子生來就愛英雄，不是說英雄惜英雄嗎？這船送給你！」他彎腰背起一個青布包袱。

石英見小船離岸不到兩丈之隔，不及細想，長篙一點，躍上了武全的小船，道：「空船要它何用，人也留下吧！」

武全哇哇大叫：「反了反了，老子送你兩把殺豬刀！」只見他右手一揚，兩把飛刀直奔石英。

黑夜之中，石英聽聲辨器，知是飛刀，身軀一側，使上了六成功力，一招「力劈華山」，船篷碎裂，飛刀蕩過一邊，武全短棍一點，飛身上岸。

石英身形一起，後發先至，堵住了武全的去路。

這時，石英突然不見了武全的青布包袱，斷定他是剛才離船之時，隨手沉入河底了，也不揭破，手中長篙一揚，長篙化成標槍，插入了兩船之間的河心，水面上只露出三寸篙尾，一聲長笑，道：「你有幾個人頭，須知我並不會玩人頭搬家的魔術，今夜委屈一宵！」

武全見石英一雙空手向自己逼近，殺機又起，手中的齊眉短棍舞起一道青光，勁風呼呼，把石英逼在三尺之外。

石英右手攀下一根柳枝，隨手一抖，柳葉紛飛，只剩下一支光桿，「武先生，你若能用手中兵器削斷我手中的柳枝，石某決不爲難於你。」

口中說話，氣運丹田，右手一抖，將柳枝抖得筆直，宛如一根鋼槍，向前一送，穿過對方短棍舞起的弧光，點向武全的面門。

武全身子向左一旋，一掌劈來，雖然解了毀面之災，但被石英手中柳枝輕輕一拂，竟將一條長袖劃破一尺餘長，柳枝拂處疼痛難熬。

略一遲疑，石英柳枝又到他的小腹，武全怎肯閉目待死，拚着破肚之災，運起全力，將手中短棍向石英擲來。

石英與武全相隔不到三尺之地，電光石火之間，柳枝向左一帶，一招「風吹楊柳」，將武全的短棍撩向夜空，好一會才聽到短棍落地之聲。然而，武全就在這眨眼之間跑出百步之外。

石英也不追趕，一聲長嘯，響徹夜空。少許，從橋頭駛來兩隻小船。石英指揮來人，圍繞他插入河心的長篙，下水打撈武全拋下的包袱。果然不出石英所料，武全的青布包袱被打撈上來了，衆人打開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銀洋。

＊　＊　＊

武全惶惶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逃回陳府，向陳廣福哭哭啼啼報告了拋金保命的經過，氣得陳廣福一跳三尺高，定要派人下江打撈那五千塊銀洋，卻被陳仲年阻住了，「不用去了，那叫做水中撈月。你手下人這些偸雞摸狗的技倆，豈能蒙過石英的眼睛？」

陳廣福見兒子的話不無道理，只好作罷。但這個見了錢就滴口水的傢伙，豈能心甘，前額上青筋突起，一掌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道：「難道這五千塊白花花的東西，就白白地送給他了麼！」

「我想，孫悟空終究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大家都休息去吧！紅雲大師，請來書房品茶！」

＊　＊　＊

石英見包袱裡全是白花花的銀洋，心頭一喜，對前來打撈的高個子說：「羅大哥，這筆錢請你暫爲保管，日後定能辦一件大事。」

三天之後，在西去縣城的白沙路上，羅綺紅與師父石英緩緩地行走着。

石英顯得心事重重，羅綺紅卻背着師父，不時用衣袖偷偷地抹着潮濕的雙眼。

來到一株古老的樟樹下，石英站住說：「綺紅，我這次瀟湘之行，其實很不放心。在這關鍵時刻，把你單獨留下，我也很不放心。如果在瀟湘能很快找到師叔，事情又辦得順利，我是會立即回長沙的。記住，住在小虎家，要與王大媽相依過活。」

清澈的河水泛着漣漪，蔚藍的天空，春燕飛舞，嫩綠的草灘，水鳥嬉戲。

石英眼前是一幅如此動人的圖畫，耳邊卻傳來綺紅的抽泣之聲。

石英的情緒立刻受到感染，很覺惆然不安。他說：「我走之後，陳廣福可能刁難於你，要小心在意，避免與紅雲法師正面交手。」

綺紅咬着薄薄的嘴唇，雙手撫弄着腰間長鞭上的紅纓，此時此刻，一個懷春之年的少女，情竇初開，又在十里長堤的分離路上，依戀之情和分離之苦，化作無數溪流，一齊匯入姑娘的心田，「你就沒有別的話嗎？」

石英猛然覺得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頓感心曠神怡，少女那奔放的情絲，宛如春風，撲面而來。此時，他才感到自己是那樣粗愚，那樣不近情理，想到這裡，隨手從腰間拔下寶劍，雙手托着，道：「這是父親的遺物，也是我們石家的傳家之寶，收下吧！可惜我的父母，不能親眼見到接受這寶劍的姑娘。」

綺紅破涕爲笑，走近一步，手指輕彈着石英衣上的泥塵，道：「天熱起來了，單身在外，要保重自己！」說罷把劍又交給石英。

石英愕然道：「怎麼？」

綺紅羞紅着臉說：「我還不到使劍的時候……」

離雙江鎮一水之隔的拖刀石，此刻夜幕籠罩着山峯。王小虎家，紅俠女收拾完灶台上的碗筷，便走入內室，坐在王大媽身邊，與大媽談笑。

桌上油燈如豆，光影飄搖。突然，門外傳來「大黑」的汪汪叫聲，只見王大伯一臉血跡，闖進門來，說：「完了，小虎被陳廣福抓住捆在青竹坡，說是今晚半夜，要用火燒，火燒……」

「爲什麼？我們犯了他家哪條呀！」

綺紅見大媽淚人一樣，勸說道：「大媽，你先別急，我想陳廣福如果眞要害小虎，就絕不會走漏風聲。既然放出風來，其中定有陰謀。您老好好招呼大伯，待我去青竹坡探個水落石出。」

「綺紅，千萬要小心呀，可不能再……」王大伯說不下去了。

深夜，羅綺紅來到青竹坡後山腰，由於距離太遠，看不清楚。坡心，只有兩個火把閃着紅色的光焰。她施展輕功，幾個起落，在離坡心十來丈遠的一塊巖石邊剛剛隱下身來，就聽見武全那破鑼似的聲音道：「老子殺你如殺小雞一樣。」

這時又傳來「兩面刀」的陰陽怪調，道：「石英的下落你是知道的，他們在河裡撈上的東西，你知道放在哪裡嗎？只要說實話，我可以叫你發大財，否則，我還可以叫你化骨揚灰！」

羅綺紅心急如焚，飛身躍上巖石，一聲大吼道：「武全，紅俠女在此，休得加害無辜！」

兩面刀哈哈大笑道：「好，既然有紅俠女出面，事情當然好辦。不過，其實……」

「少說廢話，速將王小虎放了，萬事全由我來承擔！」綺紅長鞭在手，怒不可遏。

武全把頭一擺，道：「點火，燒死他！」大樹下堆着的稻草點燃了，火勢上昇，一片紅光。

綺紅救人心切，順手摘下一根樹枝，運起馬尾長鞭的「捲地盤龍」之法，猶如秋風橫掃，身形一閃，早到樹下。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樹上捆着的是個化了裝的稻草人，心知中計，不覺意亂心慌，正在危急之際，四面發出一片冷笑之聲。

* * *

石英曉行夜宿，這日來到了岳陽城外。此時正是初夏天氣，强勁的東南風將洞庭湖浩瀚的水面推捲起滔滔白浪，蔚爲壯觀。

中午時分，石英走進一家飯鋪。櫃台上，坐着一個中年婦女，身着黑色的香雲紗旗袍，濃施脂粉，體態風騷。

石英在窗台之下選了一個座位，要了半斤白酒，一斤牛肉。

一杯酒剛剛下肚，門外走進一個中年漢子，五短身材而顯得瘦削，但從他那深陷而發青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此人身懷武技。

老闆娘一見來人，滿臉堆笑，她扭動腰肢，走出櫃台，道：「張大哥，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了？」

隨即吩咐伙計們送上一大盤紅燒鯉魚，一大盤香腸炒蛋。

於是，這位張大哥就與老闆娘擺開陣容，推杯對飲起來。

幾杯酒下肚，這位張大哥的話就多起來了，他說：「早上接到了長沙大哥一封急信，信中說，丟了五千塊大洋，跑了盜銀人，要我助他一臂之力。你知道這盜銀人是誰

嗎？就是名震江湖的石英，其實我並不想見這些江湖高手，可又不好推卻。」

老闆娘道：「人家只怕銀子都買了東西了，你去了有個屁用！」

張大哥道：「不，信裡說，跑了師父，抓着了徒弟。」說罷哈哈大笑道：「還是個黃花貨呢！」

石英心裡一驚：糟糕，綺紅出事了，不忙，待我先探個水落石出。

想到這裡，心生一計，道：「伙計，請給我加一盤紅燒鯉魚，魚要活的！」

老闆娘眼珠一翻，道：「死的都沒有了，先生，請將就一點吧！」

石英一聲冷笑道：「胡說，開店人家，爲何不一視同仁。」

右手抓起白瓷酒杯，手運內勁，只聽「啪」的一聲，但見這隻酒杯入木三分，嵌進八仙桌面。

張大哥是個識貨之人，心裡不禁打了個寒噤：這人內功的火候倒眞不錯，不知眞實本領如何？待我試探一下。他站了起來道：「這位大哥也太認眞了，我這盤紅燒鯉魚還剩下小半，就讓給你吧！」

說着端起魚盤，向前一送，連魚帶湯直向石英飛來。

石英輕舉竹筷，一招「鐵筷挾豆」，竟將盤中之魚挾了起來，魚盤則平穩地落在桌面，魚湯點滴未濺。

石英略一點頭，將魚送入口中道：「承這位朋友盛情，我就不客氣了。」

張大哥的舌頭半天才縮了回去，道：「好，好，眞是內外齊修，皆達爐火純青之境了，小弟今日大開眼界。」

他走了過來，雙手深深一揖，道：「敢問朋友高姓大名，仙鄉何處？」

「不敢，在下姓施，單號一個英字。浪跡江湖，四海爲家。」石英說着笑了起來，道：「何不同飲一杯，請坐！」

老闆娘命伙計重擺酒席，剛才還是劍拔弩張的氣氛，一時變得親親熱熱。

石英是有心放釣，這位張大哥則是慕藝攀交，這條魚怎能不緊緊地拴在鈎子上。

三杯過後，石英開始下餌了，「張大哥可是本地之主？」

張大哥道：「在下張懷武。施兄不要見笑，我也是足跡天涯，水上浮萍啦！」

石英道：「剛才聽張大哥提到石英名字，這人莫非就是人稱長沙大俠石英？」

「正是此人，施兄也認得他麼？」

「三年前，我曾見過一面。此人頗有正氣，也算得一方豪傑，不知何事得罪於大哥？」石英又給張大哥斟滿一杯。

「施兄，這石英名滿三湘水，威震拖刀石。其實，眞實情況我也不知。但我的結拜兄弟有求於我，義不容辭啊！」

「這位大哥高姓大名，既是張大哥的金蘭手足，定是個英雄豪傑！」

「施兄過獎了，想你四海爲家之人，陳廣福的名字一定早有耳聞。」

他們杯來盞去，石英熱情地給張大哥挾着菜，「大哥眞是後福無窮啊，不知如何與縣太爺的父親義結金蘭，可以說來聽聽麼？」

張大哥借着幾分酒意，欣然點着頭，道：「說來話長了，十七年前，先父過世，我當時才十五歲。」

說到這裡，張大哥停下了，他端起酒杯，一傾而盡，「那天，雙江鎮商會會長劉財一上門逼債，娘親無法，當天夜裡，我的娘親就吊死在屋後的梧桐樹上。我下山求人，回來時，一歲多的妹妹在娘親的屍體邊又失踪了。陳廣福見我年小可憐，出錢買棺，替我安葬了娘親。我感激他的恩德，提出到他家做長工。四年之後，我長大成人，陳廣福拿出兩佰塊大洋，送我岳陽投師學藝，藝滿歸來，他不顧年齡比我大了二十多歲，華堂焚香，結成八拜之交。直到我的師母去世，師父命我搬遷岳陽，與他相伴。後來我與師父又遷居瀟湘，一直住到現在。」

停了停，張大哥又說：「施兄武藝高强，不知是否肯助我一臂之力，同赴此行？」

石英聽着張大哥的身世，眼睛有點濕潤了，他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石英此刻又想到綺紅了，事情關係到自己，怎能袖手旁觀呢，於是他點着頭，「張大哥，你如此看得起我，盛情難卻，我不得不奉陪你了。只是岳陽我還有點小事需要辦理，大哥先走一步，我隨後即來，決不食言！」

日下西山，晚霞輕抹。石英與張大哥揮手相別。沿着湖邊小道，心事重重地走着。

百里洞庭，波濤拍岸，聲如萬馬奔騰，漁火點點，恍若星光。

石英跨過一座小小石橋，來到了一個小小渡口，夜色之中，見灘頭一葉漁舟，正待開船，急忙叫道：「老伯伯，麻煩攜帶一下。」

這漁翁約有花甲年紀，雙手把住槳柄，似有難言之隱。石英只當他人老耳聾，走近一步說：「老人家，方便一下，船錢照付！」

漁翁向艙內點着頭道：「你看這事……」

「不行！」艙內一聲粗暴的斥責道：「媽的，開船！」老人無可奈何地搖搖頭，雙手一搖，槳剪江波，漁舟離岸。

石英惱火這艙內之人的粗橫無理，雙脚一點，躍上漁舟道：「老伯伯，天色已黑，行個方便，船錢照付！」

「你口口聲聲船錢照付，你有多少船錢？」艙內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他的身邊還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雙手背剪。

石英看在眼裡，徒生俠義之心，首：「你要多少船錢？」

「你身上帶了多少？」

「兩仟，整整兩仟！」

「拿來吧！」少年人一副無賴的嘴臉。

石英兩個拳頭一握，道：「拿去吧！」這少年順手抄起半邊斷槳，朝着石英迎面劈來。

石英右手平伸，讓槳葉打在掌心上，他五指一翻，將槳葉反扣手心，只輕輕一挑，竟將這少年人挑過一丈湖面，輕輕地落在湖邊的綠草叢中，「爬起來回去吧，若再恃强欺弱，加害無辜，決不輕饒！」

那少年滾幾滾，抱頭鼠竄而去。

老人將少女手上的繩子鬆開，雙手連連作揖道：「多謝這位大哥相救。」

石英問道：「不知少年是誰？如此刁難老伯伯，所爲何事？」

老人說：「此人是這梅花渡一帶漁主之子，外號『花花樹』！我的鄰居張大千三年前租用他一隻破船，被狂風巨浪捲沉湖底，只因無法還清這筆閻王債，『花花樹』强奪他的小女，又逼老漢送他過湖，剛才不是大哥相救，這姑娘怎逃得出虎口！波兒，還不過來謝謝叔叔！」

波兒連忙走出船艙，給石英磕了一個頭。

石英扶起姑娘說：「波姑娘不用害怕，這事就落在我的身上吧！」

他對着老人笑着說：「老伯伯，聽口音你不像本地人？」

老人說：「老家原籍長沙，只因人命官司，被迫離鄉背井，窮作湖邊打魚之人。」

「老家還有親人嗎？」

「只有兩個小姪，唉，十七年了，只怕早已不在人世！」

石英心想，今天的事眞是巧合，連遇兩個同鄉。

此刻老人說道：「有請義士到草舍小坐。」石英點頭隨行。

* * *

石英來到大伯家裡，張大千夫婦見女兒平安回來，自然歡喜。當晚，夫婦倆把一隻生蛋的母雞殺了，高低要請恩人吃飯。

席中，石英定要張大伯談談十七年前的人命官司，張大伯一來異鄉遇故人，二是多喝了幾杯，就把話閘子打開了。

「那年秋天，因爲劉財一逼債，我的妹妹丢下兩個孩子，吊死在屋後的梧桐樹上。我當時正在盛年，脾氣又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當天晚上，我一把火，將劉財一的綢緞店燒了個精光，不幸當場被抓。在押去縣城的船上，我借小便爲由，跳入雙江，從水底逃出虎口，從此再沒有回過家了。」

石英問道：「你的兩個侄子當時多大？有名字嗎？」

大伯一聲長嘆，道：「男孩八歲，叫武伢子，可憐我那侄女，還只一歲半，剛會咿呀學語，名字叫不上，我們見她喜歡紅花，就叫她紅妹子。」

聽着大伯對往事的回憶，石英忽然心裡一動，莫非這大伯即是綺紅的舅舅？而張懷武則是綺紅的哥哥？

這天吃完早飯，在大伯陪同下，石英向臥虎崗出發，訪問師叔。

路上，大伯問道：「你認識劉振山嗎？」

石英一笑，道：「他是我的師叔呢！可惜我入山時，他老人家爲着與師妹花姑一事鬧翻，已經不在山上了，無緣一見！」

大伯道：「劉振山性情古怪，多年深居簡出，只是前年，爲了鄉親們收割粮食，他與官府針鋒相對，還鬧出兩條人命呢！官府幾次緝拿，都奈何他不得。傳說，有天晚上，在縣太爺的床頭上，匕首釘着一封書信，信裡寫了一首長沙快板：

「『五爪金龍』信一封，
警告縣衙衆瘟神，
膽敢興風再作浪，
人頭落地不留情！

「從此，縣府緝拿『五爪金龍』的風聲，銷聲匿跡了。」大伯好像身臨其境，說得有聲有色。

石英興趣很濃地聽着，「大伯，你知道的事情眞多！」

大伯哈哈大笑道：「這年頭，怪事多着呢！」

梅花渡離臥虎崗不過五十華里，中午過後，他們已經來到臥虎崗了。

山坡上，一頭小水牛在吃着青草，一株古老的楓樹下，坐着放牛的老人，老人手裡握着一根三尺來長的煙槍，顯得悠閒自得。

石英跨過兩尺多寬的水溝，來到老人面前，問道：「請問老伯伯，臥虎崗的劉振山先生住哪座房子？」

老人沒有回答，上上下下打量着石英，道：「找他有什麼事嗎？他不在家。」

「老伯伯，我們是遠道尋訪，相煩指點！」石英聽說劉振山不在家，有點心急，「他家裡還有人麼？」

「有，我是他家放牛的。」老人表情冷淡，續道：「既是遠來之客，進屋喝杯茶吧！」

老人將牛牽至水溝邊，他右脚跨過一邊，人字形站在水溝邊，只見他左手抓住牛角，右手挽住牛尾，將小牛提起，然後彎下身子，讓牛脚入水中。

老人雙手前後擺動，將四隻牛蹄洗得乾乾淨淨，他直起身子，把牛提過了水溝。口中自言自語道：「跟在後面走吧！」

石英看在眼裡，覺得好奇。心想這放牛老人倒有幾分牛勁。

來到一座「五間頭」的草房前，老人將牛拴在樹下，獨自進屋去了。石英仔細觀察着屋前的一株青皮樹，在一米左右高的樹桿上，明顯地露出五個深深的指痕，這五指入木至少在一寸之深，顯然是師叔練功時留下的，看來師叔這「五爪金龍」，決不是徒有虛名。

這時，老人從屋裡走了出來，他右手端着石磨，少說也有一百二十斤，石磨上放着兩碗涼茶，道：「主人不在，不便留客，涼茶一碗，不成敬意！」

老人顯露的兩手外功，引起了石英的疑心，此人莫非就是師叔劉振山？石英上前直說：「老伯伯，我是受人之託，前來探親！」

「主人不在，與我何關！」

「此人或許老伯認識！」

「不知客人受誰之託？」

「『珠山鐵掌』齊天嘯！」

「有何爲憑？」

「老伯請看！」石英拉開虎步，左手向上一舉，已成「金雞獨立」之勢，氣運丹田，右手平伸，金雞撲翼，呼的一聲，照準石磨劈下一掌，竟將石磨劈成兩塊。

老人一驚，站了起來，道：「你是鐵掌齊的什麼人？」

「我是鐵掌齊的關門弟子石英，師叔，多有得罪！」

老人哈哈大笑道：「名師出高徒，果然身手不凡，來來來，屋裡坐！」

原來這老人就是劉振山。自從前年出事後，他一直不與外人接觸，隱姓埋名，耕田自食。

石英向師叔介紹了大伯後，就談到了此行瀟湘的目的。他說他準備開設一個「安艮武術會」，並說明了資金、人力的來源，希望得到師叔的支持。

劉振山道：「爲何不去找你師父？」

石英道：「師父年事已高，下山時曾關照過，有事可來這裡請教師叔。」

劉振山道：「你的師父年高，我亦非少壯之年。再說，朝綱不正，世情日下，武術會只能招風起浪，你何苦於異？」

石英道：「師叔言敎，石英不敢妄爲，正是因爲故土鄉親，每受官府欺凌，無力相互接應。民心所向，父老有求，想我珠山武祖，在創建之初，就寫下一條宗旨：『武術應有民族的尊嚴，不可陷身於綠林天地。』石英感師父明敎，家仇未報，一點救民誠心，還望師叔體諒。」

劉振山被石英一席話說得啞口無言，沉思良久，才不得不表示了支持。但說自己年高，不便遠走，他可以向武術會推薦人材。關於武術會的宗旨，他建議最好還是以健身爲主，盡量與官府不要往來。

石英因掛念綺紅，要追趕張懷武，不願留宿，便和大伯即向師叔告辭。

剛出門口，塘邊小路上，走來兩男一女。這女人約三十來歲，黑髮盤於腦後，腋下挾着一把紅傘。兩男一老一少，老的在花甲之年，黑臉刀眉，牛粗馬大，手握一柄漁叉。少的就是梅花渡强搶漁女的「花花樹」。這三人直奔劉振山的家門。張大伯輕聲告訴石英，這位是「花花樹」的姑母，外號「白花蛇」。

劉振山哪裡容得外人在他的家裡如此虎威虎勢，正待發作，石英走上一步說：「師叔，我的客人由我來接待吧！」

「花花樹」指着石英說：「爹，就是他！」

「托塔天王」手中漁叉一擺，道：「五爪金龍，今日事與你無關，只是他既在你的家中，我們不得不冒犯劉老先生了，多有得罪。」

石英怒火中燒，道：「狗仗人勢，子仗父威，青天白日，强搶民女，本應從嚴，但念他年幼無知，網開一面。你身爲梅花渡一地之主，不與漁民艱難與共，反而恃强欺弱，這筆帳當然要算。」

石英這一席激昂之言，氣得「托塔天王」氣衝牛斗，眉鬚倒立，道：「勝得我手中漁叉，萬事全休，不然，休想走出瀟湘半步！」

「托塔天王」本身是性急之人，手中漁叉一點，直取對方咽喉。

石英左手一招「四兩撥千斤」右手一招「隔山打牛」，正中「托塔天王」大肚子之上。誰知「托塔天王」

大肚子運氣，硬接了這一掌。

石英這一掌雖只用了六成功力，但「托塔天王」哪裡立得住脚，脚步踉蹌，宛如醉漢登天，跌出一丈之外。

這當兒，「花花樹」的姑母「白花蛇」抖開腋下紅傘，紅傘盤旋不定，在石英眼前閃着無數光環。

石英只覺眼花撩亂，劉振山深知這把紅傘的危險，因爲他曾經聽師父說過，這種傘的傘骨多爲鋼骨，骨尖淬有劇毒，刺破皮肉，見血封喉。他一聲大喝道：「九重功力，珠山鐵掌司路！」、

石英正在遲疑之際，猛聽師叔點破，身軀一矮，一式兩招，「狂風掃落葉」「暴雨打殘花」，雙掌齊發。强勁的掌風，將對方這把紅傘的傘衣，掃得一乾二淨，紅光頓落，只剩下光溜溜一束傘骨。

「白花蛇」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手中傘骨盤旋，欺身直進。

石英此時精神大振，在師叔面前，還談什麼開設武術館。心隨意轉，雙脚一點，落在一丈之外，隨手一抓，早將「花花樹」抓在手中，舞起一道人環，迎戰「白花蛇」。

「白花蛇」見侄兒臨於傘骨之下，略一遲疑，心肌穴上早被石英兩指點個正着，一下跌翻在地。

「托塔天王」深知豆腐不能攔刀，一聲長嘆道：「我們有眼無珠，還望石英網開一面！」

石英知道戲已演完，可以收場了，道：「此後不得恃强欺弱，還有波姑娘，不準橫加禍端。如再興風作浪，莫道掌下無情！」

石英解了「白花蛇」穴道，「托塔天王」一行三人，恨恨離去。

* * *

張懷武施展輕功，日夜兼程，兩天後來到了他久別的家鄉雙江鎮。

晚風撲面，懷武越過兩道山腰，走上了亂石崗的主峯。這裡亂墳交錯，雜草叢生。他仔細地辨認着座座墳堆，最後在一座立有石碑的墳堆前站下了。懷武雙脚跪在墳前，淚水滴落在碎石上……

傍晚時分，張懷武走進了陳廣福的大門。客廳裡已經擺下了接風酒席。

陳廣福雙手一拱，「武弟還記得大哥！」

懷武抱拳說道：「師母去世之後，師父待我如子，欲來故土，怎奈山遙水遠，一時抽身不得。此次還是再三懇求，師父雖然同意我回來，也只有一月期限，還望大哥諒解。」

紅雲法師坐在上首相陪，陳廣福親自斟酒，氣氛倒也熱烈。酒過三杯，懷武借着幾分酒興，定要陳廣福將「女犯」帶來見見。陳廣福求得紅雲法師的同意，命武全將紅俠女帶上客廳。

紅俠女反銬雙手，昂首挺胸，站在客廳之上。

陳廣福哈哈大笑道：「這就是石英的愛徒，人稱女中豪傑的紅俠女！」

紅俠女一聲冷笑道：「陳廣福，你不必虛張聲勢，在你的客廳裡，四面伏着打手，座上還有高能之士，你還怕走了一個被銬了的女人。請問，這樣的女人，在你的眼裡，還會是女中豪傑麼？」

懷武好像被針尖刺了一下，心裡很不是滋味。便起身離座，他走到紅俠女的身邊，伸出一個指頭，點向俠女的臉蛋道：「年紀這麼輕……」

那知話沒說完，俠女抬脚一掃，啪的一聲，張懷武踉蹌後退。

張懷武不是泛泛之輩，着了俠女一脚，如何下得台來。正想發作，但陳廣福已經攔住了，「武全師父，請帶姑娘休息去吧！」

客廳上，只剩下三人。桌上，杯盤狼藉。

紅雲說：「武弟，我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紅俠女的師父若在當場，你我未必雙手可以屠龍！」

張懷武詼諧地聳聳肩，道：「紅雲大師，我可沒有你這個耐性，就算石英是一杯毒酒，我也得把它喝了下去，決不皺眉！」

他對陳廣福獻計說：「依小弟愚見，明日在龍王廟貼一張佈告，寫上盜匪落網，就地鎮壓。」

陳廣福很讚賞張懷武的義氣與膽量，但對於殺害紅俠女，他是不同意這種做法的。一來紅俠女名聲很大，那要驚動雙江各地民衆，恐生不測風雲，二者，這將與石英結下不共戴天之仇。

他顯出十分爲難的樣子說：「兄弟，殺了她怕不行吧？」

懷武一拍桌子，道：「我說大哥，這就叫做『引蛇出洞』之計，你不這樣，怎捉石英，哈哈，只怕是秀才寫文章，永遠是花前月下的捕風捉影了！」

紅雲法師點着頭道：「這倒是一條妙計，我們不妨試他一試！」

夜深了，陳廣福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心事如麻。

他輕輕地自語道：「這個謎是永遠不能揭破的呀！」

這兩天，人心惶惶，四處議論着關於要殺「紅俠女」的佈告。

離鎮街不到三里地的獅子山脚下，有一座龍王廟，廟裡有一座戲台。台上捆着「紅俠女」，滿頭青絲罩住了姑娘的面部。

台下，人頭攢動，一片喧鬧之聲。

陳廣福手持蓋有雙江鄉鄉公所大紅關防的佈告立於台前，他大聲地宣讀着，「查女匪『紅俠女』原名羅綺紅，與其師父石英結伙爲盜，劫走我鄉稅銀伍仟。石英畏罪潛逃，逍遙法外，正在緝拿之中。爲教育鄉民，特報請縣府……」

陳廣福正在振振有詞，突然，台下一條大漢越衆而出，只見他雙脚一點，平地躍起一丈多高，跳上戲台。

陳廣福一見來人，直嚇得心驚肉跳，道：「抓……抓住他，抓住石英！」他這一叫喊，台前台後，紅雲法師、張懷武、武全等人一湧而上，將石英圍在核心。

石英不慌不忙，走到綺紅身邊，伸出一指，在捆住綺紅的痲繩上一彈，三股痲繩，宛如刀割一般。跟着對懷武雙手一揖道：「張大哥，我沒有失約吧！」

張懷武一時如墜雲霧之中，道：「你不是施兄嗎？」

石英語氣溫和道：「大哥，詳情容我另日相告，你我雖無八拜之交，但有洞庭杯水之情，請你暫作旁觀之客。」

說到這裡，石英雙眼圓睜，轉向紅雲法師舌綻驚雷，道：「紅雲法師，今日之事，你劃出道道來吧！」

紅雲法師不曾料到，片刻之間，局勢如此變化，石英反客爲主，自己騎虎難下。

但他畢竟不是庸手，大庭廣衆面前，也只好打腫臉作胖子了。他脫去長袍，一聲冷笑道：「石英，少賣狗皮膏藥了！」

右手一揚，長袍化作一張大網，向石英罩了下來。石英本以掌上功夫見長，見紅雲法師的長袍當頭罩來，身軀向後稍仰，雙掌挾着勁風平推而出。但見紅雲法師的長袍，鼓滿風力，宛如一把大傘，飄蕩在戲台上空落不下來。

紅雲法師右拳左掌，將周身護住。石英繞樹穿花，與紅雲法師繞着圈子。

二十招過後，紅雲法師急躁起來，改防守爲進攻。一招「擒拿手」，伸向石英的右肩。

石英見紅雲法師右手凌空而至，下盤門戶大開，右手一招「頂天立地」，托住紅雲法師的手掌，身形一側，脚走偏鋒，左手兩指急點紅雲法師的「血倉」。

紅雲法師見對方兩指點來，有心護血關之災，但雙方右手已經鉗住，抽不回來。待左手解圍，血倉早中兩指，眼前金花錯亂，一跤跌倒在台上。

* * *

紅雲法師一跤跌翻，武全以爲石英會即施殺手，右手一揚，三把奪命飛刀，帶着破空之聲，向石英飛去。

此時的張懷武，眼見如此局面，不得不加入戰圈，他雙手一錯，一聲大吼道：「施兄接招！」說罷一掌從左側劈來。

紅俠女杏眼圓睜，道：「不要臉的東西，要羣鬥麼？」聲到人到，正好接下了張懷武這一掌，雙方戰在一起。

石英將頭一低，讓過飛來的兩把飛刀，右手五指一翻，挾住了第三把，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來而不往非禮也！」

誰知事出意外，石英手中的飛刀，被紅雲法師一脚踢來，脫手飛出。

紅雲法師一個鯉魚打挺立起身道：「你以爲我着了你的道兒麼！」

石英不想紅雲法師是用的「激將」之計，挑起羣鬥，心頭火起，恨道：「紅雲法師，十招之內，我若不能送你上西天之路，石某從此再不露身於江湖之上。」

在石英的英雄豪氣威迫下，紅雲法師頗感進退維谷，力不從心。趕忙雙手一揖到地，道：「石大俠，今日與你一別，但願後會有期！」

石英急忙攔住，道：「且慢，石某不敢强留大師，但事出無奈，還有一點小事，要請大師作一見證之人。陳鄉長，今晚石某借你府上客廳一用，不知你是否可通融？」

陳廣福雖然不知道石英的動機，但急於擺脫眼下的困境，也就顧不得了，「當然可以，本人一定備酒以待。」

此時，石英對着台下的鄉親父老深深長揖之後，即與綺紅一躍而下，揚長而去。陳廣福苦心積慮的一場戲，就這樣偃旗息鼓了。

夜已經深了，石英與綺紅，敲開了陳家大院的大門。

寬敞的客廳，紅燭高燒，酒席齊備。陳廣福今晚判若兩人，滿臉迎賓之喜，他高舉玉杯道：「各位，陳某與石大俠雖然說有點小小過節，然而石大俠胸懷磊落，陳某受益不淺。難得紅雲法師、義弟歡聚之機，我先敬大俠一杯，以示携手之喜。來！携手之喜！」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勞山三雄從麥小明口中得知霍元伽繼任綠林盟主，都替鍾一豪抱屈，決定到迷踪谷後協助他……麥小明與王大康聽店小二說太原有人演脫衣舞，好奇之下，兩人拉着店小二去看……在太原過了一夜，因勞山三雄要去訪友，便與苗、麥兩人分道揚鑣。路上，麥小明告知苗素苓其姊已下嫁霍元伽，並與他們敵對，苗素苓詫異萬分……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獨自上道　追踪女俠

苗素苓道：「其中定有原因。」

「當然有原因。」

「你說什麼原因？」

「那個女人不喜歡往高枝上爬，她見胡、谷兩位盟主已死，我們這一派落了勢，她當然要投向霍元伽。何況這搖身一變就是盟主夫人，這種好事誰不想幹！」

「可是我姐姐……」

「又要說她並非那種人？」

苗素苓蹙眉緘默了半晌道：「不管怎麼說，等見了她以後，我總會把原因弄明白。」

麥小明鄭重其事的道：「我必須提醒妳，將來見了她，一定要謹愼行事，別以爲親姊妹可以無話不談，一不小心弄出毛病，那就後悔莫及啦！」

正說到這裡，忽聽耳邊響起一個蒼老沉渾的聲音道：「小娃兒，你怎麼到了這裡？」

麥小明猛吃一驚，抬頭看去，不知什麼時候，面前丈餘之外，竟出現了一名亂髮披肩，胸垂長髯的灰袍老者。

這人赫然是敵友難分的龐士冲。

麥小明雖和苗素苓一路談着話，但對周遭事物，仍然時時留意。

而龐士冲却能在他毫無警覺之下無聲無息出現在面前，內心又怎能不暗生凜駭。

他心裡有數，這位老怪物的武功，尤在陰手一魔之上。

在他面前，自己絕不能逞强，可見麥小明現在也開始學乖了。

當下，麥小明停下脚步，抱拳一禮道：「難得又遇上了龐老前輩，老前輩要到那裡貴幹？」

龐士冲大剌剌地瞥了麥小明一眼道：「還沒回答老夫的問話，却先盤問起老夫來了！」

麥小明笑道：「那就先答覆你的問話，晚輩是奉命到太原辦事，辦事已畢，正要趕回迷踪谷。」

龐士冲似乎無心詢問麥小明所辦何事，哼了聲道：「你要對老夫說實話，若有半點不實，那就別怪老夫手段毒辣！」

麥小明轉了轉眼珠，忍不住笑道：「你好像精神不太正常吧？」

龐士冲吼道：「你說什麼？」

麥小明道：「我剛才說的本來就是實話，如果你還有話要問，也該等我回答以後斷明眞假再發脾氣，你現在一上來就『周吳鄭王』的來這一套，算什麼名堂？」

龐士冲萬沒料到竟被一個後生晚輩倒打一耙。

他雖一向性情高傲，却並非不講理之人，頓了一頓道：「我問你，你們把谷寒香的遺骸，弄到那裡去了？」

麥小明撇撇嘴道：「姓龐的，你要別人說實話，自己却是個說謊者，這又算什麼？」

龐士冲神色一窒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麥小明道：「谷盟主的遺體，明明被你帶走，你却要問我！」

龐士冲臉色一變道：「什麼？那天你們眞的沒找到谷寒香的屍首？」

麥小明道：「谷盟主的遺體被你藏了起來，我們當然找不到！」

「這話可是眞的？」

「難道還要我發誓不成？」

龐士冲呆了半晌，猛地一跺脚道：「這樣說來，老夫還是要再回天台山萬花宮一趟了！」

「去做什麼？」

「找回谷寒香的遺體，這是她臨終前交代的，老夫不能辜負她的囑託。」

麥小明見龐士冲眞情激動，不像在僞裝，吁了口氣道：「既然谷盟主的遺體眞的不見了，你回萬花宮又有何用？」

「爲什麼沒用？」

「事情已經過了兩個月，谷盟主的遺體早已變成一堆枯骨，縱然不是被人盜走，又到那裡去找？」

「說的也是，可是……」

「可是什麼？」

「那夜老夫明明把她的遺體放在路旁一塊大青石上，不大一會工夫就已不見，明明是被人盜走。」

「天台山毒蛇猛獸出沒無常，萬一谷盟主的遺體是被猛虎野狼啣走了呢？」

龐士冲聽到這裡，呆了一呆，頷首道：「說得有理！除此之外，老夫實在想不出其他原因！」

忽見他雙頰一陣抽搐，接着頓足捶胸道：「我眞該死！我眞該死！一時大意，竟使得她死後屍骨不全，若將來有一天在陰曹地府見了面，讓我拿什麼向她交代？」

麥小明見他這副模樣，暗覺有些好笑。

只好安慰着道：「事情已經發生了，老前輩自責又有何用，你現在準備到那裡去？」

龐士冲道：「老夫因尋不着谷寒香遺體，當然不能回長白山，一路行來，目的是要到北嶽迷踪谷。」

「到迷踪谷做什麼？」

「老夫原以爲谷寒香的遺體在你們手中，所以才要到迷踪谷，現在已明眞相，那就用不着去了！」

「怎麼不見翎兒？」

「老夫因帶着他行動不便，已暫時交與一位好友代爲照顧。」

麥小明心中一動，暗道：這老怪物的武功高不可測，我何不說動他同到迷踪谷，藉他之力把霍元伽除去，豈不比得到『向心露』解藥更好……

他心念轉動，立即輕咳了聲道：「老前輩既然暫時不回長白山，何不就到迷踪谷一趟？」

龐士冲道：「小娃兒，你可是想把老夫誘到迷踪谷，再想辦法把老夫除去？」

麥小明不禁啼笑皆非道：「老前輩想到那裡去了？誰不知道你是位大義凜然的前輩高人，晚輩想請你到迷踪谷去，目的不外是希望你做一件除惡鋤奸的事。」

龐士冲哼了聲道：「有屁就痛快快的放，少在老夫臉上貼金！」

「老前輩可知道目前的綠林盟主是誰？」

「老夫管他是誰！」

「也許大大出乎你的意外吧！」

「老夫根本沒把這樁事放在心上，那裡來的意外不意外！」

麥小明見龐士冲每句話都硬得像塊糞缸裡的石頭，又臭又硬。一向倔强的他，不得不仍極力耐着性子道：「老前輩，我若說出來，你一定也是心裡不服！」

龐士冲道：「你要說就說，何必囉嗦！」

麥小明道：「現在的綠林盟主是霍元伽，你服麼？」

龐士冲哼了聲道：「老夫既不是綠林中人，也不管綠林中事，你們誰當綠林盟主都是一樣，我有什麼服不服的？」

「雖然老前輩不是綠林中人，但綠林盟主總是有好有壞，如果眞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綠林盟主，相信誰都應該服他。」

「你們綠林之中，什麼時候出現過這樣一位盟主？」

「胡、谷兩位已故的盟主，就值得人人欽服！」

龐士冲不覺掀髯呵呵大笑道：「胡柏齡和谷寒香，在老夫面前，還不照樣是兩個後生晚輩，世上可有老子服兒子的道理？」

麥小明搖搖頭道：「其實這不是老前輩服不服的問題，而是晚輩們對霍元伽不服。」

龐士冲道：「那是你們自己的事，與老夫何干？」

麥小明正色道：「老前輩這樣說話，就大大不該了！」

「老夫的話有什麼不對？」

「老前輩必定知道，綠林中人何止千千萬萬，若由一個心術不正之人主盟大局，勢必禍害無窮，將來受害之人，也勢必千千萬萬。」

「小娃兒，說了半天，你可是希望藉老夫之力，把霍元伽趕下盟主寶座？」

「老前輩既已知晚輩心意，晚輩也就用不着再多解釋了！」

龐士沖聳了聳肩，再打了個哈哈道：「老夫方已經說過，早已不再過問武林中事，至於你們綠林，更與老夫無關，你要說動老夫除去霍元伽，那是妄想！」

麥小明忙道：「晚輩是有條件的。」

龐士沖道：「你有什麼條件？」

麥小明道：「只要老前輩能除去霍元伽，晚輩情願擁戴你爲綠林盟主。」

龐士沖大笑道：「豈有此理，連胡柏齡和谷寒香那些晚生後輩都做過綠林盟主，却要老夫繼他們之後來做，若按天子傳位的輩份來說，老夫豈不成了他們的孫子！」

麥小明道：「老前輩即使不做盟主，但能爲綠林除去一害，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大好事！」

龐士沖道：「老夫從不會自詡爲好人，當然也不想做什麼好事。」

「老前輩意欲何往？」

「不管如何，老夫還是要到天台山萬花宮一趟，縱然谷寒香已被虎豹吞食，總還能找到一些骨骸。」

龐士沖剛走幾步，却又回身道：「老夫還沒問，這女娃兒是誰？」

麥小明道：「她是苗姑娘，老前輩問她做什麼？」

龐士沖雙目湛湛神光，凝注在苗素苓臉上甚久，道：「老夫好像在那裡見過她的。」

麥小明道：「不錯，她很像谷盟主身邊的另一位苗姑娘。」

「莫非她們是姊妹？」

「她是那位苗姑娘的妹妹。」

龐士沖忽然一把抓住苗素苓的香肩道：「女娃兒，隨老夫走！」

麥小明一楞道：「你要帶她到那裡去？」

龐士沖道：「老夫本來已經看中了谷寒香身邊那位苗姑娘，既然得不到她，現祇好把這女娃兒帶走了！」

麥小明大感一怔，立即朗聲道：「姓龐的，原來你也是個老色魔！」

龐士沖道：「不管你怎麼說，老夫是帶她帶定了！」

他話未說完，已一指點了苗素苓的穴道，順手挾於腋下。

麥小明那顧一切，翻腕拔出寶劍，閃電般直向龐士沖胸前大穴刺去。

他在既驚且怒之下，劍勢之快，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龐士沖未料到麥小明身手如此凌厲，一時大意，險些被他一劍刺中。

麥小明一劍落空，踏前一步，又是一劍刺出，踏步出劍，動作一氣呵成，就像早有預料一般。

這時龐士沖因已有備，不閃不避，只把大袖一拂，一股狂飆，有如排山倒海向麥小明撞來，硬是把刺來的劍鋒蕩偏。

他拂出一袖之後，趁收袖間向後帶動之力，人已凌空而起。

先是「一鶴冲天」，直升起四、五丈高，接着向前平射而出，凌虛履空，居然歷久不墜，一口氣直飛行出二、三十丈。

這情景只看得麥小明目瞪口呆，這種輕功身法，分明是傳說中的「凌空虛度」，想不到龐士沖在輕功上已到達這等驚世駭俗之境。

麥小明自知無法追上，只好眼看龐士沖和苗素苓的身影，在山巒起伏中消失。

* * *

麥小明在原地悵惘呆立了甚久，才繼續向前趕路。

他和苗素苓逃離呂梁山「九天玄陰洞府」才不過三、四天，苗素苓竟然兩次被人帶走，江湖中事，竟是如此的複雜多變，麥小明也似在兩次的經歷中長大了不少，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江湖歷練了。

江湖多變，什麼樣奇怪的事，都可能發生。

麥小明惘然而行，心中不停的閃掠過苗素蘭、苗素苓的倩影。

苗素蘭已經是綠林盟主的夫人，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苗素苓却在自己的保護下，兩度被人帶走，第一次雖然是苗素苓的自願，自己同意，也出自於情非得已，但第二次却是在自己全力出劍的保護下，硬被龐士沖搶走了。

黃昏已盡，夜幕初展，以麥小明的功力，仍可清晰的看到景物，只見濛濛的夜色中，一個身着黑衣、黑紗蒙面的女子，緩步而來。

麥小明閃入一株大樹之後，仔細打量那黑衣女子，只覺來人的身影十分熟悉。

在這刹那，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來人的身影，竟然和谷寒香十分相似。及至那人影來到近前，豈止相似，簡直就是谷寒香一樣。

麥小明跟隨谷寒香足有兩三年之久，對她的一舉一動，無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實在不能相信世上有如此相似之人。

但谷寒香却又明明早已不在人世。

莫非這黑影是谷寒香的鬼魂出現？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天才剛黑，鬼魂不可能出來得這麼早，何況麥小明也並不相信有鬼。

不等他上前查問，那黑衣蒙面女子已自動停下脚步。

顯然，她已發覺路旁樹後有人。

麥小明在一陣激動之後，連忙由樹後閃身而出，衝上前去，抱拳深深一禮道：「在下麥小明，女俠是什麼人？」

他自動報上姓名，似乎是種情不自禁的反應，因爲對方太像谷寒香了。

黑衣蒙面女子由黑紗背後透出有如珠滾玉盤般的聲音道：「天色已晚，小兄弟怎麼一個人來到這裡？」

麥小明不覺一呆，這語調雖然仍然酷似谷寒香，但聲音却又和谷寒香大大不同。

他略一遲疑道：「在下是迷了路，莫非女俠也迷了路？」

黑衣蒙面女子搖搖頭道：「既是迷路，有這麼好的月色，儘可尋路而行，何必躲在樹後？」

麥小明道：「女俠既是由南而來，必定與在下同路，在下可否隨女俠一路同行？」

他提出此項要求，不外是希望能和對方多有一段相處時間，以便查知對方的身份來歷。

黑衣蒙面女子搖搖頭道：「前面岔路很多，你怎知我走的必定和你同一條路？」

麥小明頓了頓道：「那便走到前面再分手，也還不遲。」

黑衣蒙面女子似是略有猶豫，默了一下道：「也好！就隨我一起走吧！」

麥小明大喜，立即隨在對方身後前進。

他故意隨在黑衣蒙面女子身後，目的不外是暗中觀察她的舉止行動。

此刻，他已和對方近在咫尺，只覺身前的黑衣蒙面女子，不但步履移動間和谷寒香完全沒有兩樣，連身高和體形，也眞的一般無二。

他的心不住怦怦直跳，情不自禁輕咳了聲道：「女俠可是常在外面走動？」

黑衣蒙面女子道：「小兄弟爲什麼要問起這些？爲什麼不稱我一聲大姐或姑娘，却偏偏對我以女俠相稱？」

麥小明道：「芳駕身着黑衣面罩黑紗，又一個人夜間在荒山峻嶺行走，不用說該是位武林中人物。」

「那麼你呢？」

「在下自然也是武林中人，女俠一定看到在下身後背着一把寶劍了？」

「你小小年紀，就一個人在外闖蕩，倒是十分難得。」

「這是沒辦法的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你現在準備到那裡去？」

「在下原本希望能在天晚之前趕到定襄投宿，想不到却走錯路，現在只想儘快趕到定襄。」

「投宿以後呢？是否還要到別處去？」

「不瞞女俠，在下是北嶽迷踪谷的人。」

「聽說北嶽迷踪谷是當今綠林總寨，小兄弟該是綠林總寨的人了？」

「不錯，女俠可知道目前的綠林盟主是誰？」

麥小明主動提出詢問，目的自然是要看看對方有何反應。

只聽黑衣蒙面女子道：「我雖然也習過武，但却並非綠林中人，對於不相干的事從不過問，何必知道綠林盟主是誰。」

麥小明不願錯過機會，忙道：「女俠雖非綠林中人，但能知道一些綠林中事，却是有益無害。在下現在就談談北嶽迷踪谷的事，不知女俠願不願聽？」

黑衣蒙面女子道：「既然你想告訴我，我當然不能不聽。」

麥小明道：「那麼我就告訴妳吧！自從北嶽迷踪谷成爲天下綠林總寨以來，首任盟主叫胡柏齡，他不但武功高絕，智謀出衆，更是位大仁大義的大英雄，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他已經死了！」

「後來呢？」

「胡盟主死後，繼任的是他的夫人谷寒香。」

「天下綠林，竟由一個女子領導，行麼？」

「谷盟主的威望，雖然不如胡盟主，但繼任的人，却非她莫屬。」

「她的武功如何？」

「她的武功，原先並不算高，後來身經連番奇遇，得到好幾位遁世異人傳授，武學進境一日千里，到臨死前，已是高不可測了，天台山萬花宮一戰，武當的紫陽、百陽以及少林的天明大師，全死在她手的下。」

黑衣蒙面女子聽到這裡，哦了聲道：「原來谷寒香也死了啦？」

麥小明長長嘆口氣道：「如果谷盟主還活着，北嶽迷踪谷，又怎會弄成現在這樣子！」

黑衣蒙面女子點點頭道：「莫非現在的迷踪谷，已大不如從前了？」

麥小明無限感慨的道：「豈止大不如前，簡直已經不能提啦！」

「爲什麼會弄到這種地步？」

「當然是因爲已經換了盟主的緣故。」

「現在的盟主是誰？聽你的語氣，一定不是能幹的人？」

「現在的盟主叫霍元伽，他能不能幹沒關係。」

「關係在那裡？」

「那老王八蛋陰狠險詐，無惡不做，女俠請想想，由這樣一個人來領導天下綠林，今後那還會有好日子過！」

「既然如此，你們爲什麼還要擁戴他？」

「我們怎會擁戴他？因爲他手下人太多，勢力比我們大，不讓他幹也不成，除非女俠肯幫忙。」

黑衣蒙面女子似是一怔道：「我能幫上什麼忙？」

麥小明故意一字一字的道：「如果女俠肯到迷踪谷去，我們就擁戴妳做綠林盟主，這樣就等於幫了我們的忙！」

黑衣蒙面女子不覺失笑道：「小兄弟眞會說笑話，我和你們綠林沾不上半點關係，怎可做綠林盟主，又有誰肯擁戴我？」

麥小明大聲道：「在下第一個擁戴妳！而且我保證凡是反對霍元伽那老王八蛋的人，都會毫無異議的一致衷心誠意擁戴妳！」

黑衣蒙面女子似乎大大吃驚道：「世上那會有這種事？」

麥小明道：「我這話絕對是眞的，只要擁戴谷盟主的人，一定會擁戴妳！」

黑衣蒙面女子啊了聲道：「小兄弟這話令我越發不解了！」

麥小明道：「事到如今，我就不得不實說，因爲女俠太像我們那位已經去世的谷盟主了！」

黑衣蒙面女子不覺失聲笑道：「小兄弟的想法實在太天眞，我縱然長得和谷寒香有些相似，但却始終不是谷寒香。」

麥小明道：「女俠豈止和谷盟主有些相似，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不知小兄弟對谷寒香認識多少？」

「我跟隨谷盟主有兩三年之久，對她的一切，可說都摸得清清楚楚。」

「也許我的身材像她，但你却並未看到我的容貌是否也像她？」

「這個……女俠是否容在下一睹容顏？」

黑衣蒙面女子略一猶豫道：「我如果肯讓別人看，又何必面罩黑紗！」

麥小明道：「這裡只有在下一人，女俠何妨破一次例。」

黑衣蒙面女子並未作惱，默了會道：「你猜我該是什麼樣子？」

麥小明不假思索道：「國色天香，絕世無雙，和我們故去的谷盟主完全一樣！」

黑衣蒙面女子笑道：「這樣說來，谷寒香一定是位絕世美女啦？」

麥小明道：「當之無愧！」

「小兄弟小小年紀，對美醜之分，是否有眞正的鑑賞力，很值得我懷疑！」

「女俠這話，令在下很不服氣！」

「爲什麼？」

「即使是個傻瓜，也沒有不知道美醜的，何況在下並不算傻。」

「有人說英雄難過美人關，我看小兄弟也算是位少年英雄人物，是否也曾經過美人關呢？」

麥小明萬想不到對方會有這種問話。

臉上一熱，頓了頓道：「在下雖然經過，但却不認爲那是美人關，如果將來眞有那麼一天，倒很想試試究竟是什麼滋味！」

黑衣蒙面女子吁了口氣道：「我勸你最好還是別試，佛家曾有句『色即是空』的話，即以谷寒香來說吧，雖然生前國色天香，可能不知有多少武林人物曾爲她傾倒過，但現在她却只是一堆枯骨，又留下了什麼呢？」

麥小明道：「不管如何，在下現在只想有幸瞻仰一下女俠的廬山眞面目！」

黑衣蒙面女子道：「小兄弟用不着多說，我沒有理由爲你破例。」

這時的麥小明，眞恨不得猝然出手，將黑衣蒙面女子的罩面黑紗扯下，他自信憑自己的身手，即使對方武功再高，也未必能夠躲得過。

但他最後還是强忍下心理上的衝動，因爲這樣做實在太唐突。

又前進了盞茶工夫，前面出現一條岔路。

黑衣蒙面女子停下脚步道：「小兄弟往前直走，便是通往定襄的路，咱們現在該分手啦！」

麥小明哦了聲道：「那麼女俠要往那裡去？」

黑衣蒙面女子指着左方另一小路道：「我要往這邊走！」

「女俠是到那裡？」

「我是來訪友的，就在前面不遠。」

「在下是否可隨女俠一起去，也可順便在那邊投宿？」

「我是女人，訪的也是女人，那邊實在不方便招待小兄弟。」

黑衣蒙面女子說完話，逕自往左方岔路而去。

麥小明頓時呆在當場，大有不知所措之感。

但他却又絕對不願就此和黑衣蒙面女子分手。

好在他很快便有了主張，暗道：我何不等她走過一段距離再隨後跟踪。這條路已經是岔路了，不可能再有岔路，她的友人既然離這裡不遠，我也就不難跟踪到她。

心念既決，便故意在路旁徘徊了一會兒，然後放輕脚步由左方岔路跟去。

這條路比先前的更窄，而且兩旁雜樹叢生，雖有明月當空，視界却十分不良，根本無法看到前面黑衣蒙面女子人在何處。

前行約十餘丈，前面竟是一片黑黝黝的松林，而脚下的小徑，正在松林當中。

麥小明明知綠林中有句「逢林莫入」的警語，也顧不得那麼多，只能掣出寶劍，暗中留神戒備。

這片松林，足足有二、三十丈深，好在一路上並無任何動靜。

豈知剛剛穿出松林，麥小明腦子裡情不自禁「嗡」的一聲，連打兩個冷顫，頭皮也有些發麻。

原來松林盡頭，竟是一片墓地。

莫非那黑衣蒙面女子，眞是谷寒香的鬼魂出現？

至少麥小明會這樣想。

麥小明雖不信邪。但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却使得他不信也得信。

他揩拭了一下額角的冷汗。心想一定是有人把谷寒香的遺骸，由天台山搬來埋葬在這裡，何不察看一下，看看是否有谷寒香的墓碑。

這片墓地，至少有墳墓百來座，舊墳新墳都有，但却至少有將近一半沒有墓碑。

不管如何，麥小明還是把所有墓碑仔細看完。

他失望了，不消說沒有一個墓碑是爲谷寒香而立的。

但却不能因此而斷定谷寒香不是埋葬在這裡，因爲有不少新墳是有墓無碑的。

麥小明來到墓地時，本來已近二更，經過這一番折騰，已是將近三更了。

就在這時，前面不遠的山脚下，閃出一線燈火。

麥小明大喜，急急尋路向燈光處奔去。

及至到達近前，原來却是一座尼庵。

庵門開着，麥小明毫不猶疑的向裡走去。穿過一道月洞門，迎面便是一處佛堂，正有一名緇衣老尼，在香案前敲着木魚誦經。

麥小明在佛堂外略站了一會兒，便舉步走了進去，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禮道：「老師太請了！」

那老尼似是微微一驚，望了麥小明一眼，放下木魚道：「夜靜更深，小施主怎麼闖到這裡來了？」

麥小明又拱了拱手道：「晚輩本來是由太原趕往定襄的，不想夜晚迷了路，以致來到貴庵。」

那老尼臉上看不出半點表情，搖了搖頭道：「原來小施主是準備來敝庵投宿的，很抱歉，敝庵從不接待男賓。」

麥小明道：「既然貴庵不肯留宿，晚輩也不敢勉强，不過晚輩有幾件事想請問老師太，還望老師太不吝賜告！」

那老尼雙眸眨了幾眨道：「你問吧！」

麥小明道：「有位黑衣女俠，是否來到了貴庵？」

那老尼驀地目中神光一閃即斂道：「原來小施主是武林中人，不然要找的不會是位女俠。」

麥小明不覺暗喜，聽老尼的語氣，很可能黑衣蒙面女子來到這座尼庵。便連忙點點頭道：「晚輩雖算不得武林中人，但却認識幾位武林前輩。」

那老尼道：「那位女俠既是小施主前輩，必定像貧尼一樣年紀了？」

麥小明忙道：「不，那位女俠雖然年紀比晚輩大，但却比老師太年輕。」

那老尼搖頭道：「沒有這樣的女俠到敝庵來！」

「聽師太的語氣，莫非有一位年老的女俠來過？」

「不錯，那是貧尼的師姐，年紀比貧尼還要大得多。」

「她是怎樣打扮？」

「她身穿黑衣，還罩了一塊蒙面黑紗。」

麥小明只聽得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他方才隨在黑衣蒙面女子身後走了有好幾里路，雖然並未一睹她的廬山眞面目，但由她婀娜多姿的背影和蓮步姍姍的行走姿態看來，却可斷定必是位年輕女子。

那老尼見麥小明久久不語，不由輕咳一聲道：「難道小施主不相信貧尼的話？」

麥小明道：「晚輩怎敢不相信老師太的話，如果老師太肯把那位女俠請出來一見，晚輩就更相信了。」

那老尼臉色微微一沉道：「豈有此理，敝師姊已經安睡多時，怎可打擾她！」

「那麼晚輩想再問老師太一點別的！」

「小施主有話只管問，用不着再徵求貧尼的意見。」

「貴庵前面那片墓地，葬的都是些什麼人？」

麥小明話出口後，才覺出這種問法，只怕任何人也難以回答。

果然，那老尼搖頭一笑道：「老尼不是負責看墳的，怎知墓裡葬的都是什麼人？」

「晚輩方才見那裡有不少新墳，那該是新葬的了？」

「新墳當然是新葬的，小兄弟未免多此一問了。」（未完・七）

上文提要： 陽無情告知諸葛麟溫顯光是她的表哥，諸葛麟始明白大藏殿爲何會介入漩渦中，迫不及待趕返泰山找師傅……到了龍華鎮口，却被五個大漢攔住去路，原來是大藏殿和羌笛怨百名武功高强人物圍攻鐵山十二人，敵我力量懸殊，羌笛怨精英盡集，大藏殿的人亦增加了一倍以上，雙方展開殊死混戰……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皐·文　高可飛·圖

玉笛天戈

帮建備籌　鐵門獲勝

雙方相距八尺，在一般刀劍還夠不上距離之時，他已遙遙一掌攻了過來。

鐵湘菱大吃一驚，她不敢硬接硬架，只得展開潛形身法閃避。但班悲虹的掌力極端怪異，它像長了眼睛的飛蛇，竟能追逐於人體之後，而且速度之快，不亞於閃電驚虹。

終於它追上了鐵湘菱，一記沉重的打擊，使她狂噴鮮血，同時人也栽在地上暈了過去。

這還是鐵湘菱以潛形身法消去不少力道，並有兜天引玄功護身，否則在「射虹魔功」襲擊之下，必然會當場慘死。

諸葛麟瞧到的正是這一幕，在一聲震天怒吼之後，他已奮不顧身的向鐵湘菱臥倒之處撲去。

他的功力雖是不錯，比鐵湘菱不過伯仲之間，如果班悲虹向他下手，他絕難承受射虹魔功的攻擊。

他適才的怒吼之聲，已經引起班悲虹的注意，對鐵門弟子，此人是不會放過的。

這位魔道高人，眼中再現殺機，他的右手也緩緩擧了起來。

此時諸葛麟已奔到鐵湘菱伏身之處，正在查看她的傷勢，對身外一切，他都無暇顧及了。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班悲虹自然不肯放過，但兩點白影來勢若風，直向他的面目奔來。

「哼，班門弄斧，這點玩藝也能阻得了老夫？」

的確，以班悲虹那身邪門功力，等閒暗器實在阻止不了他去殺人。

因此他毫不在意的伸出雙手，向那兩點白影一抓。

他抓住了，由於用力過猛，白色暗器竟然被他一抓抓碎。

暗器成了細粉，像煙霧般直撲他的面目。

這是意外，他想不到破空而來的暗器，竟是兩團粉球。

更意外的是他像抓到烈火，也像一把抓在鋒利無比的尖刀之上，那股火辣及劇痛，使他忍不住喊叫出聲。

他想甩，可惜它已經成了細粉，而且撲上了他的面目。

這一下更糟了，細粉進入雙眼，比用刀挖還要難受，他也吸進不少，喉管如同火燒刀割一般。

無論他功力多高，畢竟他是血肉之軀，此等錐心蝕骨的痛苦，不是他所能忍受的，在一聲嘶啞的吼叫之後，他倒了下去，只是幾個翻滾，他就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究竟是誰的傑作，以兩粒粉球就能結束一個邪派絕頂高手的生命？

那當然不是普通的粉球，它是

孫采蓉新近研製的陰火絕滅彈，毒性之烈，無與倫比，她從不輕易使用，爲了搶救諸葛麟，只得用班悲虹試試它的威力。

現在一代魔頭喪生在她的絕滅彈下，她却有些後悔的嘆口氣道：「太毒了，這……咳，豈不有傷天和！」

搖搖頭，然後一晃身奔到諸葛麟身前道：「湘菱怎樣了？」

諸葛麟道：「受傷很重，弟子適才餵給她兩粒療傷靈葯，但還沒有醒來。」

孫采蓉道：「讓我瞧瞧。」

她語音甫落，原本殺聲震耳的鬥場，忽然掀起另一高潮。

原來鐵山一行雖然每一個都是一流身手，但在敵衆我寡的劣勢下，不僅無法整體作戰，鐵湘菱、武夷一狂、青青、梨花等四人全都受了傷。

看來除非鐵山吹出他的玉笛，這場搏殺，鐵門未可樂觀。

但西天大藏殿，四大弟子，不只是搏殺兇狠，功力之精純亦屬武林罕見，尤以大弟趙玄武，「一綫天」掌力，已達掌風如雷，實質如刀的絕頂境界，錯非鐵山攔住他，鐵門弟子可能造成很大的傷亡。

自然，在兩大絕頂高手纏鬥之下，鐵山也很難抽空吹奏一曲。

這樣的局面，對鐵山是不利的。

忽然，東北角上人聲如沸，一支人馬衝陣而入，他們是烏秋娘帶着四名金釵，及錦衣門的四大刀王，還有天山飄雪和幻幻、瓦上飛霜白如煙。

這是一支生力軍，人數雖是不多，却帶給鐵門弟子無比的鼓舞，士氣也爲之大爲振奮。

同時西南角上也出現了狀況，魔界雙仙天煞星陸高，白髮婆婆李姒當先殺入，後面跟着魔界五鬼，以旋風掃落葉之勢，向羌笛怨及大藏殿門下展開無情的屠殺。

這兩支生力軍的投入，使戰況急轉直下，與鐵山兇狠纏鬥的大藏殿兩大弟子稍一疏神，玉笛一記天外來鴻，夢玄姿的左肩立即响起碎骨之聲。

趙玄武大吃一驚，他知道敗局已定，事不可爲，不得不當機立斷，以嘯聲下達撤退的命令。並一把挾起夢玄姿，晃身一躍，去勢若電，一閃之間，便已踪影全無。

當然，鐵山如果想留下他，他必然不會走得那麼輕鬆，鐵山是不願與西天大藏殿結怨太深，才故意放他師兄弟一馬。

其實這場搏殺，鐵門是大獲全勝，他們只有四人負傷，鐵湘菱的傷勢較重而已。

對方可就慘了，鬥場斑斑血跡，處處橫屍，部份是大藏殿的，絕大多數是羌笛怨的部屬。

這一戰後，羌笛怨自副笛主下，幾乎全部喪命，可說是精英盡失，他們不軌之圖，只是一場春夢罷了。

鐵山環顧鬥場一眼，然後嘆息一聲道：「江湖仇殺何日了？麟兒，拿點銀子請鎮上派人清理一下。」

諸葛麟道：「是，師父，師妹受傷頗重……」

鐵山道：「我會照顧她的，你去吧。」

此時鐵門屬下都已集中在鐵山身邊，孫采蓉道：「湘菱的傷勢已無大碍，只是一月之內不能妄動眞力。」

鐵山道：「讓豆蔻服伺她，妳還要多費點心，受傷的還有誰？」

孫采蓉道：「還有申大俠，青青，及梨花，都是輕傷，敷過葯後已無妨碍。」

天煞星陸高道：「咱們馳援來遲，請帮主不要見怪。」

鐵山道：「好說，陸前輩辛苦了。」

白髮婆婆李姒道：「在這兒談話多彆扭，帮主，現在天色已晚，咱們今晚只好宿在鎮上了，有話待住店之後再說吧。」

鐵山道：「李前輩說得是，咱們走。」

鎮上有兩家客棧，一名望京，一名泰來，都已住有半數客人，他們只得分開投宿。

晚餐後，魔界雙仙、烏秋娘，及晚流香、孫采蓉，聚集在望京客棧鐵山的客房中商談，由紫菀紅榴二婢伺候。

白髮婆婆首先咳了一聲道：「咱們到達合肥，經過明察暗訪，証實五軍堡的確是羌笛怨的叛亂組合，堡主樓星台名列八大魔頭，咱們登門相勸，姓樓的倒要留下咱們……」

天煞星陸高道：「他們倚多爲勝，咱們被迫不得不痛下殺手，自堡主以下，三將、四戈、五軍的頭頭都被咱們廢了，五軍堡已自江湖中除名。」

鐵山長長一吁道：「爲了使天下百姓過安樂的日子，使用霹靂手段是無可奈何的事，只是辛苦幾位前輩了，烏姑娘，妳不是前往太湖麼？怎麼來到這兒的？」

烏秋娘道：「小妹隨包夫人到達太湖之時，羌笛怨曾經數度前來尋釁，經咱們痛擊之後，他們再也不敢正視太湖了，小妹藉機回去探視家父，順便來瞧瞧帮主。」

鐵山點點頭道：「羌笛怨經此一役，已元氣大傷，可惜沒有抓到溫顯光，仍是一個不了之局。」

晚流香道：「姓溫的挑起咱們與西天大藏殿正面衝突，未來將是一項隱憂，日間一戰，大哥傷了他們四弟子夢玄姿，我傷了六弟子于玄泗，巡使及神鷹被殺十二名，如此重大的損失，他們必然不肯干休。」

白髮婆婆道：「江湖傳說，帮主獲得大藏殿傳家之寶金采衣，不知可有此事？」

鐵山道：「這怎麼可能？金采衣既是大藏殿的傳家之寶，收藏必定十分嚴密，縱然是他們門下之人，未必能夠輕易見到，我從未到過大藏殿，怎麼能夠獲得那件寶衣？」

白髮婆婆道：「咱們也是不信，這只怕又是一項陰謀。」

孫采蓉道：「大哥，我知道你不願與大藏殿的裂痕加大，但種種跡象顯示，未來的形勢很難樂觀。咱們不求戰，但必須備戰，所以小妹有一點建議。」

鐵山道：「妳說。」

孫采蓉道：「咱們力量單薄，無地可居，無險可守，很難作有組織的整體作戰。如今咱們有了太湖，上列問題都可以獲得解決，眼前當務之急，是儘快前往太湖，成立玉笛帮，將湖中兄弟加以訓練，湖中設備予以加强，使太湖成爲金城湯池，咱們就可以應付任何變故。」

鐵山道：「說得是，咱們明早上路，直奔太湖，哦，湘菱傷勢怎樣？能騎馬麼？」

孫采蓉道：「能騎，不過我還是替她找了一輛馬車，這會舒適一點。」

鐵山道：「這樣也好。」

會議結束，分別就寢，翌晨天剛破曉，這支鐵門隊伍，一逕向太湖馳去。

＊　＊　＊

龍華鎮的一場驚心動魄，遍地橫屍的劫難過去了，明月仍舊，清風依然，全鎮如同往日一樣，顯得一片寧靜。

但一聲悠悠長嘆，忽然由一扇破窗傳了出來。

她是誰？在這更深夜靜，萬籟俱寂的時辰，還在愁腸千結的難以入睡？

她是一個病人，也是一個爲情所苦，而又無法解除困境的女人。

＊　＊　＊

「小姐：夜深了，身體要緊，睡吧。」

「唉，想不到他們一場搏殺，竟然弄到如此地步，我實在合不上眼皮。」

「那麼咱們是回西天，還是去太湖，就該作一個決斷了，小姐如此自苦，怎能解決問題？」

聽她們的對答，必然是陽無情主婢。

不錯，的確是她們。

日前陽無情與諸葛麟在龍華鎮遇到大藏殿夥同羌笛怨，以多欺少，圍攻鐵門，他們分赴鬥場，是想化解這場殘酷的血戰。

但惡鬥方殷，生死相搏的人們，心中的念頭只有一個，那就是殺人。

陽無情息事寧人的希望落了空，她幾乎捲入戰鬥脫身不得，後來她找到了陽無毀，這位崇拜鐵湘菱的二公子，與她抱着相同的想法，他們雖是兄妹協力，最後還是束手無策。

當戰鬥接近尾聲之時，陽無毀救下了于玄泗，隨着大藏殿的人馬撤走了。

陽無情沒有走，她只是藏身暗處，在呆呆的瞧看一幕感人的場面。

那是鐵湘菱負了傷，諸葛麟奮不顧身，亡命搶救的情景。

直待鬥場煙消雲散，雙方人馬撤走得半個不存，她還在瞠目瞧着鬥場，毫無離去之意。

金花嘆口氣道：「小姐，沒有什麼好看的了，落日已經西下，咱們應該找一個歇息之處了。」

陽無情似乎沒有聽到金花在說話，投出的目光也沒有收回來。

玉葉道：「金花姊，咱們就在鎮上投宿吧，我先去訂好房間，準備飯菜，妳跟小姐慢慢來。」

當晚她們歇在鎮上，陽無情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也沒有進過飲食。次日她却病了，發着高燒，說着囈語，可把兩個丫頭急壞了。

經請醫調治，十日後她終於好了，但她依然不言不語，像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金花無可奈何，才提出回西天，或是去太湖，要求陽無情選擇。

金花的請求，並沒有獲得回應。

玉葉道：「金花姊，小姐身體不適，不宜於留在江湖之上，咱們還是回西天吧。」

玉葉的建議，陽無情同樣沒有回應，但也沒有反對。於是，金玉雙婢在次日即購買了一輛雙轅馬車，扶上她們的小姐，千里迢迢的向西天馳去。

＊　＊　＊

西天究竟在那裡？

只要提到西天，就會令人想到瑤池。

因爲西天王母住在瑤池。

當年周穆王曾到瑤池與王母相會，相別時訂有三年再會之約。唐人的詩是這麼說的：「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

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看來穆王是因故爽了三年之約了，這是周穆王與西天王母的事，我們不必深究。

但瑤池又在何處？

相傳瑤池是仙人所居，所以無可稽考，不過唐代曾在莫賀城設立瑤池都督府，莫賀城就是現代新疆省的阜康縣，阜康位於天山北麓，那麼西天或許就是天山吧。

不管西天是不是天山，在天山的崇山峻嶺之中，的確有一個武林門派，他們自稱「西天大藏殿」。

那兒高山環峙，巨樹排天，是一個人跡罕至的所在，其中却有一座十分奇特的山谷。

天山南北及日夜的溫差很大，有的地方其熱如火，有的却滴水成冰，只有這座山谷不同，無論寒暑，四季如春。

如果有機會走進這座山谷，進入者必然會大吃一驚。

在崇山無盡，榛莽森森的山林之中，竟然會有如此一個世外桃源！

一進山谷，就見到鳶飛鶯鳴，繁花似錦。

再進去，是潺潺溪流，貫穿於縱橫阡陌之間。

然後沿着一條石板大道前進，約莫里許是一片廣大的竹林。

這片竹林一眼看不到邊，就像一塊龐大的屛障，將山谷隔成內外。

站在竹林邊沿，瞧不到內谷的景況，但鷄鳴犬吠之聲，却聽得十分清晰。

如果有外來之人，想闖過竹林進去瞧瞧，那就糟了，他必然走不出竹林，把生命留在那裡。

爲什麼會這樣？自然是這片竹林有些古怪了。

內谷是一座極大的城堡，建築得美侖美奐，十分雄偉，堡門上方一塊橫匾，大書「西天大藏殿」幾個狂草。

西天大藏殿原來坐落在這兒，勿怪它在江湖之上是如此的神秘了。

這一武林門派，傳承已有五代，現在的殿主陽千鶴强爺勝祖，使大藏殿威震中原，成爲武林的主宰。

大藏殿的祖傳武功，是天戈十八斬、一綫天掌法、捲龍玄功，無一不是武林罕見的蓋代絕學。

陽千鶴英雄蓋世，却有季常之癖。也許由於他的夫人溫玉嬌是蒙古第一美人，因愛生畏吧。

牝鷄司晨，陽千鶴大權旁落，這是大藏殿的隱憂，好在溫玉嬌的行爲不會太過離譜，倒也未曾發生重大的問題。

自從溫顯光在京師事敗，帶着情婦綠綺，及羌笛怨部份得力助手逃來大藏殿後，這一以武林主宰自居的門派，就開始動盪不安了。

首先是他們在江湖上行走的所謂聖使，在鐵山的手下栽了觔斗，這是大藏殿不能容忍的，再加上溫顯光在姑母殿主夫人之前推波助瀾，他們與鐵門就勢難兩立了。

其次是大藏殿的傳家之寶「金采衣」失竊，據說是鐵山買通守庫弟子所盜，才演成龍華鎮的一場火併。

想不到火併的結果，是四六兩大弟子負傷，三十六巡使五傷三死，七十二搏命神鷹九人受傷，死了四個。

西天大藏殿震動了，溫玉嬌固然是暴跳如雷，陽千鶴也動了眞火。

「殿主，此仇不報，咱們大藏殿還能立足江湖嗎？」

「是的，夫人，大仇要報，金采衣也要追回。」

「那就由我安排，好麼？」

「好的，夫人。」

這段簡短的對話，殿主夫人又爭得調兵遣將的全權，看來一場武林大風暴是難以避免了。

溫玉嬌回頭再問大弟子趙玄武道：「玄武，姓鐵的那一夥現在何處？」

趙玄武道：「稟師娘，姓鐵的基地設在太湖，他們回太湖去了。」

溫玉嬌道：「談奇……」

一名身材瘦小，一身黑衣的中年漢子道：「屬下在。」

溫玉嬌道：「飛叉手訓練得怎樣了？」

黑衣中年談奇道：「稟夫人，一百名飛叉手已經訓練完成，隨時可以聽候差遣。」

溫玉嬌道：「好，挑選六十名，交給趙玄武指揮。」

談奇道：「屬下遵命。」

談奇是哈薩克人，也是邊陲地區的一名武林奇人，別看他身材瘦小，掌中一隻八尺鐵叉，却使得出神入化，打遍西北一帶從未遇到敵手。

尤其十二支小鐵叉，更是出手必中，威力絕倫，因而贏得「神叉無敵」的諢號，數年前被陽千鶴羅致，擔任大藏殿訓練武士的教習工作。

溫玉嬌再對趙玄武道：「除了六十名鐵叉手，再挑二十名巡使，四十名神鷹，共分六隊，由無怨、無毀，及一二三五弟子分別率領，三天後出發，直趕太湖，你去準備吧。」

趙玄武談奇等退出之後，溫玉嬌回顧陽無毀道：「無毀，你妹妹呢？怎麼沒有見到她？」

陽無毀道：「妹妹……她……沒有回來。」

溫玉嬌面色一變道：「她爲什麼沒有回來？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也許溫玉嬌女權至上吧，在她的二子一女之中，她最疼愛的是女兒陽無情。

龍華鎭一戰，大藏殿棄甲丟盔，傷亡慘重，陽無情沒有回來，做娘的那能安心！

陽無毀陪着笑臉道：「娘不用擔心，妹妹沒有趕上那場搏殺，在回程途中咱們見過，她有事要晚一點才能回來。」

溫玉嬌道：「她有什麼事？」

陽無毀道：「孩兒沒有來得及問，她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陽千鶴道：「夫人，出兵太湖之事，最好稍爲緩些時日。」

溫玉嬌道：「爲什麼？」

陽千鶴道：「我怕萬一……」

溫玉嬌心頭一凜道：「你怕女兒會落入姓鐵的手中？哼，以無情一身絕世功力，放眼天下，沒有人能夠將她怎樣。」

陽千鶴道：「女兒的功力咱們信得過，只是江湖之中，詭詐百出，她閱歷不夠，就不得不令人擔心了。」

溫玉嬌略作沉吟，終於接納陽千鶴的意見暫緩出兵，並派遣大批人手出山去尋找陽無情的下落。

* * *

「師父，弟子魏玄倫求見。」

「進來。」

陽千鶴剛練完了功，八大弟子最末的一個魏玄倫叩門求見。

魏玄倫只不過二十剛剛出頭，但功力之深，在八大弟子之中僅稍遜於大弟子趙玄武。

此人十分機警，所料之事往往能料中八成，他此時來找陽千鶴，必然有什麼重要之事。

「玄倫，有事？」

「有一件事，弟子只是懷疑。」

「不要緊，你說。」

「師父以爲金采衣的失竊，是鐵山所爲？」

「這是守庫的袁綜親口招認，似乎無可置疑。」

「不，師父，弟子認爲疑點很多。」

「哦……」

「第一，袁綜忠厚老成，而且年逾五十，從未踏出谷口一步，他怎能認識鐵山，跟他串通盜寶？第二，本殿位於天山深處，相傳五世，歷經百餘年，本殿的位置一直未曾洩漏，鐵山却能勾結本殿一個沒沒無聞的老人，豈不是一件怪事？」

「有道理，還有麼？」

「還有就是袁綜的親口招認，其中疑點更多。」

「說下去。」

「聽大師兄說，審問袁綜之時，只有師父、師娘、大師兄及溫顯光在場，審問袁綜的是溫顯光。」

「是的，你師娘說溫顯光做過官，審問案情會比較週詳。」

「他却只問了兩句話，袁綜只答了一個字，就被他點了死穴。」

「這個……」

「師父，無論怎麼說，在咱們這兒，溫顯光只是一位客人，也是一個外人，他怎能殺死袁綜？就算該殺，也輪不到他出手。」

「你說得對，我也覺得溫顯光太過魯莽。」

「這不是魯莽，他是有計劃的殺人，此人心機之深沉實在可怕。」

「哦，你說詳細點。」

「師父當時在場，還記得他問的兩句話吧？」

「記得。」

「他第一句話是『勾結姓鐵的盜取寶衣』，這句話並沒有指明是誰勾結姓鐵的，語意含糊，模稜兩可，在袁綜還沒有轉過念頭，他就緊跟着加强語氣的喝問『是你看守寶庫？』袁綜只答了一個『是』字，就這麼糊裡糊塗的把命送掉了。」

陽千鶴道：「是的，他就斷章取義，用這個『是』字作爲袁綜莫須有的罪名，唉……」

陽千鶴能夠統率西天大藏殿，在中原爭得武林主宰的榮譽，他當然不是一個糊塗人。

祇不過他最後那聲長嘆，說明了在河東獅吼的積威之下，他不得不再一次的難得的糊塗。

但魏玄倫却不以爲然的道：「師父，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老人家必須拿定主意。」

陽千鶴道：「你說說看，如果任它發展下去，會是怎樣一個結局？」

魏玄倫道：「咱們撇開姓鐵的受寃，袁綜枉死不說，金采衣可是本殿的鎭山之寶，咱們要不惜任何代價找它回來，否則大藏殿將失去精神象徵，導致人心渙散。」

陽千鶴點點頭道：「你對姓鐵的有什麼看法？」

魏玄倫道：「弟子很少行走江湖，完全不知道姓鐵的底細，不過由泰山神狐宮，及龍華鎭這兩件事看來，姓鐵的必然是一個武林罕見的人材，咱們如果眞要以全力進攻太湖，將是一項毫無把握的冒險，一旦失敗，大藏殿可能土崩瓦解，不能再立足武林了。」

魏玄倫語音甫落，陽千鶴忽然一躍而起，雙目怒突，滿面煞光，神情顯得激動以極。

魏玄倫大吃一驚道：「弟子只是信口胡謅，請師父息怒。」

陽千鶴哈哈一笑，重行坐下道：「你沒有說錯，野侯鐵山的確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一頓接道：「你去將溫顯光叫來。」

魏玄倫道：「弟子適才去找過他……」

陽千鶴道：「沒有找到？」

魏玄倫道：「是，他的情婦綠綺，及兩名隨從都不見了。」

陽千鶴道：「莫非逃了？」

魏玄倫道：「八成錯不了，因爲他們帶走了衣物。」

陽千鶴怒哼一聲道：「畜牲，借你兩條翅膀，你也逃不出本殿主的手掌，玄倫，立刻帶人去抓他回來，死活不論。」

魏玄倫道：「是，師父，弟子明晨天一亮就動身，不過不必勞師動衆，弟子一人足可叫他俯首就擒。」

陽千鶴道：「好，你去吧。」

* * *

汾陽，是晉西陝北貨物運轉的集中地，所產的汾酒，爲我國三大名酒之一。

時當正午，東大街「望福酒樓」賓客滿座，噪吵雜之聲令人震耳欲聾。

這些不是粗人就是豪客，在酒酣耳熱之際，鬧鬧酒在所難免。

也有斯斯文文，輕聲細語的，不過她們是三位綺年玉貌的姑娘。

此時坐在右側的姑娘，問面對窗子的少女道：「小姐，這幾天跋涉下來，大家都有點疲乏，不如在此地休息半天，明早再走，妳看可好？」

少女道：「當然可以，不過咱們走的方向好像有點不對。」

右側的姑娘道：「沒有錯，咱們來的時候，不是也經過汾陽麼？」

少女面色一沉道：「妳們到底要我去那裡？」

左側的姑娘道：「回家呀，咱們的家是西天大藏殿，莫非小姐忘了？」

少女哼了一聲道：「誰說我忘了？只不過我不想回家。」

也許她有點生氣吧，一個人在生氣的時候，說話的聲音是會大一些的。

酒樓喧囂震耳，聲音大一點應該不會有什麼麻煩。

令人想不到的是竟然出了問題。

那是極爲輕佻，而又冷酷的語聲，它是來自與三位姑娘相隔一張桌子的客人。

「我同意，外面的花花世界多好玩，回家幹什麼？過來，姑娘，陪本公子喝幾杯。」

說話的是一位髮束金花，身穿錦袍的貴公子。與他同桌的還有一名穿着黑袍，鬢髮如霜的老者，此人臉如猿猴，雙目開闔之間，會射出兩縷烱烱神光，令人不敢逼視。

貴公子的身後，立着兩名一身勁裝，狀似鐵塔的佩刀大漢，可能是他的隨從。

冶容誨淫，漫藏誨盜，那三位姑娘雖然無意眩耀自己，但以天生麗質，出現在這龍蛇混雜的場所，自然要引來輕薄者的覬覦了。

這三位姑娘可也不是常人，坐在右側的那個立即柳眉一挑，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如非坐在中間的小姐阻止，她可能不會善罷干休。

只是小姐阻止的方式也令人難以接受，尤其對方是一位貴公子。

她阻止之時是這麼說的：「不要理他，金花，只是幾聲狗叫罷了。」

敢情這三位姑娘是陽無情主婢，她們回天山的途中在這兒打尖，估不到竟會惹上麻煩。

金花在陽無情阻止之下入了座，那位貴公子却跳了起來。

「小賤人不識抬舉，居然敢辱罵本公子，快給我拿下。」

他身後的兩名勁裝大漢暴喏一聲，提起斗大的拳頭，併肩向陽無情等走來。

陽無情主婢一起立身桌旁，三雙動人的明眸，已迸出駭人的煞光。

誰都看得出，望福酒樓即將成爲戰場，喧囂之聲沒有了，却響起一陣桌椅碰撞之聲。

這是食客匆匆離開所造成的現象，城門失火，會殃及池魚，盡早遠離是非地，不失爲明智之擧。

但……

「回來！」

這是黑袍老者在說話，他喚回了勁裝大漢，再對貴公子道：「家康，此地施展不開手脚，約她們到東門外了斷吧。」

貴公子道：「是，師兄。」

語音一頓，接道：「本公子在東門外等妳們，走！」

最後的話是對陽無情主婢說的，他却兩眼翻天，瞧都不瞧她們一眼，此等狂傲之人，倒是頗爲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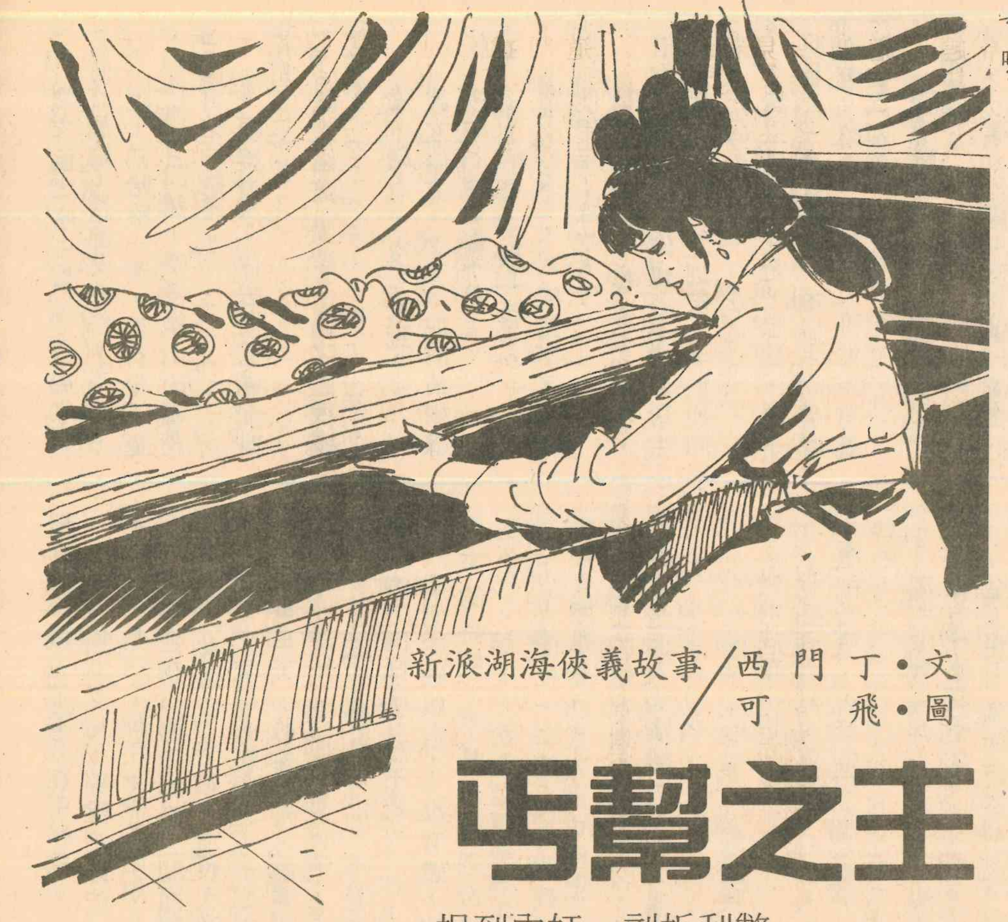
貴公子一行走了，金花氣得嘟着嘴道：「小姐，咱們不該放他走的。」

陽無情道：「急什麼？到東門外收拾他也不算遲。」

東門外左側有一塊空地，午時以前是買賣牲口的交易場所，此時已空蕩蕩的，瞧不到一個人影了。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駱長達希望與四海丐幫合二爲一，於是帶盧遠景跟隨展玉翅到安慶會晤沙連水。途經揚州，展玉翅與兩人到雪獅府探師沛然。師沛然的幫手周鳴與陸源勾結，提光了存在店中的流動資金，展玉翅決定幫師沛然找出周鳴等人，終於查到周鳴與村中的許寡婦有染，便到許寡婦家查問，但許寡婦却否認她認識周鳴……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之主

捉到內奸　剖析利弊

錢仲衡便派林閬回去，展玉翅請師老大派人送信給駱長達，請他派人協助。「二哥，四哥水性是不是最好？請他帶一隊水性精的弟兄，守在岸邊，小弟怕其出口通往江邊或運河邊。」

展玉翅言畢又重回許寡婦家，許寡婦正背着窗口鋪被褥，展玉翅輕輕躍上橫樑。

俄頃，只見許寡婦出來，神情有點慌張，提着一個竹籃，開門出去。

這一着大出展玉翅意料，他唯有躍出屋外，把情況告訴錢仲衡，道：「這婆娘可能故意明目張膽出外串門，這叫做以退爲進，讓咱們只注意她，只怕地窖裡的人快有所行動了，二哥若發現不了她有其他目的，便擄了她回去拷問，必有所獲！」

展玉翅再度返回許寡婦家，他索性坐在小廳的籐椅上，天色已轉黑，已是華燈初上時分，仍未有動靜，但展玉翅甚有耐心。

直至起更，才見錢仲衡躍過圍牆，拿着一籃子食物，有饅頭、鹵牛肉、紅燒豬肉，還有一壺酒。「老弟，咱們先塡飽肚子再動手。」

「哦！有消息了？」

「已擄了許寡婦，那婆娘正如你所說，到處串門，又要出城，大聲對人說要回娘家，因此咱們便動手，現已在咱手中，不怕她不供出一切！」

展玉翅喝了一口酒，道：「恭喜二哥，銀子失而復得！只要周鳴還在，估計大部份銀子尚在這裡！」

「希望如此，若眞失而復得，咱們便得好好喝他一頓，不醉無歸！」

兩人剛把那一籃子食物吃光，外面又來了幾個人，帶隊的是林閬。

「情況如何？那婆娘供了沒有？」

「供了，下面還有周鳴、莫志寧、陸源、白復剛、索長勝和左艮堂，只走了諸葛神和傅從君兩個！據知他倆已押了兩車銀子，在當夜出城了，後來城門關了，第二天他們不知是何原因，竟來不及把剩下的銀子運出去，至下午，咱們的人已守住四城，他們便更不敢妄動了！」

「是否還有其他出口？」

林閬道：「還有兩個出口，一個靠近碼頭，一個靠近東城門，咱們已派人去把守了，而且老大說，咱們可以先動手了！」

展玉翅沉吟道：「他們那六個人，大部分均是旱鴨子，因此我估計，他們若要逃跑，必走東城門，此處便交給二哥吧，小弟去那邊協

助三哥！」

錢仲衡道：「那小弟如何攻進去？」

「很簡單！放烟火進去，迫他們跑，他們還不敢肯定許寡婦已落在咱們手中，是故必不會硬闖，而採取逃跑一策！二哥，你先準備乾濕柴草，記着不能放火，否則會燒毀了銀子！」

錢仲衡道：「這個愚兄自有分寸！」

展玉翅離開許寡婦家，又先去找師沛然，把自己之分析告訴他，師沛然欣然道：「好，愚兄跟你一道，咱們到城門那邊守候！」

* * *

東城門那邊也有一棟小屋，據許寡婦招供，那是今春周鳴買下的。展玉翅和師沛然趕到那裡，已見衞青帶着人守在那裡。

展玉翅把其他人全撤後，令弓箭手守在附近屋頂上，他們三個帶着許寡婦進屋。

師沛然道：「許寡婦，你還不趕快發訊號？小心，若敢不聽命令，你當聽過老子之手段，我可不會輕饒你！」

當下放許寡婦進房，許寡婦先梳梳頭，然後把被褥捲開，接着揭起木板，再伸手敲打，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鐵器聲。

俄頃，即聞炕內有人問：「外面情況如何？」

許寡婦道：「快出來，外面沒有人！」

「爲甚麼這麼久才來？」

「你不知道，我費了很大的勁才甩掉師沛然手下的跟踪！嗯，這種事太緊張了，你們不走，老娘可要走了！」許寡婦言畢便離開出房。

師沛然向她打了個手勢，着她開大門出去，下面的人果然忍不住，首先出來的是索長勝，「他奶奶的，老做縮頭龜沒意思，你們怕甚麼鳥！大不了跟他們幹一場！」

展玉翅忙向師沛然及衞青打手勢，三人同時躍上橫樑，接着炕內已躍出白復剛來，兩人走出大門外，只見許寡婦在遠處招手，再轉頭四望，不見有扎眼的人，索長勝便返身進內，急道：「外面沒有人，這是艮機，看來他們根本不知道地道另有出口，快走！」

其他人一聽此言，如奉綸音，紛紛躍了出來，陸源、莫志寧和左艮堂，最後出來的竟是周鳴。

待他們都走出天井，三人分自橫樑上跳了下來，師沛然則急急發出長嘯，展玉翅首先撲前。「你們飛不出天羅地網了！」

周鳴失聲叫道：「咱們中計了！」

陸源到底是江湖老手，臨危十分鎮定，喝道：「硬闖！」他抽出在腰帶上的旱烟管，向展玉翅戳去，「小子，你幾番與老夫作對，今日先殺你祭旗！」

他話音未落，招式未老，人已倒飛出去，穿門而出，却與一名聞嘯趕來的大漢相撞！「蓬」地一聲，那大漢倒地不起，但陸源亦受阻礙，落地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展玉翅脚尖一點，人如離弦之矢急射，人未至，劍先至，直指陸源心窩，「總瓢把子見到後生小子也要逃跑，連少爺都替你難過！」

陸源到底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豈能吃此耻笑？不禁大怒，旱烟管時而使出判官筆之招數，有時又以梅花槍招式强攻。「小子，你要自尋死路，可怪不得老夫！」

當年展玉翅曾敗在他手中，但正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今日之展玉翅與當年相比，又不知高出多少倍！陸源那些招式在展玉翅劍圈中，不但消失得無影無踪，而且展玉翅之長劍，還不時攻破其防綫，刺其要害！

直至此時，陸源才知道，今夜想逃離此地，極不容易！事實亦如此，只見師沛然的手下已將他們堵住！

首先被殺的是白復剛，他先跑到街中等候同伴，當師沛然之嘯聲一响，伏在四周屋頂的弓箭手，便立即將他當作靶子，萬箭齊發。

白復剛虞不及此，背後中了一箭之後，他才舉刀擋格，可是任他如何努力，均不能一一把四面八方的長箭撥落，身上中了一箭又一箭，終於像刺蝟般倒地！

外面傳來叫喊聲：「老大，咱們已將外面那個人射殺了！」

師沛然以一敵二：索長勝和左艮堂，而衞青同樣以一敵二：周鳴和莫志寧。周鳴和莫志寧的武功不行，兩個對一個，仍甚感吃力，加上師沛然的手下不斷湧進來，在旁虎視眈眈，更加害怕。

忽然莫志寧大聲叫了起來，道：「三哥，我是被周鳴所迫的，俺要戴罪立功。」

衞青道：「那你先給我滾到一旁去。」

莫志寧離開之後，周鳴更加獨力難支，他自知難逃一死，舉刀往脖子上抹去，不料衞青眼明手快，一刀便將其刀打落於地，緊接着飛起一脚，將他踢飛。「抓住他，別讓他自殺！」

衞青十分驍勇，抬步衝過去，接下左艮堂。如今三對三，勝負之分已定，只是那三位綠林英雄面子攸關，不敢說一句投降。

陸源施展渾身解數，不但佔不了便宜，反而搖搖欲墜，他弄不清面前這個小伙子，爲何自己攻得

急，他回得更急，是何原因，以快鬥快，到後來他已滿頭大汗，氣喘吁吁起來。

展玉翅故意輕嘆一聲：「七十二旱寨總瓢把子，武功也不過爾爾，看來是該換人了，諸葛神呢？他去那裡？」

「姓展的，此事與你無關，你來淌什麼渾水？哼，叫化子跟鹽梟有什麼關係？」

「關係重大！叫化子跟强盜倒是沒有關係！」展玉翅長劍突破對方防守網，一下子便指到其喉頭上。

陸源大吃一驚，忙不迭使個「鐵板橋」，上身向後仰，展玉翅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左腿輕輕一勾，陸源下盤一虛，便跌倒地上。

陸源知道不妙，轉身欲滾，不料展玉翅的劍尖已在其喉頭上。「你乖乖躺着別動！」

陸源色厲內荏地道：「你有種的便殺了老夫吧！」

「我替你把下面那句話說出來吧：『你若殺了老夫，七十二寨的人便會找你報仇。』」展玉翅冷笑一聲：「教你明白，如今綠林中，沒幾個是講義氣的，你們幾個寨的人，悄悄來發財，其他人早恨不得少爺替他們殺了你。」

陸源似鬥敗公鷄般地道：「既然如此，你為何還不下手？」

「這不就來了。」展玉翅腰一彎，以劍尖刺向其暈穴，「把他抓住，慢慢再料理。」

與此同時，忽聞師沛然大喝一聲，一掌劈在索長勝的小腹上，這一着力量奇大，只打得索長勝彎下腰去，他後腿一提，又將他踢翻，「捆起來！」

衞青跟他們可不一樣，他招招狠辣，均欲取對方性命，左艮堂見同伴已全作階下囚，更加無心戀戰，只好道：「俺願投降！」說着不管死活跳開，拋下兵器，高擧雙手。

＊　＊　＊

師沛然取回失銀六十八萬兩，另外十二萬兩雖然落在諸葛神手中，但單這六十八萬兩，對「雪獅幫」上下來說，已不啻是一帖活命劑。師沛然四兄弟心情之興奮，實非筆墨能予形喩。

六十八萬兩銀子，搬運回「雪獅幫」，天已濛濛亮，師沛然立即下令中午開宴慶祝，並派錢仲衡親自去請駱長達及常滿等人。

趁宴會未開始，師沛然又把展玉翅請到書房裡去，他先大大地謝了展玉翅一番，展玉翅忙止住他：「大哥，你我感情不比一般，何須言謝？何況你亦幫過小弟，且你的錢又是捐給窮苦之士，小弟拔刀相助，可說是份內事也！」

「算你說得有理，大哥我也不跟你客氣，不過有件事還得請教你一下……」

「請教兩字不敢當，大哥有話但說無妨。」

「你看陸源一干人如何處理比較妥當？」

「這須先提審他們，若主謀是周鳴，則小弟提議大哥對陸源等人從寬處理。當然亦不可如此輕易放了他們，最低限度須讓諸葛神和傅從君把那十二萬兩銀子送回來，然後放人。」

師沛然一拍大腿道：「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幹咱們這一行的，若得罪了綠林英雄，日後可寸步難行哪！好，就照你的主意辦，下午便提審。」

「而且一切要快，否則待諸葛神把銀子分出去後，便難以收回來了。」

「有理，就這樣決定，咱們先去喝酒慶祝一番再說！」

兩人携手返回大廳，剛好錢仲衡亦帶着駱長達、常滿及盧遠景來了，當下相繼入席。鹽梟都是粗豪放蕩的漢子，喜怒形於色，今番錢財失而復得，人人均感痛快，一坐下便喝酒。

師沛然先說了一些場面話，隨即擧杯對展玉翅道：「展賢弟，愚兄先敬你一杯，今番若非你，失銀也不知能否找回來，您的功勞是不用愚兄再嘮叨了，我先飲為敬！」言畢一仰脖，把杯中酒盡乾，他一口氣乾了三杯，惹來滿堂采聲。

展玉翅亦喝了三杯，不料錢仲衡及衞青等人亦不放過他，不斷邀飲，幸虧展玉翅內功深厚，幾壺酒根本難不了他。

他每吃一兩箸菜，便有人上來敬酒，以至這頓飯，喝的比吃的還多。

一天時間，便能找回失銀，連駱長達等人也大出意料，盧遠景本來看不起他，如今亦刮目相看，深感慚愧，這席酒直吃至申牌時份才散。

師沛然本欲留駱長達三人至明天才走，奈何駱長達去意甚堅，抱拳道：「幫內雜務纏身，未敢多躭擱，請老大及諸爺原諒。」

是次，師沛然親自送他出門。「幫主，師某留住展賢弟，實在另有困難要他幫忙解決，待明天才放他回去，尚請幫主大量包涵！」

駱長達自知他將所賺的錢全用於救濟貧苦，對其印象大改，乃道：「莫說一日，就算是三、五天亦無問題！」

當下師沛然幾兄弟又與展玉翅研討處置周鳴之法。衞青道：「那還用得問，一人一刀，乾脆送他們

去見閻羅。」

師沛然道：「不可魯莽，你們再聽聽展賢弟高見未遲。」

「高見兩字小弟實不敢當，以小弟愚見，周鳴和莫志寧如何處理無問題，棘手的是陸源他們三個。」

衞青怒氣仍未息：「老子並不怕那些烏合之衆。」

「放陸源回去，付四十二萬兩銀子來贖左艮堂及索長勝最為合算，而且也給足了他面子，日後不怕他動咱們之歪主意！」

衞青問道：「放了他之後，若他不還那四十二萬兩銀子，咱們不但做虧本生意，而且還放虎歸山，後患無窮，副幫主是否另有妙計？」

展玉翅閉目沉思了一陣，道：「陸源這次偸偸帶着幾個寨的人來做買賣，若傳之出去，必定會影响其綠林地位，因此小弟斷定他必定會設法把那四十二萬兩銀子運回來，以贖回左艮堂及索長勝！嗯，這件事便交給小弟辦，如何？」

此時，雪獅幫上下對他早已佩服至五體投地，見他肯自告奮勇，自然大表贊成。當下錢仲衡親自引他到地窖裡去。

陸源痳穴未解，躺在地上，見有人下來，索性閉上雙眼，以免受辱。展玉翅走進牢房裡，蹲在他身邊，低聲道：「總瓢把子，在下若放你出去，你肯不肯？」

陸源雙眼眨也不眨一下，展玉翅連問三聲，他一聲不吭，展玉翅輕嘆一聲，道：「既然你不願意活下去，在下又何必强人所難！綠林中覬覦你這寶座的人本就不少，師沛然殺死你，也不知有多少人感激他！」言畢長身而去。

當他快走到盡頭，陸源突然問道：「你有什麼條件？」

展玉翅走了回去，淡淡地道：「條件很簡單，拿四十二萬兩銀子回來贖索長勝及左艮堂，附帶之好處是咱們還替你守秘，保住你綠林總瓢把子的地位！」

「你不怕放虎歸山？」

「你不怕成為綠林的過街老鼠？」展玉翅道：「師沛然素來講義氣，你與他交個朋友，對你只有好處，而無壞處，此事百利而無一害，你何樂而不為？」

「我怕諸葛神未必肯聽我的話，而且……說不定他已將銀子分發出去，則縱然是大羅神仙也收不回來了……」

「是以你就該動作快一點了，至於諸葛神那邊的問題，那只是你的事，你當然會想辦法解決！」展玉沉聲問道：「你想清楚了否？」

「陸某似乎沒有別的路可走……」

「在下要聽你肯定的答覆，以便回覆師老大。」

「好吧，陸某接受你們的條件。」

展玉翅解開其痳穴，道：「你可以走了。」他心裡知道，陸源有把柄被師沛然抓住，日後可供師沛然利用，亦為之高興不已。

展玉翅離開合肥城是初夏，此刻帶着優悠丐幫幫主駱長達及香主盧遠景回去，已是初秋時分。

四海丐幫之總舵在安慶，當時因為成立伊始，立足未穩，不敢在大城裡佔地盤，以免惹來不必要之痳煩，故此選擇安慶，而棄合肥、蕪湖及銅陵。

由揚州去安慶，合肥乃必經之路。展玉翅未到合肥，消息已先傳至，合肥本無分舵，如今因四海丐幫已逐步站穩陣脚，在展玉翅不在時，已建立了分舵，而分舵主出乎意料的竟是鮑詹！

鮑詹有四個結義弟弟，武功均有一定造詣，是故這分舵之實力還眞不弱，因此沙連水還是頗放心的。

展玉翅三人尚未進城，已見城門外站着一羣衣衫襤褸的叫化子，為首那位赫然是鮑詹，展玉翅替他們介紹過後，便匆匆進城。

鮑詹乖巧地上前報告：「副幫主，您去後此處發展非常順利，而且生意也很好，再不見通天丐幫的人來搗亂！」

「你們還發展了甚麼？」

「本幫在合肥已立了分舵，目前弟子不少，下月初蕪湖分舵也會成立，分舵主是誰，副幫主你猜猜看！」

展玉翅沉吟道：「莫非是銅陵的孫堂主？」

「非也非也，副幫主再猜！」

「莫非沙幫主把周堂主調到蕪湖？」

「不是，好教你高興，長勝寨的郭寨主已加入本幫，並當上蕪湖城分舵主，百花寨的兩位姑娘也是本幫弟子！人家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咱們是士別三月，形勢及實力已大不相同！」

展玉翅當然高興，隨口問道：「本城分舵由誰擔大任？」

鮑詹低聲道：「不才得幫主賞識，深感慚愧，日後還望副幫主指點。」

「沙幫主好眼光，由你擔任，本座便放心了！」展玉翅再問：「還有邵月華姑娘呢？」

鮑詹尚未作答，已至展家大宅，裡面的人早已排隊歡迎，展玉翅忙道：「諸位兄弟辛苦了，都請進去吧！」

「咱們在大樹底下乘凉，那裡辛苦？副幫主為本幫前途到處奔波

才辛苦！」

衆口一詞，聲音宏亮，把展玉翅嚇了一跳，轉頭瞪了鮑詹一眼，他見陳信元在大廳前，便忙吩咐他備茶，迎接優悠丐幫幫主，「諸位兄弟，這位便是大名鼎鼎之優悠丐幫幫主駱長達幫主，今日大駕光臨，實乃本幫之榮幸，請兄弟們歡迎！」

羣丐於是一齊向駱長達及盧遠景身上吐涎沫，接着上廳待茶。展玉翅顧盼之間，不見高橋，不由低聲問張游之。「副幫主，高橋兄已至蕪湖城跟邵姑娘在一道了！」

展玉翅喜而問道：「他倆已和好如初啦？」

「是的，不但冰釋前嫌，而且準備成親，只等副幫主回來做證婚人！」

展玉翅笑道：「證婚人不敢當，但三杯喜酒則一定要喝！幫內近來無事吧？」

「一切順利，平靜得教上下均不相信，聽說通天丐幫已舉幫拉離皖境，大概是米常滿害怕副幫主報復。」

鄭我長接道：「幫主有令，請副幫主到後，抽空到總舵走一趟。」

「本座正想帶駱幫主去拜訪他，嗯，先住兩天再起程吧！快準備些酒菜款客！咦，爲何不見凌二哥？」

「凌鐵城上個月去找他義兄魏守信，說等不及您回來啦！鮑大哥見他去意甚堅，且又平安無事，因此放行！副幫主，大展布莊生意好得很，經常連存貨也賣光，實乃本幫弟子之福！」

展家房舍頗多，當下收拾了兩間乾淨的臥室作客房，展玉翅先安頓好駱長達及盧遠景，便到處巡視了一遍，到底鮑詹等人均讀過書，幫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分舵亦打理得規規矩矩，令展玉翅大爲放心。

所謂眼見爲實，他還親自跑了一趟大展布莊，見生意的確很好，這才放心回分舵，原來張游之家原本亦經營布莊，由其主持，自是恰當不過。

駱長達見一個丐幫之分舵，在短短時間內，一切均上軌道，亦暗暗驚嘆，更堅定駱長達讓位之心，盧遠景對展玉翅亦心悅誠服。

三人在合肥住了兩晚，展玉翅知駱長達心急，便在大清早下趕路，至第三天，三人方到達安慶城。

那安慶城得碼頭之利，往來客商頗多，商業亦繁盛，但到底是小地方，房舍破舊，難與合肥、蕪湖等大城相提並論，不過民風比較純樸，又是其他大城所不及者。

當展玉翅帶着駱長達、盧遠景及鄭我長抵達安慶城時，只見滿街滿巷的叫化子都向他們行禮，至總舵前，即見自沙連水以下之頭領，全部在大門外迎接。

「敝幫得駱幫主大駕光臨，眞乃蓬華生輝，歡迎歡迎！」沙連水滿面笑容，連連抱拳。天下丐幫大大小小超過十來個，但優悠丐幫之實力，數一數二，駱長達親自到訪，這個面子不小，難怪他滿面笑容。

駱長達見狀亦忙上前抱拳回禮。「駱某冒昧造訪，來時匆忙，也沒帶甚麼好東西，得沙幫主及諸位堂主兄弟盛大歡迎，眞教駱某汗顏無地！」

「豈敢豈敢，駱幫主大駕光臨，已是紆尊降貴，再說這種話，便太過見外了。」

展玉翅道：「天下乞丐一家人，大家都不必客氣，還是進去裡面再慢慢說吧！」

沙連水一揮手，鞭炮便「劈劈啪啪」地响了起來，衆人在硝烟及紅紙屑中，魚貫進入四海丐幫總舵。

四海丐幫財力有限，自然不能與優悠丐幫相比較，總舵佔地不但不如人家，傢俱也簡陋，更加缺乏花園假山美景，不過收拾得倒十分乾淨。

兩人分賓主坐定，盧遠景便獻上江南的一些特產，盞茶過後，沙連水便問：「駱幫主準備在此幾天？莫非有正事才不辭千里而來？」

「不瞞沙幫主，駱某的確是有件大事要跟您商量，是故方匆匆隨展副幫主來訪。」

沙連水微微一怔，問道：「不知是何大事？」

駱長達打了哈哈，展玉翅忙道：「晚飯時分已屆，待飯後兩位再慢慢商量未遲，駱幫主見過本幫，請提點一下，本幫成立至今不足兩年，猶如娃娃學步，需要改善之處必多……」

駱長達又客套了一些，接着上面便支起兩張八仙桌來，賓主相繼入席，沙連水趁駱長達去洗手時，低聲問道：「小展，你可知他有何大事與咱們商量？」

「他有意將優悠丐幫與本幫合二爲一！」展玉翅低聲道：「他若不作聲，你便莫提，飯後咱們先聊一會兒，再跟他茶叙！」

沙連水滿腹驚詫，但也不便再問，待得駱長達入席，方長身舉杯敬酒，雖是盛宴，但比起優悠丐幫來說，酒菜均遜色亘多，安慶本就是個小地方，焉能跟富饒的蘇州相提並論？

駱長達造訪，對四海丐幫來說，不啻是件大事，也是極有面子

的事，是故廳裡氣氛十分熱烈，杯來杯往，賓主均喝了不少酒。

好不容易方散了席，沙連水令周春鵬送駱長達倆先到客房梳洗一下，便急不及待地詢問展玉翅。

展玉翅見四周人多，便道：「咱們先到內廳詳談。」沙連水會意，只准龍永富一齊內進，展玉翅頗覺爲難，邊走邊考慮如何開腔，以免一宗好事，而變成壞事。

至內廳，展玉翅只好把實情相告，龍永富驚詫地道：「小展，你已成爲優悠丐幫的副幫主？那麼四海丐幫副幫主這職位，你還要不要？」

展玉翅尚未答，沙連水已搶着道：「要！兩個都要！小展是我幫副幫主，又是優悠丐幫副幫主，萬一我幫有危險，也可借優悠丐幫之力量消弭危機，爲何不要？」

展玉翅心裡暗嘆：「難怪盧多財看不起！」須知展玉翅經年多的經歷及走南闖北，已非吳下阿蒙，當下道：「屬下的事算得了甚麼？還是說正事吧！」

沙連水道：「你先說說吧，老夫剛聽到這個消息，心裡還亂糟糟的！」

展玉翅輕嘆一聲，他決定大膽指出沙連水之錯誤。「幫主你認爲駱長達爲何要跟敝幫合作？要找有實力的，比咱們多的是！」

龍永富反問：「時間無多，小展你有話還是說吧！」

「天下間只有互相利用之局，斷無實力弱的能長久利用實力强的事！咱們可利用優悠丐幫，但咱們又有甚麼可供其利用？」

沙連水眨眨眼道：「老夫就是不明白，爲何會找上咱們！」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因爲我！」

「因爲你？因爲你甚麼？」

「因爲他看得起我，本來要把我拉過去優悠丐幫繼其任的，後來覺得行不通，是以方提出二幫合一之議！」展玉翅道：「他本人想退隱。」

沙連水又問：「他還年輕，退甚麼隱？」

「人雖年輕，但其他原因影响，已無鬥志，爲大局着想，反倒不如把優悠丐幫交給一位合適的人！」

龍永富急又問：「那你會否過去？」

展玉翅又嘆了一口氣，「這次回來，他對沙連水及龍永富之觀感會改，四海丐幫不但財力、實力不如優悠丐幫，連人之素質也不如人！」

當下沉聲道：「若我要過去的，今日還會陪駱長達來談合二爲一之事？」

龍永富又問：「兩幫合併，將來由誰當幫主？若我方擔任，那當然沒有問題……」

展玉翅反問：「幫主一職，由有德有能者居之，乃千古不易之理，總堂主之看法，我不敢苟同，那是狹隘之門戶之見！問題是合二爲一，對本幫是否有利，對下面苦哈哈的弟兄是否有利？若無利便不能合併，那就連幫主人選也不用提了！」

展玉翅見他倆均不作聲，便續道：「目前本幫一切還順利，乃因接受了一部分通天丐幫的人，通天丐幫又撤出皖境，但難保沒有別的幫派在暗中虎視眈眈，咱們爲弟兄除惡懲奸，就難免會得罪一些幫會，屆時會否來犯？皖南本就窮困，叫化子特多，百姓跟叫化子之關係並不好，發展下去，只有兩個方案：一是改善叫化子之生活，這需要大量的金錢！二是讓他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就會得罪百姓，會引來許多痲煩，不知幫主及總堂主，有何高見或是否看到隱憂？」

龍永富與沙連水臉臉相覷，半响龍永富反問：「依副幫主之見又如何？」

「在沒有治本之法前，兩幫合併有好處，江南富饒，叫化子生活不成問題，優悠丐幫存錢不少，人家人强馬壯，生意做得很大，咱們跟他們比，還差得很遠……」

「咱們也可慢慢發展！」

展玉翅道：「這只是我之愚見，請幫主及總堂主考慮考慮！」

沙幫主道：「此事本座尚未考慮清楚，嗯！永富，你去通知駱幫主，說老夫身體不適，明天方跟他仔細商討大事！」

龍永富去後，展玉翅長身欲語，不料沙連水輕輕擺手道：「你連日奔波也累了，早點休息吧！」

展玉翅只好回房，他摸不清沙連水之心意，心頭十分煩躁，便出房去找周春鵬。

周春鵬是讀書人出身，比較明事理，由他擔任禮堂堂主，在四海丐幫來說，最是適合。周春鵬一向很看得起展玉翅，當然他也是被展玉翅提拔起來的。

周春鵬先向他說些近日之情況，但他不無憂慮地道：「丐幫跟別的幫會有個很大的分別，其他幫會的人，幾乎人人均是學過兩三年拳脚，最低限度也是孔武有力之輩，唯獨丐幫弟子，通曉武藝的，十人中最多只有一個，這對咱們非常不利，若有敵人大舉進攻，憑幾位武功高强的頭領是抵抗不了。」

「這個問題本座早已發現，是故一直强調要訓練一批人，最低限度可以自保！」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馬君武與曹雄四處追尋李青鸞下落，終於查到李青鸞是被雲霧寺的和尚捉去，於是馬、曹兩人急忙趕去雲霧寺找通靈禪師，到了雲霧寺，却被一灰衣僧人阻攔，曹雄與灰衣僧人動手，却敗於僧人手中，但馬君武却勝了，灰衣僧人只好帶兩人到通靈禪師住的山洞，曹雄當先入洞，却從洞中飛射出來……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　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見到禪師　始知因由

馬君武看他腕上祇餘兩隻金環，必是剛才在石洞中打了出去。

曹雄坐在草地上，調息了一會，臉上痛苦神情減去不少，緩緩站起身子，從懷中取出兩粒丹丸吞下，才對馬君武笑道：「那通靈禪師當眞是身懷絕技的人，我入洞之後，擋得住他兩記掌風，已感不支，第三招力道更是奇大，洞中地勢狹窄，閃避不及，被掌力震傷內腑，我還了他兩隻金環後，退了出來。」

馬君武無限關切問道：「你覺得傷得重嗎？」

曹雄道：「我已吞下了兩粒九轉保命丹，這丹丸是出自我師傅，天下第一奇醫妙手漁隱招公義之手，料已無礙，如果三個月內不再復發，當可無事，即使復發，也無大要緊，我師傅內功精深，乾元指神功獨步天下，祇要內腑不被震碎，他老人家總有辦法給我治療，祇是馬兄要見通靈禪師的心意，恐怕無法即日如願，祇有待小弟趕回黔北總壇，邀請帮中高手，再來雲霧寺。」

馬君武回頭一望那灰衣僧人，冷漠的神情之中，略帶驚異之色，似乎對曹雄能接擋通靈禪師兩記掌風一事大感出乎意料之外，再看曹雄臉色，漸漸好轉，沉吟一陣，說道：「曹兄回黔北總壇請高人，雖是上策，但往返需時不短，再說曹兄爲小弟冒險受傷，我如不犯難一試，於心何安？不如待小弟入洞試試再說，也許曹兄接他三掌之後，已耗去他眞力不少，小弟趁他元氣未復之際，再入洞以求其倖成。」

曹雄知他一心惦念師妹，勸阻恐難生效，皺皺眉頭道：「馬兄既然執意一試，唯望小心，切不可勉强躁進，小弟守在洞外，恭候佳音。」

馬君武飄身躍入洞中，向裡走去，轉了兩個彎，形勢逐漸開朗，馬君武運足目力，祇見兩丈外隱隱現出一團灰影，似是一個人盤膝而坐。

馬君武暗忖那隱現灰影，可能就是通靈禪師，立時聚氣運功，蓄勢待敵，一面緩步前進。

又走了四五步，陡覺一股勁道，迎面襲來，馬君武雙掌平胸推出，硬接一記掌風，攻來潛力雖被擋住，但已感到心神震盪，馬步不穩，略一怔神，對方第二道掌風又自攻到，這次力道較第一次攻來潛力加重很多，馬君武又硬接一掌，整個身子，被震退了四五步遠，氣浮血湧，眼花耳鳴，趕忙斂氣凝神，剛穩住搖擺的身子，對方第三道潛力又自攻來。

果如曹雄所說，第三次力道更是奇大，馬君武那裡還敢硬接，急一閃，避開正鋒，雙掌斜着劈出，他本意祇想避開正鋒後，拚盡餘力，再擋受一擊，立時縱退，縱被震傷內腑也可輕些，可是他忘了這四五尺寬窄的夾道中，如何能施展輕功閃避的身法？他一急之下，無意中用出五行迷踪步來，隨勢發掌，暗合了五行生尅的妙用，輕輕把對方强勁力道，化解開去。

這一下觸動了他的靈機，平日百思不解的五行迷踪變化，突的瞭然胸中，智珠在握，精神大振，縱身一躍，再復猛進八尺，已隱可看出一個坐着的人影。

通靈禪師見三記掌風竟是阻擋不住馬君武，反被他欺進八尺左右，口中咦了一聲，兩掌交替打出，連攻七招，這七招距離既近，力道也比較前三掌威猛很多，但均被馬君武以五行生尅變化，靈巧精微的身法，足不離三尺之地，借力化力，連解七招。

馬君武破解了通靈禪師十掌攻勢，正待再向前逼進，忽聞通靈禪師嘆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和尚老了。」

馬君武停步長揖，高聲喊道：「晚輩馬君武，叩候老禪師金安。」說完話，跪拜下去。

通靈禪師又一聲長嘆，答道：「請恕貧僧殘廢之人，不能迎接，小施主請來一談。」

馬君武口裡答道：「晚輩正要拜見老禪師，有事請教。」暗地裡却全神戒備，緩步向着通靈禪師走去，馬君武走了四五步，突見眼前火光一閃，接着和尚側身亮起了一盞油燈，瑩瑩青光，照明石洞，馬君武凝神向通靈禪師看去，祇見一個鬚髮虬結連在一起的怪人，盤膝端坐在一個用草編成的墊子上面，一件淡灰僧袍直拖地上，耳鼻都已被那連結的鬚髮掩住，祇有兩隻眼中神光烱烱，和尚笑着露出一口白牙。在這整年不見天日的石洞中，又陡然看了這樣的一個怪人，馬君武雖很大膽，也不覺心中一凉，遲疑了一下，才又緩步向前走進。

通靈禪師突然放聲一陣大笑道：「小施主請放心吧，你已一連拆解了我三輪猛攻，老和尚已到力盡技窮地步，祇管前進無妨，貧僧自入石洞之後，已十年未和生人晤面了，難得小施主的駕臨，請到這邊小坐，老和尚和小施主暢叙一番。」

馬君武聽完話，膽氣一壯，走近通靈禪師跟前，抱拳長揖，道：「打擾老師傅清修了。」

通靈禪師抬起一雙神光逼人的怪眼，深注馬君武臉上一陣，笑道：「看小施主的功力，尚不到拆解我掌力的程度，但我三輪掌風，均被小施主化解開去。在這寬不到五尺的夾道之中，就是比老僧功力深厚的人，除了硬接我掌力之外，也無法用閃避的身法躲開我的掌力，而小施主竟能以精妙奇特的身法，借力化力，連拆我十招以上，小施主懷此武林中聞所未聞的奇技，必然是受過高人傳授，不知找我這四肢不全，與世無爭的人，有甚麼教言吩咐？」

馬君武躬身答道：「老禪師潛修山中，晚輩打擾清修，尚望恕罪。」

老和尚呵呵一笑，道：「小施主年少老成，勝而不驕，尤屬難得，剛才老僧已算敗在小施主手中，你有甚麼事但請吩咐，老和尚知無不言。」伸出瘦如鳥爪般一隻左手，指着旁邊一塊青石，示意馬君武坐下。

馬君武心知這鬚髮虬結的老和尚，過去必是一位空門高人，潛修深山，如非是參悟了佛門秘奧，定有着難言隱衷，心念及此，頓生敬仰，深深一揖，才如示坐下。

老和尚看馬君武拘謹多禮，一派溫文，心中亦甚喜愛，大笑着問道：「小施主駕臨荒山，當非無因，甚麼事直講無妨。」

馬君武略一沉吟，隨把李青鸞被擄，又被截刼的事很詳盡的說了一遍，祇把曹雄辣手刑訊那和尚口供一段隱了起來。

通靈禪師聽完了馬君武的話，全身微微發起抖來，半晌才長長一聲嘆息，道：「出家人造此寃孽，實在愧對我佛，不過這件事關係太大，貧僧如推腹直告那截刼令師妹的兩個和尚來歷，小施主必然要冒奇險去追尋令師妹的下落，縱然小施主身懷絕學，恐怕也有去無回。」

老和尚話未說完，馬君武已接口道：「但請老禪師指示一條明路，晚輩就感戴不盡，涉險歷艱，非所計較。」

老和尚閉上眼，不再答馬君武問話，燈光照着他顫動的雙手，嘴唇微微啓開，顯示他內心正感受到極大的激蕩。

足足過了有一刻工夫，通靈禪師突然睜開兩隻環眼，眼睛裡含蘊了兩眶晶瑩的淚水，右手緩緩提起垂在地上的僧衣，馬君武隨眼望去，祇見通靈禪師兩條腿自膝以下，已全被截去，不覺心頭一震，問道：「老禪師的腿……」

老和尚鬆開提起的僧衣，放聲一陣大笑，道：「小施主自信比我的功力如何？」

馬君武道：「老禪師掌力渾雄，功力自較晚輩深厚多了。」

通靈禪師點點頭，道：「小施主雖已得高人傳授絕學，但功力火候，還嫌不夠，如欲往救令師妹，

那無疑飛蛾投火。但我已敗在小施主的手中，依武林規矩來說……」說到這裡停住，突然雙手合什，仰臉祈禱道：「我佛慈悲，恕弟子洩露師門隱密之罪吧。」說着話，環眼中淚珠滾滾而下，似有着無限苦衷，馬君武坐在一邊，看得心中大感不安，從通靈禪師幾句話中，他已聽出一點端倪，截劫李青鸞的和尚，必是和通靈禪師同出一源。

通靈禪師禱告完後，激動的神情漸漸平復下來，嘆道：「小施主所探詢令師妹被擄去處，正是貧僧的出身師門，我因違寺中戒律，被截去雙腿逐出門牆，連我親傳的兩個弟子也一同遭逐，我們師徒歷盡艱辛，經過多年來的努力，才在大湖山修築了這座雲霧寺，我因雙腿已斷，不願再見生人，幸好寺後有一座天然石洞，遂遷居此處，老僧未被逐出門牆之時，在寺中地位不低，難免有很多弟子暗中前來探視，因爲寺中戒律嚴酷，凡是被逐出門牆的人，都不准門下弟子來探看，一經發覺，立被處死，爲避免株連無辜，我遷居這石洞之後，就立下了一個不合情理的規矩，凡是來見我的人，不問是誰，必先接我十招以上掌力，十年來有不少人進過這座石洞，但都吃我掌力逼退……」說到此處，老和尚突然一陣急喘，嘴角間湧出來兩行鮮血，人也搖搖欲倒。

馬君武心中大驚，趕忙雙手扶住他，連聲問道：「老禪師，你怎麼了？」

通靈禪師喘息一陣，苦笑道：「我在被逐出門牆之時，已被他們用透骨點穴法，點了我『藏血』『腹結』兩穴，這兩處穴道，是我師門的獨門點穴手法，除了寺中幾位師叔、師兄，能夠解得以外，天下武林同道，能解透骨點穴法的人，恐怕很難找得出來了。」

馬君武問道：「那麼老禪師是不是能解得呢？」

通靈禪師點點頭道：「我雖然懂得一點竅訣，却無法解開。」

馬君武低頭默然，通靈禪師又喘息一陣，接道：「他們用透骨點穴手點了我『藏血』，『腹結』，留下我一條性命，但並非眞的饒恕了我，祇不過是讓我多受十年活罪，剛才我發掌攔擊小施主時，用力過多，致引得傷穴發作。」

馬君武黯然接道：「想不到晚輩無意之中，引發老禪師的傷勢……」

老和尚搖搖頭道：「就是貧僧不動手，我也活不過六過月了，這十年來，我獨處石洞，原想以本門內功心法，療治傷穴，那知十年苦功，仍屬白費。近月來自覺肝膽一脈逐漸痲木，而且不斷擴展，『腹結穴』氣血交接之處，每日子午兩時辰，痛如刀割，雙穴傷勢既發，已難久於人世，我在死前，能把師門惡跡揭露出來，雖然對師門不忠，但總算替天地間留下一份正義……」

老和尚話尚未說完，一陣血翻氣湧，連着吐出來四五口血，而且鬚髮顫動，全身發抖，看神態模樣，已知他極力在忍受痛苦。

馬君武心中大慌，却苦於無法下手替和尚解除痛苦，祇有扶住通靈禪師身子，黯然神傷。

過了好一陣工夫，老和尚才鎮靜下來，接道：「我這潛修養傷的事，連追隨我的弟子也不知道，就是初見小施主時，我也不準備洩露師門秘密，後來又想到，我如不說出這件隱密，不但令師妹無法得救，就是天下武林道上，也永不會知道那冰霜封鎖的深山之中，一座莊嚴宏偉的寺院裡會住着一羣身披袈裟，外貌仁和，其實兩手血腥，無惡不作的空門弟子，老和尚死後亦愧對我佛了。」

話到這裡，突然雙目閃動，神態肅穆起來，推開馬君武扶在身上的一雙手，又道：「一來他們作惡的巢穴，僻處深山，人跡罕到，二則我幾位師叔、師兄的武功，已登峯造極，天下能和他們頡頏的人，實在寥寥可數。再加上寺中有一株天地間僅有的奇樹雪參菓，功能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祇要服一粒，便助長功力不少，這株天地間靈氣孕育而成的奇樹，助長了他們的兇燄……貧僧就是爲勸阻我師叔及掌門方丈，稍斂惡行，而遭逐出門牆，我的法號，本來是名叫一明禪師的。來到這裡潛修避禍，才改作通靈……」說到此處，老和尚已支持不住，又吐出一口血，暈了過去。

馬君武急急扶起和尚，用推宮過穴手法推拏他「藏血」，「腹結」兩穴。無奈透骨點穴法和一般點穴法大不相同，馬君武替通靈禪師推拏了半晌，仍是毫無作用。

過了足足一刻工夫，老和尚慢慢的睜開一雙失神的環眼，微微搖着頭道：「我已經不行了，小施主千萬別涉險到大覺寺去！你就是一定要去，也要多請些高手同去，入洞時你化解我掌力的身法，似乎是一種極爲繁雜的至高武功，移步出手，招招含蘊玄機，我知道那不是你們崑崙派中所有的身法，小施主必是另從高人學來，傳授你這身法的人，也許有力和我師叔、師兄們互相抗衡……」

說到這裡，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神情上痛苦萬分，但他仍斷斷續續的說道：「……我幾位師長……不但武功登峯造極，而且我

三師叔玄虛，更練成一種極歹毒的百毒掌力，中人……必死……祇有乾元指神功可……破……」

老和尚極困難說出他最後一個破字，似乎是言猶未盡，但已再難續說下去，兩眼一翻，口中鮮血泉水般湧出，全身抽動一陣，閉目逝去。

馬君武目睹這出汚泥而不染的高僧死狀奇慘，心頭升起了一份愧咎，如果自己不來尋他求教，也許他還能多活一段時間，想着想着，悽然淚下，扶正他屍體，倒身拜了兩拜，帶着奪眶熱淚，緩步出洞，走了幾步，又不自主回頭望去，幽暗的山洞中，祇有那盞孤燈，仍吐着熊熊的光燄，照着四肢不全、滿口鮮血的通靈禪師，倍增人凄涼之感。

馬君武滿懷沉痛，出了石洞，曹雄正急得在洞外走來走去，回頭見馬君武帶着滿臉淚痕出來，心中一驚，躍過去拉着馬君武一隻手，問道：「你怎麼了？」

馬君武搖搖頭，慘然道：「我沒有甚麼，可是通靈禪師死了。」

金環二郎轉了轉俏目，笑道：「臭和尚死了你哭甚麼……」

馬君武未答話，站在旁邊的灰衣僧人突然接道：「你怎麼滿口胡言亂語，我不信就憑你那點功夫，能傷了我師傅？」

馬君武黯然嘆惜道：「老禪師功力深厚，我豈是他的敵手，是他自己傷穴發作而死。」

灰衣僧人聽了馬君武這話後，果然鎮靜下來，兩眼中汩汩淚下走回石洞裡去。

馬君武拉曹雄在石洞外面，把入洞會見通靈禪師經過，很詳細的說給曹雄聽，任他金環二郎生性冷僻，手辣心狠，也聽得心裡面冒上來一股冷氣，嘆道：「這通靈禪師倒不失爲一個好人，他那些同門師叔、師兄，對自己師姪師弟，下了這等毒手，手段也太陰毒些了。」

馬君武看曹雄一眼，見他竟也流露凄然感懷神情，心中很快慰，暗道：看來他並非天性陰毒，以後我要找機會好好勸他，不難改去他辣手狠心的習性，也不枉他對我一番情義了。想到這裡，沉痛的臉色上，泛起來一絲微微的笑意。

兩人在洞外等了很久，仍不見那灰衣和尚出來，馬君武心覺有異，拉曹雄進入石洞，走到洞底一看，祇見那灰衣僧人已撞壁死在通靈禪師身邊，腦漿迸出，死狀甚慘，祇有通靈禪師身邊那盞孤燈，仍然是青光瑩瑩。

馬君武把兩具屍體排好，滿眶淚水，低聲禱告：「馬君武如能救出師妹，無恙脫險後，定當重來雲霧寺奠祭兩位大師傅的亡魂英靈。」禱畢起身，和曹雄携手出洞，搬了很多山石把洞口封起。

封好石洞，兩人依原路登上懸崖，靈性的赤雲追風駒正在峯上樹林邊吃着肥嫩的野草，一見兩人，長嘶一聲跑近身側，曹雄挽着馬君武一隻手，雙雙躍上馬背，放轡奔去，赤雲追風駒洒開四蹄，朝着祁連山青雲巖的大覺寺奔去。

由江西到甘肅，有水旱兩條路可走，走水路是由湖北乘船沿江而上，渡三峽進四川，再棄舟登陸入甘肅，走旱路則由湖北過陝西省境進入甘肅，這一段遙遙的旅程，如依一般商旅來說，自然都走水道，但金環二郎仗着赤雲追風駒的脚程，棄船走旱，而且沿途上除了打尖餵馬之外，很少休息，這赤雲追風駒果然是一匹並世無雙的寶馬，日夜兼程，速度不減，五日夜狂奔急馳，第六天中午時候，已到了甘肅省境中的靈台縣。

馬君武看寶駒經過五天五夜的長途奔馳，神駿之態消失不少，垂髯鞍鐙上，滿是塵埃，心中既感激曹雄，又覺得有些慚愧，很感動的握着金環二郎雙手，說道：「曹兄和小弟萍水相逢，肯如此幫助……」

曹雄略皺眉頭，接道：「你要是心存感激，那就是不願交我這個朋友了，其實我是願意來西北玩玩的，如果我不高興來，你就是求我也沒有用。」

馬君武聽得一怔，金環二郎却格格大笑起來，拉着馬君武右臂，道：「我們找個客棧，好好休息一天，這地方已離祁連山不遠了，通靈禪師說大覺寺中和尚，每一個皆身負絕學，也許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兩個人實力薄弱，祇宜暗中下手，先救出你師妹，順便再偷他們幾顆雪參菓嘗嘗。」牽着馬和馬君武並肩進了一家客棧。

兩人在客棧休息了半天，那赤雲追風駒也經店伙計洗刷去身上和鞍鐙上的塵土，曹雄待馬兒刷好後，不停用手拂着牠的垂鬃，臉上神情甚是憐惜，良久後才吩咐店伙計多加草料，把馬兒飼好，然後獨自出店而去。

大約過了一頓飯的工夫，曹雄手中提着兩大包藥物和一隻鐵鍋回來，到了房中，就連聲催促店伙計準備一個木炭火爐送來。

馬君武看着他打開兩包藥物，很細心檢查一下，然後混合放入鐵鍋，這時店伙計爐中生火，火燄熊熊，火勢甚是强烈，曹雄把鐵鍋架在爐火上，又從懷中取出一小包赤色藥粉，和在藥物中，合上鍋蓋，人却坐在爐邊守候。

馬君武不知他在搞甚麼鬼，直待曹雄坐下休息時，才問道：「曹

兄，你這是幹甚麼？」

金環二郎笑道：「通靈禪師告訴你，青雲岩大覺寺中的和尚都不是好東西，你信不信？」

馬君武答道：「我想他不會騙我們。」

曹雄道：「我也相信他不會騙我們，所以咱們就來個以毒攻毒的辦法。」

馬君武道：「你現在是不是在調製毒藥？」

金環二郎點點頭，笑一笑，却不再答馬君武的話。馬君武自是不好再追問，祇得冷眼旁觀。

曹雄待鍋裡藥物溶化之後，又取出幾大包鋼針投入鍋中，把鍋蓋密合起來，任那爐中强烈火勢燒了一夜。

次日起身後，曹雄打開鍋蓋，取出鍋中幾包鋼針，馬君武看針時，已被藥水浸煉成一種藍汪汪的顏色，金環二郎收好幾包鋼針，牽馬出店，兩人又縱騎西上。

西北地廣人稀，而且多山，愈往西走，則愈難走，好在赤雲追風駒能翻山越嶺，兩人認定方向，單走捷徑，這樣一來，近了不少。又走兩天，第三天已進入祁連山。

曹雄眼看山勢，重峯叠嶺，高接雲天，其雄偉奪魄，實非五嶽能及，這時雖已是深春季節，但山高氣寒，直若嚴冬，所幸兩人有一身武功，不畏寒冷，放轡縱騎，越山直入。

這一陣縱馬急跑，已翻過二十餘座山嶺，少說點也有百里左右山路，金環二郎才收住韁跳下馬，嘆口氣道：「再要不休息，馬兒就眞的要累死了，那我們就得從千尋峭壁上跌入深壑，粉身碎骨不要緊，可是馬兄却永遠不能再見你師妹了。」

話說得雖然輕鬆，臉上却是無限憐惜神色，一面拂着寶駒垂鬃，一面取出雪白的手帕，擦抹着馬身汗水，馬君武祇是呆呆的站在一邊，望着他發怔，他心裡有千言萬語要說，但又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兩人相處時間愈長，馬君武也愈覺得曹雄的性格無法捉摸。

曹雄說着笑着，拉馬君武縱身躍上一棵松樹上坐下，取出乾糧分食。

馬君武淡淡一笑，想不出合適的話說，祇有沉默，一邊吃乾糧，一邊四顧山勢，兩人停身地方，原是一座極高峯頂，放眼看去，祇見重峯連綿無盡無涯，而且一色銀白，分不出是雲是雪，較近幾處山峯上，也祇能看出銀色峯端黑點斑斑，那大概是山峯上長的巨松之類樹木，馬君武窮目四外搜索，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無所獲，看不出一點跡象。

曹雄的兩隻眼却儘往下看，突然他轉過臉對馬君武笑道：「馬兄，你看西南方兩峯之間，是不是一片大森林，我們現在去放火，大概到午夜時候三百里內就可見到火勢了。」

馬君武順他手指望去，果見西南兩峯之間，隱現出一片黑黝黝的顏色，點點頭道：「不錯，那正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曹雄笑道：「好，咱們吃飽了後，就去放火。」

馬君武正待答話，一轉臉，突見正西方一點白影劃空而來，不大工夫，已到兩人停身崖頂，飛行如箭，快速至極，金環二郎大叫道：「好大的白鶴呀。」

說着話，縱身而起，躍高一丈五六，手握松枝，一個倒翻，人已翻躍上松樹頂端，右手揚處，一隻金環脫腕飛出，直向那掠空急飛而過的奇大白鶴打去。

馬君武想阻止他，已是遲了一步，陡見那大鶴轉過身來，巨翅一撲，曹雄打的金環被擊落，接着兩翅一合，箭一般向下疾撲曹雄。

金環二郎想不到一隻白鶴，竟有這等威勢，一時間來不及拔劍迎擊，祇好飄身下樹，那巨鶴下衝之勢太快，曹雄這一飄身避開，巨鶴却無法收住疾衝身勢，撞入樹中，但聞得一陣響聲，那數百年的巨松，被鶴身衝得枝葉紛飛。

巨鶴一擊不中，立時仰首疾升數丈，一個迴旋後，二次斂翅下撲曹雄。

這時，金環二郎已握劍在手，曹雄剛才看那巨鶴撞下松樹的威勢，心中已感十分驚異，故劍招出手，用了八成眞力。

那知巨鶴竟似精通技擊一般，斂合的雙翅突的一張，左翼迎劍疾掃，右翼借勢下擊，兩隻斂藏在腹下的鶴腿猛伸，雙爪直逼曹雄頭頂。

金環二郎劍勢吃鶴翅掃中，逼開一邊，幾乎脫手，而且那巨鶴右翼雙爪，却一齊襲到，迫得他仰身倒臥下去，借勢翻滾，才算讓開一擊。

那知他身子剛剛挺起，那巨鶴却又襲到他身後來。

這座山峯本就不大，而且積雪冰封，光滑異常，曹雄剛才讓開白鶴一擊，已快到懸崖邊緣，此刻巨鶴又迅速從身後襲到，如果再往前縱避，勢將落入那萬丈懸崖，這情勢逼得他祇有奮身回擊一途，金環劍施出一招「迴風拂柳」，轉身橫向巨鶴掃去。

劍勢出手，突覺被一股强力吸住，原來劍尖金環，已被巨鶴右爪抓住，同時那巨鶴左爪左翼，一抓

一掃，也閃電襲到。

曹雄心頭一涼，暗想：「完了，想不到我金環二郎，送命在這畜生的利爪之下。」

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突見一道銀虹閃電而至，猛向巨鶴襲撲曹雄的左腿劈去，巨鶴左腿疾收，一仰首破空直上，曹雄不肯丟棄手中金環劍，連劍帶人被那巨鶴帶了起來。

馬君武出手一招救了曹雄，大聲叫道：「曹兄，快些撒手，這白鶴的主人，小弟認得，待見面的時候，當爲曹兄討還金環劍。」

曹雄已被那巨鶴帶飛起兩丈多高，聽得馬君武一喊，祇好鬆手丟劍，身子剛落實地，探手入懷，取出一把毒針，仰首望那直升巨鶴準備撒去。

大白鶴升高到十丈左右，突然停住，雙翅平伸，緩緩繞峯飛行，長頸下探，似在默查敵勢。

馬君武見鶴思人，想起了投自己五行迷踪步法的白雲飛來，近月來全仗五行迷踪步精微的身法，驚走了開碑手區元發，保存性命，拆解了通靈禪師雄渾的掌力，探得李青鸞消息……他祇管回憶往事，却沒有注意曹雄已手扣毒針，蓄勢待發。

那巨鶴在兩人頭上緩緩繞兩週後，突然俯衝下擊，直撲馬君武。

金環二郎揚腕一把毒針，電射而去，十餘條銀線閃爍，直向巨鶴打去，毒針細小，絲毫不挾破空風聲，曹雄心想無有不中之理，祇要那巨鶴中得一支，針上劇毒立時發作，任他是千年通靈之物，亦難抵受得住，那知曹雄毒針出手，巨鶴驀的右翼一撲，白羽扇處，一股强風自翼下捲出，曹雄打出的毒針盡被巨鶴扇出强風震飛，散落峯頂。

金環二郎祇驚得呆了一呆，那大白鶴却原勢不變，仍向馬君武撲去。

馬君武在括蒼山中已吃過這巨大白鶴的虧，知牠兩翼神力驚人，鐵嘴鋼爪，裂金碎石，又知牠是白雲飛所飼養之物，於是劍護面門，縱身一閃，那巨鶴好像已看出是馬君武的模樣，撲擊之勢頓時一收，右爪一鬆，金環劍凌空落在峯上，長唳一聲，昂首振翼，破空直上，飛高到百丈左右，轉頭向北而去。

但見牠雙翼展動，掠空急去，眨眼間沒有了影兒。

馬君武直待那大白鶴消失空際，才俯身檢起金環劍，送交曹雄，心裡却暗暗想道：「這巨鶴突然在祁連山中出現，莫非白雲飛也到祁連山來了？」

馬君武心念一動，又想起那夜荒墓中檢得的羅帕，不自覺伸手入懷，正要掏出，金環二郎忽然問道：「那野禽好像是認識你一樣？」

馬君武笑道：「我和那大白鶴的主人有過數面之緣，想不到牠竟也像識得我了，千年靈禽，當眞非凡。」

曹雄冷笑一聲說道：「將來我會見那野鶴主人時，要好好教訓他一頓，免得以後他再縱放野鶴欺人。」

馬君武本想把巧遇白雲飛的經過告訴曹雄，但聽曹雄話風，把遭巨鶴戲弄的一腔怨忿，遷怒到巨鶴主人的身上，祇好把準備出口的話又嚥回肚子裡去，兩隻眼却盯在曹雄臉上，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

金環二郎問道：「你看甚麼？是不是覺得我打不過那養鶴的人？」

馬君武點點頭，道：「那靈鶴主人，確實是一個身懷絕學的奇人，而且生性亦很高傲，萬一我們遇上他時，最好是不要動手，由小弟替兩位引見引見。」

金環二郎微微一笑，却是不答馬君武的話，緩步檢起金環，套在腕上，道：「走！我們放火去。」言訖，一齊向峯上躍去。

翻越兩座山嶺，果然有一片萬頃森林，對林下望，丈餘深淺已被交錯枝葉和繞樹藤蘿遮住了視線，林內積葉深達數尺，大多數均已腐爛，極目無際，不知多少萬株。

曹雄高興的揚揚劍眉笑道：「好啊！這一片原始森林，總在萬頃以上，燒起來可有熱鬧看了，咱們分頭放火。」說完，沿林邊向西跑去。

馬君武慢慢的取出火摺子，望着參天林木，不覺黯然一嘆，這一把火，不知要燒死多少鳥獸。他幾次燃着火摺子，要點燃林邊積葉，但又縮回了手，陡然間李青鸞的音容笑貌飄浮腦際，馬君武一咬牙，正待點燃積葉，突覺一陣急風捲襲身後。

馬君武不顧燃火，翻身一掌「拒虎門外」先擋敵勢，然後向右側躍退三尺。

抬頭一看，見巨鶴長頸直伸，紅冠如火，降下地面後，緩緩移動鶴身，向馬君武身邊靠近。

馬君武見巨鶴雖無傷人之意，但仍存着戒心，運功聚掌，目注巨鶴，正在蓄勢戒備，靈鶴似是看出馬君武心意，長頸伏地低鳴。

馬君武呆了一呆，問道：「你主人可來祁連山麼？」

鶴性雖靈，但究非人，苦於不會說話，祇把巨大鶴身向馬君武身邊偎去，鶴頸伸縮，不住展動雙翼。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上文提要：女王蜂刁男未能將殺父仇人馬五、朱有光殺掉，回到選手村，查知兩人也住在村內，就同扶桑姑娘和兩小施行暗襲，結果撲了個空，誤傷了智能和智慧，報仇又告吹。武林大會揭幕，參加的人都算是選手，有權角逐武林王的地位，勝者爲王，並可擁有武林王宮、基業與無數高手，主持儀式的是武林公子、公主兩人，不見武林王……

相鬥何太急　盡在不言中

熱衷升官發財的人多如過江之鯽，連一些三脚貓的不入流角色也來插上一腿。

然而，眞正有實力的人却寥若晨星，三百斤重的沙袋可不是鬧着玩的，多數人一拳一掌打下去，根本紋風未動，眼看着一批批的打下去。

盞茶工夫之後才聽到第一聲鈴響。

叮噹！叮噹！叮噹！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下子便傳出三聲。

換言之，此人已取得爭奪銀牌武士的資格。

大夥有目共睹，只見一條人影以「一鶴冲天」之式騰空而起，輕鬆寫意的飛上左側二丈五尺高的銀色擂台。

落地衣不飄袂，氣不喘，色不變，果然是一個人物。

無雙公主已移駕銀色擂台，主持一切，莊重而又恭謹的道：「請報上姓名來。」

來人聲洪氣壯：「老夫馬五。」

「外號？」

「黑旋風。」

「身份？」

「綠林總寨主。」

「不對吧！現任寨主應是女王蜂刁男！」

「馬某是前任。」

「擂台的規則都清楚了吧？」

「清楚了。」

「十二名銀牌武士馬大俠選那一位？」

「隨便！」

坐在左排第一位的銀牌武士聞言似頗不悅，霍地起身上前道：「看來馬大俠自視甚高，本座自不量力，願向馬兄討教十招。」

此人好快的動作，話還是熱的，已自呼！呼！呼！連攻三掌。

馬五確非泛泛之輩，不退反進，揮手還擊，兩個人各不相讓，立刻鬥在一起。

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急，區區十招，眨眼却過，馬五敗象全無，遊刄有餘。

十招一到，銀牌武士的風度不錯，馬上停手，抱拳還說了兩聲：「恭喜！恭喜！」

無雙公主比馬五本人還要高興，揚聲道：「很高興第一位銀牌武士已經產生，賞銀牌一面，獎狀一張，白銀五百兩，另加送鞭炮一串。」

小妮子言而有信，當場親自給馬五佩上一枚銀牌，在炮竹雷鳴聲中將獎金獎狀交給了黑旋風。

接踵而上的笑面虎朱有光，運氣却沒有馬五這麼好，也可以說技遜一籌，勉強支持了八招，卒被另一名銀牌武士打倒在地，只能混到一個銅牌武士的頭銜。

＊　＊　＊

此時，武林大會已經進行了個把時辰。

產生了十名鐵牌武士、五名銅牌武士、二名銀牌武士，唯獨金牌武士迄無一人入選。

甚至，尚無一人取得應戰的資格。

不，有了，剛剛一下子就有三個人撞到了銅鈴，敲響了四聲鈴，已相繼騰身飛上了金色擂台。

是波斯少爺賀西尼，與重金禮聘而來的波斯斧王達尼爾、波斯拳王卜拉斯。

三個外國人的表現震驚全場，場中發出一片「噫！呀！」之聲。

武林公子無二同樣吃了一驚，詫聲道：「三位朋友好功夫，內力渾厚，輕功妙絕，佩服，佩服！」

賀西尼微微一哂，虛應了一句：「客氣，客氣！」眸光則凝注在波斯拜火教主史可拉的臉上。

史可拉也在注視這三位不速之客，臉色一變再變。

賀西尼是後生小子，史可拉覺得很陌生，達尼爾、卜拉斯可是成名人物，一眼就認了出來，愕然道：「兩位大俠跑來洛陽作甚？難不成也想升官發財？」

達尼爾乾笑兩聲，道：「升官是好事，那個不想？」

卜拉斯也含混其詞的道：「錢財越多越好，誰個不要？」

史可拉指着波斯少爺道：「這一位小伙子是誰？」

無二公子搶答道：「他叫賀西尼。」

「哦！」

從姓氏之中，史可拉似已想到賀西尼的身份、來意，是以驚「哦」一聲之後便未再多言。

金色擂台上的生意特別好，無二公子還沒有來得及正式進行他主持人的工作，台下又箭也似的冒上來三個人。

乃扶桑姑娘上野百合，與家僕白蘭、黃梅是也。

三百斤的鐵沙袋，異常沉重，沒有深厚的內力修為，根本撞不響金牌下面的銅鈴，缺乏爐火純青的輕功，也上不了三丈高的擂台，無二公子心裡雪亮，知這六人來者不善，乃有備而來。

照例查問過姓名來歷後，無二公子對波斯三男道：「你們三位那個先上？」

卜拉斯挺身而出，道：「我！」

「朋友準備向誰挑戰？」

「史可拉。」

「用拳掌還是刀劍？」

「史教主長於用掌，卜某願以拳頭奉陪。」

史可拉呼地一躍而起，狂傲而起粗獷的道：「好極了，亡命火雲掌下，卜朋友死後做鬼也會覺得有面子，很光彩。」

此人生性火爆，話一出口便擺開架勢準備幹架，上野百合及時說道：「且慢動手，本姑娘還有話要說。」

武林公子無二楞了一下，道：「姑娘有何高見？」

百合姑娘道：「擂台這麼大，等候的人又這麼多，是否可以分成兩場同時進行，以節省時間？」

無二公子略作沉吟，順水推舟的道：「姑娘之言不差，是可以同時進行兩場對決，妳們那一位先出場應戰？」

黃梅上前三步，指着荒木三郎道：「本姑娘願陪這位大俠走十回合。」

荒木三郎報以一聲冷笑，起身傲然道：「十回合太多，女娃兒能夠接下老夫的三招就不錯了。」

口氣夠大，簡直目中無人，惹惱了上野黃梅，叱道：「少吹牛，倘若十招之內打不敗本姑娘又當如何？」

「老夫願當場切腹自殺。」

「你說話可要算數？」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但願如此。」

「女娃兒，妳用刀還是用劍？」

「用劍！」

一聽說用劍，荒木三郎的臉上飄過一抹異樣的神采，手握劍柄的同時，也閉上了眼，垂下了頭，準備要施展扶桑聽風流的絕妙劍法。

＊　＊　＊

扶桑三女、波斯三男，都是有備而來。

在台下，曾與阿牛、阿憨、女王蜂經過一番密議，決定先各派一人向荒木三郎、史可拉挑戰，待雙方交上了手，其餘四人再伺機一擁而上，斃敵於一瞬間。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乃千古不易之理，只要能夠一戰成功，將事實眞象公諸大家，相信武林王宮的人也不敢怎麼樣。

想法的確不賴。

結果呢？

卜拉斯對上了史可拉。

黃梅對上了荒木三郎。

一切俱已就緒，就待出手進招。

「拔劍！」

「拔劍！」

「出招！」

「出招！」

隨着這四聲吼喝，戰火馬上點燃，金色擂台立刻成爲大家注目的焦點。

孰料，事情委實出人意表，大家還不曾進入狀況，雙方才各出一招，爭戰便宣告結束。

黃梅的寶劍一斷爲二，人也飛到擂台外面去。

卜拉斯更糟，被震彈起，抛出台外，身上還彷彿圍着一團火。

沒有人看清楚勝者是如何得勝？

亦無人弄明白敗者是如何落敗？

用的是什麼功夫？

施的是何種身法？

一概茫無所知。

只知道一招之內便告烟消雲散。

一招，是個可怕的數字。

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百合、白蘭、賀西尼、達尼爾，也在一招之內敗下陣來，根本無法與史可拉、荒木三郎相提並論，更無彼此聯手合擊的機會。

在場目睹之人此刻的心情，絕非驚悸、駭異、惶恐、茫然、疑慮、顫悚等等所能概括，應該再加上心裡發毛，頭皮發炸，脚底發冷。

無二公子睹此情狀，似頗欣慰，神采飛揚的宣佈道：「這六位外國朋友的表現難能可貴，能夠登上金色擂台，全身而退，的確可圈可點，雖然未能躋身金牌武士之林，已是正式的銀牌武士，獎金、獎牌、獎狀照發。」

＊　＊　＊

波斯三男與扶桑三女已返回原處。

臉上餘驚猶在。

心內餘悸猶存。

阿牛無限關切的急聲追問道：「大家沒有受傷吧？」

波斯少爺賀西尼歎息道：「皮肉之傷倒沒有，心理的傷却不輕。」

扶桑姑娘上野百合黯然神傷的道：「史可拉、荒木三郎幾乎將我們的信心完全擊潰。」

女王蜂刁男道：「這兩個傢伙眞有這麼厲害？」

達尼爾道：「史可拉是個超級高手，功力之深出乎我們想像之外。」

白蘭道：「荒木三郎好似脫胎換骨，武功大有精進，比在扶桑時更厲害，更毒辣。」

小秀才道：「適才在擂台之上似有火焰出現，史可拉用的是什麼功夫？」

卜拉斯道：「火雲掌，拜火教的獨門絕技。」

阿憨的眸光從達尼爾、卜拉斯的臉上一掃而過，道：「兩位是賀朋友重金請來的殺手，竟連人家的一招都招架不住，未免太離譜了吧？」

二人相顧失色，無話可說，只有連聲的，「慚愧！慚愧！」

阿牛望着百合道：「荒木三郎使用的可是聽風流劍法？」

上野百合頷首道：「是。」

「功力如何？」

「深不可測。」

「眞的連一招都招架不住？」

「詭異、辛辣、快速、飄忽，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

黃梅補充道：「尤其他那一把劍，絕非凡品，削鐵如泥，益增三分威力。」

女王蜂刁男聽在耳中，心情不禁爲之一沉，憂心忡忡的道：「如此看來，兩位復仇的希望前途渺茫，想要扳倒這個武林王簡直比登天還難。」

賀西尼唉聲歎氣的道：「的確困難重重。」

百合也愁眉苦臉的道：「的確前途多艱。」

忽聞一個蒼老的聲音接口道：「這是什麼話，娃兒們休得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有道是失敗乃成功之母，這次不成，下次再來，今日不成，明日再幹，只要其心不死，鬥志更昂揚，仍然大有可爲。」

說話的人是驢面老人。

話未落，人已至，依舊是驢面打扮，引起了一陣騷動。

阿牛欣然道：「前輩有何破敵之計？」

驢面人道：「繼續努力，奮戰不懈。」

「可是，這兩個傢伙厲害得很，取勝談何容易。」

「一個人打不過，可以兩個人來。」

「此乃武林王的地盤，擂台之上恐無以多取勝的機會。」

「擂台上不行，可以在擂台下幹，是人就會吃喝拉撒睡。」

賀西尼道：「武林王宮的人一向行踪飄忽，荒木三郎和史可拉今天還是第一次露面，前輩之言固是，但却很難掌握住他們的去向行止。」

驢面人道：「這個很簡單，加入他們的行列，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百合姑娘道：「前輩是說要我們接受銀牌武士這個職位？」

世外老人笑呵呵的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要報仇雪恨，只此一途，別無良策。」

話甫出口，驀見一名銀牌武士迎面行來。

手裡捧着六面銀牌，六張獎狀，以及六張銀票，恭謹有禮的道：「無雙公主請六位朋友上台授獎。」

賀西尼、百合互望一眼，同聲道：「一定要上去嗎？」

小秀才幫腔道：「馬馬虎虎

啦，就在這裡也一樣，我們正在聊天呢！」

銀牌武士朝銀色擂台上打了一個手勢，無雙公主回了一個手勢，銀牌武士會意，立道：「我家公主對六位格外禮遇，答應由本座代爲授獎，恭喜啦。」

立爲扶桑三女、波斯三男佩上獎牌，頒發獎狀，並且每人給了一張五百両的銀票，最後道：「如果需要銀子，可隨時兌換，本宮多的是金山銀山。」

賀西尼道：「不必了，銀票更方便。」

百合道：「咱們要不要上台去排排坐？」

銀牌武士想了想，道：「已經是一家人了，最好是上台去亮個相，彼此熟悉一下，暫時不去亦無妨，悉聽尊便。」

話完，當即一揖而別，騰身上了銀色擂台。

立聞無雙公主燕語鶯聲般道：「恭喜賀西尼、達尼爾、卜拉斯、百合、白蘭、黃梅等六位外國朋友榮獲銀牌武士。」

六串鞭炮一齊放，硝烟瀰漫，震天價響，將武林大會的氣氛又帶到另一個高潮。

驢面老人道：「哈哈，收下銀牌銀票，這就對了，不要白不要。」

小秀才大呼小叫道：「是嘛，有官做，有錢拿，將來還有仇可報，炮竹齊鳴，說多風光就有多風光，何樂而不爲！」

女王蜂刁男望了驢面人一眼，道：「前輩怎麼到現在才來？」

世外老人陰陽怪氣的笑笑道：「嘻嘻，老規矩啦，卦象顯示，這個時候來報到最吉利。」

「赫，前輩的老毛病還是改不了！」

「凡事須聽天命，不可逆天行事，何必要改！」

「前輩眞的相信卦象天命？」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阿牛道：「今天的卦象如何？」

驢面人道：「大吉大利。」

「要不要參加擂台大賽？」

「有這個意思。」

「是應該參加，希望能給史可拉、荒木三郎一個迎頭痛擊。」

「娃兒，別把我老人家捧得太高，也許我不是他倆的對手！」

「客氣啦，大敗金牌武士，將武林王拉下馬來，前輩是最佳的人選。」

小秀才道：「不錯，前輩神乎其技，定可大展雄風，將武林王拉下馬來，立刻就可以走馬上任，南面稱尊，號令天下！」

世外老人指着自己的驢頭面具道：「憑我老人家的這一張臉，配做武林王？」

女王蜂刁男道：「一旦武林稱尊，自然要除去面具，以眞面目示人。」

小秀才催促道：「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產生一個金牌武士，前輩該上陣啦，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驢面人不慌不忙的道：「不急，不急，時辰未到，到時再來。」

眞是個老怪物，一邊說，一邊走，餘音未盡，已大搖大擺的消失在人叢中。

＊　＊　＊

這時候，鐵、銅、銀牌武士又產生了不少。

恭賀聲此起彼落。

炮竹聲連續不斷。

遺憾的是迄無一名金牌武士產生。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沉寂已久的金牌鈴聲卒告再度響起。

而且，一連響了三次，顯然又有三個人取得爭奪金牌武士的資格。

阿牛、阿憨、刁男、四花主、扶桑三女、波斯三男循聲望去，馬上發現，正是假瘋道、痴尼、不老僧。

女王蜂刁男黛眉一挑，道：「芙蓉，快去請家師他們來。」

芙蓉花主道：「請三位老人家來此作甚？」

刁男道：「設法將這三個老魔頭羈在此地，別讓他們登上擂台。」

阿牛道：「對，這三個老傢伙若是跟武林王搭上了線，事情就更難辦了。」

小秀才喳呼道：「說的也是，小人得志必會變本加厲，張牙舞爪，更猖狂，更跋扈，更飛揚，更壞，更魔，更混蛋。」

芙蓉花主聽到這裡，早已一陣風似的去了。

＊　＊　＊

她的動作快，假三老更快，雙臂一抖，已登上擂台。

樵夫、漁翁、乞食婆也不慢，芙蓉未返，他們反而先到了，身邊還多了一位蓬頭垢面，邋里邋遢的小乞丐。

阿牛看得一呆，瞪着那小乞丐道：「這位老兄是誰呀？」

小乞丐扮了一個鬼臉，傻笑道：「阿牛哥，你不認識我啦。」

「難不成是胡來福？」

「正是小弟來福。」

阿憨挑眉瞪眼的道：「叫你扮成馬面人，怎麼變成了小乞丐？」

胡來福正容道：「馬面怕驚世駭俗，何況老師太是乞食婆，我扮

成小乞丐才合身份。」

女王蜂刁男道：「剛才怎麼沒看見你，跑到那兒去了？」

胡來福道：「爲三老跑腿，到處打聽消息。」

阿牛道：「你最好提高警覺，那三個老魔已到，小心他們拿你當叛徒來辦。」

胡來福鎮靜異常的道：「不必爲小弟操心，你們都認我不出，他們更摸不到邊了，況且有三老相隨，非但不避，還要去找他們哩！」

刁男道：「師父，看見芙蓉沒有？」

痴尼道：「她去幹嘛？」

「找你們。」

「有事？」

「那三個冒牌貨已經到了。」

「我們正是爲此而來。」

阿牛道：「可惜晚來一步，三個老混蛋已登上擂台！」

瘋道意氣風發的道：「他們能上去，三老也可照辦，台下不碰頭可以在台上碰。」

小秀才雀躍道：「師父好主意，台上殺人不償命，還可以賺進大把大把的銀子來。」

女王蜂刁男動容道：「三位老人家決定要在此跟他們決一死戰？」

不老僧緊握着魚簍沉聲道：「我們已經商量好，不僅要跟這三個無恥惡魔一決高下，也要與武林王週旋到底，此人故示神秘，必有重重內幕，說不定與那三個老魔頭早有勾結，爲了天下武林的存亡絕續，三老決心深入虎穴，一探究竟。」

阿牛道：「也就是說，要打擂台，正大光明的打入這個神秘組織的核心？」

老師太道：「就是這個意思。」

小秀才喜孜孜的道：「有三老出面就好了，再加上驢面人，一定大有可爲，但不知我們這幾個晚輩是否也要披掛上陣，大幹一番？」

瘋道胸有成竹的道：「要，要，不僅你們自己要親身參與，還要鼓勵他人共襄盛舉，參加的人多，獲勝的機會就大。」

小秀才是個急性子，一面在後面猛推，一面口沒遮攔的嚷嚷道：「別光說不練，該去打沙袋啦，遲了那三個冒牌貨可能又會溜之大吉！」

假三老沒有溜，武林公子無二的話還沒有問完呢！

風流道士騷尼姑的話已問完，此刻正在問花和尚：「這位大師父上下如何稱呼？」

花和尚蒼勁有力的吐出來三個字：「不老僧。」

「高壽？」

「六八。」

「門派？」

「少林。」

「不對吧？」

「那裡不對？」

「有人檢舉你們三位盜用他人之名。」

風流道士跺脚道：「是那個爛舌頭的混帳造謠生事？」

無二公子一臉陰沉的道：「誰說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實情？」

假痴尼好潑辣，怒沖沖的道：「瘋道、痴尼、不老僧是老字號，金招牌，行之有年，盡人皆知，除非有人能夠再找出三個同樣的道士、尼姑、和尚來，否則天王老子也動搖不了我們三老的地位！」

武林公子無二沒再多言，稍作沉吟後道：「三位準備同時進行還是分場比試？」

風流道士不假思索，爽快的道：「同時進行最乾脆，一起放炮拿銀子。」

無二公子冷然一哂，道：「道長快人快語，本公子也不再磨牙，三位自行選一位對手就可以開始啦。」

假瘋道、痴尼、不老僧是三隻老狐狸。

老狐狸最會精打細算。

沒選荒木三郎。

亦未選史可拉。

選中了三個塊頭最小，年紀最輕，看起來似非頂尖高手的金牌武士。

饒是如此，依然不輕鬆，金牌武士個個身懷絕技，假三老施足全力，拚戰十合，並未佔得上風。

然而，依照規定，十合不敗，便算過關，三個老魔頭總算湔雪前次在五柳莊一敗之恥，爲自己爭回了面子，也爭得金牌武士的榮銜。

無二公子哈哈一笑，行至台口，洪鐘也似的聲音道：「很高興終於產生了三位金牌武士，正是名滿天下，望重江湖的瘋道、痴尼、不老僧，請大家鼓掌，爲三老慶賀。」

三老的形象早已被他們鬥爛鬥臭，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除了無二公子自己，以及武林王宮的人有稀稀落落的掌聲外，餘皆一片寂然，場面顯得十分尷尬。

佩上金牌，發了獎狀，無二公子指着擺在擂台一角，白花花的好幾籮筐銀子道：「三位要銀子？銀票？」

假三老同聲道：「銀票方便，銀子咱們不好帶。」

一千兩銀子有六十二斤半，是不好帶，武林公子遞上銀票的同時，三大串鞭炮已經點燃。

* * *

炮聲震天。

硝烟四竄。

假三老新官上任，屁股還沒有坐熱，眞三老已從台下冒上來。

身法彷若行雲流水，動作乾淨俐落，目睹之人莫不歎爲觀止。

更令台上的金牌武士驚異的是，居然是兩個糟老頭，一個沿街乞討的老太婆。

無二公子同樣吃驚不小，表面上則力持鎮定，滿臉堆笑的道：「三位如何稱呼？」

瘋道人道：「老漢樵夫。」

不老僧道：「小老兒漁翁。」

痴尼道：「老婆子乞食婆。」

無二公子複誦道：「樵夫、漁翁、乞食婆？」

瘋道裝瘋賣傻的道：「然也，然也，正是樵夫、漁翁、乞食婆。」

「年齡？」

「老漢七十，漁翁六九，老太婆六八，加起來一共兩百零七歲。」

「姓名？」

「無名無姓。」

「怪事，人人都有姓名，三位爲何沒有？」

不老僧道：「六十年前是有個姓名，一甲子沒用記不起來了。」

武林公子無二道：「那門那派？」

老師太答得妙：「無門無派。」

無二公子皺着眉頭道：「無名無姓，又無門無派，好奇怪啊，三位……」

瘋道截口道：「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山野之人，懶散慣了，不喜歡搞幫派組織。」

無二不信，疑雲滿面的道：「能夠打響金牌，飛身而上，絕非等閑之輩，武功從何而來？」

不老僧慢吞吞的道：「這有何難，可以偷，可以買，可以換。」

痴尼補充道：「也可以自研，自創，自修。」

武林公子無二朝銀色擂台上的無雙公主望了一眼，沒再繼續追問下去，道：「三位對規則淸楚吧？」

瘋道人道：「淸楚。」

「以十招爲限，可全力施爲。」

「知道。」

「獲得金牌武士，就有資格爭奪武林王。」

「這是武林人物的最終目標。」

「三位有自由選擇對手的權利。」

瘋道、痴尼、不老僧異口同聲的道：「這一條規則很好！」

三老馬上各選了一名對手。

不是波斯拜火教主史可拉。

亦非扶桑聽風會長荒木三郎。

瘋道找上了風流道士。

痴尼找上了騷尼姑。

不老僧找上了花和尚。

風流道士有意見，對武林公子道：「公子，貧道剛剛才走馬上任，有資格出場迎戰？」

無二公子毫不遲疑，以肯定的語氣道：「既已入選，就必須接受挑戰，沒有拒絕的權利！」

事情已成定局，眞三老對上了假三老，台上的空氣登時緊張起來，台下的阿牛、阿憨、刁男等人更緊張，全神貫注，屏息以待。

惡鬥並未立即爆發。

眞假三老怒目而視，先展開一場舌劍唇槍。

花和尚聲如雷鳴，語冷詞寒。「見眞人不說假話，三位究竟是什麼人？」

不老僧道：「樵夫、漁翁、乞食婆。」

騷尼姑報以一聲冷哼，道：「哼，走馬江湖，放眼武林，壓根兒就沒有你們這三塊料。」

風流道士亦道：「分明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三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不可能登上金色擂台，與道爺等一爭短長。」

瘋道人道：「老漢常年在山中打柴，很少與人交往。」

老師太道：「老婆子四處沿街乞討，誰會跟一個乞食婆打交道。」

不老僧道：「小老兒終年守在江邊垂釣，一向不與外人接觸。」

這樣不痛不癢的答覆，假三老當然不滿意，花和尚虎目暴睜，眸光如電，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武林三老，突然面露驚容道：「三位的音容笑貌，身材體態，好生面善，彷彿在那裡見過？」

騷尼姑亦有此同感，疑雲滿面的道：「你們到底是何來歷，最好實話實說，須知瘋道、痴尼、不老僧的手下從無無名野鬼！」

瘋道人道：「三位以爲老漢像誰？」

不老僧道：「朋友以爲小老兒是誰？」

老師太道：「我乞食婆又像那一位？」

顯然，假三老已經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但却不敢掀開底牌，將心裡的話說出來，倘若說出對方是正牌的瘋道、痴尼、不老僧，自己三人將無立足之地，情何以堪？

騷尼姑望着風流道士花和尚道：「管他們是誰，變成死人就不會作怪啦！」

「上！」

「上！」

「上！」

三個魔頭一條心，齊聲一喝，虎撲而上。

（未完・廿三）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狐仙與我



手軟縱敵　反遭荼毒

上文提要：謝拐子知道阿香救了龍在山，便趕走他，在路上龍在山重遇紅紅姑娘，兩人決定到三尖山找尤道士，兩人更在路上的山神廟私訂終身……尤道士在三尖山找到星火娘子尹水月，不料另外六大護法全在，他自知難以全身而退，便借龍在山的名唬他們，却被謝拐子拆穿他的謊言，尤道士只好拖延時間……

尤道士道：「出面！出面挨刀呀！紅蓮教的規矩我知道，我大伯的作風我更知道！」

謝拐子大怒道：「眞是個狐狸！」

沈一中道：「你就那麼的又走了？」

尤道士道：「我雖然不出面，但我發現你們拍馬疾走，我便也持刀進入姚家堡的地道，我找了半天才知道，姚家堡被你們七人洗劫一空，地窖中甚麼也沒有了，甚至一點銀子也沒有了！」

嘿嘿一笑，尤道士又道：「我在二十多具死人身上找銀子，還眞找了一些揣入懷中，等我退出姚家堡，你們七人早已不見了。」

沈一中道：「甚麼時辰？」

尤道士道：「三更天了吧！」

沈一中道：「娘的，果然說對時辰了！」

他對另外六人道：「各位，是時候了吧？」

鐵雄道：「事情原委已明，這尤道士絕非爲了尤大娘一家而出面索銀，他是爲他自己！」

龍大海道：「我早就斷定他是個貪婪小人了！」

王沖天身子稍晃，他已到尤道士的身側，嘿然一聲道：「尤道士啊，你每人索一萬兩白銀，我與我的水月合計不是需兩萬兩嗎？」

尤道士道：「不錯！」

他似乎豁出去了，遂又加上一句道：「少半兩我也不會放過你們！」

王沖天哈哈冷笑道：「在這個場面中，你依然十分的篤定？」

尤道士道：「一些也不假！」他看看七個人，又冷冷的道：「我的徒弟就在你們發動攻擊時候，他就會一招之間把你們放倒，不信嗎？何不試試？」

這眞是賭命的一唬，來得不妙就完了。

只不過尤道士這麼一唬，至少有四個人吃一驚，那便是鐵雄、沈一中、封大川與謝拐子四人。

因爲他們都挨過龍在山的刀，吃過龍在山的虧，所以當尤道士賣弄唬人把戲時候，他們四個人立刻持兵刃全神戒備的看着附近。

龍大海怎麼也想不到尤道士的徒弟會是自己一怒之下趕出家門的兒子龍在山，是以他還在瞪眼瞧，而王沖天與尹水月兩人就冷笑了！

王沖天又道：「娘的皮！就不信你的徒弟能擋住我七人的圍殺。」

尹水月接道：「咱們七人再集合，多一半也是對付你的寶貝徒弟，叫他出來。」

尤道士道：「他出來？哈……」

「你笑甚麼？」

「我笑你們都是猪。」

「操他娘的，你迫不及待要見閻王了吧！」尹水月已平刀準備動手了。

尤道士重重的道：「娘的，原是討些活命銀子的，大家原是一個窩裡漏網之魚，官家早已不再緝拿，把你們用不完的銀子分幾個咱們尤家人也花花，操！想不到淪爲自相殘殺了，我大伯天上有知，他不知如何傷心看錯你們了。」

沈一中大怒，叱道：「去你娘的，你把一套軟硬兼施，悲凄並用全使出來了，個奸佞小人，你再是怎麼花樣百出，今天你逃不掉了！」

他的雙手已插在腰帶上了。

他的腰帶是飛刀，七把閃閃發光的飛刀。

尤道士立刻大聲喊叫了。

他抬頭中厲聲叫：「徒兒呀，你可要給爲師的看看清楚了，他們那一個先出手，你就先取那一個人的狗命，下手要狠，不能手軟呀！」

他這是嚇人的第二招，聽得七個護法舉目林中四下裡觀看着，至少四個人面露驚訝。

謝拐子自言自語的道：「難道那小子傷好以後眞的又投到這惡道身邊來了？」

他還在緊皺眉頭吶，忽聽得遠處傳來一聲尖叫：「叫我嗎？我親愛的，可敬可佩的師父，我來吔！」

只這麼一聲回應，嚄，尤道士的精神大了！

然而，當他看到了身側的龍大海時候，他的那股子精神又委縮了，那光景就如同自以爲男子漢的男人爬上女人肚皮上沒交鋒便洩人家一肚皮的可憐樣。

尤道士想哭，如果此時此地沒龍大海，他就老大了。

「唉！」好一聲嘆息喲！

是的，果然龍在山奔來了！

龍在山那一聲叫，多少帶着那麼一些促狹的味道，當然也只有尤道士心中明白。

* * *

這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龍在山聲到人未到，就見鐵雄、沈一中、封大川與謝拐子四人已面色劇變左右看，手中傢伙也沉甸甸的了。

爲甚傢伙沉甸甸？那是四人又氣又驚，又火又怕的自然反應，因爲他四人吃了龍在山的虧，挨了龍在山的傢伙，不得不小心從事了。

就見鐵雄當先大吼：「大伙小心那小子的偷襲，他『胡殺』也會要人吃不消！」

甚麼「胡殺」，那是龍在山唯一的一招「狐殺」！

龍在山會了「狐步」之後，再學了一招「狐殺」，他如今名兒可响亮了。

就在鐵雄的吼叫中，七個人全都加强戒備，準備着斷殺了。

嚄，龍在山跳着狐步出現了。

他出現在鐵雄的正面，氣得鐵雄咒罵道：「操他娘的，就是他，就是這該碎屍的小子！」

沈一中也狂罵：「個小子王八蛋呀！那個狗操的生養你這麼個小渾蛋呀？」

謝拐子也叱道：「操，老子晚一步到河南岸，沒得倒叫你這狗日的逃過一死！」

封大川吼道：「今天叫你死吧，兒！」

想着他的胡立倩挨刀而去，封大川的虎頭鋼刀已自肩頭橫在胸前，準備幹了。

「鬼影子」王沖天却哈哈冷笑道：「娘的，不就是個半大不小的少年人嘛，你們怎會都挨他的殺呀？」

「星火娘子」尹水月更是睜大一雙妙目道：「操哇，這就是算他娘的後浪推前浪，也推得太早了吧！就憑他這麼個小年紀呀，便當我兒子也得朝後排名次！」

幾個人交相叫罵着，只有龍大海未出聲。

龍大海的鼻孔有聲，那是氣的！

還有個人不吭聲，那是龍在山！

這是父子見面呀，幾乎就是彼此吃一驚。當然，龍大海把兒子趕出在外，但他不想嗎？那是騙人的，父子之情是永遠也泯滅不了的，雖然，龍在山被趕出門。

但如果父子兩人見了面「份外眼紅」，那就是更不對勁了，龍在山就張大了嘴巴。

張大了嘴巴不出聲，那比之張大了嘴巴就說話令龍在山痛苦多了。

尤道士想逃，但他被七個惡漢圍得緊，他又在動心眼兒了。

* * *

雙方面是無法解說的，這光景應形成三方面。

龍大海想吼叫，但他不出聲，因爲他在想，那小子眞的是自己的兒子龍在山嗎？

龍在山也怔怔的宛似個木頭人，爹怎麼來了？

龍大海以爲不可能是在山兒，因爲在山兒離家不過一年吧，他除了嗜賭如命之外，甚麼也不行，拿刀？那是他兒弟在水的嗜好。

龍大海就是因爲這一點想不通，所以他發疑怔！

這光景鐵雄看到了，因爲龍在山直直的看着他爹龍大海，而龍大

海的面皮在繃得緊。

龍大海也在咬牙，終於，他開口了：「在山！」

「爹！」

龍大海不叫這一聲，龍在山是不敢先叫的。

可就這麼父子兩人對叫，聽得大伙全楞了。

鐵雄第一個忍不住的道：「龍大海呀！這小子他……他是你的兒子？」

龍大海重重的點點頭。

嚄，只這麼一個無言的表示，沈一中就叫起來了。

「操，天下怎麼不大亂呀，連他的兒子也勾結外人向他的老子勒索銀子呀……」

謝拐子叱道：「他媽的，六親不認了！」

封大川更叫罵：「龍大海，你他娘的怎麼弄出來個這種貨色呀，操！」

龍在山火來了，他咬牙跺脚一聲吼：「住口，你們不要亂說，我可沒有向我爹勒索銀子！」

他這一句話，引得大伙冷冷一陣笑。

於是，尤道士以爲機會來了。

「哈……」他笑得十分得意。

龍在山也笑，他冷笑道：「笑？等一等叫你哭！」

尤道士指着站在五丈處石頭上的龍在山，道：「我最最親愛的徒弟呀，你怎麼了？師徒相處多日，咱們幾乎是一條褲子合穿上身的好師徒呀，你怎麼了？別管弄甚麼人的銀子，你都是爲了一個義字，對不對？」

龍在山氣得「呼叱呼叱」發了抖。

龍大海咬牙不出聲，他要聽聽這惡道怎麼說。

尤道士却淡淡的道：「我可親可敬的徒弟呀，你別以爲你的老子在就膽怯，要知道他是把你趕出門的人，他已經不要你了，你又何必怕他？」

他還在招手，又道：「古老人說過，大義可以滅親，何況他不認你這個兒子呀？要知你是爲了義呀，你已知道他們七人乃當年紅蓮教七大護法，他們奉派血洗姚家堡，弄了財寶不管教主一家與四散奔逃的教中兄弟，我的行動就是要討個公道，你的義舉就是助我成功，我的徒弟呀，這有甚麼不可的？嗯？」

還眞是一番說詞，不過龍在山一聽火大了。

「住了你的鳥嘴，娘的，我跟你那麼久，還未見你救過甚麼教中兄弟，你這一套說詞八九是騙人的，你以爲我不知道呀！」

他戟指尤道士，又道：「你才是個貪婪的傢伙，我問你，你叫我下河去找寶……」

龍在山又指向謝拐子，道：「去找他的寶，害我差一點沒死掉，你却棄我而去，還他娘的親愛呀，親你個老龜頭，咱們的交情已在風陵渡之後斷了。」

尤道士還未回應，謝拐子急急的問：「娘的，原來你頭受傷是去找老子的寶呀！」

謝拐子轉而又罵龍大海，道：「哇操……這都是你生養出來的好兒子呀！」

龍在山楞然，龍家父子都發呆了。

尤道士立刻道：「好徒弟，咱們今天不殺了，看得出你還依戀父子情，那就算了，這一次我不索銀子了，全看你父子的面子上，跟我回去吧，回去我教你學本事，學了本事以後，叫你爹娘另眼對待你。」

龍在山道：「娘的，到現在還未曾教過我一套賭枱上的本事，却爲你傷了不少人……」

他此言一出，挨過他刀的鐵雄、沈一中、封大川與謝拐子四人可冒火十丈高了。

那鐵雄乃是在開封城東大街開了一家「子牙賭坊」的大老闆，聞得龍在山的話，大吼道：「原來他當你師父是教你賭的師父呀！操，老子還以爲他教了你甚麼絕世武功吶！」

沈一中也跺脚大吼：「操操，咱也上當了吧！尤道士一邊指揮他出刀，以爲師父比徒弟更高明，才打斷牙齒和血呑，把銀子送他花呀！」

封大川道：「誰不是呀！娘的，咱也是被這小子耍了吧，娘的！」

他轉而對龍在山，又道：「我事後去問慧空掌門大師，他對我說，你的武功太神妙，破了少林寺的十八羅漢陣，令他只好說出我的地方『留香谷』，嗨！你的武功不是尤道士教你的呀！」

龍在山道：「他的武功？哈，我只想跟他學賭呀，等我學了他的賭技，再把我輸了的銀子再贏回來，我爹媽就不會再生我的氣了。」

他轉而望向他爹龍大海。

龍大海向他走過來，尤道士急道：「好徒弟呀！快過來，小心你爹宰了你！」

龍在山還眞怕，要想逃，但龍大海却把他手上的傢伙倒提着，那表示他不會用刀！

「爹！」

「跪下。」

龍在山道：「爹，你不殺我我就跪……你……要殺我就跑。」

少年人全是心中話，少年人除了發瘋，沒有誰願意挨刀子。

龍在山在家挨過打，打得狠了他就逃，龍大海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叫兒子先跪。

* * *

「你還不跪下？」

「是，爹，我……好想你呀，爹，我也好想娘還有兄弟在水呀……」

他這話說得令龍大海心中流血。

龍大海就以爲，這或許是報應吧！一個人體會出報應的時候是無可奈何的。

江湖上沒人願意報應來得快，而龍大海……

龍大山已站在兒子身前了，龍在山跪的姿勢有些怪，好像雙腿彎左邊，而身子往右頃，那光景正表示，如果他爹對他動刀子，他便會逃。

龍在山準備逃，龍大海可並未出刀，他刀在左手倒提，就在兒子哭喪着臉抬頭看他的時候，嚄，龍大海來了個左右開弓兩嘴巴子，直打得龍在山嘴角溢出鮮血來。

龍在山手撫臉帶淚叫：「爹，你打我！」

龍大海帶着幾分嗚咽的道：「兒呀，你怎樣才會醒過來呀，兒呀，你的嘴巴疼，爹的心更痛呀！」

「嗚！」龍在山一聽大哭起來。

龍大海用力抽了一下鼻子，道：「不許哭，要哭回家去哭！」

一聽回家，龍在山當然不哭了。

龍在山用袖子抹去眼淚，道：「我不哭！」

龍大海道：「去，過去向你幾位叔伯叩頭賠不是，你出刀傷了他們，不能就此算了。」

龍在山緩緩站起來，他看看大胖子鐵雄，再看看俏模樣的甜郎君，當然，他也看了謝拐子與沈一中，唔，這些人他對付過。

龍在山心中納悶，怎麼老爹也是當年紅蓮教中大護法，爹不是洛陽城中「萬象」與「更新」兩大綢緞莊的大東家嗎？怎麼也是大護法？

他也聯想到在黃河堤上那一夜，原來老爹也是送銀子給惡道尤天浩的，怎麼自己被蒙在鼓裡不知情，這麼說來，尤道士第一個找上門的就是爹爹了。

龍在山那時小，加以龍大海不要兒子知道他當年的那一段，是以被尤道士弄走白銀一萬兩，却也只有他與妻子兩人知道。

* * *

此刻，龍在山磨蹭的走到鐵雄面前，他慢慢的道：「鐵……鐵……」

龍大海猛一吼道：「要叫鐵雄大叔！」

龍在山立刻叫道：「鐵大叔，對不起啦，都是我不好，把你殺傷了！」

鐵雄咬牙切齒的巴掌揚起來了，但他未打下，只忿怒的吼叱道：「你個小子，助紂爲虐呀！」

龍在山道：「我不再助他了呀！」

鐵雄叱道：「去，去，去！算我倒楣！」

龍在山又走到沈一中面前，他抱拳道：「沈大叔呀，對不起了！」

沈一中道：「小子呀，你怎不早說，你就是龍大海的兒子呀！」

龍在山道：「沈大叔，我爹叫龍昇呀！」

「龍昇？」

「是呀，今天我才知道我爹叫龍大海……」他一笑，又道：「龍入大海是地罡，龍昇就是天罡呀！」

龍大海叱道：「阿山，你還忘不了賭呀！」

龍在山一聽吃一驚，他這是忍不住的又賭起來了。

* * *

龍在山又走向封大川施一禮，道：「眞是對不起你了，我把你的愛人殺跑了。」

封大川叱道：「那麼好的一個少年郎，怎麼跟個道士一起走江湖，你被惡道士出賣了，你也被他利用了，小子呀，你已是裡外不是人，左右更是個討厭小子了。」

龍在山乾澀的道：「對不起嘛！」

封大川道：「算了，算了，你還好未曾殺死人！」

龍在山道：「我不會殺死人的。」

「小子啊，你如果殺了人，把我的胡立倩殺掉，今天就算你爹的面子也不行，去去去！」

封大川手指謝拐子，而謝拐子正在發楞！

此刻，龍在山衝着謝拐子一抱拳道：「謝大叔，我是小子，你們都叫我小子好了，常言道得好『不知者不罪』嘛，你說是不是？」

謝拐子道：「小子，我輕悄悄的問你一句話，你要老老實實的對咱說呀！」

「行！」（這個行字，乃當地人的『可以』的意思！）

「行就好，那麼你就告訴我，你去找我的寶才受了這傷是不是？」

「是呀！」

謝拐子一緊張，遂急急的問：「找到了嗎？」

「我找到個屁，都是這惡道士想害死我，我是上了他的當才去找的！」

謝拐子大爲放心的一笑道：「以後別再去找寶，你要牢牢記住了！」

龍在山道：「謝大叔呀！你是我爹的好兄弟，好哥兒的，我永遠也不會再找你的寶，你放心好了！」

謝拐子心中高興，便衝着大伙道：「好吧，原來他是大海兄的兒子，大海兄有了這麼個武功奇高的兒子，這不只是大海兄的寶，也是咱們的好接班人，對於過去的一切，不看金面看佛面，算了！」

「算了！」

「算了拉倒了！」

大伙這麼說，可仍把尤道士圍得緊。

圍是圍得緊，可就是沒有人先動手，也許是日子過得太好了，誰也爲自己的命珍惜！

別以爲大家都說算了，心裡可另有打算。

開當舖的沈一中在心中撥他的算盤子，而且他終於呵呵一聲笑了。

「哈……咱們四個人，加上鐵大胖子女人與封甜郎的女人受了傷，這前前後後吃了這小子的刀，也被這小子放了血……」

他口氣有些不對勁，龍家父子心中吃一驚，父子二人把目光落在沈一中的身上，等他說下去了。

沈一中收住笑，手指木呆的尤道士，道：「咱們這年輕不懂事的侄兒，玩心重，沒經驗，當然容易被這惡道士哄騙了，只不過說來說去不是咱們小侄兒的過，乃是尤道士的罪，兄弟們，咱們已圍上這惡道士，我這裡有個意見……」

鐵雄道：「你有什麼意見，快說！」

鐵雄手上的鍊子鎚緊緊的提在手上待出招了。

沈一中戟指尤道士對龍大海道：「大海兄，小弟的意思乃是要勞勞小侄兒的神了。」

龍大海立刻點頭道：「什麼主意，你快說，唉，我養了兩個惹禍精呀。」

沈一中却在此時一笑道：「別那麼說小侄兒，如果你不要，我帶他回南明，我當舖就需要他這樣的人。」

當舖如果有龍在山，誰敢去偷去搶？

只不過他的主意也打錯了，就聽龍大海道：「你敢收留他呀，小心他把你當舖賭光掉。」

沈一中道：「那是以後的事，咱們先別說，我的意見是咱們今天一邊站，由小侄操刀，一舉殺了這尤道士，先除了咱們後患再說。」

他此言一出，另外六人齊點頭，那半天未開口的尹水月立刻哈哈一笑道：「好，好！倒要看看龍小侄兒的身手如何的了得。」

她轉而對一邊的「鬼影子」王冲天道：「多年未廝殺了，咱們今天且看這尤道士的絕活吧，哼，他呀，必有恃而來，他會仗恃什麼？」

王冲天道：「最多不過是紅蓮教的那些鬼把戲，娘的皮，全是障眼法！」

鐵雄已重重的點頭，對龍在山道：「龍家小侄兒呀，娘的皮，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了，行，你就對尤道士出刀吧！鐵大叔把過去挨你的刀全都忘記了，咱們總歸一家人嘛。」

龍在山想哭又想笑，這些挨過他刀的人原來全是當年他爹的出生入死兄弟呀。

封大川接道：「這樣最好不過，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也叫這惡道嚐一嚐這挨刀的滋味。」

龍在山看向他爹龍大海，只見龍大海在皺眉頭。

龍大海皺眉頭是有原因的，因爲他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兒子會有那麼好的武功殺傷當年紅蓮教的七大護法中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

現在，大伙都一口咬定是兒子龍在山所爲，他便又不得不相信這是眞實的，而龍在山又未加以否認。

他見龍在山看過來，把心一橫，叱道：「是你弄的紕漏由你補，你惹的禍事你擔當，你還看我幹什麼。」

他似是仍不放心的又道：「阿山呀，我的兒呀，你學的什麼武功嘛。」

龍在山不願騙他爹，更何況龍大海此刻又承認是他爹，他高興嘛。

龍在山這麼一高興，面皮一鬆，道：「爹呀，我學了一招武功很厲害！」

「什麼名？」

「狐殺。」

「胡殺呀，胡說八道，胡亂出刀，小心你胡亂殺人不着反而被人殺。」

龍大海露出父子情了。

龍在山幾乎上前去叩頭，他笑笑道：「爹，不是亂殺的，你一瞧就知道。」

他的話令龍大海放心不少，龍大海已關懷備至的對兒子點頭道：「多加小心了。」

龍在山精神大了，因爲他可以回家了，回家多好呀，娘，還有個磨刀的兄弟，他就又可以同他們在一起了。

＊　＊　＊

龍在山想到妙處哈哈笑，他忽的面對尤道士了。

他這笑對當年紅蓮教的七大護法而言，太好了，但尤道士看得不舒服！

尤道士大叫：「天爺呀，紅蓮歷代教主們呀！咱們這是他娘的什麼凶煞惡神了，要在這三尖山前來一個自相殘殺呀。」

鐵雄一聽兒罵道：「操你老娘的，這不叫自相殘殺，這叫割除毒瘤，你就是毒瘤！」

尤道士叫道：「殺了我尤天浩，你們將來有何面目在地下面對我大伯尤化雲？」

龍在山却哈哈笑道：「我最尊敬的師父呀，你別那麼怕死呀，我出刀很快的，你只要牙一咬，你就會輕輕鬆鬆的死去了，是不是？」

「操你娘。」尤道士大罵。

而龍大海心中一驚，這才多久，兒子變成江湖老油條了嘛。

龍在山却突的回罵：「你操我娘？我操你娘，你這些天來盡拿話來玩我，差一點沒把我淹死在河裡，我爲你弄了不少銀子，而你只不過打發叫化子的從指頭縫中漏予我那麼一些些，你還不時的想打我……你……」

尤道士道：「我早應該殺了你的，兒！」

龍在山道：「你既殺不了我，今天我就殺你。」

尤道士忽的一聲嘆道：「唉，我可愛的徒弟呀，快一年的相處，我實在太珍惜這段日子了！」

他指着遠方，又道：「咱們江湖上吃喝玩樂在一起，我吃肉來叫你喝過湯，是不是？」

龍在山道：「師父？你還要當我師父？算了，你別說得那麼美吧，你挨刀吧！」

他開始移動了。

龍在山心中明白，他不出刀尤道士是不會出刀的，那麼，他就出刀吧。

龍在山的身法令七個高手也看不懂，他在幹甚麼呀？

龍大海就發怒，忍不住的道：「這是什麼名堂？」

什麼名堂他當然不會知道。

另外六人更不知道，因爲龍在山他走的是「狐步」，如果認眞細看，好像是前三步後兩步，左半步右半步，連起來便令人眼花撩亂了。

紅蓮教的七大護法看呆了，還以爲龍在山忽然犯了什麼毛病。

尤道士就不這麼想，他心中明白，龍在山的步法是奇妙的，如果迎上去，那步法就千變萬化了。

尤道士又不能閃退開，因爲他被七個當年殺人不眨眼的大殺手圍得緊。

尤道士搖身舉刀大吼道：「徒兒呀！你殺師滅祖呀！」

龍在山大怒道：「你這可惡的道士，你還未忘記當我師父呀，我殺了你。」

他隨聲而上，那變化的「狐步」閃躍間已到了尤道士的身側……眞奇妙！

就在這時候，尤道士一聲驚叫：「哇呀。」

好一片白茫茫的煙霧，夾雜着淡黃的白粉散了一大半而把尤道士的全身遮住，當白粉四散飄散中，只聽得尹水月大叫：「快閃開，這是五毒追魂散。」

七條人影往後閃，龍在山已撲空而上，奇怪的是龍在山看尤道士正自探刀過來，他大叫：「狐殺。」

尤道士心中緊張，還未把手中刀砍下，龍在山已自他的一邊擦過，就聽尤道士大嗥一聲：「呀唷！」

鮮血在流，叫聲未已，尤道士就在這時候抖着一身鮮血不要命似的狂奔入大片荒林中。

龍在山就是下不了手殺死人，他在刀沾尤道士肚皮的時候，「仁心仁術」似的只把尤道士肚皮切了半尺長的一道血口子，而未把尤道士的五臟放出來。

只不過龍在山雖未殺了尤道士，王冲天與尹水月兩人却去追尤道士了。

＊　＊　＊

龍在山穩住身子抬頭看，白霧之中不見了尤道士，他心中才想到自己未殺死尤道士。

龍在山心中已想過，今天在這三尖山下遇上爹，總得叫爹看到他是如何的「狐殺」，豈能放走了尤道士。

龍在山心中後悔，剛才一刀爲甚麼不往尤道士的肚子上推進去，而有點像是把刀切在自己肚皮上似的，就那麼輕輕一劃而叫尤道士逃掉。

龍在山只是心念之間，立刻拔身往林中追去，他已開始有些頭昏腦脹了。

龍在山似乎聽到老爹的呼喊聲，但他已分不清老爹在呼叫甚麼了！

奔入林中的龍在山不辨東西南北向，左閃右衝的奔了三里遠，突然全身一哆嗦，他昏過去了。

龍在山倒地的時候口中一聲低「啊」！

他的心中有些明白，但口中說不出來，他以爲自己倒在柔軟的草地上了。

＊　＊　＊

「張口，快張口呀！」

這是一個姑娘的聲音，姑娘的懷中抱着龍在山，龍在山不是倒在草地上，他倒在姑娘的懷中了。

那姑娘可不是別人，她乃紅紅姑娘是也。

紅紅與龍在山是一起的，龍在山在她身邊忍無可忍的走出去時候，紅紅姑娘一把未拉住他，却一直的爲龍在山擔心，直到龍在山自尤道士的毒霧中奔入林中，紅紅姑娘便急的追上前來了。

龍在山中了毒霧還不知，他迷惘中倒下去了。

紅紅一看就知道龍在山中了毒，他抱起龍在山藏在林深處，此刻正用力的撥開龍在山的口，把一粒紅丸往龍在山的口中塞。

紅丸是塞入口中了，但林中還缺水，沒辦法，紅紅左右先看看，然後聚了一大口口水，她也卯上了，把口水吐入龍在山口中左右搖，就聽「咯」的一聲，紅紅笑了。

龍在山吞了紅丸未醒過來，他呼呼的睡着了，紅紅守在一邊半天未走開，已聽得近處有人在說話。

紅紅把龍在山用枯枝遮住，便輕悄悄的潛過去，她又潛到原來地方遙望過去。

就在這時候，另一方向奔來兩個人，那是「鬼影子」王冲天與「星火娘子」尹水月兩人。

兩人帶着失望的樣子。

* * *

王冲天指着遠處罵：「操他娘，那尤道士還有這一手毒招，他怎麼會有教主的『五毒追魂散』，倒叫他逃個無影無踪。」

鐵雄怪吼道：「咱們的龍侄兒被『五毒追魂散』弄了滿身，他怎麼沒暈倒而追去了？」

龍大海跺脚道：「我兒怕是完蛋了，他年紀小，不知道甚麼叫厲害，仗着學了那一招『胡殺』就以爲他是天下第一呀，唉，完了！」

沈一中道：「龍兄，我看未必，小侄兒必有他的計較，我以爲他是江湖經歷尚淺，不知道甚麼時候該手軟，甚麼時候下狠心，所以他雖把尤道士殺了個濺血，說不定他又後悔無法向咱們幾個老叔交代，遂又追殺去了。」

封大川道：「尤道士不死，咱們日子不太平！」

謝拐子道：「剛才如果咱們幾人圍殺尤道士，咱們之中必有人當先倒下去，也許全完了！」

鐵雄道：「這話怎麼說？」

謝拐子道：「難道都忘了？當年咱們最忌的便是教主的這『五毒追魂散』，有一回是中秋圓月夜吧……」

沈一中道：「不錯，你提起來這件事，我的心中就發毛，從此只聽教主的！」

龍大海道：「鐵籠中的三頭大野狠，他把『五毒追魂散』撒上去，三頭野狠不多久便死在籠中了。」

謝拐子道：「教主除了幻術還用毒，他的武功也是一流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這尤道士又是怎麼弄到這毒散的？令人大出意外！」

封大川道：「今天若非龍小侄兒出面，咱們就有人完蛋，說來說去還是小侄兒幫了咱們一個大忙了！」

龍大海嘆口氣道：「話雖如此，但我還是爲我這個不成材的孽障，向四位受害的好哥們致上十二萬分的歉意，對不起了！」

鐵雄哈哈一笑道：「事情到了這一步，咱們再也不會怪罪小侄兒了，咱們還得謝謝他的吶，哈……」

他們的話是正確的，如果剛才他們圍殺尤道士，還眞會死幾個人，死誰？那得看各人造化。

* * *

王冲天正喘着氣來了。

他指着荒林道：「他娘的，我住在這兒十來年，甚麼地方也清楚，這尤道士還是逃走了，操……」

尹水月道：「我差一點放火燒林子，可是我的冲天攔住了，唉，武功比之當年差多了！」

龍大海道：「咱們且等等，看看我兒如何了！」

他說完運足內力大聲吼叫：「在山吶，阿山吶，回來啦，回家啦！」

嗄，這是叫魂嘛，聽得人心酸酸的。

龍大海心中免不了有一份喜悅感，怎麼也想不到生了個天才兒童。

爲甚麼叫天才兒童？那當然有原因。

龍大海心中十分明白，他自己當年拜師練武功，多辛苦呀！那時入師門頭三年學練氣，功還不能入門，三年雖然練氣，可也受了不少窩囊氣，就拿一天的時間而言，五更天就起床，起床先幹活兒。

龍大海那時候還不如一個伙計，先爲師兄師叔們倒尿壺，再爲師叔師兄們端面水，便師父還不夠資格上前去侍候他吶。

再就吃飯先站一邊看，最後才輪到吃剩的，內力未練成，先就一肚子氣，這就叫練「氣」。

平日擦拭兵器磨刀子，掃地擦地也要幹，這一幹就是三年整，後三年練功就更可憐了。

* * *

龍大海想想過去，看看現在，兒子在山怎能不是一個「天才兒童」？他天才極了。

龍大海心中喜歡，可也爲兒子着急，怎麼去了這麼久不回來呀！

龍大海又大吼大叫了。

「在山兒回來呀，回來跟爹一起回洛陽呀，在山兒你回來吧，你娘天天想你呀，還有你兄弟在水也是天天的思念你呀！回來吧！」

他越叫越心酸，也越發的充滿了感情，另外六人也帶着幾分同情的直搖頭。

* * *

龍在山就是未再回來，令龍大海心中發毛起疙瘩。

七個人站在原地未走動，忽然，尹水月走到她住的山洞下，沿着繩子上了洞口站定，王冲天已大叫：「水月呀，妳往遠處山嶺看，看看能不能瞧見小侄兒呀！」

那尹水月手遮眼眉仔細瞧，半晌尖聲道：「我甚麼也沒看到。」

聽得尹水月的話，龍大海心中不太平，他沉聲道：「天爺，會不會我兒他……」

龍大海不敢再想下去了，他對另外六人道：「怎麼辦？到甚麼地方去找他呀！」

他一共說了三次，誰也沒主見。

王冲天指着尹水月站的洞口道：「咱們別等了，去上面喝兩杯吧！」

鐵雄道：「咱們已來三天了，王兄，我要回開封了，想那尤道士也不敢再找咱們了。」

沈一中點點頭道：「至少這尤道士已明白，咱們七人已聯手了，他再大的膽子也要躲得遠遠的！」

那封大川道：「我也有急事，我的胡立倩受了傷，這兩天我想過，她也應該好了，我去找她回我的留香谷了！」

謝拐子道：「可不是嘛，我的芳子呀，她還不住在怨我，爲甚麼住了兩天就離去！」

王冲天笑笑道：「如此說來，我便是想留各位也留不住了，也罷，我送各位！」

龍大海開口了，他苦兮兮的道：「唉，我還不知道，我那個寶貝兒子，他在甚麼地方學的功夫，就這麼的又分開了，叫我回去怎的對他娘交代？」

龍大海再四下看，眞希望龍在山突然的又出現，他如今不再罵兒子沒出息了，只那麼一招「胡殺」，足以令他這當老子的自豪了。

「各位，我怎麼辦？不知我兒去那裡了，我……」

王冲天道：「龍兄，可要留下來？」

想了又想，龍大海道：「話留人不留，他們走了，我也走。」

王冲天心中早明白，如今跑了尤道士，姓尤的是個陰狠之人，他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王冲天更淸楚，只要尤道士把刀傷養好，他必會再去一個一個的找麻煩。

王冲天能想到的，當然另外五人也想到了，因此鐵雄就急急的趕回開封府。

這光景誰還會留下來喝酒呀？龍大海也是這麼想！

龍大海對王冲天道：「王兄，我只有一件事託你，請你與尹大妹子多留意，如果我兒在山回來，請你兩位對他說，叫他盡快的回洛陽，過去他輸的銀子我算了，千萬快快趕回去。」

王冲天點頭道：「放心，他再來我就叫他趕回去，哈哈，如今你有這麼個武功高的兒子，你在洛陽高枕無憂了，尤道士躲之唯恐不及吶！」

龍大海苦笑了，因爲他擔心尤道士施放的「五毒追魂散」，那是很霸道的毒呀！

於是，這七位當年橫行江湖的紅蓮教七大護法又分道走了，三尖山的荒林又見一片沉寂。

* * *

龍在山半迷半醒的發現自己倒的不是草地，而是倒在紅紅姐懷中，他不動了，有了紅紅姐在，更是躺在紅紅姐懷中，太美了，太舒服了。

原是睜開眼的，他又閉上了，本來想說些甚麼的，但嘴巴閉得更緊，而紅紅姑娘却帶着幾分急躁的道：「怎麼會是這樣，難道爺爺的藥也不靈了？」

她這些話龍在山全聽到了。

龍在山很早就想去見見紅紅的爺爺了，他不知紅紅的爺爺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龍在山聽紅紅着急，他決定將計就計了！他決定自己就這麼裝昏下去，且看紅紅姐怎麼辦！

紅紅姑娘可急了，不管怎麼的，至少兩人已在那座山神廟內互訂了終身，懷中是自己的小丈夫呀！

紅紅姑娘急得忙用肩托住龍在山的左腋下便往山中走去，她用盡力氣的挾着只能邁步的龍在山，只不過越了幾道山嶺，已是香汗淋漓了。

紅紅怎知男人身重在少年人，有人就這麼說：「二十男人石頭身，二十女子棉花身。」

棉花輕石頭重，紅紅自然有些吃不消的氣喘吁吁了！

龍在山眞不想脫離紅紅身邊，他眞希望永遠就這麼不再分開了。

龍在山心存這種心態，這証明他長大了，他已不再是個純少年人了。

* * *

龍在山發覺吃力的頂着自己右臂的紅紅姐太累了，便自我傷懷似的道：「紅……姐呀！妳累了！」

紅紅見龍在山開了口，她放心的喜道：「你可以開口了吧，你已沒有危險了！」

龍在山道：「謝謝你，紅姐……我……全身無力氣，我中毒太深了。」

紅紅姑娘道：「別怕，我帶你去見我爺爺，我爺爺有辦法的……」

龍在山道：「妳爺爺會喜歡見我嗎？」

紅紅姑娘道：「在過去一些時日，我爺爺恨死你了，我爺爺甚至想殺你。」

龍在山吃一驚道：「爲甚麼？爲甚麼你爺爺想殺我？我又不認識他！」

紅紅姑娘道：「難道你忘了曾經幫過尤道士之事了嗎？」

龍在山道：「我幫過尤道士很多，這關你爺爺甚麼事？令他想殺了我？」

紅紅姑娘道：「你可以幫助尤道士，因爲那是你年少不懂事，容易被大人利用，我爺爺當然管不着了。」

「那又爲甚麼呀？」

「你眞的想知道？」

龍在山道：「我是迫不及待呀！」

紅紅姑娘的面色一變道：「你呀，你幾乎害死了我爺爺了，你大概還不知道。」

龍在山吃一驚，他幾乎要喊叫，他的眼也睜大了。

他站定了道：「我差一點害死妳爺爺呀！這是甚麼話，我才不會殺人吶！」

紅紅姑娘一嘆道：「唉，你呀，你原是要死了的，你早在一年前就死了的。」

龍在山更是吃一驚道：「爲甚麼？爲甚麼我一年前就該死呀？」

紅紅姑娘道：「你呀，當我爺爺生氣的派我去『仙家道觀』的時候，我發覺，你只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人，所以我不忍出手！」

「妳殺我？爲甚麼？」

「你眞的忘記了嗎？唉，你還未想到那件事呀！」

* * *

龍在山心中急，他直向紅紅姑娘道：「紅姐呀，我問妳，到底我什麼地方把妳爺爺氣得要殺我？」

紅紅姑娘道：「你呀，害我爺爺多多浪費許多年的修練，至今還在生着氣吶。」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爺爺太大意了，唉，都是你啦，怎麼去聽一個老雜毛道士的話，動刀子去刺一隻上百年的老狐呀？」

她此言一出，龍在山立刻想到當初跟尤道士在大山中偷襲一隻老狐狸之事了。

龍在山大吃一驚道：「我記得了，我記得那一回的事情了，不錯，尤道士是給了我一把刀子，他叫我去刺死一隻老狐狸……」

他頓了一下，又道：「唉，紅姐呀，我提起這件事就更加恨尤道士。」

紅紅姑娘道：「我問你，你是怎麼接近老狐的？你身上有人味呀！」

她上下看看龍在山，又道：「你有人味，你不可能接近老狐的，你還未到老狐就逃走了，可是你……」

龍在山一拍巴掌，咬牙道：「對了，經過紅姐這麼一說，才知道這尤道士眞可惡！」

紅紅姑娘道：「你說出來給我聽聽。」

龍在山道：「紅紅姐，這樹由根處起，水從遠處流，要細說的才會知道我多可憐。」

紅紅姑娘道：「說吧！」

龍在山道：「我家是在洛陽城中最大的兩家綢緞莊，一家叫『萬象』，另一家叫『更新』，洛陽地方人人都知道我倆是少東家，只不過我爹娘生了兄弟倆，既不愛讀書，更討厭做生意，我呀，生來喜歡賭，我兄弟喜歡磨刀子，也不知尤道士怎麼知道的，他在我面前露了一手賭技，可也把我引到他的道觀裡，嗨！眞倒楣呀！」

紅紅問道：「怎麼啦？」

龍在山道：「還怎麼啦！原來尤道士要找個機靈的男童爲他做件事，他把我囚在一個山洞中。」

「尤道士把你關起來了？」

「是呀，關就關吧！却把我同兩隻騷狐狸關在一起，多騷呀！關了我快一個月。」

紅紅姑娘冷笑道：「個尤道士，眞是有心人了，他的心計太毒了！」

龍在山道：「尤道士關我的目的，原來是弄得我一身騷臭味，這樣就很容易的去接近那隻老狐狸了！」

紅紅姑娘道：「而且你也接近了，更把刀去刺殺老狐狸，你……出刀？」

龍在山道：「我原是不會出刀殺什麼的，我在家連雞也未殺過呀！」

紅紅道：「我爺爺說你出刀有分寸。」

龍在山苦笑道：「尤道士怕我手軟，他教了我幾招，也就是那麼一點點不算武功的武功，比之紅姐教我的一招『狐殺』，差太多了！」

紅紅姑娘道：「我問你，你那次出刀爲何往老狐的肚子刺進去？」

她說完立刻很小心的看着龍在山。

當然，那也是有原因的，她要看龍在山怎麼說，如果龍在山說是他一刀殺歪了，紅紅就走人，不再管他的了。

* * *

就聽龍在山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我怎麼忍心去殺一個口中發光的長毛金狐呀，牠是那麼的可愛，我十分的喜歡，可是……」

「可是什麼？」

龍在山道：「可是我又不能不對牠出刀，我怕尤道士會殺了我。」

他咬咬嘴唇，又道：「我不忍心把金毛狐殺死，我便出刀把牠的尾巴砍掉。」

他對紅紅姑娘無奈的一笑，又道：「紅姐，當時我心中想，砍下金毛狐的尾巴牠是不會死的，但要緊的是叫牠知道以後別再來了，有人要殺牠呀！」

紅紅吁了一口氣道：「你呀，果然被我爺爺猜中了，因爲你有一顆充滿仁愛之心，人吶，有了這顆仁愛之心就不愧爲人一場了，所以呀……」

她露齒一笑，又道：「所以我爺叫我教你一些防身的功夫，也算對一個充滿仁慈之心的人回報。」

「回報？」

「是呀，我這才教你武功的呀！」

龍在山道：「這麼說來，妳爺爺他與那隻金毛狐狸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

「什麼關係？」

紅紅姑娘道：「你眞想知道嗎？」

龍在山道：「告訴我嘛紅姐！如果那金毛老狐同妳爺爺的關係密切，我就不敢去見他了！」

紅紅姑娘一笑道：「如果你想除掉身上的劇毒，你非去見我爺爺不可。」

龍在山道：「我好像別無選擇了嘛？」

一笑，紅紅姑娘道：「其實呀，我爺爺早就不恨你了，你別再擔心了。」

龍在山道：「不過嘛，我還是會擔心的，因爲我怕妳爺爺見我二人太過親熱，會一氣之下撵我走的！」

紅紅道：「不會啦，我會爲你說情的嘛。」

龍在山道：「你好像說動我了。」

他指着一片竹林，又道：「弄根竹子來，我拄着竹子走路，我不要再累你了！」

紅紅一笑，很快的削了一根竹子交龍在山的手中，她指着遠處高山，道：「咱們快走吧，我家就住在深山中，很靜的。」

龍在山道：「我去見了你爺爺，我求他趕快爲我醫毒，因爲我……」

他似乎想哭了，一副傷心的又道：「我想我的娘呀，我很久未再見到我娘了！」

紅紅姑娘道：「你還有個兄弟叫甚麼呀？」

「龍在水，我兄弟喜歡磨刀子。」

哈哈一笑，紅紅姑娘道：「光是會磨刀子呀，刀子磨得再是利，不會用又有什麼用？沒得倒被敵人奪去反而害了自己性命。」

龍在山道：「紅姐說得對，我兄弟磨刀可就是不會武功，過去我也沒想到。」

紅紅姑娘道：「過去你只知道賭！」

龍在山道：「我找個機會教我兄弟武功。」

他似是得意的又道：「如果我兄弟在水也學會我這一招『狐殺』，那就更會令我爹高興了，嘻嘻。」

他帶着那麼一些傻笑的意味，紅紅姑娘却淡淡的道：「你呀，你怎知我會教你那一招絕學呀？」

龍在山道：「我不知道，紅姐告訴我。」

紅紅姑娘道：「人吶，必要有一份善良的心，這是做人不能缺少的，殘暴只會帶來災難，這話是我爺爺告訴我的，你懂嘛？」

龍在山道：「妳爺爺必是個大善人了。」

紅紅姑娘道：「我也不知道，只不過我爺爺對事情自有一套定論，令我十分佩服。」一頓，接道：「江湖上有幾個人會是是非分得明，善惡分得清？太少了，江湖上只是你爭我奪，看誰奪得比別人多，你聽過『成者王敗者寇』這句話嗎？」

龍在山呆呆的不開口。

紅紅姑娘道：「那成事者便是奪得多者，我爺爺說過，江湖起風浪，不少人遭殃，而你……」

龍在山急問：「我怎樣？」

紅紅姑娘道：「我爺爺說你還是一塊未琢的璞玉，你也有一顆善良的心！」

龍在山道：「我本來就是好人嘛！」

紅紅姑娘道：「好人要別人說才是好人，阿山弟呀，此刻我就告訴你吧……」

她伸手拉住龍在山一手，俏媚的一笑，又道：「我傳你一招『狐殺』，那是因爲報答你當初未曾一刀殺了那隻金毛狐，你的仁慈感動我爺爺，不但我們不報復你，還教了你武功！」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名伶被殺　捕頭查案

名旦打泡戲貼出「劈、紡」，必然轟動，要是龍粉貼出這兩齣戲，其轟動的情況又該如何？

今天的「紡棉花」，戲院爆滿，甚至還有站票，戲已開鑼，場中毛巾把飛來飛去，煙霧繚繞，空氣污濁。

這齣戲和「大劈棺」相提並論，其共同點是怨婦不耐空幃獨守，表現了一種人性開放的一面。

這也許是對宋儒戴東原的以理殺人名言「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無情反擊吧。

「紡棉花」的劇情很單純，商人張三娶妻王氏，婚後三日即出門作營生，三年始返。適其妻正在紡棉花，張某恐妻在這三年內不安於室，以銀誘之，王氏開門迓客，發現竟是夫歸，兩人相互譏諷，責罵，打諢一番，劇中南腔北調，加上時髦小曲，名伶各憑所長，大顯神通。

當然，插科打諢的戲詞，不免葷話連篇，別的戲碼中所不許可的台詞，「劈、紡」則不忌。

龍粉是科班出身，十八就紅了，不過，比起她的二師兄「乾旦」「半天紅」陶傳芳可差多了。

據說這師兄妹演出「劈、紡」之後，座椅一定要立刻清洗一遍。

今天場中有不少貴冑觀衆，有軍門大人的公子，甚至八大鐵帽子王府也訂了包廂，可能是爲女眷訂的，這種戲碼畢竟不適合女眷們觀賞，而宮中唱戲或權貴們請堂會唱大戲，格於身份，也都不便貼出此類戲碼。

因而婦女們欣賞這種戲機會就太少了。

龍粉和她已故的師兄「半天紅」一樣，那就是媚騷入骨。這種媚騷不僅來自肢體語言，更來自眉目傳情。

他們都能把觀衆的情緒提昇到頂點。

樓上右角包廂中有個落拓的年輕人，二十七八歲的人，鬍子已相當茂盛了。他叫余心齋。

他是個武功頗高但破案率却並不高的捕頭，他嗑着瓜子，看來十分悠閑，不像別的觀衆，該叫「好」的地方固然狂叫，不該叫「好」之處也窮吼。但是，他那雙世故的眸子，不時旁及台下的一些有異常舉措或出怪聲的人。

龍粉的師兄「半天紅」三年前被殺，且被刖去一雙蓮足，迄未破案。

「半天紅」是乾旦，而有一雙三寸金蓮，加上一雙水淋淋的大眼，很快就紅透了半邊天。

余心齋此刻打開了一個油紙包，裡面有兩塊臭豆腐，還有一個臭雞蛋。他慢慢地吃着臭豆腐，四

周觀衆爲之掩鼻。

眞正臭的不是臭豆腐，而是那個臭雞蛋。有很多人特別偏愛這種令人不忍卒嗅的東西，而且是越臭越好，也有人偏愛臭魚，不臭不過癮。

甚至有人嚷嚷，「是誰拉在褲子裡」，余心齋充耳不聞，且有時還在腿上拍着板眼，頗爲內行的樣子。

樓下第三排有個三十左右，一身華服青年人，他叫的采最多，嗓門也最高，怪聲怪氣，唯恐龍粉聽不到似的。

＊　＊　＊

深夜，室內一燈如豆。

「紡棉花」重演，而且文武場齊全。只不過這文武場是這位仁兄用嘴發聲而已，看來他稱得上是個戲包子。

龍粉現在的「戲裝」可就不同了。只不過是一襲褻衣而已，上衣半敞，肚兜的帶子脫落了一根，隱隱可見溜光水滑的乳根處。

下衣似乎更薄，她站在燈光與欣賞者的視野中間，隱隱可見其下部的萋萋芳草。

「阿粉，不踩蹺總是欠缺點情趣……」

「阿龍，你欣賞踩蹺，我就依你！」

龍粉停下來綁蹺，那就是在天足上縛以三寸金蓮的蹻子（假金蓮），金蓮以上部份被衣裙掩住。

這能產生婀娜多姿，弱不禁風的感覺。尤其下臀部的扭擺，才是目光的焦點。

白天唱了一天的戲，虧她還能有此餘力。阿龍撲上去抱起了她。

由戲台到另一個表演的舞台上，龍粉都很稱職。

她予人的印象就一個「活」字。「活」往往是主動的，不論是在台上或床上，都是如此的。

阿龍享受了她無邊的溫柔，臨去留下了一張銀票——三千兩。

這數字十分可觀，龍粉在此唱十天，全部「包銀」是六千兩。而阿龍只要來一次，就不會少於此數。

阿龍叫司馬龍，龍粉並不太瞭解他，只知道他是個戲迷，愛看風流戲，對她入迷，當然，他出手也很大方。

他們能有此密切關係，主要是他的大方所促成的。

＊　＊　＊

司馬龍哼着「紡棉花」的調子，踏着迷離的月光踽踽獨行，在巷口，被一個陌生人攔住。

司馬龍在武林中不是很出名，却也不是小人物，經驗告訴他，這個攔路的人易了容。

「老兄是不是找錯了人？」

「何以見得？」

「在下不認識老兄！」

「我却認識你！」

「噢！說說看，在下是……」

「你叫司馬龍，在武林中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太小，稱之謂『半瓶醋』也無不可，頗愛捧戲子，出手闊綽，銀錢來路不明……」

「尊駕何人？」

「如果我願意告訴你，又何必易容？」

「說的也是，你老兄意欲何爲？」

「看你不大順眼……」

「是不是同好？」

「甚麼同好？」

「還不是捧捧戲子，在這個圈子中打野食！」

這人往上一貼，出手就是「大擒拿」司馬龍心頭一凛，只以爲是龍粉的愛慕者拈酸吃醋而已。

以這身手來說，只怕不限於拈酸吃醋這類有閑的小人物，那種人物應不具備這等身手。

才不過十七八招，司馬龍就被逼得團團轉，他不得不撤出鬼頭雙匕，這不是凡鐵，寒光逼人。

絕的是此人仍不用兵刃，而且仍然是攻多守少。

司馬龍道：「請問，咱們有甚麼過節？」

這一次沒有反應了，司馬龍只感覺此人身上很臭，好像是臭雞蛋的味道。

此人怪招一出，司馬龍全力擋架還是不成，「啪」地一聲，耳後及脖子上被砸了一掌，栽出三四步。

要是再往前移一點，那就變成一個耳光了。

司馬龍咬牙切齒，正要回頭力拚，不由楞住，那人已經在三五丈之外，不久失去了踪跡。

司馬龍摸摸頸頰處，火辣辣地還在痛，他只能說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怪人。

＊　＊　＊

由於「紡棉花」演出客滿，「大劈棺」也賣座鼎盛。這齣以莊子及其妻田氏的寓言故事改編的戲，在有深度的人看來，自是發人深省，但在膚淺的人看來，一齣風流戲而已。

余心齋又坐在那個包廂之中。

他的臭豆腐又使四周的觀衆掩鼻，他也不在乎別人的惡言惡語。

台上的風騷他不是很入迷，但對踩蹺的身段及步法却十分注意，似乎有某人的影子在龍粉身上。

另外，他也很注意捧場的戲迷，尤其那兩三個特定人物。

一般的花旦踩蹺無非是增加步步生蓮的女人味而已，田氏踩蹺却强調了她的潑辣和淚。

除了司馬龍，還有一個窮吼，脖子上的青筋繃起而扭動，台上那

一把火似能到處引燃。

「老兄……」余心齋背後有人一手按在他的肩井穴上低聲道：「我想証明一下，到底誰是吃生米的？」

余心齋淡然道：「這對你很重要嗎？」

「當然！」

「為甚麼？」

「你欺人太甚。我不以為曾經招惹過你！」

「也許你根本沒有招惹過我！」

「那你為甚麼？」

「也許正如你剛才所說的，看看到底誰是吃生米的？」

「他奶奶個熊！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手上一加勁，另一隻手似想把他拉離座位，但是，他居然沒有拉動他。

這人當然就是司馬龍了。他吃了虧，自不會一個人來找場，所以今夜多了一個人。兩個人拉，也沒有把余心齋拉離座位。

就在他們臉紅脖子粗的檔口，余心齋自動站了起來。

兩人大駭，因為有一隻手按在余的「肩井穴」上，他目前應該不具有離座站起能力，所以兩人只有認栽，下樓而去。剛才余心齋不過是以「藏穴」法嚇走了兩人罷了。

余心齋發現，今夜龍粉在台上和台下眉來眼去的是另一個人，這人自然不是司馬龍，是一個小白臉型的青年人。

在台上博得掌聲，背後往往很悲慘。梨園子弟有幾個來自幸福家庭？只怕百不挑一。

余心齋很想不通，為甚麼龍粉的面首他一個也不認識？

年輕人似有取之不盡的體力，剛下了戲台，就上了另一表演舞台。

龍粉幼喪父母，在孤兒院中長大，學戲坐科，那苦況自不待言，一旦紅了，往往會放浪起來，好像要撈回過去所失掉的一切似的。

小白臉就是武林中頗有點虛名的「八臂書生」劉冲。

現在，他是這個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控制全局，顯得游刄有餘。

龍粉在狂風驟雨之下感到無比的滿足。劉冲也絕，事了就走人。沒有甚麼囉嗦的，衣衫穿好，伸出了手。

她把一張銀票放在他的手中。

「多少？」

「一千兩！」

「怎麼？打發要飯的？」

「阿冲，一千兩銀子就是一個小康之家也可以過一年的生活……」

劉冲眞絕，掉頭就走。

「阿冲……」叫住他，另一張銀票又塞了過去。他看了一下，沒出聲，揚長而去。

正好前天夜裡司馬龍給她的數字。她不大喜歡「倒貼」這字眼，只不過却很欣賞第一個以「倒貼」手法犒賞「勇夫」的法門。

她需要這種眞材實料的痲醉，這是有別於掌聲的另一種解脫。

＊　＊　＊

賭場和戲院子差不多，烟霧繚繞，空氣汚濁，人聲吵雜。

劉冲站在一桌骰子賭局邊，他的賭技不高，却嗜賭逾命，他的另一種其他男人夢寐以求的「技藝」超羣，他却不甚重視。

「下注！下注！」莊上是個四十左右的漢子，骰子在手中一搓，又在口邊呵了一氣，道：「離手……」

三枚骰子在碗中滾動了一會，有人大叫「九點」。

劉冲是「出門」，在莊上擲了兩次之後，仍以九點為大，就輪到他了。他只擲出了七點，另外的「天門」及「末門」一家五點，一家是九點。

這個九點由於不是「雜九」，贏莊家，但因此人只押了一百兩，莊家收了枱面上的九百餘兩，只賠一百兩。

這叫着吃大賠小，是郎中的技倆。

劉冲三千兩已輸光，這種賭興正濃却是囊中如洗的經驗，不知有多少次了。「不怕輸得苦，就怕斷了賭」，也正是劉冲這種人的寫照。

由於劉冲枱面上沒有賭資了，莊上道：「朋友，如果不方便，請把『出門』讓給別人吧！」

劉冲道：「我還要賭！」

「請把賭資亮出來。」

「我賭五萬兩！」

莊家哂然道：「五萬兩我也敢賭，但要亮出來。」

劉冲忽然以「蟻語蜨音」說了幾句話，莊上不由一震，相信是劉冲說的，道：「老兄，吹牛可不犯死罪！」

劉冲道：「是不是吹牛，事後便知。」

莊上道：「如果辦不到呢？」

「以老兄的身份怕別人坑了你？」

「你認識在下？」

「尊駕不就是『小天星』呂光祖？」

「正是。老弟是……」

「既是賭錢，何必攀交？」

「好，老弟爽快，呂某也不囉嗦！來，各位下注！」莊上擲了個點，劉冲心情沉重，儘管他不重視那個女人，這畢竟不是一件小事，再擲之下，最大是五點。

另外兩家一是九點，一是三

點。

呂光祖收了枱面，把骰子往外一推，表示不賭了。道：「老弟，走吧！」

劉冲吶吶道：「能不能再賭兩把？」

「有賭本？」

「剛才你只是贏了一次，銷魂一次，你不是也可以銷魂兩次乃至於三次，離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成千上萬的人只能在台下捧場，有幾個人能上『台』玩眞的？」

呂光祖道：「我這人不貪，只要一次，此願足矣！」

劉冲只得和呂光祖離開賭場。出了賭場，是四更過半了。他在後面突然出了手。

「八臂書生」非同小可，但他遇上了「小天星」不論是火候或經驗，劉冲都差些。三十招之後，他被砸了一掌。

這一掌把他的僥倖心理砸得粉碎，看來今夜只好便宜這個老雜碎了，於是和呂光祖咬了一陣耳根。

呂光祖道：「劉冲，眞是龍粉那浪蹄子。」

「怎麼？到現在你還不信？」

「老實說，我的確不信。」

「願不願意打個賭，我去找她表演，你在窗外聽戲，証明是她之後，這筆賭債一筆勾消！」

「劉冲，你可眞會打馬虎眼！」

「好吧！我進屋打招呼之後，立刻溜出去，你可別出聲，緊三火四地完事走人。不能砸鍋。」

「就這麼辦！」世上甚麼人都有，包括劉冲這一種在內。

到了地頭，劉冲入屋把龍粉搖醒，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龍粉道：「阿冲，明天我還要登台哩！」

「哎呀！妳又何差這一次……」

龍粉很在乎劉冲，她只知道他會「溫經養穴法」和「鎖龍術」，大概是房中術的一種。

劉冲退出，呂光祖入屋，正要李代桃僵，竟被一脚踩到門外去了，至少他感覺肋骨斷了兩根。

他以為劉冲賺他，咬牙切齒地溜了，如果不溜，劉冲也許會打他的「落水狗」也說不定。

怎麼會這樣呢？劉冲想不通也悄悄溜了。在街上他遇上了一個死眉死眼的青年人，約二十五、七歲，站在他的下風處，身上有令人作嘔的臭豆腐味道。

這人當然就是余心齋，道：「劉冲，你眞有出息！」

「你是誰？」

「是那個未使你的女友受辱的多事者！」

「你管這閒事幹什麼？」

「我不管誰管？」

「找死……」劉冲閃電出手，對方也閃電地閃開了。劉冲連攻七次，都是一樣地在打空氣，他不是傻蛋，掉頭要走。

「慢着！我要問你幾句話！」

「問吧！」

「你最喜歡龍粉的是哪一點？」

劉冲想了一會才道：「踩蹺的時候！」

「你看過龍粉的師兄乾旦『半天紅』陶傳芳的戲嗎？」

「當然，場場必到。」

「你可知他為何被殺？殺他的人是誰嗎？」

劉冲搖搖頭，道：「我雖不知道，却知道必是情殺。」

「為什麼？」

「因為纏『半天紅』的人很多，光是王孫公子就有兩個，其中有一個是貝勒。但是，據說他眞正傾心的人却是武林高手。」

余心齋仰望天際，淡然道：「是什麼人？」

「不太清楚，據說還不止一個。」

「你只知道這些？」

「不錯！你是誰？」

「我放你一馬，但你必須遠離龍粉，你這傢伙沒有良心！」

「是不是尊駕對她也有胃口了？」

「滾！聽到沒有？」

「怎麼？你吃完了爺們……」語音未畢，人已欺近，劉冲不謂不快，但雙方差得多了，「啪」地一聲，一巴掌砸中面頰，連退七八步。

這小子嚇壞了，掉頭竄掠而去。

余心齋佇立了一會，他在想劉冲的話，欣賞她的踩蹺。

龍粉不過是踩蹺，就迷住了多少衆生，「半天紅」天生蓮足，相比之下，這魅力怎麼個比法？

身後有微聲，余心齋一返身，紀學聖就站在他的身後一丈左右處，紀是他的助手——副總捕頭。

紀學聖道：「總捕頭有什麼收穫？」

余心齋搖搖頭，却說了這兩天的一切。

紀學聖道：「總捕頭以為這三個人有嫌疑？」

余心齋道：「『小天星』呂光祖似乎沒有嫌疑，劉冲和司馬龍却不敢說絕對沒有嫌疑。」

「根據那一點？」

「他們似乎都很欣賞龍粉踩蹺。」

「是不是牽强了一點？」

「當然。但是，三年前『半天紅』紅得發紫，雖然纏他的人很多，傳說却只有兩人似乎已為入幕之賓了！而迷他的人，幾乎可以說都是為了他的蓮足，因為坤旦也好，乾旦也好，天生蓮足而不須踩

躊的，却只他一人。他是紅伶，爲了票房，交遊不得不保密，所以那兩個入幕之賓的神秘人物一直不知是誰。」

余心齋又道：「我有時隱隱會有點印象。」

「什麼印象？」

「『半天紅』的一個相好之一。」

「是誰？」

余心齋又搖搖頭。紀學聖道：「捕頭，我爲你帶來了一些臭鹹魚和臭鴨子兒，這東西眞不容易買到。」

「當然，謝謝你哩！」

「捕頭，我以爲『半天紅』的一雙蓮足被刖，只有找到那一雙蓮足才能破案。那雙蓮足八成還被保留着。」

「也許！」

「捕頭，我今天到此，遇上了一位熟人。」

「誰？」

「上官羽！」

「上官羽？」余心齋茫然的神色中好像有那麼一點凝聚，只不過稍聚即散。

紀學聖也有點茫然，他常常注意到總捕頭這種茫然神色，却又說不出原因來。

「總捕頭，龍粉很濫？」

「不要那麼說，一個男人一生中大多不止一兩個女人，超過此數就能說他濫嗎？」

「是的，總捕頭。」

「知不知道上官羽在什麼地方？」

「如歸客棧。」紀學聖道：「總捕頭，據說這人很不好惹！」

「對！」余心齋道：「只不過好惹的人又可能是自找！」

* * *

龍粉貼出「翠屏山」，又是個大爆滿，因爲這仍是一齣風流戲。

這是「劈、紡」之外能和「潘金蓮」相提並論的碼子。余心齋這一次不是坐在右邊樓上包廂中，而是在正中央，也就是上官羽的左手包廂中。

潘巧雲之潑辣，有甚於潘金蓮，直追「大劈棺」的田氏，龍粉踩上蹺，婀娜中有媚騷，觀衆似痴如醉。

余心齋探過身子，道：「上官大俠，久違了！」

上官羽偏頭看了他一會，似曾相識又好像不識，他道：「閣下是……」

「我叫余心齋。」

「余心齋……余心齋……」上官羽似乎不認識他。聽助手紀學聖說過，他們應該是認識的。

想了半天，上官羽搖搖頭表示想不起來，也就注意台上，看戲去了！

既然助手說他們該認識，爲什麼上官羽故作不識？余心齋捫心自問，他自己不也一樣，他也不認識上官羽呀。

要不是紀學聖指出上官羽的座位，余心齋可能找不到此人，理由很簡單，不相識嘛。

不知爲什麼紀學聖竟說他們應該是認識的，是不是因爲兩人都有名氣就該認識，這理由未免牽强了些吧。

* * *

余心齋拜訪了名伶龍粉，本來龍粉是不願接見的。

龍粉第一眼看到他就道：「余大俠，我似乎見過你。」

余心齋道：「眞的見過嗎？」

龍粉道：「我也不敢說一定見過，只不過有點面熟。」

余心齋道：「我是妳的戲迷，可能在台上見過台下的我。」

「余大俠一定有什麼事吧？」

「請問，妳和令師兄『半天紅』陶傳芳感情不錯嗎？」

「是的，他進門較早，而我們又是同科學青衣花旦的，他常常指點我。」

「他的死，妳知道多少？」

「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應該知道常和他接近的戲迷吧！」

「接近他的戲迷很多，朝中權貴如榮貝勒及軍門大人的公子等等，詳情不會讓別人知道，這和雙方的身份及票房有關。」

「妳說得也對。我想，如果有機會爲妳師兄報仇，妳一定會不遺餘力的。」

「當然，當然！」

「請問，司馬龍最初和妳相識是不是强迫的？」

「你……這是你多此一問了！」

「不是多此一問，强迫妳的人，三年前不也可能威脅妳的師兄『半天紅』嗎？」

「這……這不大可能。如果是他殺了我師兄，他迴避還來不及呢，會再來找我？」

「這很難說，因爲他可以在妳的身上找到令師兄的影子。」

「我不以爲他是兇手。」

「劉沖呢？你們最初是如何認識的？」

龍粉面色一變，就像突然發現她自己是赤裸站在鏡前一樣，她羞忿地吆呼着：「送客！」

余心齋道：「妳如果不回答我的問題，是不是暗示妳也可能有嫌疑？」

「我？」龍粉的眼珠子都氣藍了，她大聲道：「我看你才有嫌疑哩！」

「我有嫌疑？」

「是啊！我不是說過你很面善

嗎？我想起來了，你好像是師兄的密友之一。」

余心齋笑笑，道：「可能，是他的密友，我很榮幸，只不過在下不記得曾經是他的密友了！」

「你如果不是他的密友，管這閒事幹甚麼？你以爲司馬龍和劉沖這兩個人好惹？」

「不好惹！」

「那你爲什麼强自出頭？」

「因爲我是個捕頭。」

「啊……」龍粉失聲，老百姓嘛，總以爲捕頭是逮人的。她吶吶道：「捕頭貴姓？」

「我姓余，妳有什麼秘密發現，務請告訴在下，一來可以爲令師兄找到兇手，也可以保護妳自己！」

「謝謝捕頭，我不過是一個戲子，誰會找我的麻煩？」

「不要自欺欺人了，既然妳對劉沖很滿意，爲什麼還要敷衍司馬龍，可見你們的相識是被迫的，而劉沖只看上了妳的錢。」

「余捕頭，探人隱私，也在您的職權以內？」

「抱歉的是，妳的隱私極可能和令師兄的血案有關。」

「好好！捕頭有什麼話就問吧！」

「你們師兄妹共有幾人？」

「多得很！但較近的只有三人，那就是我和二師兄『半天紅』，另外還有位大師兄，只不過他學了不到兩年『銅錘架子花』就失踪了！」

「他一定和你二師兄很要好？」

「對，可以說形影不離，所以不免有些閒言閒語。」

「他離開時有多大？」

「大約是十四歲，他本名叫高翼。」

「高翼……高翼……」余心齋默唸着這名字告辭出來。

「捕頭，有沒有什麼頭緒？」助手紀學聖在外面等他。

「她和『半天紅』有位大師兄高翼，是學『銅錘架子花』的，十四歲就逃走了，據龍粉說，高翼那時和『半天紅』十分親近，所以引起閒話。」

「捕頭，請指示任務。」

「你去監視司馬龍和劉沖。」

「他們不是都被捕頭打跑了嗎？」

「跑了還可以回來，你以爲男女之間的親密關係，就那麼一打就打散了？」

「是的，捕頭，我這就去找他們。」

「司馬龍住在大來客棧中，劉沖在那家最大的『璽玉坊』勾欄中包了一位紅姑娘。」

「捕頭不是說此人不甚好色，只是嗜賭嗎？」

「對，此人八成擅長房中術，頗似『洞玄子』三十法，主旨是房事之『體位秘要』及『鎖陽要訣』，加之生理頑壯，紅姑娘倒貼！他只是爲了女人的錢。」

「這個傢伙專門吃女人！」

稍後，在如歸客棧中他見到了上官羽。

身材頗高，方面大耳，嗓門頗大，道：「這位找誰？」

「如果沒弄錯，就是找閣下的。」

「你知道在下是誰？」

「請問你是不是上官羽上官大俠？」

「不敢當！區區正是上官羽！」

「上官大俠在武林中出人頭地，却是半路出家對不？」

「這話是什麼意思？」

「上官大俠未入武林之前是梨園子弟對不對？」

上官羽楞了一下，道：「你是誰？」

「余心齋！」他凝視着上官羽，似要看清他的反應。

上官羽似乎想了一下，茫然道：「似乎聽過這名字，好像也有過往還，記不清了！」

余心齋道：「眞的有過往還嗎？」

「對，至少我們較量過。」

「勝負如何？」

上官羽攤攤手：「不記得了！」

余心齋道：「知道是爲了什麼而較量嗎？」

上官羽道：「一個人對自己的期許高了，就會向外發展，找人較量，是不是這樣呢？」他又攤攤手。

余心齋道：「你的身材、臉型及嗓門，都適合攻『銅錘架子花』，十四歲失踪，相信是學藝去了？」

「不錯。」

「師承是……」

「你到底是誰呀？」

「我是個捕頭。」余心齋道：「名伶『半天紅』陶傳芳被害，你聽說過這件事吧？」

「當然！」

「你是陶傳芳的師兄，據說你們師兄弟之間交情甚篤？」

上官羽道：「好像是的。」

余心齋道：「這種事也能用上『好像』二字？」

「記不大清楚了！」

「陶傳芳被害時你在何處？」

「記不清了！」

「你身爲他的師兄，居然如此漠不關心！」

「誰說不關心，我此來就是爲了偵察這件案子的。」

「偵察的結果如何？」

「一點頭緒也沒有，主要是昔

年的事印象恍惚懵懂，一些片斷的記憶連貫不起來了。」

「甚麼記憶？」

「好像和某高手對決，結局如何已經記不清了！」

「爲甚麼對決呢？」

「我說過不清楚，也許爲了女人吧？」

「你仔細想想，和你對決的人會不會是司馬龍？」

他想了一會搖搖頭。

「『八臂書生』劉冲？」

他也攤攤手，道：「你吃過臭豆腐是不是？」

「是的，抱歉！」

「吃這種食物最好嗽嗽口或者嚼嚼茶葉，要不，眞叫人倒盡了胃口，你爲甚麼……」

「個人的偏愛而已……」

* * *

余心齋對付司馬龍及劉冲，可以說游刄有餘，但是，紀學聖對付司馬龍不成問題，對付劉冲却還差了點。

今夜余心齋跟進了「羣玉坊」查案。

只見紅窰姐翠翠爲劉冲挐烟倒茶，這份殷勤就別提了，只怕一些嫖客對她的殷勤也沒有這麼礙眼。

翠翠要爲他寬衣，他撥開了她的手，道：「我還要出去。」蓮足站立不穩，退了三步坐在地上。

「這麼晚了，有甚麼事不能明天辦？」

「妳懂甚麼？」他手一伸，道：「弄點錢用！」

「多少？」

「二三千兩就湊合了！」

「阿冲，你以爲銀子那麼好賺？」

「怎麼？不好賺？怡妳姐！褲帶一鬆不就來了？」

「我可沒有那麼多，你來了五天，已經花了六千多兩，我的錢不是大海潮上來的……」

劉冲手一揮，翠翠應手而倒，已被點了穴道，找了個大布袋裝起來，挾起就走。

* * *

賭場中一如往昔，烏烟瘴氣，喧囂吵雜。

賭的種類太多，諸如：痲將、牌九、撲克、番攤、十三張、十五胡、紅黑寶、魚蝦蟹、骰子以及輪盤賭等等。

就算玩玩「陞官圖」，也能輸大錢，只不過在普及度來說，賭場中還是以骰子和牌九爲多。

這一桌牌九的枱面最大，限定骰子最小的賭注是五百兩。

莊家居然是劉冲所認識的人，三十來歲，一頭赤髮，且生了一雙猴眼，原來是「三手大聖」王大業，一聽綽號就知道他是幹那一行的了。

在過去，劉冲還不甩他，但劉冲近來手頭緊，而「三手大聖」枱面上除了一大堆的大元寶之外，還有五六寸厚一疊銀票，最上面那張銀票票面是七千三百兩。

看在錢的份上，劉冲先和王大業打招呼：「王兄，手氣不錯呀！」

「還湊合！」一看是劉冲，又道：「劉兄不玩兩把？」

「當然，不過……」

「三手大聖」王大業道：「劉兄，這場面上不能數指頭欠帳，賭注必須擺在枱面上。」

「王兄，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劉冲走近在王大業耳邊說了幾句話，王大業顯示很不起勁的樣子。

王大業素知劉冲嗜賭，而且一向是贏了不走，輸了也不走，光了才走的作風。在賭場中有忌諱！就是討厭別人向自己借錢，那會不吉利的。

「劉兄，我不來這一套……」

「王兄，你只要知道她是誰，而且只要看她一眼，保証你心花怒放……如果你偏愛三寸金蓮的話，那就更……」

「劉兄，現在只有拿一副『小皇上』或『天九王』才能使我心花怒放！」

劉冲把布袋口打開，只讓王大業看了一眼，這傢伙馬上就動了心。第一，這是「羣玉坊」的紅姑娘，其次，也的確是名至實歸。

「好吧！押多少，怎麼押法？」

「如果王兄要她的人是三萬兩，要她陪一夜是五千兩！」

「你能作主？」

「當然，她聽我的！」

結果王大業只要一夜，所以劉冲就押了這五千兩。

王大業砌好了牌，搓搓骰子在嘴邊呵口氣擲出。

「五在手」，王大業先拿了牌，然後分了三家的牌，這才收回骰子，那知忽然有隻手扣住了他的脈門。王大業扭頭一看，他似乎不認識這個人，怒道：「幹甚麼，黑吃黑？」

這人道：「你詐賭！各位不信可以看看自己的牌，沒有一個超過五點，莊上是九點。」

王大業掙了幾下，猶如蚍蜉撼樹，心頭一凜，道：「老兄，點子比別人大就一定是詐賭嗎？」

這人正是余心齋，道：「當然不是，但你玩假却瞞不了人。第一，你身上有假骰，是在雙手搓骰子及放在口邊呵氣時，眞的含入口中，假骰吐入手中的。這種方法很普遍，只能騙騙普通的賭徒而已。」

（未完・一）